

第38年

24

$20.00

編者話

本期選刊石中奇先生撰著的「辣手仙姬勇威龍」巨型小說。胡子玉學藝十五載，功成返家探親，路上遇到有人追殺篷車少婦，他路見不平，拔刀相助，雖然有人告訴他，此女乃兇名昭著的三月夫人之女，他仍以義為先……已近太湖胡家墟，他並非「近鄉情怯」，而是見昔日的小康之家已面目全非……且看胡子玉如何大義滅親，為江湖鏟除禍根。石中奇先生所著的故事流利清新，通俗易懂，令人閱之賞心悅目，請細心欣賞。

* * *

今期刊登金戈先生撰著的「無影 幻魔」短篇，分上下兩期刊出，請留意欣賞。

魏力先生繼「巧奪死光錶」，又撰編奇俠系列故事之二「血戰黑龍黨」。高翔自從巧奪死光錶之後，已改邪歸正，全心輔助警方緝捕不法之徒，且看高翔如何與國際犯罪集團的高手週旋……

* * *

下期將刊登讀友熱烈期盼的三國天機風雲之七「龍飛鳳舞」，屆時請留意蕭玉寒先生的大作。

* * *

督印人：羅斌
主編：鄭光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環球出版社
武俠世界雜誌
香港上環新街五～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電話：二五四七三一五六
FAX:25404422
營業部：電話：25473377
承印者：環球出版社

THE UNIVERSAL PRESS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630.00
	一年港幣	$1,206.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671.00
	一年港幣	$1,342.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765.00
	一年港幣	$1,529.00

半年（26期）　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為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部：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3,200 半年26期NT $1,600
郵政劃撥帳戶 0013165 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60元

85.10.2

武俠世界

第38年
第24期

（總號1936）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 每册港幣二十元
H. K. $ 2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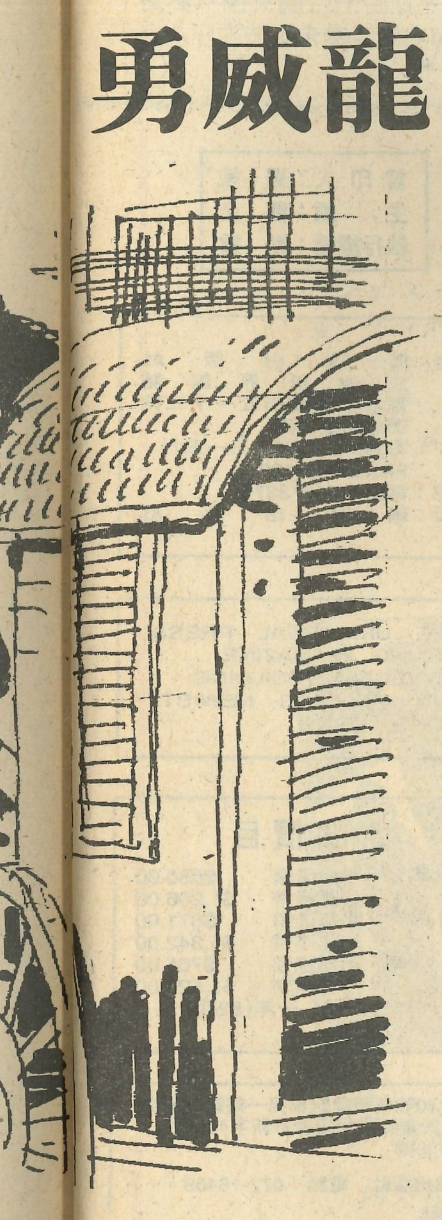
Printed in Hong Kong

辣手仙姬 勇威龍

江湖倫理傳奇故事/石中奇・文
可飛・圖

回家探親 路遇大嫂





胡子玉的人長得並不怎樣，普普通通，像千百萬人中的普通人一樣，談不上「英俊」兩字，也不是令人一見就生厭惡的人。

他是那樣的平凡，第一天見過之後，第二天就很容易被人在腦中抹去。

可是，說也奇怪，像他這樣一個普通人，當你有機會第一次與他交往時，他的影子就不會一下子在你腦中消失了。

他的年紀不大，二十出頭，在有經驗的江湖人眼中，他還是一個小伙子。

他背後斜背着一個小包袱，包袱外面插着一萬字梅花奪，全長不過一尺五寸，通體漆黑，毫不打眼。

此外，他身上滿是灰塵，他是一個經過長途跋涉的人，這時候走在荒郊曠野之中，頭上頂着酷熱的驕陽，邁着堅定的步子，向前一步一步的走着。

忽然，空中飄來了幾聲金鐵交鳴之聲，顯然是發生了打鬥事件。

胡子玉充耳不聞，只顧趕自己的路，一路上，他已惹過不少麻煩，幾聲金鐵交鳴之聲已叩不動他好奇的心了。

「娘，娘……」恐怖到了極點的呼叫，而且那還是一個小孩子的聲音。

胡子玉可不是個絕情之人，心一震，人已拔腿而起，向着呼聲方向疾掠而去。

穿過一片高過人頭的雜樹林，眼前已現出一幅圖畫，七個蒙面人圍着一輛篷車，篷車附近倒下了三個人，還有四個人死死護着篷車，篷車頂已被掀開，一眼便可以看到，篷車內的情形，裏面有一個臉色蒼白得沒有半點血色的婦人，軟軟的斜靠在車裡，她身上抱着一個四歲不到的三歲多的小女孩子，那尖叫之聲，就是從那小女孩口中發出來的。

此情此景，胡子玉怒目一睜，大喝一聲：「住手。」一式「大鵬展翅」人騰起空中，反手拔出萬字梅花奪，撲向圍攻車輛的人。

只聽胡子玉大喝連聲：「着，着，着……」

圍攻車輛的蒙面大漢，立時有三條漢子倒飛了出去，一落地之後，便再也爬不起來。

另外四個人心神猛震，大駭之下，抽身退出三丈開外。

胡子玉冷笑聲叫道：「你們如此圍攻婦人孺子，大是可惡，還不快給我滾！」

其中一個漢子看清胡子玉只是一個二十多歲的小伙子，勃然大怒，身形一晃，跨步向前，戟指胡子玉大聲喝道：「小子，你敢亂管大爺們的事，敢情是活得不耐煩了……」

忽然，另一個漢子喝了一聲道：「老五，退！」

那心不甘情不願的漢子，恨恨的瞪了胡子玉一眼，道：「朋友，留下名號來，記上你這筆賬了。」

胡子玉冷笑道：「在下出了手，就不怕你們記賬，只是你們幪着面孔不敢見人，還不配知道在下的姓名。」

那漢子氣得翻目瞪眼：「你……你……你……」

另一個漢子又冷喝一聲：「老五，退！」喝聲出口，他已一伏身，抱起一個受傷的漢子，率先落荒而去。

接着，另外兩個漢子也各抱起一位傷者隨後而去，而下了那不知輕重的漢子，不敢再說一個字，轉身便疾掠而逃。

胡子玉哈哈一笑，手中人萬子梅花奪！一收，邁開大步，就待自行離去……

忽然，有人呼聲道：「少俠，請留步。」仍守護篷車的四人中，有一位老者，二條大漢和一位中年婦人，叫住胡子玉的就是那中年婦人。

胡子玉欲待不理，那中年婦人已疾步趕到胡子玉前面，欠身行禮下去道：「少俠，你不能走啊！你走了，我們還是死路一條了。」

胡子玉怔了怔，他可沒有想到這一點，但一經提醒，便覺那中年婦人的話大有道理，伸手摸摸自己頭頂，道：「這……」

那中年婦人道：「請少俠救人救活，把我們送出百里之外，我們就不怕那夥強人了。」

胡子玉除了趕回家，早日拜見了久別的爹娘之外，可說是沒有別的緊要的事，在這種情形之下，他很難搖頭說「不」字，不能說「不」字，就只有點頭了。

那中年婦人大喜道：「多謝少俠高義，請問少俠尊姓大名，以便稱呼。」

胡子玉淡淡的道：「在下胡子玉。」

那中年婦人欠身道：「胡少俠，小婦人姓徐，少俠就叫小婦人徐大娘好了。」

胡子玉目光一轉，投向那車上那婦人道：「車上那位……」

徐大娘接口道：「那是我家小姐……少俠，對不起，小婦人想先看看我家小姐去。」

既然留下了胡子玉，回去看顧小姐，自是最緊要的事了，徐大娘顯然是他們之中的管事人物。在她回去看顧車上小姐的時候，也沒忘記倒在地上那幾個人。

這時，老者和那二個漢子正在為地上那幾人唏噓。

徐大娘一搖頭嘆道：「劉老，他們怎樣了？」

原來老人姓劉，他道：「都死了。」

徐大娘又是一嘆，道：「那就把他們就地埋了吧，如果我們能逃過這一劫，回頭再來好好遷葬吧。」

徐大娘自去照顧車上的小姐，劉老頭也領着那二個壯漢去料理死者，留下胡子玉一個人，兩邊都插不上手。

胡子玉想想自己好沒來由，莫名其妙的就點頭擔起了護他們遠離百里之外的擔子，不由啞然失笑起來。

「颼……」一顆小石子，對着他腰眼飛來，來勢不算疾勁，自然也傷不到胡子玉，但卻驚動了胡子玉，胡子玉伸手接着了那石子，順着石子來勢望去。

好大膽的丫頭，居然還露出半個身子和他招了手啦。

那是一個身穿水綠色衣裳的少女，腦袋後還拖着兩條辮子，臉上露出一臉詭詐的笑容。

胡子玉暗笑一聲，忖道：「妳要在我身上動腦筋，可就打錯了主意了。」心中想着，人却飄身走了過去。

綠衣少女見胡子玉沒有聲張的跟來，轉身領着胡子玉走出了五六丈個開外，猛然一回身道：「喂，你這人還不抽身一走，想留在那裏等死是不是？」也許她是一片好心，但說話的語氣，很難有人會領她的情。

胡子玉就是不領她的情，劍眉一揚道：「哼，我這條命，憑你們也要得了。」

那綠衣少女搖手笑道：「錯了，錯了，你完全會錯了小妹的意思。小妹可不是要你的命也。」

胡子玉並不是聽不懂話的人，他是故意那樣說，就是看出這位綠衣姑娘絕不會和人好好談話，這一着迂迴手法，果然收到了效果，他心裡想笑，臉上却不敢表現出來，反而冷冷的道：「那妳來幹甚麼？」

那綠衣姑娘笑哈哈的道：「別那麼板着面孔說話好不好。你就再兇，也不要擺在臉上呀！」

胡子玉冷然道：「妳我素不相識，沒有甚麼可談的。」身子一轉。

那綠衣姑娘叫道：「胡少俠……」

胡子玉並不是眞的要走，他是在製造機會，聞聲一回頭道：「少俠，少俠，也是姑娘妳叫的，也不想想妳是有多大一點點年紀。」

那綠衣少女一愣，笑道：「說的也是，那小妹就改口稱你大俠吧，胡大俠，你可知道他們是甚麼人？」

胡子玉搖搖頭道：「不知道。」

那綠衣姑娘道：「你連人家是甚麼來路都不知道，就替人家賣起命來，你這人也眞太令人好笑了。」

胡子玉望着她，神色不變的道：「在下也不知道姑娘，就此相信姑娘的話，豈不是更是可笑。」

那綠衣姑娘一怔，眼珠轉了半天，輕輕的跺了一下蓮足，道：「你這人很難纏得很！」

胡子玉笑了笑，道：「過獎，過獎，這只是行走江湖以來的一點小小經驗。」

那綠衣姑娘人是夠聰明，顯然江湖經驗並不比胡子玉強，先自沉不住氣，道：「你要怎麼樣才相信小妹的話？」

胡子玉道：「妳不會無的放矢吧？坦誠說出妳的來意，能談我們就談，不能談我也不會難爲妳，妳可以安安然然離開這裡。」

那綠衣姑娘秀眉一挑，冷「哼」一聲道：「小妹要走時，小妹就不相信有誰能阻攔得小妹。」小心眼，對胡子玉最後一句話，大是不服。

胡子玉笑了起來道：「姑娘要去，那就請吧。」

那綠衣姑娘橫了胡子玉一眼，隨後又嫣然一笑道：「你明知小妹不會走……」

她自己找了台階，胡子玉就不能過份了，也是一笑道：「其實妳也喚起了在下的好奇心。」

那綠衣姑娘笑一笑道：「你也說實話了。」

胡子玉道：「在下是以誠相對。」

綠衣姑娘道：「好一個『以誠相對』，小妹就老實告訴你吧！」

胡子玉道：「在下洗耳恭聽。」

* * *

原來那車中少婦姓莫，名莉花，是當今江湖上一位女魔頭三月夫人的女兒，三月夫人荒淫好殺，黑白兩道都有數不清的仇人，眞是人人欲得而誅之，可是三月夫人武功高強，行蹤詭秘，人數少了奈何不了她，人數多時又找不到她，這次她女兒的出現，於是成了大家一洩心頭之恨的對象。

胡子玉聽了不以爲然的道：「母親不好，與她女兒何干？這些把氣出在她女兒身上的人也太沒出息。」

那綠衣姑娘道：「父債子還，這乃是天經地義的事，不能說他們不對。」

胡子玉一笑道：「他們如果理直氣壯，就不該幪面出現了，由此

可見他們也自覺有愧。」

那綠衣姑娘道：「他們不是有愧，是怕三月夫人將來各個擊破，逐一報復。」

胡子玉笑道：「大丈夫敢作敢爲，這種小人行徑，爲在下所不恥。」

那綠衣姑娘道：「胡大俠，你儘可不恥他們的小人行徑，但，你也犯不着和他們爲伍，自斷錦繡前程。」

胡子玉雙眉一皺道：「這就是妳的好心來意？」

那綠衣姑娘道：「大俠，你是一個有前途的人，這樣自毀前程，是不是太可惜了？小妹心有所不忍，所以冒昧進言，請大俠熟慮三思。」

胡子玉抱拳道：「多謝金石良言，不過在下爲人處事，自有原則，行我所當行，毀譽也不在意也。」明明是拒絕了綠衣姑娘的好意。

那綠衣姑娘臉上微現失望之色，旋又笑容一綻道：「大俠行仁不計毀譽，好叫小妹感動，小妹似乎反被你說動了。」

胡子玉一笑道：「難道姑娘也要不計毀譽的參加進來了？」

想不到那綠衣姑娘眞的點點頭道：「小妹確有此意，但不知胡大俠能否推介？」

胡子玉當然不相信這綠衣姑娘的鬼話，可是話是她自己說出口的，想說個「不」字，也說不出口了，祇有硬着頭皮一點頭道：「能有姑娘這種幫手，自是最好不過，祇是不敢請耳。」

那綠衣姑娘笑道：「小妹就是這種脾性，不願做的事，你請也請不來。」

胡子玉接不上話了，祇有話題一轉道：「對不起，在下還沒有請教姑娘貴姓芳名？」

那綠衣姑娘道：「小妹姓甚麼，對不起，小妹還不能像大俠一樣毫無顧忌，你就叫小妹翠翠好了。」

胡子玉道：「翠翠，我叫胡子玉，妳怎樣稱呼都可以，但不要叫我大俠就行了。」

翠翠一笑道：「你不是自己要我叫你大俠的麼？」

胡子玉搖搖頭道：「此一時彼一時也，老覺得『大俠』兩字聽起來有點肉麻。」

翠翠笑得打跌道：「你也知道肉麻，那我就叫你胡大哥吧！」

胡子玉一揮手道：「回去吧，他們也許就要上路了。」

回到篷車後，死人已經埋好了，那輛被揭去頂篷的篷車，也已加上一個頂篷，再看不到那個少婦和那小女孩了。

徐大娘迎着胡子玉道：「老身還以爲少俠離去了啦，原來是招呼同伴，這位姑娘是……」

胡子玉這一下就替她介紹道：「大娘，這位是翠翠，你叫她翠翠就是了，翠翠過來見過徐大娘。」

翠翠含羞帶笑的與徐大娘見了面，接着，徐大娘又替大家作了一番介紹，便起程上路了。

車子由劉老頭趕，季氏雙鈎季五季七走在車子前面開道，徐大娘陪着胡子玉與翠翠走在車子後面，走不多久，翠翠黃鶯似的巧舌便和徐大娘建立一見如故的感情，而把胡子玉冷落在一邊了。

一個大男人總不能挨近她們去聽她們說的悄悄話，胡子玉脚下慢慢的超過篷車向前走去，趕路的寂寞也眞教人有點難耐，他也想找人談談。

胡子玉心中的目標不是劉老頭，可是當他經過劉老頭身邊時，劉老頭却叫了一聲道：「胡少俠，這裡還有半個位子，上來擠一擠。」而且還移了一移身子，拍拍身邊的座位。

趕車者的座位本來可以坐三個人，劉老頭移座相邀，那是表示他的一片誠意。胡子玉當然高興，道了一聲：「多謝！」就跳上了車座。

劉老頭回頭向胡子玉一笑道：「少俠可是太湖人氏？」

胡子玉點了一點頭道，滿臉驚訝之色道：「老丈說對了！」

劉老頭笑笑道：「少俠全名胡子玉，太湖胡家墟有位胡子昂。」

一語未了，胡子玉忙接口道：「他是家兄，老丈可是認識家兄？」

劉老頭出人意料之外的一搖頭道：「老朽對胡大俠祇是聞名而未見過面。」

胡子玉微現失望之色的輕輕「啊」了一聲，正要開口表示心意時，劉老頭的問話又搶在前頭道：「胡少俠你是名山學藝，十幾年來未曾回家的胡三公子了？」

胡子玉張着嘴巴，愕然道：「劉老，你老對晚輩怎麼如此清楚？」

劉老頭微微一笑道：「其中自有道理。」

胡子玉道：「可否見告？」

劉老頭道：「不能，現在不能，不過，老朽可以給少俠一個忠告。」

胡子玉望着劉老頭，他沒有問他甚麼忠告，但月色之中，却已現出了些許不悅之色。

他是好心幫人的忙，難道這份好心就這樣沒有價值。

劉老頭笑了一聲，接着道：「少俠可以不幫我們的忙，但千萬不

可心存他念，如果少俠心存他念，那時少俠可就成了豬八戒照鏡子了。」

胡子玉心頭一震道：「老丈，你這是甚麼意思？」

劉老頭道：「老朽的意思夠明白了，難道你還聽不懂？」

胡子玉道：「晚輩實是一片誠意的拔刀相助，別無他意，老丈有話最好明白說出來，以免庸人自擾，徒生誤會。」

劉老頭雙目猛然一睜，冷冷的望着胡子玉道：「少俠眞的別無用心？」

胡子玉朗聲道：「此心可對天日。」

劉老頭道：「那麼老朽問你，你把駱家二姑娘引來做甚麼？」

胡子玉聽得一怔道：「誰是駱家二姑娘？啊！你是說那翠翠姑娘，那我是上當了。」

劉老頭道：「你上了她的當？」

胡子玉於是將認識她的經過情形說了出來，然後苦笑着臉道：「晚輩想不到人心是這樣的難測。」

劉老頭道：「我們小姐就是上了人家人心難測的當。」

胡子玉一按車把，就想跳下車去，道：「晚輩去知會徐大娘。」

劉老頭笑道：「不必，徐大娘不是容易上當的人。」

胡子玉道：「徐大娘會把她怎樣？」

劉老頭道：「小孩子不知天高地厚，能把她怎樣，給她一點教訓而已。」

翠翠實在是個靈巧的女孩子，胡子玉想起她的處境，不忍之心油然而生，有點坐立不安起來。

劉老頭的眼睛好厲害，看着他微微一笑，說道：「你很替駱二姑娘擔心，是也不是？」

胡子玉被劉老頭說破心事，可也就不再猶豫，道：「不能傷害她！」人也一彈而起，向車後掠去。

這時翠翠與徐大娘手拉着手談得很親熱，胡子玉一把拉着翠翠道：「翠翠，來，我有話和妳說。」

胡子玉這一拉翠翠，自心無他念，倒不覺怎樣，而翠翠一個女孩子家，却被拉得臉上一紅，一甩袖子道：「有話說就說，別拉拉扯扯的。」

胡子玉顧不得害羞不害羞，內力一吐，硬把翠翠拉着離開了徐大娘，向外跑去。

徐大娘滿臉笑容道：「別跑了，小心碰到石頭。」

胡子玉拉着翠翠跑出了二十幾丈，才放手道：「翠翠，妳的底細人家全知道。」

翠翠一挑秀眉道：「胡說！」

胡子玉道：「妳姓駱，人家都叫妳爲駱二姑娘，這是不是胡說？」

翠翠一震道：「你怎麼知道的？」

胡子玉道：「劉老頭說的，而且徐大娘也祇是和妳做戲，妳好險啊！」

翠翠强自鎭定地道：「知道小妹身份又有甚麼關係？小妹就是誠心幫他們的忙的，難道他們不分好歹嗎？」

胡子玉暗忖道：「她原來可沒有幫他們的意思，後來才改變了主意的。」

一念未了，祇聽得徐大娘接口道：「駱姑娘，妳是眞想幫我們的忙了？」

篷車已經停下了，徐大娘離開他們不足丈遠。

胡子玉揚眉一軒，暗中吸了一口眞氣，準備隨時出手救助駱二姑娘了。

駱二姑娘翠翠哈哈笑道：「大娘妳問胡大哥就知道了，我是眞心誠意的。」

徐大娘走近了兩步，含笑道：「這樣說來，那是我們多心了，好姑娘，妳說幫忙，那就請妳幫忙到底，把妳的眞實來意見告吧！」

駱二姑娘翠翠笑道：「我的實話就是誠心誠意的幫忙，還有甚麼實話？」

徐大娘搖頭一嘆，道：「駱二姑娘，聰明人別做傻事，老身想給妳一個機會，妳竟然不要，那就祇怪妳自己了。」一面搖着頭，一面轉身退了回去。

胡子玉長嘆了一聲，道：「翠翠，妳行藏已露，就算有甚麼打算也難成功了，妳還是就此抽身回去吧，別自找麻煩了，妳好走……」說着，向駱二姑娘揮了一揮手，轉身向篷車走去……

忽然，駱二姑娘尖聲一叫道：「胡大哥，快回來，小妹走不了啦！」

胡子玉大驚道：「甚麼事？」身子一掠而回。

甚麼事？原來駱二姑娘剛才和徐大娘拉手的那一雙玉手，這時已變得烏黑，黑氣直向玉臂昇去……

胡子玉怒喝一聲道：「她在妳身上下了毒！」他連連出手，點住駱二姑娘手臂上數處穴道，封住血倒流，防止毒勢擴張。

接着一伸手又拉住駱二姑娘道：「走，我們向她要解毒藥去。」

胡子玉怒氣衝衝的拉着駱二姑娘走到篷車前面，臉色不善的質問徐大娘，道：「大娘，就算駱二姑娘沒有誠意，可也沒有對你們造成任何損害，妳這樣隨便在人家身上下毒，就太不應該了，請妳給一份解藥吧。」

徐大娘一點也不以胡子玉不客氣的話而生氣，還是那麼笑盈盈的道：「少俠說得是，老身確實不應該向駱二姑娘身上下毒，可是少俠也該替我們的處境想一想，我們現在危機四伏，圖謀我們的人不知有多少，誰不想知道一點他們的行動，老身這樣向駱二姑娘身上打聽一點消息，能說是過份麼？而且，祇要駱二姑娘實話實說，老身絕不爲難她，立時奉上解藥，胡少俠，你說是也不是？」

非常時期用非常手段，這倒不能說她完全不對，何況他們身處逆境，求生逃命要緊，用點手段也無可厚非，胡子玉望了一望徐大娘，又望了一望駱二姑娘，抬頭一嘆道：「翠翠，妳就把妳的來意說個明白吧！」

駱二姑娘翠翠秀眉一揚道：「怎麼你也說出這種話來，哼！本姑娘就是不要這條手臂，也絕不吐露半個字。」

徐大娘冷笑一聲道：「哼！一條手臂，那有這樣便宜的事，妳去打聽打聽，中了老身『血雨雲山』之毒的人是個甚麼結果。」

駱二姑娘臉色大變，驚叫一聲道：「妳說妳下的是『血雨雲山』之毒。」祇見她全身都發抖起來。

徐大娘冷然道：「如假包換，妳是說也不說？」

忽然，篷車之內傳出一聲嘆息之聲道：「大娘，不要難爲她了，給她解藥吧！」

徐大娘叫了一聲：「小姐……」

車內話聲道：「放了她……」話聲有點不悅了。

徐大娘欠身道：「是！」

她轉身悻悻的取出二粒解藥拋給駱二姑娘道：「白色的服用，紅色的敷用，妳快走吧。」

駱二姑娘望了胡子玉一眼，胡子玉一嘆道：「好，我送妳一程。」

胡子玉先幫駱二姑娘敷了解藥，然後送了駱二姑娘半里路，二個人一路上都沒有說話。

將要分手了，胡子玉才搖了一搖頭道：「翠翠，我們相識一場，請妳不要再來了吧。」

駱二姑娘冷笑一聲，扭頭走了出去，顯然，胸中還是充滿了怨恨之氣。

胡子玉輕嘆了一聲，剛要回頭的時候，駱二姑娘忽然叫了一聲：「胡大哥，你爲甚麼不問問小妹找他們的理由？」人也閃身走到了胡子玉的身前。

胡子玉一攤手道：「我知道我沒有這份面子，不問也罷。」

駱二姑娘道：「你知不知道，我並不怪責徐大娘在我身上下毒的事，他們處境險惡，爲了自保，並不爲過。」

胡子玉目光一亮道：「我很高興妳能說出這種話來。」

駱二姑娘道：「奇怪的是那小魔女居然毫不留難我，沒理由的給了我解藥？」

胡子玉道：「要是我，我也會把解藥給妳。」

駱二姑娘道：「你的處境與心境和那小魔女完全不同，她這份胸襟，就特別難能可貴和有着特別的意義了。」

胡子玉驚訝地道：「翠翠，妳怎麼會有這種想法？」

駱二姑娘說道：「我這種想法難道不對嗎？」

「對，對極了！一個窮途末路的人，還能保有她的一份善良，她不是兇惡不可救的人麼？」

駱二姑娘點點頭道：「所以說，小妹欠了她一份情，因此小妹請你帶一句話給她。」

胡子玉笑道：「樂於遵命。」

「駱二姑娘請你告訴她，人人口中的報仇雪恨是假，想謀奪她隨身攜帶的一件寶物是眞，當局者迷，你提醒她一下吧。」

胡子玉隨口問道：「是甚麼寶物？」

駱二姑娘道：「你去問她不就知道了麼。」話聲未了，人已倒飛了出去，身形二三個起落，便不見了影子。

胡子玉回去之後，徐大娘一笑問道：「那丫頭說了些甚麼話？」薑到底是老的辣，她料定駱二姑娘一定有話說。

胡子玉把駱二姑娘的話照實說了，祇見徐大娘臉上一片錯愕茫然之色，好像一無所知似的。

胡子玉道：「當局者迷，祇怕你們小姐自己都沒有注意哩！」

篷車之內，傳出了那少婦之聲音道：「大娘，把車篷拉開，我要和胡少俠談一談。」

徐大娘恭恭敬敬的應了一聲：「是。」拉開車篷，扶着那少婦半倚半靠的坐了起來。

這時，胡子玉才面對面的看清那少婦的容貌。

那少婦年紀很輕，最多不會超過二十二三歲，臉色雖然白中透青，瘦得不見四兩肉，但從她輪廓上望去，她在健康的時候，定然也是一個絕世的美人。

胡子玉不敢失禮多看，目光一掃而過，抱拳道：「在下胡子玉見過夫人。」

那少婦欠了一欠身，聲音虛弱的道：「少俠乃是小婦人的大恩人，萬萬不可如此多禮，請恕小婦人重病在身，不能親自接待。」

徐大娘向胡子玉使了一個眼色道：「胡少俠，我家小姐身子弱，你就不用客氣了吧！」

那少婦道：「小婦人娘家姓莫，少俠如不以為忤，你就叫我一聲莫姐姐吧！」

胡子玉有了徐大娘的示意，於是順着那少婦意思，叫了一聲：「莫姐姐，小弟有禮。」改了稱呼，禮不可廢，又抱拳行了一禮。

莫小姐忽然向徐大娘道：「大娘，請妳在『志堂穴』助我一指。」

徐大娘不太願意地叫了一聲：「小姐，妳……」

莫小姐臉上笑容一收，說道：「徐大娘……」

徐大娘長長的嘆了一口氣，搖了一搖頭，無可奈何的伸手向莫小姐「志堂穴」上點去……

「且慢！」胡子玉跨前一步，喝住了徐大娘。

徐大娘縮手，道：「少俠，你……」

胡子玉道：「莫姐姐，可否信得過小弟，讓小弟看看。」

胡子玉待莫小姐點頭，右手一揮，已落在莫小姐的腕脈上。

徐大娘等大驚失色，莫小姐微微一笑，穩住了大家錯愕的心情。

胡子玉把了半天的脈，一收手道：「莫姐姐，妳受了暗傷，傷妳的那人是誰？」

莫小姐凄然道：「不知道。」

胡子玉道：「妳怎麼會不知道呢？」

莫小姐道：「眞的不知道，你要是不說我受了暗傷，我還以為得的是乾經枯血之症啦！」

胡子玉長嘆一聲：「唉，妳這人也太糊塗了。」責備之聲，却是充滿了仁念。

徐大娘接口道：「胡少俠，你能查出病因，想必定有醫療之法，那就請你救救我家小姐吧！」

胡子玉點頭道：「晚輩是能救姐姐，祇是目前大敵當前，晚輩救得莫姐姐來，就沒有應敵之能力了。」

徐大娘全心全意的都是在莫小姐身上，不加深思的道：「不要擔心，有我們大家保護你。」

莫小姐却說道：「那是同歸於盡的結果。」

胡子玉道：「莫姐姐，小弟雖然不能馬上替妳把傷勢完全醫好，但可以減輕妳的病情，使妳一路上舒服不少。」

莫小姐嫣然一笑道：「好吧，就這樣辦。」

胡子玉道：「事不宜遲，莫姐姐請忍着點，小弟這就動手了。」

他說動手就動手了，雙手一托，把莫小姐托出車外，接着運足了眞元內力，出指如風的一口氣點點莫小姐一十九處穴道，點完穴道之後，又在莫小姐「靈台穴」重重的拍了一掌，拍得莫小姐吐了一口紫血。

莫小姐吐了一口紫血，精神反而好了不少，笑着道：「兄弟，我眞是好了不少，多謝你了。」

胡子玉道：「莫姐姐，小弟是個急性子人，人家說妳身帶寶物，可要請妳說個明白了。」

莫小姐搖着頭道：「愚姐身上除了隨身衣服之外，別無他物，那來甚麼寶物……啊，莫非……」

大家都等着莫小姐的下文，可是莫小姐又搖着頭道：「那也不是甚麼了不起的東西呀……」

胡子玉立即問道：「莫姐姐，妳在說甚麼？」

莫小姐道：「我在說，只有錦兒身上有一隻項圈，勉强可以說是一件值錢的東西，但也不是甚麼寶物。」

胡子玉道：「小弟可不可以看看？」

莫小姐道：「當然可以，大娘請你把她抱過來。」

那小女孩子睡得正濃，徐大娘把她抱了出來，她還是睡得甜甜的，徐大娘替她解開衣襟，頸項上現出一隻紅白相間的項圈來。

胡子玉一怔，脫口道：「二相圈……」

忽然雙目猛然一睜，盯着莫小姐，問道：「莫姐姐，這『二相圈』是誰給令嫒的？」

莫小姐沒答話，徐大娘却接口道：「自然是我們姑爺給他女兒的。」

胡子玉原該有更進一步追問的，但他却沒有再追問，只是長長的嘆了一口氣，他心裏有了一個發現，可是他把這發現隱藏在心中了。

莫小姐見胡子玉雷聲大雨點小，微微有點失望，揮了一揮手道：「起程吧。」

徐大娘把莫小姐扶回車上，劉老頭一揚鞭，車輛便「隆」的駛了出去。

胡子玉緊趕了兩步，追上開路的季氏兄弟，道：「兩位大哥請回到車旁去護衛車輛，前面的一切就交由在下負責好了。」

胡子玉走在車前，眉目之間隱隱多了一股騰騰的殺氣，落在地上的步伐又穩又重，就像一頭小獅子。

行不多遠，前面路上出現了五個一字排開阻路的人。

為首一人，年約六十多歲中手中握着一把九環大刀，另外四人，都在四十以上左右的人，帶着同樣的九環大刀，顯然這是同一門戶的組合。

徐大娘忽然飄身而上，悄聲告訴胡子玉道：「少俠，為首長者是九頭獅子霍大剛，手中九環大刀善

使九九八十一式『風雷刀法』，數十年來少逢敵手，另外那四個人就是他的徒弟，是江湖上有名的『刀門四霸』，四刀合璧，比他師父九頭獅子霍大剛還要厲害。」

這時，雙方已經對上了，後面篷車已停止前進，落在後面三四丈開外。

胡子玉劍眉一軒，道：「大娘，妳回去護車要緊，不要讓我有後顧之憂。」

九頭獅子霍大剛大喝一聲，道：「小子，你可知道老夫是誰？」憑他這出口第一句話，就知道他是一個目中無人的老人，而且自負到了極點。

胡子玉走前一步，挺胸道：「你臉上又沒有寫名字，誰知道你是誰？」

九頭獅子霍大剛氣得兩眼一瞪，舉起手中九環大刀一陣搖晃道：「你這有眼無珠的小子，不認得人可認得這刀？」

胡子玉望着那刀點點頭道：「刀是好刀，只是太重了一點，不合我的手。」自說自話，根本不答九頭獅子霍大剛的話。

九頭獅子霍大剛年紀雖大，但修養差，明知道對面那小子在氣他，却還是忍不住，氣得吹鬍子瞪眼睛，大吼一聲道：「小子聽着，老夫九頭獅子霍大剛是也。」

胡子玉作出吃驚之狀，道：「九頭獅子霍大剛原來就是你呀！眞是見面不如聞名，原來你也是個乘人之危的老小子。」

九頭獅子霍大剛大喝道：「好小子，你敢侮辱老夫。」

胡子玉道：「這不是侮辱，而是事實，你現在來找的是一個三歲不到的小女孩和一個病勢垂危的病婦，你也不怕損了你九頭獅子的威名了？」

九頭獅子霍大剛眉頭一皺，道：「老夫是替武林除害，為受害的朋友出頭。」算他有理，但氣勢已經不壯了。

胡子玉哈哈一笑，道：「那病婦能害誰？那小女孩又能害誰？你不是想乘人之危奪人之寶吧？」

九頭獅子霍大剛性子烈，修養差，可還眞是個很要面子的人，老臉一紅道：「胡說，老夫可不知道甚麼寶物不寶物？」

胡子玉道：「現在在下告訴你，你還找不找他們？」

九頭獅子霍大剛道：「那是橋歸橋路歸路的兩碼子事，豈可混為一談。」

胡子玉道：「那你是一定要找他們的了？」

九頭獅子霍大剛道：「一定。」

胡子玉拍拍雙掌，道：「好，那你出手吧！」

九頭獅子霍大剛冷哼一聲道：「不知死活的小子，你要以卵擊石。」

胡子玉道：「我這一雙手雖然談不上甚麼功力，但總比一個病婦和一個三歲小女孩要强得多，你連一個三歲小孩子都要欺負，就和在下過過手，也不算有損你的威名。」這還不損他的威名，眞是罵人罵到了家。

九頭獅子霍大剛一收九環大刀，冷笑道：「老夫不肯與你動手，飛鵬把這小子宰了。」

九頭獅子霍大剛的四大弟子的名字是：羅飛鵬、萬人傑、袁罡，褚天立。

羅飛鵬是大弟子，身子長長瘦瘦的，伸開雙手，倒眞像一隻能飛的鵬鳥。

羅飛鵬的性子倒不像他師父九頭獅子霍大剛，相反的他是一點也不暴躁，步子也跨得不大，慢條斯理的走了出來，帶着笑容道：「我們知道你有兩下子，前面一批人好像吃了你很大的虧，所以，在下也不會死要面子不用刀，少俠你要小心了。」這是個厲害的角色，一個自己有主張、不受任何外人影响的角色。

碰上了這個角色，言語上就很難施展了，胡子玉不但是初生之犢，而且也有眞材實學，他有點狂，也有點傲，但絕不目中無人，面對着這個羅飛鵬，雖然是九頭獅子霍大剛的徒弟，却不是一個容易激怒的對手，而是一個能冷靜對付的人。

胡子玉心中警惕，臉上還是保持着適當的微笑，道：「大俠說得好，在下就領教領教你的風雷八十一式。」反手取出自己的兵刃萬字梅花奪，當胸一立。

就要動手了……

忽然九頭獅子霍大剛大喝一聲道：「且慢……」

跨步向前，指着胡子玉道：「小子，你剛才不是不動兵刃的麼，為甚麼現在又動起兵刃來了？」

胡子玉「噗嗤」的一笑，暗暗忖道：「這種話也虧他說得出口，由此可見他雖然是一個自大的人，他的性格却是爽直坦率之至，應該是一個血性漢子，這倒要用點心智了。」

胡子玉心中計較了一陣，態度立時一變，笑道：「前輩不知，其中大有道理。」

九頭獅子霍大剛道：「是何道理？說來老夫聽聽！」

胡子玉道：「晚輩說出來，前輩可不要笑話。」

九頭獅子霍大剛起初聽他改口稱了一聲前輩，倒有留心注意，現在又稱了一聲前輩，而且還稱自己

是晚輩，心中怒氣已是一消，暗忖道：「這小子人倒蠻機靈，很討人好感。」不知不覺板着的面孔有了一絲笑容，道：「老夫甚麼事情沒有見過，豈能譏笑於你，你說吧。」

胡子玉道：「晚輩久聞前輩風雷刀法，天下一絕，加上前輩功力深厚，自忖絕難接下前輩五招，因此不敢動用兵刄，前輩總不好意思使用風雷刀法吧！」

九頭獅子霍大剛哈哈大笑道：「好小子，你在老夫面前耍了手脚！」聽他這聲朗笑，就知道他心中不但沒有了火氣，而且，眞還有點沾沾自喜。

胡子玉接着也一笑道：「這叫兩軍對陣，鬥智鬥力，各顯神通。」

九頭獅子霍大剛呵呵笑道：「好一個鬥智鬥力的年輕人，你也太自不量力了！」

胡子玉微微一笑道：「普天之下又有幾人使風雷刀法的九環大刄。」意思是說，除了你這把九環大刀，餘了何足道哉，奉了霍大剛一把，却也沒有自貶身價。

九頭獅子霍大剛打量了一下胡子玉，忽然喝道：「小子，老夫看你也有幾分頭腦，爲何不明事理去替他們賣命出力？」

胡子玉道：「晚輩自有道理。」

九頭獅子霍大剛道：「你有甚麼道理？說出來老夫聽聽吧。」

胡子玉道：「在未說出晚輩有道理之前，晚輩可要說明一件事實，那就是晚輩與他們素不相識，因此，也說不上替他們賣命。」

九頭獅子霍大剛道：「這老夫倒聽說你是橫裡殺出來的混小子，老夫也相信你與他們原本不是一夥的，但你又憑甚麼說不是替他們賣命。」

胡子玉道：「晚輩，這叫路見不平，拔刀相助，更可以說是扶弱濟危，完完全全的俠義道精神。」

九頭獅子霍大剛哈哈的大笑道：「這樣說來，你是在行俠仗義了。」

胡子玉道：「哦？這難道不算行俠仗義？」

九頭獅子霍大剛笑道：「在別人身上，也許是行俠義，但在他們身上，你這行俠仗義四字就用錯了。」

胡子玉道：「這不呼行俠仗義的叫甚麼？」

九頭獅子霍大剛道：「這叫做幫兇濟惡。」

胡子玉眉頭一皺，搖頭道：「晚輩有異議。」

九頭獅子霍大剛道：「難道你還不知他們是一類甚麼人？」

胡子玉點點頭道：「晚輩知道，莫姑娘是三月夫人的女兒，還有一個三歲多不到四歲的小女孩，是三月夫人的外孫女兒。」

九頭獅子霍大剛道：「你聽說過就好了，你幫助他們這一類江湖敗類，難道不叫幫兇濟惡麼？」

胡子玉道：「我們先不談三月夫人的是是非非，但目前的人是莫小姐和莫小姐的女兒，一個是久病之身，一個是嗷嗷待哺的幼兒，像這樣兩個弱者，是極惡之徒嗎？有取死之罪嗎？而且，寃有頭，債有主，三月夫人縱有千萬罪惡，也該去找她才是英雄大丈夫的行徑，何況，武林之中，素有祇問罪行首惡，不涉妻姪子孫之寬大胸襟，由此以觀，晚輩之謂扶弱濟危應無不當。」

九頭獅子霍大剛一怔道：「你小子這話倒有道理。」

胡子玉一笑道：「憑老前輩江湖聲望與人人敬仰的美譽，自不是欺善怕惡，乘人之危的人，其中必有原因，老前輩莫非是受了別人之愚？」

冷冷熱熱，扯扯答答，說得九頭獅子霍大剛一楞一楞的，半天沒有說話，最後，輕輕的搖了搖頭道：「這……這……」還是說不出話來。

胡子玉一笑道：「有人說，她們母女身上帶有稀世珍寶，其實，這都是胡說八道，她們母女身上眞有稀世之寶，那明知內情的人，這不早就暗中下手據爲己有，那有再去告訴別人之理。」

九頭獅子霍大剛一皺眉頭，道：「也許那人雖有謀寶之心，而沒有謀寶之能，也許那人的秘密又被第三者知道，也……」

胡子玉一笑道：「這種秘密，是知道的人越少越好，誰不把這消息秘而藏之，也不會給大家知道呀，這明明是別有用心之事，難道老前輩……」

九頭獅子霍大剛一搖頭道：「老夫也知道其中頗爲蹊蹺，當然不會上這個當，祇不過是……」

胡子玉道：「晚輩知道，老前輩之來，不過是證實一下眞僞而已，其實以老前輩之聲譽，老前輩也不屑一顧那甚麼寶物不寶物的。」

三代以來，不好名幾許，何況武林人物，更是把虛名視作一生追求的目標之一。

九頭獅子霍大剛頭腦簡單，四肢發達，一條腸子通到底，他是怎麼一個人，在自己臉上就完全告訴了別人。

胡子玉這樣一說，九頭獅子霍大剛聽得大爲高興，樂得哈哈大笑道：「好小子，看你不出，你猜人家心意的本事還眞有一套，照你這

樣說來，老夫是多此一舉了。」

胡子玉心中一動，說道：「多此一舉，那倒也不盡然，如果晚輩是老前輩的話，我倒要叫世人看看，我不欺負弱小怕兇惡的凜凜風骨……」

九頭獅子霍大剛楞了楞道：「你這話的意思，老夫不懂。」

胡子玉道：「老前輩既然已經來了，何不索性發揮大仁大義的精神，不隨俗流，給世人一新耳目，將莫家母女送出此地。」

九頭獅子霍大剛一震道：「這……」

胡子玉可不讓九頭獅子霍大剛口中把「不」字說出來，朗笑一聲，截口道：「大丈夫行其所當行，豈能爲世俗流言所左右，老前輩難道……」

九頭獅子霍大剛被胡子玉一頓話，說得認爲自己更是有個性，更是偉大，不由得挺了挺胸膛道：「老夫頂天立地，光明正大，怕甚麼閒言閒語，少俠一語提醒了老夫，對，老夫就保她們母女步上平安坦途。」

胡子玉眞沒想到九頭獅子霍大剛是這樣一位可愛的老人，被自己三言兩語就說得改變了主意，當時，不但是高興，而且也眞對這位九頭獅子霍大剛萌生了一份敬意，當下肅然一禮道：「老前輩義薄雲天，晚輩無限敬慕。」

九頭獅子霍大剛朗朗一笑，揮手吩咐道：「飛鵬，你們四人前面開道，護送她們母女出境，並且放言出去，欺負一個病弱女子，不但有失江湖道義，也叫道上蒙上欺善怕惡之羞，誰要不服勸阻，莫怪老夫刀下無情。」

羅飛鵬應聲領命，帶着三位師弟轉身開道而去。

胡子玉向徐大娘招手呼道：「大娘，請過來見過霍老前輩。」

九頭獅子霍大剛搖頭道：「老夫爲道義相護，不用見面了，要他們繼續上路吧！」說着，轉身向前走去。

胡子玉微微一笑，向徐大娘示意隨後前進，自己却陪着九頭獅子霍大剛一路而行。

說也眞有那麼回事，自九頭獅子霍大剛同行之後，就沒有發生過任何事故，九頭獅子霍大剛在這地方上還眞有他的威望。

第二天，一行人已走出百里開外，徐大娘暗示胡子玉，他們已經離了險境。

胡子玉正要代表莫家母女向九頭獅子霍大剛道謝時，九頭獅子霍大剛拍着胡子玉的肩頭，道：「小兄弟，別的話都不要說了，老夫與他們無恩無怨，却很欣賞你的膽識，事完之後，別忘了到舍下一談，老夫走了。」

此老倒也是爽直得可愛，送了人家一天多，就沒有和徐大娘他們談上半句話，一聲說走，舉步就走了。

胡子玉送走了九頭獅子霍大剛，一回頭却已不見了徐大娘他們一行人。

不知甚麼時候，他們一行人也偷偷的溜走了。

好在前面就是市集，不難買到吃喝。

胡子玉想起自己白忙了一天，連半聲「謝」字都沒有得到，不覺搖頭啞然而笑，向市集中走去。

* * *

這是一個小市集，位置也不在交通要道，所以街道上不大熱鬧，沒有人潮如湧那種盛況，胡子玉脚步踏在麻石鋪成的街道上，自己可以聽到自己的脚步聲。

抬頭迎面就是一家飯店，小地方沒有甚麼酒樓，要吃飯就祇有飯店，其實飯店與酒樓也沒有多大的分別，最終目的還不是一個「吃」字。

敞開的門面，裡面擺着四張桌子。

四張桌子上還是空空如也，沒有半個客人，胡子玉眞是唯一的一個前來照顧的客人，甚至連招呼生意的店小二都沒有一個。

胡子玉祇有自己選了一張桌子落座，揚聲呼叫道：「店中有人麼？」

人是應聲出來了，但出來的人，却把胡子玉看得楞住了。

因爲眼前的人，既不是肩頭上搭着大布巾的大小子，也不是甩着大辮子的大姑娘，而是一位身穿綾羅綢緞，貌美如花，小姐般身份的妙齡姑娘。

更絕的是她走到胡子玉面前居然恭恭敬敬的萬福一禮，吐出黃鶯般的清脆聲音道：「小婢梅兒，有請公子後廳奉茶。」

胡子玉一愣道：「姑娘，妳沒認錯人吧？」

那梅兒姑娘嫣然一笑道：「公子如果姓胡的，小婢就沒認錯人。」

胡子玉摸摸自己的頭，道：「我，倒是姓胡！」

梅兒姑娘含笑道：「那麼公子請吧，你一個大男人難道怕吃虧麼？」

說的也是，管他的，胡子玉哈哈一笑，站了起來，道：「在下吃在口中，穿在身上，實在也沒有甚麼可怕的，姑娘請前面引路。」

梅兒微微一笑，在胡子玉面前蝴蝶翻飛般一扭腰，帶起了一陣香風，轉身向裡走去。

走進裏面，原來並沒有甚麼大

聽，祇有一條通道，梅兒姑娘頭也不回的一直向前走去，胡子玉却也抱着既來之則安之的心理，絕不開口相詢，跟着走進去。

這條甬道還眞長，有二三十丈，走到盡頭，眼前豁然一亮，一座花團錦簇的大廳立時出現眼前。

迎面一人，便是徐大娘，這時徐大娘已經換了一身盛服，盛裝之下，滿面笑容迎着胡子玉一欠身道：「家主人親自相迎少俠。」接着閃過一旁。

胡子玉心神一震，舉目望去，祇見正前方站着一位年約四十左右的中年婦人，氣質高華，面帶笑容，向他微微點頭。

這就是江湖盛傳的三月夫人，人見人怕又人見人愛的三月夫人了。

胡子玉心中有數，不敢在三月夫人面前胡鬧，向前一步，行禮道：「晚輩胡子玉拜見前輩。」

三月夫人欠身還禮道：「少俠乃是小女救命恩人，請勿多禮。」

廳中早已擺好了一桌酒席，着客入座，請胡子玉上坐，胡子玉堅持不就，坐了次一席。

席中不見三月夫人的女兒莫小姐。

三月夫人敬了胡子玉三杯酒，道：「這三杯酒敬你救了老身女兒之情。」

胡子玉謝了三月夫人的敬酒，

三月夫人臉兒微微一變道：「少俠，你可有一位兄長名叫胡子昂？」

胡子玉心中忖道：「果然沒有猜錯，莫小姐果然是我的大嫂，要來的終於來了。」痲着頭，欠身道：「晚輩正有一位兄長名叫胡子昂。」

三月夫人道：「你可知道你兄長的爲人？」

胡子玉道：「晚輩離家已久，家中情形不大了解，前輩下問不知有何見教？」

三月夫人冷冷一笑道：「少俠應該心中有數。」

胡子玉暗暗抽了一口冷氣道：「晚輩祇看出錦兒身上的二相圈乃是晚輩家傳之物，別的事情便不敢妄測了。」

三月夫人點點頭道：「不錯，那正是你們胡家之物二相圈，錦兒也是你胡家的骨肉，你總該知道小女是你的甚麼人了吧！」

胡子玉雖然心中早有這種看法，但這時耳聽三月夫人親口說了出來，仍不免驚叫了一聲，說道：「難道莫姐姐就是晚輩大嫂？」

三月夫人冷哼了一聲道：「她現在已經不是你們胡家的人，也不是你的大嫂了。」

胡子玉愕然道：「我大哥怎麼了？他做了些甚麼對不起大嫂的事？」

三月夫人道：「天下所有的絕事，他都做絕了，你是他的兄弟，你說，你該如何還給老身一個公道？」

胡子玉愕住了，不知該說甚麼話才好。

忽然，莫小姐連衝帶撞的走了出來，叫道：「小叔是好人，娘，你就不要爲難他吧。」

莫小姐身後跟着兩個丫頭，她是一路掙扎而來的，那二個小丫頭却是阻止她不住。

三月夫人嚴霜般的臉兒一收，綻出一臉苦笑道：「孩子，妳……妳受他們胡家的折磨難道還不夠……」

莫小姐嘶聲叫道：「娘，這又和小叔何干呢？何況，女兒要不是小叔挺身相救，也回不來見妳了，娘啊！妳千萬不能爲難小叔啊……」

胡子玉原在暗暗嗟嘆三月夫人實在橫蠻得可以，難怪江湖上對她評論極壞。由此可見，祇怕她的那位小姐也好不到那裏去，這時，莫小姐忽然闖了出來，使胡子玉心中觀感爲之一變，覺得這位大嫂實在是一個出汚泥而不染的青蓮，以她這般性情，實是一位了不起的賢妻良母，莫非大哥眞是對不起大嫂？

頃刻之間，胡子玉腦念連轉，是是非非把他弄個莫衷一是，暗暗搖頭不已。

三月夫人實在愛極了這個女兒，搖頭大嘆道：「孩子，好，好，好，娘答應妳，不難爲他就是。」

莫小姐道：「娘，小叔說過，他能醫好女兒的重傷哩！女兒要請他醫傷去！」

知母莫若女，莫小姐可不放心母親答應的話，馬上可又有了新的請求。

三月夫人搖頭道：「孩子，妳可是看不起爲娘，妳那點點傷有爲娘替妳醫治就是了，爲甚麼要去求外人？」

莫小姐道：「小叔可不是外人啊！」

三月夫人不悅地道：「他不是外人，那娘是外人了。」

莫小姐掩臉而泣道：「娘啊，妳怎麼會說出這樣的話來，女兒倒不如不回來，死在外面的好了。」嗚嗚嗚，傷心的哭了起來。

三月夫人見女兒傷心，祇得又軟了下來，忙又道：「好，好，好，照妳說，胡少俠不是外人！」

莫小姐道：「娘啊，女兒的傷痛好難過啊！就叫小叔替女兒醫病吧。」

三月夫人愛女心切，祇得向胡

子玉說道：「小子，算你走運，有人在維護着你，快去替大嫂醫病吧。」她心裏不是不明白愛女心意，就是不願教愛女心裏不痛快。

莫小姐既然是胡子玉的大嫂，而莫小姐的傷又是傷自胡子玉的家傳絕學「三潭印月」，那傷她的人是誰，不言可知了。

可是莫小姐在胡子玉面前的回答是「不知道。」而在她母親面前也是「不知道。」尤其，她絕不讓母親替她看傷而非要胡子玉出手，其中用心之苦委實令人感動。

因爲，她這種傷勢要教她母親知道了，那就可要天下大亂了。

胡子玉隨着莫小姐轉出大廳時，他表達了他這份感激的心意：「大嫂，妳那片維護之心，小弟感激不盡。」

莫小姐沉聲一嘆道：「你大哥不要我了，我已不是你的大嫂，兄弟，你以後就叫我莫姐姐吧，莫姐姐很高興遇上你，認識你這個兄弟。」

胡子玉道：「是，莫姐姐，但不知我大哥怎樣對不起妳？」

莫小姐搖了一搖頭道：「兄弟，我們不談你大哥的事，好不好，你快醫好我的傷，回家去見娘吧。你可知道娘整天念着你啦。」

莫小姐絕口不說她丈夫的壞話，可見她是一個多麼賢淑的好大嫂，胡子玉祇有暗暗一嘆，替莫小姐醫起傷來。

「三潭印月」雖然是一種武林絕學，但在會者不難同不會者難的情形之下，胡子玉自然是手到病除，胡子玉自己祇不過是出了一身大汗和損耗了一些眞元內力而已。

胡子玉被安置在客房休息，三月夫人也沒有再找他痲煩，不過胡子玉知道，左右附近一定有不少人在暗中監視他，三月夫人也絕不會輕輕易易的讓他離開的。

而他自己因爲是胡家的人，他也不願丟這個臉，偷偷的逃跑，要走，就要光明正大正當當的走。

第二天，胡子玉還在坐息中，耳中忽然有人叫他道：「兄弟，醒來吧，我們可以走了。」

胡子玉一睜開眼來，祇見窗外天色放亮，房內更是可見眼前站着一個朦朧的人影，一個書生模樣的男子人影。

胡子玉單掌一立，輕聲喝道：「是誰？你是誰？」

那人一笑道：「兄弟，我是你莫姐姐，難道你就看不出來了。」

胡子玉吁了一口氣道：「莫姊姊，原來是妳，妳要那裏去？」

莫小姐道：「回去呀！」

胡子玉沒有會過意來：「回去那裏？」

莫小姐一笑道：「當然是去你家呀！」她傷勢好了，人就活蹦蹦的了，可見她實在是一個很開朗的人。

胡子玉一挺身就站了起來，說道：「妳也去？」

莫小姐道：「有些事情不明白，我要去弄個明白。」

胡子玉道：「伯母會讓妳去麼？」

莫小姐道：「不，我要自己去的。」

胡子玉道：「伯母又會讓我去嗎？」

莫小姐道：「我都要走，家母不放你走麼？」

「丫頭，妳苦頭還沒吃足呀？人剛好就不安份了。」三月夫人橫身擋在門口。

莫小姐道：「娘，女兒心裏有很多事情，令人片刻難安，不去查得明白，是不行的。」

三月夫人道：「娘可放心不下，有甚麼事，娘替妳去查。」

莫小姐道：「這是女兒的私事，誰也代替不了，有子玉同行，娘盡可以放心就是。」

三月夫人板着臉道：「丫頭，妳說，妳是不是誠心和娘搗蛋？胡家對妳這樣壞，娘又豈能輕易放過胡家的人？」

莫小姐投向三月夫人懷中，像小孩子一樣撒着嬌道：「娘，有賬的話以後再算吧！這次子玉先救了女兒，又替女兒醫好了內傷，娘就不要計較了吧，何況，女兒此行，還是少不了子玉的保護哩。」

三月夫人搖頭一嘆道：「有了妳這種女兒，娘的面子都要教妳丟盡了。」

忽然，猛一睜眼，向胡子玉喝道：「小子，這次放過你了，你小子聽着，我女兒交給你了，要是少了一根頭髮，老身絕不會放過你的。」

胡子玉見三月夫人一見了自己的女兒，就毫無辦法，再兇也兇不起來，心裏祇想笑，但不敢笑，祇有低着頭道：「前輩放心，晚輩一定不負所托。」

三月夫人慈愛的摸着莫小姐的頭，不自覺的流下淚來了，她不願讓胡子玉看到她的眼淚，一推莫小姐，道：「你們就去吧！」接着一扭頭，轉身就走了。

胡子玉暗暗的點頭忖道：「三月夫人愛女之心無與倫比，江湖上傳言她是個窮兇極惡之言，祇怕不盡可信。」

胡子玉帶着無盡的感慨與莫小姐別了三月夫人，向回家的路走去。

莫小姐離開了三月夫人之後，人又沉默了下來，同時也失去了在三月夫人面前臉上的笑容。

胡子玉幾次想開口，想提起莫小姐的談興，消解她心中的憂思，都被莫小姐一聲輕嘆阻住了。

二人在路上走了一天多路，第二天，莫小姐忽然向胡子玉道：「兄弟，你獨個兒回家去的，姊姊不去了。」

胡子玉大感意外，道：「莫姊姊，妳這不是叫小弟爲難麼？」

莫小姐道：「我和你一同回去，你才爲難啦，你怎麼向你父母說明？」

胡子玉道：「可是，我答應過令堂，我要保護妳。」

莫小姐一笑道：「你放心，我去的地方很安全，不會發生意外的，這樣吧，我們約個時間，你再送我回去如何？」

胡子玉不是一個很願意勉強別人的人，尤其是莫小姐是他的大嫂，一個受盡委屈的大嫂，他想道：「也許她另外有她的用心，好吧，我就成全她吧！」

胡子玉點點頭，而且定了一個三個月之約，再在這裏相見。

然後，胡子玉帶着滿腦子的迷惘和憂心，向着回家的道路走去。

這一路，他走得一點不開心，而且，走得很慢，他走得慢，可不是一般遊子們的近鄉情怯，而是有點不想回去，回去面對那發生了變化的家庭。

胡子玉心中實在不想回去，可是他又不得不回去，因爲家中有他的父母在啊！

「我家小姐呢？」忽然，徐大娘從橫裏走了出來。

胡子玉吁了一口氣，把莫小姐分手的地方告訴了徐大娘，徐大娘走後，胡子玉的心情也舒暢多了，他這才恍然大悟，原來是放心不下大嫂的安全，才使得自己心事重重。

小康之家　面目全非

一陣急行，太湖胡家墟就出現在眼前，景物依然，可是人面全非，一路上他沒有見到一個他認識的人。

這也難怪，他離家時不過八、九歲，現在已是二十多歲的人，兒時的同伴都已長大成人了，從前的大人現在又是步入了老境，容顏改變大，自是相見不相識了。

胡子玉的父親胡奇峯雖然是江湖上一代大俠，但卻不是富有之人，住在胡家墟，在鄉人眼中不過是小康之家而已，也沒有人知道他在江湖上是個响噹噹的角色。

胡子玉記得自己的家的房子並不大，只是普通而已，但是當他走到自己家門附近，他卻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敢情他家那座房子現在已經變成了朱漆大門的連雲大宅第了。

門口守門的不但有又高又大的石獅子，而且還有帶刀仗劍的武士分列兩旁，那股氣勢壓得胡子玉半天不敢相信這裡是自己的家。

正當胡子玉欲進不進猶豫不決之際，一位仗劍武士衝向他大喝一聲：「小子，滾開，在這裡賊腦賊頭的探視甚麼？」

胡子玉當然不會讓開，一揚頭，雙目射出一道懾人的神光，但卻又有禮貌地一抱拳道：「請問這裡可是胡府？」

仗劍漢子被胡子玉的神光一照，那氣勢爲之一斂，但，還是愛理不理的道：「你找誰？」

胡子玉道：「在下求見胡老太爺！」

那仗劍漢子道：「甚麼胡老太爺？這裡沒有！」

沒有胡老太爺，怎麼可能，胡子玉皺着眉頭道：「胡老太爺諱字奇峯……」

「去，去，去，本府沒有這號人物。」那仗劍漢子已不耐煩了。

胡子玉久不回家，再是看不慣那仗劍漢子的惡行惡相，可也不便以牙還牙，只好用最大的忍耐力陪着笑臉問道：「貴府是……」

那仗劍漢子大喝一聲道：「少嚕嗦！滾！」長劍一揚，猛的向胡子玉屁股上拍來。

那仗劍漢子的劍雖然是橫裡拍來，不會殺人，但也是一個打人的動作，胡子玉可就再忍耐不下去了，口中冷哼了一聲：「好大膽的惡奴，你敢用劍傷人，該死！」右掌一拍，便落在那仗劍的漢子握劍的腕脈上。

那仗劍漢子但覺腕脈之處有如刀切，痛得五指一鬆，丟下手中長劍，抱着手腕，慘叫起來。

本來腕脈處挨打一下，也不致痛得那種叫死叫活的程度，只因爲胡子玉有心懲治那惡奴，落掌之際，加了一成「三潭印月」內力，故意使他受到加倍的痛苦。

其他的人見狀一驚，身形連晃，橫刀立劍，就把胡子玉圍在當中。

胡子玉露了一手，他們雖然圍住了胡子玉，人沒有立即動手，另外有人報進去了。

胡子玉見那幾個人沒有立即動手，也就微微一笑，沒有搶攻。

片刻之後，只聽一聲大喝道：「甚麼人，好大的膽子，敢到這裡來撒野，你……」一條漢子大叫着衝了上來，可是他只雷聲大雨點小，看見胡子玉面貌之後，就刹住身形，停在老遠之外了。

胡子玉望望那漢子一眼，卻是不認識他，便問道：「你認識在下？」

那漢子冷哼一聲，道：「你是甚麼東西，誰認識你。」奇怪的是他卻返身跑回府內去了。

胡子玉當時心也覺有點奇怪，但也沒有放在心上。

胡子玉唯有耐心的等着，不久之後，一行出來了五個人，當先一人胡子玉依稀認出他是大哥胡子昂，這時他心情有點激動，幾次想衝上去，都因爲怕引起誤會而把激動抑制下來。

胡子昂已經走到了近前，上下打量胡子玉，眉頭一結，不知他認出了自己沒有。

「他一定認不出自己來，離家時，我的年紀太小了。」胡子玉猜忖着大哥的反應。

胡子昂果然沒有認出胡子玉，抱了一抱拳道：「朋友，在下胡子昂，有請朋友具示上姓高名。」

胡子玉也再抑制不住自己，搶前一步道：「大哥，我是你的小弟子玉呀！」

胡子昂閃身讓開一步道：「且慢，你眞是子玉麼？」

這是一對闊別已久的兄弟，各人容貌的變化奇大，如果被奸人利用了，吃虧事小，丟人事大，胡子玉了解大哥這份冷靜，也欣幸大哥這份機警，當下微微一笑，道：「大哥，你看這是甚麼？」他很快的掀開了一下衣頭，裏面也有一枚二相圈。

胡子昂大叫一聲道：「小弟，眞是你，大哥可一點都認你不出來了。」

兄弟二人同時伸開手，相擁在一起。

胡子昂接着替胡子玉引見了同來的四個人。

那四個人便是：太湖俠隱朱公旦、三湘奇士許雲和、布衣鐵劍廖仁山、分蛟龍駱新元。

接着胡子昂拉着胡子玉的手，一臉得意的向大家道：「舍弟子玉追隨武林奇人三絕先生學藝十五載，如今藝成歸來，眼看我武林大軍又增新秀了，哈！哈！哈！本人也就有了一個大好的幫手了，走，兄弟，我們進去說話！」

完全一派霸主的口吻和氣派，聽得四週之人泛起一臉欣羨之色。

三絕先生號而不名，是近百年武林中僅見的奇材，三十年前，三絕先生曾獨闖少林、武當兩大門派，印證武功奇學，全勝而歸，因此，三絕先生之名不脛而走，被視爲當今第一奇人。

胡子玉是拜名師爲師傅，聞者能不對他刮目相看。

胡子玉可一點不喜歡大哥的這種作風，皺了一皺眉頭，一言不發。

胡子玉進得內廳，便對胡子昂道：「大哥，我先去看娘。」拔腿便向內跑去。

身後傳來了胡子昂的笑聲：「小弟，你要跑到那裡去？娘和爹都不住在這裏。」

胡子玉滿心高興一掃而光，轉身急問道：「大哥，他們怎樣了？」

娘不在這裏能在那裡，胡子玉直覺的緊張起來。

胡子昂微微一笑道：「兩位老人家都很好，兄弟別胡思亂想，今天已經不早了，明天一早，我們一同去叩見兩位老人家就是。」

胡子玉無可奈何的嘆了一聲：「二姊呢？」

胡子昂道：「二妹隨侍二位老人家身邊，明天你就可以見到她了。」

一陣環珮之聲傳來，接着只覺眼前一亮，四個美妙絕倫的少女擁着一位天仙化人兒從內院走了出來，她人未進話聲先到：「那撒野的小子，人在哪裏？」

胡子昂迎上去道：「玉蟬，誤會，誤會！天大的誤會！甚麼撒野的小子，那是小弟子玉回家來了，子玉，快過來見過你的嫂子。」

胡子玉回家的第一感覺不但是陌生，而且好像是柳暗花明又一村，意外之中更有意外的驚愕。

胡子玉別無選擇，只有走到那花枝招展的大嫂面前，長揖禮道：「小弟子玉見過大嫂！」

那大嫂挑了一挑秀眉，居然沒有回禮，還冷冷的道：「不敢當。」

接着，那大嫂一轉頭，問胡子昂道：「莊主，聽說你這位三弟，是武林奇人三絕先生的衣缽傳人，名師出高徒，身份果然非凡，看來我這大嫂是有點不配了，哼……」扭身回頭就進去了。

胡子玉茫然一怔，不知道自己錯在那裏，惹得這位大嫂滿腹牢騷。

胡子昂搖着頭發出一聲苦笑，道：「別理她，你大嫂就是小心眼的人，過幾天再向她說兩句好話就沒事了。」

胡子昂道：「大哥，我到底錯在那裡呢？」

胡子昂道：「你沒有錯，別放在心上，大哥替你擺宴接風。」

胡子玉很有幾杯酒量，但是他醉了，醉在煩惱的鬱結之中。

室內一燈如豆，胡子玉朦朧中看到眼前有一道影子在晃動，他一挺腰坐了起來，原來他是睡在一張床上，床前果然有一個藍衣人，一個身穿藍衫的書生。

那書生年約三十左右，向着他微微一笑，道：「三弟，你醒來了。」

胡子玉根本就不認識他，他的

口氣實在是熟絡得出乎常情，一皺劍眉說道：「你是……」

那人「啊」了一聲，笑道：「愚兄糊塗，忘了先告訴你了，我是你的二姊夫萬世榮，聽說你回來了，心中好不高興。」

胡子玉行禮見過二姊夫，道：「世榮哥，有甚麼事嗎？」守在床邊等自己醒來的樣子，定是有甚麼話想告訴他。

萬世榮道：「三弟，我是想提醒你一件事情，多用眼睛看，多用頭腦想，任何事情不要答應得太快，就這句話，你好好睡吧。」說完轉身向房外走去。

胡子玉叫住萬世榮道：「世榮哥，我聽你的話。」伸手一握萬世榮的手。

不料，萬世榮忽然慘叫了一聲。

胡子玉連忙放手，急急道：「對不起，小弟不知道你不會武功，手力重了一點。」

敢情是這樣一回事。

他們談話不多，但像老朋友一樣，一接觸便有了共鳴之感。

萬世榮點點頭，微笑的走了，胡子玉的心境忽然找到甚麼憑藉似的，一下子平靜多了，再倒向床上一落枕便入了夢鄉。

說好今天一早去拜見堂上雙親的，早點吃過了很久了，却不見大哥出來，大哥當然在內院，由於昨天初見大嫂時，被大嫂使了一記下馬威，胡子玉眞對她有點害怕，所以也不敢到內院去找大哥。

家──想念了十幾年的家，就是這個樣子，胡子玉祇有搖頭一嘆。

忽然一聲輕笑傳進來，同時問道：「三爺，你嘆甚麼氣？」

胡子玉一斂神，望着兩個少女正向房中走來。

兩位少女同時一福，其中一位道：「莊主有請三爺內院相會。」

胡子玉祇有硬着頭皮跟着兩位少女向內院走去。

內院有內院的天地，胡子玉被領進了一間閣樓，樓內衣香鬢影，都是女孩子，大嫂就坐在衆香拱衞之中，就是見不到大哥。

胡子玉吃過大嫂的排頭，可不敢再討沒趣，恭恭敬敬的行了一禮道：「小弟給大嫂請安。」

大嫂年紀不大，就比胡子玉也大不了兩三歲，但一臉威容厲色，使人看去，她比實際年紀要大得多。

大嫂揮了揮手道：「罷了，一旁坐下吧！」

胡子玉吞吞吐吐地道：「大哥呢？」

大嫂道：「你大哥昨晚比你醉得更厲害，簡直成了一條死狗，現在還在做大夢啦。」

胡子玉道：「大哥說，今天陪小弟去見兩位老人家的。」

大嫂道：「今天祇怕去不成了，改明天吧！」

胡子玉道：「大哥忙，那就小弟自己去吧！」

大嫂臉色一變，道：「三弟，你回家來是專門和大嫂我作對的，是不是？」

胡子玉悚然道：「小弟不敢，小弟更絕無此意。」

大嫂冷冷的道：「那爲甚麼大嫂的話，你一點也不理會。」

胡子玉暗嘆一聲，道：「是，小弟聽大嫂吩咐，今天不走了。」

大嫂冷冰冰的臉色現出了一絲笑容：「聽話的兄弟，才是好兄弟，不是大嫂說你，你在外面慣了，回到家中來，也該多學習應對的規矩，將來你才會有出息，才像創造你們胡家新機運的人。」

好大的題目，胡子玉雖然胸無大志，這時候也祇有連連點頭，道：「是，是，小弟多謝大嫂教誨。」

大嫂臉上的笑容又增了幾分，不再那麼叫人見了覺得可怕了，胡子玉的心情也輕鬆了幾分，祇聽她又道：「聽說你是三絕先生的衣缽傳人，此話可是當眞？」

胡子玉道：「小弟祇能算是恩師的關門弟子，小弟上有兩位師兄承受衣缽，還輪不到小弟。」

大嫂目光一閃道：「你師父另外還有兩位弟子，江湖上倒是未有所聞，他們現在在那裡？」

胡子玉說道：「小弟那兩位師兄，三十年前就離開師門了，小弟祇知道有那麼兩位師兄，恩師却從未告訴小弟他們現居何處。」

大嫂道：「難道他們也不回去探望你的師父了？」

胡子玉道：「不，是師父不准他們回去的。」

大嫂一笑道：「你師父把他們逐出門牆了？」

胡子玉搖搖頭道：「不，師父祇是不准他們再回去，就小弟這次別過師父，也是不准再回去的。」

大嫂一皺雙眉道：「爲甚麼？」

胡子玉道：「這是家師的規矩，到底爲了甚麼？小弟就不知道了。」

大嫂搖一搖頭，道：「你師父也眞怪。」

胡子玉回答道：「家師就是這樣的一個人。」

大嫂道：「這多年來，就是你一個人在你師父身前？」

胡子玉點了點頭，應了一聲：「是。」

大嫂道：「那麼令師老年所悟的絕學，也都傳給你了？」平平淡淡的一句話，却問得極有深度。

胡子玉打從一見這位大嫂，心裡就沒有好感，可是礙於親情，他除了忍讓之外，實在別無他策，這時，想起二姐夫的話，心中一動，不得不稍用點心機了，長長的嘆了一口氣，道：「家師確有此心，祇是小弟生性愚劣，雖得傳家師大道，但家師在失望之餘，又收了一位小師弟，而命小弟提前下山了。」

大嫂輕輕的罵了一聲：「眞混蛋！」

胡子玉欠了一欠身道：「大嫂如果沒有別的教誨，小弟就此告退了。」

大嫂一搖手道：「你到外面去也是沒事，難得你現在有空，讓大嫂見見你一身所學，日後可量才而用。」口氣還是那樣老氣橫秋，不過態度却和善多了。

內院有一座練功房，房子高大寬敞，兵器架上不但十八般兵器皆全，還有許多奇形怪狀的外門兵刃，眞可說是應有盡有，無一不全。

大嫂給了胡子玉三分顏色，叫他坐在自己身邊。

這時外面又走進了三個老太婆、三個六十以上的老翁，大嫂也給他們六人每人一個座位。

大嫂回顧胡子玉道：「三弟，愚嫂可是要看你的眞功夫，顯現眞功夫莫過於動手，那六位老者都是本莊禮聘而來的當世高手，你就下場與他們印證一下。」

胡子玉已經完全了解大嫂在家中的威風，要知道她的話就是命令，如果不願自找沒趣，便祇有遷就她，現在，胡子玉除了遷就她之外，可說是別無選擇，當然祇有點頭道：「是，小弟遵命，但他們六位前輩是……」打聽打聽他們的身份來歷，總不爲過吧！

大嫂這却沒有生氣，輕聲道：「江湖上有三陰三陽，共稱江漢六孤獨，他們各有奇門絕招，你可以大顯身手了。」

胡子玉道：「他們不是夫妻吧！」

大嫂說道：「孤陰獨陽，怎能成爲夫妻呢？」

胡子玉點點頭道：「小弟心中有數。」走到那六位老人之身前，抱拳行禮說道：「晚輩胡子玉，見過六位老前輩。」

那六個人祇點了一點頭，其中一位老者道：「你就是三莊主？」

胡子玉道：「不敢，晚輩胡子玉。」

那老者道：「你可知道老夫等六人是甚麼人？」

胡子玉祇知道他們是江漢六孤獨，到底甚麼姓名？他却前所未聞，當即一抱拳道：「有請指教。」

那老者道：「老夫等江漢六孤獨是也。」說了等於沒說。

胡子玉應該知道江漢六孤獨是些甚麼人才對，可是他就是不知道，這對江漢六孤獨來說，是大大的不敬，胡子玉當然不會表示自己孤陋寡聞，惹人生氣，「啊」了一聲，再次抱拳道：「原來是六位老前輩，久仰，久仰，失敬！」

那老者道：「你想向那位請教，你說好了。」

胡子玉一欠身道：「晚輩無能，就請老前輩賜教高招吧！」又向那老者行了一禮，走向場中。

那老者隨身走到胡子玉面前說道：「聽說你是三絕先生的傳人，想必有點眞才實學，希望你出手就使用眞功夫，在九招之內有所表現，十招之後，老夫就不奉陪了。」

胡子玉暗笑一聲，點頭道：「如此說來，晚輩就祇有全力以赴。」

那老人道：「你最好是全力以赴，老夫雖然不致傷你，要是教你在衆人之前翻幾個觔斗，那也臉上無光。」

胡子玉一抱拳道：「晚輩對家師的蛟龍散手，略得皮毛，那麼晚輩就用蛟龍散手，請前輩指教一二。」

蛟龍散手爲三絕先生絕學之一，在他施展開來，就沒有失過手的紀錄。

當年三絕先生單身獨闖少林，出手三招之下，就扣住了少林掌門的腕脈，這是何等震驚的武林手法，其被稱武林一絕，也就此盛傳開來。

那老者微微一震，接着哈哈大笑道：「好，好，好，老夫久有討教三絕先生的蛟龍散手絕學願望，那眞是最妙不過了，三莊主，你出手吧，教你也看看我們江漢六孤獨是否浪得虛名之輩。」

胡子玉心中打好了主意，口中道了一聲：「晚輩有僭，老前輩小心了。」雙手一翻，形同兩條水蛇般向那老人身上纏去。

蛟龍散手乃是以身相搏的手法，胡子玉不但手法東出西沒，神妙無方，而脚下的守法，也隨着平淡的變化，左旋右轉，忽進忽退，似貼在那老人身上一樣。

那老者眞不愧爲六孤獨中的老薑，他自知手法絕對不會有胡子玉靈敏，因此打定以不變應萬變的主意，在雙臂之上，貫注了一生修爲的功力，叫小天星掌力，用撥雲見月的手法，向胡子玉劈去。

十招不是很多的招數，何況又是近身的搏擊。連換氣的時間也沒有，祇見彼此掌指交接之中，胡子玉倒翻了出來，抱拳道：「多謝前

輩手下留情，十招已滿，晚輩謹領教益。」

似乎胡子玉沒有佔得上風，而那老人也沒能在十招上像他所說得一樣給胡子玉吃到甚麼苦頭。

表面上是平分秋色，不分勝負。

事實上，却完全不是那回事，十招之中，至少有九招，胡子玉都扣上了那老人的腕脈，顯示他的手法實非那老人所能讓得開，而那老人貫足內力的兩條手臂，當眞就成了兩條鋼條，這也是胡子玉不能承認的事實，胡子玉也就保留了一手，沒有把蛟龍散手的透穴手法使了出來，這透穴手法，才是蛟龍散手的眞正功夫，他若使用透穴手法，莫說那老人的兩條手臂，就是眞的兩條鋼柱，也會被他的手法打出三個洞來。

同時第十招上，那老人並沒有發現他說的話，他除了以攻爲守，自保之外，並沒有叫胡子玉吃到苦頭，丟面子。

當然，這種場外人是體會不到的實情，祇有他們自己心中有數，這叫做「啞子吃湯丸。」心中有數。

那老人紅着臉哈哈一笑道：「蛟龍散手果然神妙無方，老弟，祇是你的功力火候還少了二十年功夫，奈何不了老夫，但，假以時日，老弟一定可以憑此手法威震天下。」說着，轉身回到座上去。

至於他自己未能得手之事，却是隻字不提了。

胡子玉暗暗一笑，抱拳道：「多謝前輩教誨，晚輩定會不負前輩所望。」

大嫂目光連閃，道：「三弟的手法確然神妙之極，能在翁老手中走十招不敗，實在難能可貴，但不知你有沒有勇氣，試試吳姥姥、常老的星月齊飛之學？」

胡子玉打從一進入這練功房，就對勝敗結果，作了利害雙方面的考慮，覺得大嫂此人心情極爲難測，敗了祇會教她看不起，同時引起她的猜疑之心，勝了，可能同樣不討好，而被她視作眼中釘，明槍不怕，暗中計算，那就防不勝防了。

胡子玉表現了年輕人乘勝追擊的喜悅心情，微微笑道：「固所願也，不敢請耳。」

座上同時站起一個老婆婆、一個老翁，當然他們就是吳姥姥和常老了。

他們二人同時起身，同時一晃身就到了胡子玉面前，先是那吳姥姥笑呵呵的道：「三莊主，眞是名師手下出高徒。不錯，不錯，我老婆子和常老弟的星月齊飛你可知道是甚麼功夫？」

胡子玉一怔道：「有請兩位前輩指教！」

吳姥姥笑笑道：「你不知道，那是你準死無疑，當然那是對敵人而言，現在情形當然不同了，你是我們的三莊主，强賓不壓客，我老婆子就透一點口風給你吧，那就是老婆子和常老弟聯手對敵之際，有一套套入招中的暗器手法，名叫星月齊飛，你可小心了，最好，用兵刃動手吧。」

也不知這老婆婆是一片好心呢？還是有意喜弄？故意向胡子玉示警的用心何在？

胡子玉的兵刃並沒有帶在身邊，目光向兵刃架上一掃，兵刃架上雖然也有萬字梅花奪同類形的兵刃，但巧妙設計之間，却有極大的分別，祇見他眉頭一皺之下，大嫂已是一聲嬌喝：「送上三莊主的兵刃。」

一個丫鬟應聲把胡子玉的兵刃送到了胡子玉手中。

胡子玉兵刃到手，一揚手中萬字梅花奪，道：「晚輩這對萬字梅花奪構造上並無出奇之處，但有三招特殊手法可以脫手傷人，也請二位前輩特別留心一二。」他是光明磊落，投桃報李，一點也不佔對方便宜。

常老頭接着一點頭道：「別磨牙了，動手吧。」

胡子玉揚一揚手中萬字梅花奪，發出一陣龍吟之聲，口中道了一聲：「看招！」萬字梅花奪一推，直取常老頭。

常老頭哈哈一笑道：「來得好！」旋身甩袖，捲向胡子玉遞來的萬字梅花奪。

常老穿的是大袖寬袍，袖子一捲，就像一朵火雲，遮沒了半邊天。

胡子玉視線被擋，心中一動，立時身形一矮，使了一招望穿秋水，向左飄了出去。

耳中祇聽得「颼颼」兩聲破空之聲，從他耳邊掠了過去，他幸好見機得快，沒有被暗器打中，可是他已出了一身冷汗。

不過，胡子玉也得了一份瞭解，他們的暗器手法，一定是配合身形交叉的阻擋，從目視不及的死角中發出，確是令人防不勝防，厲害極之的手法。

常老頭一招失手，微微一怔，接着笑道：「三莊主，心靈性巧，不愧是少年新秀，你再接三式試試看。」

常老頭飛舞而起，兩袖貫注鐵袖神功，撲向胡子玉。

同時，吳姥姥也是一聲乾笑道：「小伙子，老婆子可要取你的下三路了。」

眞看不出，一位弱質老婦人居然練成了一雙脚上功夫，祇見她蓮

飛花般，就在胡子玉的下三路時隱時現，專在他身形將定未定之際踢下。

兩位老者都是當今江湖上極有名望的人物，而且也眞有實學，再加上二人的動作，一上一下天衣無縫，渾然一體，像是大人打小孩子一樣，打得胡子玉團團轉。

這時，他們兩人撲擊中，還沒有發出暗器來，就這樣已令胡子玉縛手縛脚了。

因爲他們兩人功力不弱，都是高手之中的高手，要應付他們的攻勢已是不太容易，何況，胡子玉這時的處境顧慮多，輕不得，重不得，又要防範他們來去無踪的暗器，在這種多層壓力之下，他那能不縛手縛脚。

不過，胡子玉到底是三絕先生的傳人，身負罕世武功，雖然心理上顧忌太多，却還是支持了二十多招毫無敗象。

吳姥姥和常老頭見拳脚上功夫居然勝不了胡子玉，不由同時發出了一聲輕嘯，輕嘯中他們的暗器可就出手了。

胡子玉閃身打撥，支持了片刻，他覺得有此成績已經差不多了，於是身形故意一滯，先閃開常老頭二把飛刀，接着一擺臀部右邊實受了吳姥姥發出來的一枚透骨釘，身形一偏，左邊又受了吳姥姥一顆三棱彈子。

接着大叫一聲，人就倒飛了出去，原來他受傷之後，又承受了常老頭一袖之力，那能不被震得飛了出去。

他可當眞的受了傷，跌落地上之後，口中還吐了一口鮮血，人也昏死了過去。

吳姥姥一愣，向胡子玉大嫂訕訕的道：「老婆子一時失手，有請夫人見諒。」

常老頭更是滿臉歉色，道：「老夫最後那一袖發出之後，誰知他已先中吳姥姥的二種暗器，老夫欲待收袖已是不及了……」

胡子玉的大嫂笑道：「動手過招，難免有失手受傷，與二位前輩無關，怪祇怪三弟火候不夠，又復好强逞能，這樣也好，算是給他一個教訓的見面禮。」

吳姥姥走向胡子玉俯身去察看胡子玉的傷勢，胡子玉大嫂又道：「三弟的傷勢自有他們料理，不敢有勞前輩，前輩就請回去吧！」

江漢六孤獨帶着一份歉意走了。胡子玉的大嫂一揮手，三個丫鬟把胡子玉抬進了一間地下室。

胡子玉被一陣奇痛痛得睜開了眼睛，原來自己已被放置在一張半躺半坐的鐵床上。

大嫂就坐在他對面，大嫂的四個貼身丫頭，就站在自己之側，除了她們五人之外便沒有別人了。

傷口痛得叫人幾乎忍受不住，顯然傷害的暗器仍然留在體內並未被取出，此外，好像傷口處還被加了一些令人倍覺痛楚的藥物，也就是被那些藥物弄得痛醒過來的。

大嫂臉上的笑容這時完全不見了，代而起之是一片冰冷，眉梢上挑，殺氣騰騰。

胡子玉倒抽一口冷氣，暗暗忖道：「糟了，弄巧成拙，自討苦吃！」

大嫂望着胡子玉冷笑一聲道：「老三，你說，你爲甚麼要搗我亂子。」

胡子玉對於這句話，眞是有如丈八金剛摸不着頭腦，怔了一怔道：「大嫂，我甚麼時候和妳作對過，妳一定是錯怪小弟了。」

大嫂冷哼一聲，說道：「你沒有和我作對，我問你，那小魔女是誰救走的？」

小魔女原來是指莫姊姊那回事，胡子玉恍然而悟，「啊」了一聲，道：「原來妳說的是她呀！不錯，是我把她救走的，可是，我是無心的，我也不知道追殺她的是大嫂呀。」

大嫂道：「你要是知道呢？」

胡子玉道：「小弟要是知道，早就把她的頭提來見妳了。」

大嫂道：「你眞的會把她的人頭提來見我？」

胡子玉說道：「那還用說，當然是眞的啦！」

大嫂冷笑道：「祇怕不見得，哼！說，你把她送到那裏去了？」

胡子玉有點爲難了，說眞話呢？還是說假話呢？正當他猶豫之際，大嫂又冷喝一聲道：「你不說，那就莫怪大嫂對你不客氣了。」

胡子玉本待和她打打太極拳，待她怒氣過後，再想辦法，這時聽了她不客氣的話，不由火氣一冒道：「不客氣，妳要怎的了？」

大嫂冷冷的道：「砍掉你一隻手，砍掉你一條腿，挖掉你一隻眼睛，甚至把你宰了，大嫂都做得出來。」

胡子玉怒視道：「妳敢！」

大嫂冷冷一笑道：「你可知道大嫂在江湖上叫甚麼名號？」

胡子玉當然不知道，他發出一聲不屑的冷笑。

大嫂指着自己鼻子道：「你也不打聽打聽你大嫂，辣手仙姬甚麼事做不出來。」

胡子玉眞不知辣手仙姬的名號，不過看她那窮兇極惡的樣子，料她眞是那種說得出做得到的惡婆娘。不由暗暗的冒了一身冷汗，心裡發起毛來。

要知，她目前是自己的大嫂，

吃了她的啞吧虧又能把她怎樣，眞是拿她毫無辦法，好漢不吃眼前虧，在大嫂面前說兩句下氣的話，那也不算甚麼，胡子玉暗中嘆了一口氣，道：「大嫂，小弟服了妳了，小弟說就是。」

大嫂悻悻的說道：「哼！怕你不說，快說！」

這位大嫂可不是省油的燈。料想說假話也騙不過她，但是又不能向她完全說眞話，思量一下，只有半眞半假的道：「小弟把她送出三百多里之外的一道河邊，河上有一條接應她的快船，她坐上快船就走了。至於她到甚麼地方去了，小弟就不知道了。」

地點是眞的，不但是眞，而且就在三月夫人所住的地方市集之外，三月夫人總不是死人，讓她搜個正着吧！

大嫂道：「你說的可是眞話？」

胡子玉道：「大嫂一定會去找她，小弟怎敢說假話？」

大嫂點點頭道：「你能顧慮到這一點，總算還不太笨，你的命運，那就看你的表現了。」說着挺身走了出去。當然，那四個丫頭也不會留在室內陪伴胡子玉。

室內就只剩下了胡子玉獨自一個人。

胡子玉的手腳未縛，可以自由活動，現在最重要的事，就是檢視身體上的傷口，弄明白怎麼會劇痛的原因，當他扭身向後面檢查時，他幾乎要大哭起來。

原來，他發覺他的腰忽然麻木不靈了，根本就彎不下去，自然也無法看到那傷口了。

敢情，他們在自己身上做了手腳，所以才大方得不把自己的手腳縛起來。

腰不能彎，這可麻煩了，只有坐回床上，吸一口氣運起功來……

糟了，眞氣也凝不起來了。

胡子玉眞是欲哭無淚，這次自己眞是錯得太過份了，把自己的一生都錯在一念之間了。

胡子玉想到懊惱後悔之處，不由得長長的嘆了口氣，嘆氣未了之際，忽然也有人接着嘆了一口氣：「三弟，這就是你趕着要回來的家。」

胡子玉氣惱之際，以為說話的人是姐夫萬世榮，欣喜道：「世榮哥，你……」

不是他姐夫萬世榮，而是一個連頭帶腦罩在一件特製青袍的人，當胡子玉看見那人從門外走進來時，他楞住了。

「兄弟，你發甚麼楞，你難道沒有聽出我的聲音來？」

他聽出來了，那是他另一個大嫂莫姊姊，胡子玉大喜道：「莫姊姊，是妳，妳是怎樣進來的？」

莫莉花道：「兄弟，別忘了，莫姊姊也做過這裏的女主人啊！」

胡子玉道：「莫姊姊，小弟中了辣手仙姬的暗算，這却如何是好？」

莫莉花一笑，道：「莫姊姊來了你還擔心甚麼？莫姊姊要是沒有救你之能，也就不會現身出來了，張開口來！」

莫姊姊的話，胡子玉是絕對相信的，立時張開了口，只見莫姊姊手中射入一道白光，沒入胡子玉口中。

那是一顆藥丸，那顆藥丸入口即化，但却奇臭無比，使胡子玉一陣噁心，當時翻腸轉胃，「哇」！的一聲，吐出一大灘黑水，黑水吐盡，又吐了二口鮮血，胡子玉頓覺心身一輕，舒服得多了。

莫莉花道：「好，你現在可以試試運功了。」

胡子玉提起一口眞氣，一吸而凝，大喜之下，又運起功來，運行一週天之後，胡子玉收功而起來，道：「莫姊姊，我們找她算帳去！」

莫莉花道：「找誰？」

胡子玉道：「當然，是那可惡的辣手仙姬呀！」

莫莉花道：「你憑甚麼去找她？」

胡子玉道：「她在我身上下了毒。」

莫莉花道：「你既然中了毒，怎麼還能找她？」

胡子玉道：「那是妳給了我解藥。」

莫莉花道：「我是誰，你能說出來麼？」

胡子玉一怔道：「這……」

莫莉花道：「而且，她現在是你名正言順的大嫂，你這小叔受點教訓也是應該的，難道你還能責怪她甚麼不是。」

胡子玉恨恨的道：「這口氣小弟實在嚥不下去。」

莫莉花道：「這時候你嚥不下去也要嚥。」

胡子玉沉思了一下道：「好在現在身中之毒已解，那我就和她在這裡開開玩笑吧。」

莫莉花道：「這玩笑開不得，你這大嫂不但為人毒辣，而且聰明絕頂，你那些花樣絕不是她的對手，到時吃了她的虧，你就叫天天不應，呼地地不聞了，而我就是想來救你也有心無力了。」

胡子玉道：「她有這樣可怕麼？」

莫莉花道：「她要是不可怕，我怎會被她整得這樣慘，走吧，趕快離開這裡要緊，萬一被她們撞見，你就沒有第二次機會了。」

胡子玉道：「可是我身上的多處外傷，只怕有點問題……」

胡子玉身中暗算，幸虧大嫂叫大娘將毒蟲……

莫莉花道：「甚麼只怕有問題，根本就有問題，可是動不得，一動問題就大了，還是勉強走吧。」她是一朝被蛇咬，老是提心吊膽。

胡子玉伸展了一下身手道：「好，先離開這裡再說。」

莫莉花領着胡子玉左轉右旋，並沒有出莊，而進入了另一間地下室。

室內有燈有火，還有一個人──徐大娘。

胡子玉見了徐大娘，臉色一紅，招呼的聲音都小得只有自己聽到，這也實在丟人，想當日，自己在她們眼中，是何等的威風，何等的光彩，現在成了這個樣子，自己臉上實在無光。

莫莉花第一句話就道：「大娘，快看看胡兄弟的傷口，他被她們做了手脚！」

胡子玉的傷口位置，由一位婦道人檢視，實在叫人臉紅，胡子玉忸怩地道：「不用了，還是我自己來吧。」

莫莉花道：「別小家子氣了，疾不忌醫，快給徐大娘看看。」

胡子玉的心事被莫莉花說破了，倒是不便再拒絕，聽由徐大娘檢查。

胡子玉原來所中的暗器已被取出，但是傷口中另外放置了一種身具八隻脚的蜘蛛不像蜘蛛，螃蟹不像螃蟹的怪虫。徐大娘費了很大的力氣才把胡子玉的傷口加大了一個圈，把那怪虫挖了出來。

那怪虫還沒有死啦，還在伸張着八條腿左撞右闖哩，好惡心，好可怕。

胡子玉這等英雄人物，也不由得打了一個冷戰，大為驚悸。

徐大娘用小刀向那一隻怪虫身上刺去，只見那怪虫身上流出一種黃水，那黃水立時便把那些挖下來的肌肉化得全無所有了。

胡子玉大驚道：「這是甚麼怪虫？」

莫莉花道：「這叫化屍虫，牠在你的傷口之內，咬你吃你，却要不了你的命，如果你在你傷口內殺死牠，牠身上的毒汁，可也就要了你的命了。」

胡子玉被嚇得臉色也都變了，要是自己動手的話，不用說，見了這種活虫，那會連自己的皮肉挖出來，一定是一指把牠點死，然後除去，這一來那後果就不堪設想了。

胡子玉的傷口雖然被挖去了一大塊肉，痛是痛到了極點，敷上了徐大娘的上好生肌散之後，心情却是一鬆，硬朗的站了起來。

莫莉花問道：「兄弟，能走動了？」

胡子玉一笑道：「小弟受傷之

時，就有選擇，未傷筋絡，小痛何妨。」

莫莉花道：「那麼我們先走一步，去見令尊令堂吧。」

她本身也該稱婆婆的，她也很想這樣稱呼，但話到口邊，她還是改了口。

胡子玉冷眼旁觀，也是暗暗的嘆了一口氣。

莫莉花輕車熟路，領着胡子玉毫無困難的出了金吾莊。

金吾莊是現在的莊名，從前只是幾間小瓦屋，那裏稱得上甚麼莊不莊的。

＊　＊　＊

胡子玉的父母被安置在太湖中一座名叫湖心山的小島上，小島與外界相通有小船，交通來往，很是方便。

不過胡子玉他們不能利用那些交通小船，因爲那些小船都是金吾莊的，那豈不等於自暴行踪。

好在莫莉花早有成算，一聲輕嘯便招來了一艘快船，借着黑天色的掩護，把胡子玉送進了湖心山。

胡子玉先跳上岸邊，接着該莫莉花上岸，但她却沒有上岸，歉然道：「兄弟，請恕莫姊姊不能陪你一同拜見兩位老人家了，你要小心啊！」不待胡子玉答話，她已吩咐一聲，撥轉船頭，隱於黑暗之中了。

胡子玉祇有黯然一嘆，向建築在小山坡上的房子奔去。

這裡沒有見到警衞，胡子玉直趨房子門前，伸手叩響了門環。

「誰？」打開門來，是一個蒼髮短鬚的獨臂老者。

胡子玉記不得那老頭的面貌，但却忘不了他僅有一條手臂，歡呼一聲：「褚大叔。」

褚大叔名叫褚義，是他們胡家的老僕人，也是胡子玉最最忘不了的兒時保護人。褚大叔顯然老眼已是昏花了，擧起手中燈籠，瞇着老眼打量了胡子玉半天，還是不認識胡子玉，搖了搖頭。

胡子玉搶着告訴他道：「大叔，我是小三子呀！」

小三子是胡子玉的小名，小名給人的感覺是最親切，褚大叔聽得一震，把手中燈籠向地上一拋，伸手搭在胡子玉肩頭上，高興得跳了起來，大嚷大叫道：「老爺、夫人，三少爺回來了。」拉着胡子玉向屋內便跑。

屋內登時大放光明，老父老母聞聲披衣而起，此外，全屋子裡的人也都圍了上來。

父母親身體都健朗得很，十幾年久別，倒是一眼就認出來了。

胡子玉這時腦中甚麼恩恩怨怨都沒有了，一聲：「娘！」就像小孩子一樣投到母親的懷中去了。

這裏，全是家中老僕人，有褚大叔、王大嬸、小乙哥、金花姐，另外還有幾顆腦袋在屋外張望，想是後來添的新人了，可是沒有見到姊姊。

父親輕嘆了一聲，道：「老三，你大哥爲甚麼不和你一道回來？」父親不便和兒子親熱，可要找話題說話了。

胡子玉脫開了母親懷中，謊言道：「大哥很忙，一時抽不出時間來，孩子又急着回來叩見兩位老人家，所以獨自一人先回來了。」

母親接着問道：「那你姊姊也該陪你一同回來呀！」

胡子玉一怔道：「孩兒沒有見到姊姊呀！」

母親道：「也許你姊姊沒有到你大哥那裏，到另外的地方去了。」

父親道：「玉兒，先把你學藝的情形說給爲父聽聽。」

王大嬸也擠向前道：「三少爺，你餓了吧，老身替你去弄些點心吧！」

金花姐也道：「三少爺，婢子去替你準備睡處去。」

小乙哥笑嘻嘻道：「三少爺，小乙子替你去燒洗澡水去。」

眾人都懷念他，都想和他說上兩句話，這份深厚的情誼感動得胡子玉熱淚盈眶，祇惜無法分身，不能向他們一一表示自己那份感激之情。

這一夜，胡子玉睡得好香好甜，好踏實！

忽然，一聲清脆的笑聲，把他從夢中驚醒，他立時冒了一身冷汗，從床上跳了起來。

大嫂來得好快！

就在胡子玉剛從床上跳了起來還沒有穿衣服時，大嫂就站在他面前了。

這時大嫂的臉上再沒有那股叫人見了生寒的冷氣，代而起之是一片春暖花開的朗笑，道：「三叔，你大哥好掛念着你呀！要嫂子趕早給你送來了兩條大鯉魚來，現在都燒好了哩，快穿上衣服出來一同享用。」

還好，她沒有久留，說完話就出去了，可是另外給他留了一句話：「多言惹禍，莫怪大嫂對兩位老人家不敬。」

胡子玉天大的膽子也不敢替兩位老人家惹禍，乖乖的任由辣手仙姬支使。

辣手仙姬在兩位老人家面前，可是又賢慧又乖巧又孝順的好媳婦，老母親望着胡子玉笑道：「老三，你幾時能討到像你大嫂這樣的好媳婦，娘就心滿意足了。」

胡子玉心中可是叫苦不已，口中却說不出來，唯唯而已。

辣手仙姬笑哈哈的道：「娘，這件事你就不用擔心了，媳婦早就替三叔相好了一位比媳婦强上千萬倍的好媳婦啦。」

老夫人眉開眼笑的道：「是那家好姑娘，嬋兒快快說出來。」

辣手仙姬道：「說起來你老人家也知道，那就是駱家堡的二姑娘翠翠呀！娘不是也常說她好嗎？」

老夫人笑道：「妳說對了，那是個好姑娘，祇是她爹古怪得很，祇怕他們看不起老三啦！」

辣手仙姬道：「三叔這等人材，打着燈籠也找不到，娘，祇要你老點頭，其他的就在媳婦身上了。」

老夫人呵呵笑道：「那妳就快去進行吧！」

辣手仙姬伸出一隻手道：「皇帝不差餓兵，娘賞點甚麼？」

老夫人拍拍她手掌一下道：「賞妳一下手掌。」這動作不但顯得她們婆媳親熱無比，簡直就像親母女一樣了。

胡子玉頭腦一陣昏眩，暗暗叫苦不已，看來以後祇有孤單作戰了。

辣手仙姬沒有久留，來得像一陣風，去得像一陣風，但在胡子玉心理上可就不是一陣風了，而且是一下重重的重擊。

這一擊正是胡子玉的要害，任你胡子玉膽大包天，總不能不顧自己父母的生死安全吧。

辣手仙姬走後，母親還在胡子玉耳邊直誇辣手仙姬是如何如何的孝順，如何如何的能幹，如何如何的好，這些話聽在胡子玉耳中，胡子玉還要順着母親心意，幫着母親說她好，胡子玉心中的滋味祇怕比啞子吃黃蓮還要苦上三分了。

除了父母雙親之外，胡子玉也探探褚大叔與王大嬸等人對辣手仙姬的看法，又是千篇一律的說她好。

胡子玉找不到共鳴之人，家中雖然溫暖，他却有着無比的寂寞之感。

母親愛兒無微不至，首先看出了胡子玉精神上的抑鬱，緊迫的追問他道：「孩子，你是不是有甚麼心事？」

胡子玉的心事，說了也是白說，所以祇能搖頭道：「沒有。」

老夫人笑道：「想媳婦兒是不是？」

事情就有這樣巧，提起媳婦兒，駱家二小姐忽然出現在他們眼前，大大的眼睛，臉上帶着個調皮的微笑。

胡子玉臉色一變，冷冷的道：「妳來做甚麼？」

駱二小姐翠翠朝着胡子玉做了一個鬼臉，笑道：「奇怪，你怎麼也來這裡？」不知她是眞的不知道呢？還是故意這樣問？

令人聽了更是冒火，胡子玉回家以來，心情屈辱到了極點，所以他對這位駱二小姐也產生了反感，冷冷的道：「更奇怪的是妳爲甚麼也會來這裡？」

駱二小姐翠翠笑盈盈的道：「我是回我自己的家呀！」

她是回自己的家，這算是甚麼話？胡子玉先是一怔，接着哈哈一笑道：「這是妳的家，那我算是甚麼人了？」

駱二小姐道：「你是胡大哥呀！」

胡子玉冷「哼」了一聲：「這裏可是姓胡的家。」

胡老夫人被他們見面時的氣氛窒了一窒，這時緩過一口氣來，笑道：「翠翠沒說錯，翠翠是娘的乾女兒，娘的家當然也是翠翠的家。」

胡子玉望着翠翠氣得直翻眼睛道：「妳……妳……」他眞想罵她兩句，可是罵不出了。

駱二小姐翠翠却是表現得極其自然，笑道：「那你是胡三哥了，小妹先是失眼，現在是失敬了。」

胡老夫人一聽他們鬥嘴，心中就明白了一件事，他們早就認識了，眼看着他們鬥嘴，心中直樂，笑道：「娘有事去了，你們可不要打架啊！」轉身走開了。

駱二小姐翠翠笑道：「娘，放心，三哥的脾氣，女兒清楚得很，他是不會打人的。」

胡子玉道：「不止打人，我還會殺人啦！」

駱二小姐翠翠笑道：「三哥，你受了甚麼委屈也用不着發在小妹身上呀，小妹可沒有招惹你。」

可不是，駱二小姐可沒有招惹他，胡子玉無言以對，可是，羞刀難入鞘，胡子玉的態度一下子也改變不來了，不過語氣稍爲和緩的道：「妳早就知道我的身份？」

駱二小姐點點頭道：「你一提你叫胡子玉，小妹就知道你是甚麼人了。」

胡子玉道：「那妳現在是奉了我大嫂之命令而來的了？」

駱二小姐翠翠道：「我自己來看你不行了？爲甚麼要把小妹和你大嫂連在一起呢？」

胡子玉道：「我看妳們是一伙兒的。」

駱翠翠搖搖頭道：「你看錯了，我們不是一伙的。」

胡子玉道：「我不相信。」

駱翠翠道：「信不信在你，小妹也無法使你馬上相信我，但本小姐可以發誓，小妹絕不會傷害你的。」

胡子玉冷笑一聲，道：「憑

妳……」

駱翠翠柳眉一揚道：「三哥，你……反正小妹不會傷害你，小妹也不與你生這等閒氣了。」

一隻手掌拍不响，駱翠翠沒有反唇相稽，反而讓了一步，倒把自視爲男子大丈夫的胡子玉怔住了。

駱翠翠話聲一輕道：「三哥，看你現在好好的，小妹就放心了，小妹有一句話想說，不知三哥願不願聽？」

胡子玉暗暗嘆了一口氣道：「甚麼事？妳說吧。」

駱翠翠道：「小妹看三哥你不是能在家中待下去的，那你就不要猶豫不決，早日離開這裏吧。」

胡子玉低頭吟哦了片刻道：「這……」

「翠翠……」再抬頭時，駱翠翠已向屋內走去，她也許聽到了胡子玉呼叫聲，可是她並沒有轉身，也沒有回頭。

謹奉嚴命　聯盟反擊

這時候，胡子玉警兆立現，發現身後有人，猛然回頭望去，原來是父親正向自己走來。

父親手中提着一隻釣竿，頭上戴了一頂草笠，向他點頭道：「子玉，陪爲父垂釣去。」

胡子玉實在沒有心情去垂釣。但父親的高興，他更不能破壞，裝着笑臉，陪着父親去垂釣。

他們上了一艘小船駛向湖中，父親將釣鈎投到水中後，忽然向胡子玉道：「子玉，你心裏有甚麼話，可以放心大膽的說了。」

父親到底是一塊老薑，一點也不老，一點也不糊塗。

胡子玉雙目陡然一亮，叫了一聲：「爹！」興奮得幾乎要站了起來……

小船一陣搖晃，老父喝聲道：「坐下別動，一動小船就翻了。」

北人騎馬，南人操舟，胡子玉是太湖人，却是隨着師父在荒山野嶺中長大的，既不會騎馬，也不會操舟，要不是老父喝止得快，他眞可能被翻到湖中去。

小船穩定了下來，胡子玉苦笑一聲，道：「孩兒成了旱鴨子了。」

老父點點頭道：「你回來得正是時候，也許我們胡家在江湖上還有站起來的一天，現在，你把你回家的觀點說給爲父聽一聽。」

胡子玉嘆了一口氣，道：「孩兒說出來，你老人家可不要生氣，孩兒看大哥的作爲好像不大正常。」

老父皺眉點頭道：「何止不大正常，簡直是入了魔道，這也怪爲父失察，後悔莫及，爲父很高興，你一回來就能明辨是非……你是怎麼樣看出來的？」

胡子玉道：「你老人家既然甚麼也知道，孩兒也就不隱瞞你老人家了……」

老父道：「你絕不能隱瞞爲父，有話就應該詳詳細細的說了出來。」

胡子玉不是說謊話的人，但是這不是謊話，是事實，非讓父親完全了解不可的事實，於是，他從頭從他現身打抱不平，救了莫莉花開始，說到回家爲止，說了個清清楚楚。

老父沒有生氣，祇是冷靜的聽着，最後才嘆了一口氣，道：「莉花那孩子爲甚麼又跑回來？」

胡子玉道：「不知孩兒能不能稱他大嫂？」

老父道：「她當然是你的大嫂，爲父也祇認她這個媳婦，祇要她還願做我們胡家的媳婦。」

胡子玉吁了一口氣道：「她要孩兒向二位老人家面前解說，看來那是多餘的了。」

老父輕嘆了一聲，搖了搖頭道：「你娘可不是這樣想，她簡直被那惡丫頭迷昏了頭。」

胡子玉道：「有了你老人家的諒解，我想她一定很高興了。」

老父道：「你知不知道，她身上所中的傷其實是爲父下的手……」

胡子玉一陣迷惑，話還沒有說出口，祇聽老父接着道：「那孩子心地太好了，人又死心眼，爲父明是逼她，暗中實是救她，她如果不離開我們胡家，遲早都會被整死，爲父先打傷她，以絕她多情，這才把她趕出家門，這孩子也太篤實了，居然不說出傷她的人是誰。」

胡子玉道：「好在遇上了孩兒，否則豈不誤了她一生。」

老父笑笑道：「不會的，爲父自會去替她醫好。」

胡子玉道：「犬哥也眞是……」

老父道：「你大哥是個糊塗蛋，你現在那位大嫂才眞是罪魁禍首，當然，你大哥也不能寬恕，孩子，爲父對他們是無可奈何了，胡家能否清理門戶，重振家風，就看你的了。」

胡子玉劍眉雙軒，正色道：「孩兒謹領嚴命。」

老父望着天上一片悠悠的白雲說道：「駱翠翠是一個好幫手，你不能小看了她。」

胡子玉道：「孩兒看她和大嫂是一個鼻孔出氣的。」

老父道：「不，你看錯了，她對你大嫂是陽奉陰違，虛與委蛇，她一定有她的苦衷，也許她家已經被你大嫂控制了。」

胡子玉沉吟了一陣道：「孩兒是不是可以與大嫂來個『虛與委蛇』？然後伺機清除她。」

老父搖頭道：「爲父不贊成這種做法，有了你大哥，我們胡家在江湖上已經叫人看不起了，何況，一個是你哥哥，一個是你嫂嫂，他們用不正當的手段替爲父丢人已經丢夠了，爲父不願你再用那同樣的手法去對付他們，現在江湖上涇渭不分，正邪不明，所以，你要替我明目張膽舉起正義大旗，爲武林除害，爲胡家雪恥。如果你沒有這份力量，那就趕緊回山去，再下苦功，爲父能夠忍氣吞聲的等待你的。」

父親一口氣把鬱結在心中的話一傾而出，語氣中他已失去了應有的激動，代之臉上現出來的是深仇的悲慟與無盡的哀傷。

雙槍大俠胡奇峯，早年在江湖上是何等響亮的名頭，誰能想得到，他如今的境遇竟是這麼淒慘。

胡子玉聽了父親這一席話，但覺心頭一陣悲痛，也不敢抬頭向父親望去，祇是憂心忡忡的道：「可是這樣一來，祇怕對兩位老人家有所不利，大嫂她那惡毒的心腸……」

老父一笑，打斷了他的話道：「你要自縛手腳，那就甚麼事都不要做了，何況，他們也有他們的顧忌，他們不敢眞的對爲父和你娘怎麼樣，這一點你不必放在心上，走，爲父這就送你走。」

老父眞下定了決心，口中說走，釣竿一收，掉轉船頭就把胡子玉送到了一處岸邊，趕着胡子玉上了岸。

胡子玉心中不知還有多少話要說，可是老父却不想多聽了，一搖頭，抛給他一包東西道：「廢話少說，帶了這包東西快走吧。」掉轉船頭，把胡子玉留在岸上，急急的駛向湖中心去了。

胡子玉望着漸漸遠去的父親，不自覺地流下了兩行英雄之淚，輕輕的叫了一聲：「爹、娘，孩兒定不負所望。」

小包不大，薄薄的，上面是十幾張銀票，最小的面額是一千兩，最大的面額有五萬兩，總共不下二十萬兩之多，銀票下面有一張紙條，紙條上交代了很多話，看得胡子玉又是感嘆，又是悲痛。紙條下面還有一封信，一封密封的密柬，封套上寫着：有大變時拆閱。

胡子玉流着淚水把父親的囑咐看完，顫着手把銀票與密柬揣入懷中，然後吸了一口氣，一搖頭，一挺胸，大步走了出去，上到一棵小樹上，等待起來。

過了不多久，駱翠翠東張西望的找來了。

胡子玉跳下樹去，迎着駱翠翠道：「翠翠，我在這裏。」

也不知父親向翠翠說了些甚麼話，祇見翠翠一臉惶急之色，劈頭問道：「快說，你又出了甚麼事？小妹能幫你一些甚麼忙。」

胡子玉見她那樣惶急的樣子，心中好不感動，可是又忍不住的笑道：「別急，甚麼事也沒有，祇是想和妳談一談而已。」

駱翠翠張大了眼睛，放心不下地道：「眞的沒有甚麼事？」

胡子玉笑道：「眞的沒有甚麼事，妳看，我全身不是好好的。」

駱翠翠吁了一口氣道：「沒事就好了，令尊也眞是把小妹嚇死了。」

胡子玉笑道：「幾句話就把妳嚇倒了，果眞有甚麼事也不敢找妳幫忙了。」

駱翠翠頭一垂，粉臉緋紅地瞟了胡子玉一眼道：「傻子，你不懂。」看來，這丫頭對胡子玉已經產生了情愫。

胡子玉的武功不錯，人也聰明，就是還不大懂得男女之情，愕然道：「妳在說甚麼？」

駱翠翠道：「沒有說甚麼！」

胡子玉搖搖頭道：「妳們女孩子的話呀，教人最難聽得懂的。」

駱翠翠一笑說道：「那是你們男孩子笨之過也。」

胡子玉搖了搖頭，無可奈何地對她說道：「笨就笨吧……現在我有一句話問妳……」

駱翠翠道：「問吧，看來你對我還是相信不過。」

胡子玉道：「我想去見見令尊，妳能不能幫我？」

駱翠翠臉色微微一變道：「你要見他老人家做甚麼？他老人家二年前就坐關不見外人了。」

胡子玉簡短的道：「替他看病。」

駱翠翠大驚道：「你怎麼知道他老人家有病了？」

胡子玉道：「家父知道。」

駱翠翠揚眉道：「你父親……」

胡子玉道：「妳經常在我家走動，應該看出家父心意來，妳可是不放心？」

駱翠翠眞是一個了不起的女孩子，果斷的一點頭道：「好，我替你說去，你在那裏等我回音？」

胡子玉說道：「我就到府上等妳的回音。」

駱翠翠道：「你不能到駱家堡去，叫你家中那位大嫂知道了可不得了。」

胡子玉微微一笑道：「妳去妳的，我走我的，她是不會知道的。」

駱翠翠望了胡子玉一眼，道：「別丢人現眼啊！」抛下了一句話，扭頭走了。

駱家堡在江湖上的名氣，原來

比駱家墟大得多了，可是現在受制於駱家墟的金吾莊。

人爭一口氣，佛爭一爐香，駱家堡雖然忍下了這口氣，心中可是不甘不服之至，因此，駱家堡的門禁可就特別森嚴，非必要時絕不與金吾莊往來。

祇有駱二小姐翠翠特別與金吾莊莊主人保持一份特別的情誼，建交了彼此各有用心的交情。

胡子玉很小的時候到過駱家堡，人事雖非，景物依然，駱家堡雖然戒備森嚴，還是被他神不知鬼不覺的潛了進去了。

胡子玉是藝高人膽大，居然在大白天裏就進入駱家堡，先找了一處隱蔽的地方，雙膝一盤調息起來。

天色一暗，胡子玉就活動了起來。

駱家堡門禁森嚴，但在堡內由於人丁衆多，仍有很多漏洞給予外人活動上的方便。

祇有一處地方，戒備得特別嚴密，就是本堡之人要想進入也非易事，那就是老堡主駱維屏坐關的「寸心齋」。

駱翠翠天沒黑就進了「寸心齋」，初更已過，她却還沒有出來。

胡子玉在外面等得眞有點不耐煩，有點心焦，不知駱翠翠是否說動了他父親接受自己的訪問。

約莫三更過後，才見駱翠翠從「寸心齋」走了出來，胡子玉迫不及待的落在駱翠翠面前問道：「怎樣了？」

駱翠翠忙轉身把胡子玉帶進了「寸心齋」。

駱老莊主駱維屏擁被坐在一張躺椅之上，一臉青灰之色，人也瘦得祇見骨不見肉，令人一見之下心中惻然。

胡子玉向前一步，大禮下拜道：「小姪胡子玉拜見駱老伯，並爲家兄無狀，代表家父向你老人家道歉。」

駱維屏欠着上身，揮手道：「不用多禮，你就是胡家老三，倒是長得這般大了，聽翠翠說，你能替老夫醫病，此話可是當眞？」

胡子玉道：「家父已有此心，祇是他老人家本身功力，已經大不如前，所以遲遲至今才特命小侄前來替老伯效勞。」

駱維屏欲言又止的長嘆了一口氣，點一點頭。

胡子玉取出一粒丸藥，請駱翠翠送入駱維屏口中服下，然後欠身道：「請老伯暫忍一時之痛，小侄要替你老人家舒筋活血了。」

駱老莊主身上是雙重暗傷，既中了慢性毒藥，又被點傷雙膝關節穴道，要沒有相當功力，就是有了解毒藥，也無法打通他已僵硬的兩膝關節穴道。

胡子玉兩掌向駱老莊主的膝上一貼，駱維屏祇覺得膝蓋骨一暖，接着便有二股暖流在關節之中穿行起來，一陣劇痛之後，駱維屏覺得全身一鬆，人也一彈站了起來。

這時，胡子玉已累得滿身大汗，臉色也是一片蒼白，他不知損耗了多少眞元內力而落得如此疲憊。

他坐着沒動，閉目調息起來。

駱維屏向駱翠翠點點頭，微微含笑道：「去替他調碗老參湯去。」

參湯對胡子玉過份損耗的眞元內力，不會有多大的功力，但對胡子玉心理上的鼓舞，却是有着極大的意義。

那是表示駱老堡主還是和往常一樣重視兩家的情誼。

胡子玉最擔心的就是怕駱維屏在積怨之下，聽不進自己的話，或者懷疑自己的動機，存着敬而遠之的心理，現在，這小小的一碗參湯，却顯示他的不平凡意義。

胡子玉欣然而喜，道：「駱伯伯！」

駱老堡主駱維屏搖手止住道：「你先不要說話，讓老夫先猜一猜你的來意，如何？」

胡子玉微微一笑住口。

駱維屏道：「令尊很不滿意你大哥的作爲，是不是？」

胡子玉點點頭道：「是。」

老堡主駱維屏道：「令尊把重振家聲的責任交到你頭上來了。」

胡子玉又點頭應道：「是。」

駱老堡主道：「令尊可是要老夫助你一臂之力？」

胡子玉道：「老伯明察秋毫。」

駱老堡主一嘆道：「可惜老夫幫不上你的忙。」

胡子玉一怔道：「這是爲甚麼？老伯你怕事？」

駱老堡主道：「老夫不怕事，而是無能爲力。」

駱翠翠道：「爹，你老人家病體已癒了，加上全堡力量，怎說無能爲力？」

駱老堡主一笑，說道：「本堡的力量在那裏？孩子，妳也太天眞了，眞正本堡的力量，祇有妳我父女兩個人了。」

駱翠翠愕然道：「堡中那些人呢？」

駱老堡主道：「那些人早成了『金吾莊』的人了。」

駱翠翠道：「你是說，我們駱家堡就是我們父女兩個人了？」

駱老堡主點頭道：「可以這樣說。」

駱翠翠搖頭道：「女兒不信，要是這樣，他們還留着我們父女兩人做甚麼？而且，他們對我們還是

一樣尊敬，一樣的聽命。」

駱老堡主道：「這就是他們厲害之處了。」

駱翠翠搖頭道：「女兒也還是不相信，堡中那些多年的老人，難道他們都是賣友求榮忘恩負義的人不成。」

「不錯，他們都是賣友求榮忘恩負義之輩，難道妳不相信？」這話不是出自駱老堡主口中，而是出自一個跨步走進來的三十左右的英俊人物口中。

他就是駱家的總管覃雄。

駱翠翠柳眉一挑，冷然道：「誰叫你進來的？」

覃雄對老堡主駱維屏和駱翠翠向來是畢恭畢敬的，但現在的態度有點不同了，微微一揚頭，道：「少堡主，你大哥叫我進來的。」

駱老堡主見他這樣態度，顯然非常怒惱，冷喝一聲，道：「覃總管，你好無禮！」

覃雄抱了抱拳道：「不是屬下無禮，祇是二小姐先給屬下難看。」

駱老堡主原可大大的罵他一頓，可是他沒有，虎頭蛇尾的搖了搖頭，輕嘆了一聲道：「那畜牲要你來做甚麼？」

覃雄的目光射向胡子玉，緩緩地道：「這位是……」

胡子玉道：「在下是……」

駱翠翠搶在胡子玉的話前頭道：「他是誰，你管不着。」

覃雄冷笑道：「少堡主特命屬下前來相請這位公子前往一會。」

駱翠翠說道：「你去叫我大哥自己來講吧！」

覃雄道：「不巧得很，妳大哥正在陪客，所以才命屬下前來相請。」

駱翠翠道：「甚麼客人？」

覃雄道：「金吾莊莊主胡大俠。」

胡子玉冷笑道：「對不起，在下不願與貴少堡主相見。」他最怕見面的就是大哥胡子昂。

覃雄橫目道：「朋友，識相一點，不要敬酒不吃吃罰酒。」

駱老堡主大喝一聲道：「覃雄，你好大的膽子，敢對老夫的客人無禮。」

覃雄欠身道：「不敢，屬下祇是奉命行事，還請老堡主見諒。」

駱老堡主氣得翻了白眼，胡子玉微微一笑，攔住他道：「老伯請不必生氣，但不知貴堡覃總管除了狗仗人勢之外，可有眞實的功夫？」

覃雄一笑道：「小子，你想動手，走，我們到外面去。」

胡子玉道：「在下不想驚動大家。」

覃雄道：「你待怎的？」

胡子玉道：「不怎的，祇想教訓教訓你這欺主的惡奴。」

覃雄冷笑一聲道：「你替老堡主惹禍。」威脅的語氣軟了，同時也顯得他有點膽怯了。

胡子玉道：「你剛才不是把假面具撕開了麼？在下就是不教訓你，祇怕駱老堡主也再享受不到過去那樣虛情假義的供奉了，你說是麼？」

覃雄看了一看廳內的情形不對，身形一晃，正想退了出去，那知道他心意才動，胡子玉已後發先至的擋住了門口，冷聲道：「祇要你有本事走出門去，在下就同你去見見你們的少堡主。」

覃雄忽然張口叫了起來：「來……」他祇叫出了半個「來」字，下面的話可就叫不出口了。

胡子玉揚手飛出一物，堵住了他的嘴巴，他那還能叫得出聲，接着，胡子玉就身形一矮，雙手一分一合，向他的腰際切去。

覃雄勉强接了招，退了三步，胡子玉伏身而上，可就沒給他還手機會了。祇聽「噗」的一聲，覃雄的身子向後一倒，就動也不能動了。

他沒有死，祇是被制住了穴道。

駱老堡主可也是武林中行家，可就沒有看清胡子玉是怎麼得了手的，讚嘆了一聲，忽然一皺雙眉，道：「奇怪，你這是做甚麼？別把事情弄糟了。」

胡子玉道：「不能讓他逃出去，要是被他逃出去，麻煩就更大了。」

駱翠翠道：「胡三哥，你心裏有甚麼打算？」

胡子玉道：「我想幫幫你們把駱家的控制大權奪回來。」

駱翠翠道：「能麼？」

胡子玉道：「也許可能，要是失敗了，我們就逃出堡去，再作良圖。」

駱老堡主長嘆一聲，點點頭道：「看來，也祇有這樣了……你把這件信物佩在身上，也許衆人之中還有幾個捨身相助我們的人。」

那是一塊三角形的牌子，駱翠翠接過手來，就要替胡子玉扣在胸前。

胡子玉接過信物，道：「暫時還用不上這件信物，我還要改裝一下。」說着，先把自己外衣脫了下來，換了覃雄的衣物，他不但換了覃雄的衣服，甚至鞋子襪子也換了。

胡子玉的身形原與覃雄差不多，穿上覃雄的衣服之後，那就更像覃雄了，祇是臉孔完全不同。

駱翠翠笑道：「胡三哥，你這樣在遠處唬唬人是可以的，要眞與他們面對面的談話，那就祇怕不行

了。」

胡子玉微微一笑，說道：「眞的？請拭目以待。」說着，對着覃雄的臉孔，端詳了一陣，然後從懷中取出一個扁平的小包，小包之內有一面薄薄的小銅鏡和六根顏色粉條，於是他對着銅鏡在自己臉上描了起來。

祇見他三下二下的居然把自己的容貌完全改變了。

胡子玉極像了覃雄，也可說簡直就是覃雄了。

胡子玉一笑道：「這樣如何了？」忽然舉起手來，在自己臉上重重打了一記耳光，打得半邊臉都腫了起來。

胡子玉又說了這一句話，這一開口說話，可就更絕了，連聲音言語都像極了覃雄。

駱翠翠簡直不敢相信眼前的事實，喘着大氣道：「胡三哥，你，你……」

胡子玉含笑道：「翠妹，這就是家師絕技之一的『虛幻人生』，我祇是初通皮毛，算不得是甚麼。」

駱翠翠回過氣來「啊」了一聲，臉上盡是驚訝敬佩之色。

胡子玉道：「走，我們找大哥大嫂去再說。」

到得大廳之上，胡子昂眞沒有看出這位覃雄就是他的親兄弟胡子玉，眉頭一皺：「怎麼了？你這臉！」

胡子玉皺着眉頭，苦笑道：「別提了，那小子又狠又猾，先是裝蒜，後來出奇的打了屬下一掌，就逃跑了。」

胡子昂轉問駱翠翠道：「翠妹，他是不是我們的三弟？」

駱翠翠點頭道：「不錯，就是他。」

胡子昂搖了一搖頭道：「沒有甚麼，要是我們三弟，那就不必追查下去了。」

他甚至也沒有查問駱翠翠，胡子玉來找她做甚麼？祇是哈哈的笑了一笑，就告辭去了。

送走了胡子昂，胡子玉向駱少堡主駱建章道：「老堡主要見見你，現在就去一去。」

駱建章一皺眉道：「能不去麼？」以他少堡主的身份，怎麼會說出這種話來。

胡子玉看在眼中，暗暗一嘆道：「這次應該去。」

駱建章無可奈何的道：「好吧，去就去吧！」

駱老堡主的後院，老堡主自己心中有數，但表面上，他還有他崇高的地位，也因此，連駱翠翠都沒有發現駱家堡早就變了質，要不是剛才老堡主把話說開，她還不了解全盤的實情哩！

老堡主的住處，算是眞正的駱家堡，還保留着一份不受干擾的寧靜，覃雄被制住了穴道的身軀就躺在房子中央，駱建章一步跨進房門，就看見了覃雄，臉色一變，就想縮退回身……

「進去！」不但聲音嚴厲，而且他感到腰眼上一麻，全身勁力盡失，不由他不進去。

駱建章不用問，也明白了是怎麼一回事，當下雙膝一曲跪在地上，哭訴道：「爹，孩兒該死，孩兒知罪，但孩兒也是不得已的。」

駱少堡主又嘆了一口氣，道：「孩兒的媳婦就是他們的人，她又以兩位老人家的生命來相威脅，所以孩兒祇有聽命於他們了。」

駱翠翠大叫一聲道：「大嫂溫柔和順，怎會是他們的人，這倒一點看不出來。」

駱建章悻悻的說道：「翠妹，那一天妳嫁給胡老三之後，妳就知道他們的厲害了。」

駱翠翠瞄了胡子玉一眼，啞笑了一聲，道：「我才不嫁給姓胡的啦。」

駱建章道：「到那時候，可由不得妳了。」

猛然想起房中還有一個人，話聲一頓，轉向胡子玉問道：「尊駕是……」

胡子玉抱拳一笑道：「小弟胡子玉，見過駱大哥。」

駱建章幾乎跳了起來，愕然道：「你……你就是胡老三，眞叫人難以相信。」

胡子玉又是一抱拳道：「驚擾了駱大哥，有請見諒。」

駱建章對胡家的人可是大大有戒心，居然不敢再回胡子玉的話，臉轉向乃父道：「爹，這到底是怎樣一回事？」

駱老堡主捋鬚道：「爲父問你，現在我們要掙脫別人的控制，你看看有幾成成功的希望。」

駱建章望了一望地上的覃雄，道：「希望不大，他們安置在本堡的高手不下二十人之多，孩兒不肖，他們最差的都比孩兒高明，何況，你老人家……」

駱老堡主微微一笑道：「爲父再問你，他們安置的那些高手的情形，你能不能完全了解？」

駱建章道：「孩兒了解，但不能指揮他們。」

「誰能指揮運用他們？」胡子玉提出了問題。

駱建章還顧忌着胡子玉，吞吞吐吐的道：「這……這……」

駱老堡主道：「你難道還看不出來，子玉是我們的朋友。」

駱建章道：「孩兒吃的苦頭太多了，不得不小心。」

駱老堡主對愛子原是極大的不滿，但他乃是明理的老江湖，不難

從兒子的話中，聽出他確有不得已的苦衷，於是也就不再苛責他了，長嘆了一聲，道：「子玉不同，你可以大膽的說話。」

駱建章道：「就孩兒所知，孩兒媳婦慧如和這位覃總管都可以指揮他們。」

駱翠翠道：「大嫂與覃總管之中，又以何人爲首？」

駱建章道：「妳大嫂的權力最大。」

駱翠翠對胡子玉道：「三哥，你看如何是好？」

胡子玉對老堡主道：「駱伯伯，子玉聽你的吩咐。」

老堡主一笑道：「子玉，別客氣了，駱伯伯沒有你這份豪氣，更沒有你這身本事，駱伯伯畏首畏尾，顧忌太多，才落得如此這般下場。子玉，出力出汗都是你，還是一切聽你的，你就看着辦吧。」

胡子玉欠身受命道：「如此小姪就義不容辭了。」

駱雄屏點頭笑道：「理當如此。」

胡子玉伸手拍開了覃雄，道：「他心中也許還有更多的情報，我們能知道的越多越好。」

於是，他們又從覃雄口中知道了不少秘密。

覃雄不是甚麼有正義的漢子，生死的威脅他就把胸中的秘密都掏了出來了。

胡子玉又利用時間露了一手絕活，取了五枚鷄蛋的蛋清，加上些藥物、粉末塗在覃雄的臉上，不過片刻之間，那些蛋清結成了皮膚一樣的薄膜，揭下了薄膜，就是一副比人皮面具還精巧的面具，胡子玉把面具戴了起來，那簡直就是覃雄第二。覃雄自己也分別不出誰是誰了。

諸事準備好了，也不過是二更過後，三更不到。

胡子玉和駱翠翠一同自內院走去。

駱翠翠的大嫂倪慧如還沒有睡，三人進入花廳的脚步聲驚動了她，祇聽得她在房內問道：「是誰呀？」

駱建章應聲道：「慧如！是我，快出來，覃總管也來了，有事與妳相商。」

倪慧如人未出現，嬌媚入骨的聲音先透了出來，說道：「你們等一等，我就出來了。」

駱翠翠故意促狹地叫了一聲道：「大嫂，不好啦！堡內出了奸細啦！」

「奸細？甚麼奸細？」倪慧如一衝跑了出來。

駱翠翠一指胡子玉道：「他就是奸細。」

倪慧如哈哈笑道：「二妹，別說笑話了，他絕不是奸細，大嫂可以擔保。」

胡子玉一嘆道：「少夫人，二小姐沒有說錯，屬下實在是奸細。」

倪慧如臉上的笑容一斂，她可笑不出來了。因爲胡子玉的神態很是嚴肅，這種態度絕不會是開玩笑，她迷惑中帶着無比震駭，道：「覃雄，本堡待你不薄，你難道不想活不成？」

胡子玉道：「正相反，屬下因爲想活，所以才改變了過去的想法。少夫人，妳一向待屬下不薄，屬下感恩圖報，想對少夫人說一句話，不知少夫人可願意一聽？」

倪慧如可是聰明絕頂的人，一聽胡子玉的話，便知道了大事發生了變化，當下臉色一冷，喝道：「覃雄，你可知這叛徒的下場？」

胡子玉道：「知道，因此屬下特來向少夫人說明一件事實，屬下爲求自保，已借用少夫人的大名向胡莊主表明了態度，請少夫人恕過屬下擅專之罪。」

倪慧如大叫一聲，道：「你把我也拉下水了。」

胡子玉欠身道：「情非得已，請少夫人見諒。」

倪慧如失措了片刻，接着哈哈一笑道：「覃雄，你這種拉人下水的手法，別人可眞吃不消，可是你忘了我和胡夫人的關係，我祇要拿下了你，胡夫人便不會對我生疑心了。」

胡子玉一笑道：「問題只是怕少夫人拿不下屬下。」

倪慧如冷笑一聲，道：「哼！覃雄，我就叫你看看我的眞實功夫！」身形一晃，雙掌一錯，便向胡子玉撲去。

駱建章橫身擋住倪慧如道：「慧如，且慢動手，你聽我說。」

倪慧如氣得柳眉倒豎，嬌叱一聲，道：「駱建章，你最好放明白一點，不要插進來，否則，莫怪我不念夫妻之情，把你視同叛徒，一併拿下。」右手一揮，把駱建章震出。

駱翠翠叫道：「大嫂，且聽小妹一言。」接着又擋住了倪慧如。

倪慧如道：「翠妹，妳是聰明人，怎麼也和他們一起做起糊塗事來，妳可知道這可是滅門大禍啊！」

駱翠翠道：「大嫂，憑妳這一句話，足見妳對我們父女兄妹有一份維護的眞心，小妹就向妳實說了吧！」

倪慧如一皺雙眉，道：「妳說吧！」

駱翠翠說道：「第一，家父所受的暗傷，已經由一位高人相助，完全醫好了，我們兄妹可以不受約

束，和你們放手一拚了……」

倪慧如「嗤」笑了一聲，道：「你們這叫螳臂擋車，不自量力。」

駱翠翠道：「大嫂，別忘了我們身後還有一位高人相助。」

倪慧如道：「還有別的話沒有？」

駱翠翠道：「第二，胡大嫂也有了麻煩，她只怕也沒有力量兼顧駱家堡了。」

倪慧如道：「你們太小看她了。」

駱翠翠道：「大嫂，妳可曾想過，跟着胡大嫂屁股後面跑，總是仰人鼻息，受人指使，又那裏比得上做一個獨立自主的堡主夫人來得風光。」

倪慧如心中微微一動，道：「這……這……」

駱翠翠道：「還有最最重要的一點，大哥喜歡妳，妳也喜歡大哥，大哥是決心脫離胡家的控制，妳就忍心就此失去大哥，為了胡家，干願做一輩子的老阿姨麼？你看看胡大嫂身前的四大神姆，無兒無女，無家無業，活着做胡大嫂的工具，死了就成了孤魂野鬼，連個享受香烟的祠堂也沒有，這對妳來說，為了胡家是不是犧牲太大了。」

倪慧如先是嘆了一口氣，忽然又揚眉道：「翠妹，你們這樣胡來，冒的險太大了。放心，大嫂會保護你們，讓開，大嫂拿下了這叛徒要緊。」

駱翠翠先不讓開，却是一笑道：「大嫂，只怕妳拿他不下來啦。」

倪慧如冷笑了一聲道：「翠妹，妳可把妳大嫂看扁了。」

駱翠翠道：「大嫂，我們打個賭好不好？」

倪慧如道：「賭甚麼？」

駱翠翠道：「大嫂，妳要是能拿下了他，我們的生死存亡就完全交給妳了。今後以妳馬首是瞻，再也不心生他念。」

倪慧如道：「好，我們就賭了，大嫂要是拿他不住，大嫂對胡家也無法交代，只有跟着你們走了。」

駱翠翠閃身讓過一邊，道：「好，你們動手吧！」

這是一座內院之內的小花廳，陳列華麗，但並不十分寬敞，倪慧如想把胡子玉逼出廳外去動手，出手就指掌齊飛，罩住了胡子玉。

胡子玉冷眼旁觀，已看出這位倪慧如本性不壞，而對駱建章，實有着一片深情，難怪駱翠翠不惜唇舌去向她下說詞了，為了配合駱翠翠的說詞和加强倪慧如的向心力，胡子玉作一次大膽決定，當下大喝一聲：「給我躺下。」雙手一翻，連切帶點，從倪慧如掌影指風中突破而入，打得倪慧如一連退了七八步，張口吐出一口鮮血，人就癱倒在地上。

駱翠翠大叫一聲，扶起了倪慧如，道：「胡三哥，你怎下此重手。」

胡子玉向駱翠翠使了一個眼色，道：「對不起，我只是使了三成功力哩，誰知令嫂……」

倪慧如受制於辣手仙姬夏玉蟬積威之下，如果不給她一次更厲害的顏色看一看，她心理上對辣手仙姬夏玉蟬的恐懼始終無法消除，說不定將來還再轉向辣手仙姬，再為辣手仙姬所利用。

這時給她當頭一擊，一面擊散了她心裏對辣手仙姬夏玉蟬向積的恐懼感，一方面也顯示了眞正的實力，使她心理上產生了恃仗感安全感，而敢面對辣手仙姬。

駱翠翠脫口叫了一聲「胡三哥」，叫起了倪慧如疑心，看着胡子玉道：「他，他不是覃雄……」

胡子玉抹下臉上面具，欠身行禮道：「小弟胡子玉，見過駱大嫂，失手得罪之處，尚請大嫂海涵見諒。」

倪慧如吸了一口氣，挺身站了起來說道：「你就是胡三爺，那你這是甚麼意思？」

胡老三是胡家的人，怎麼會胳臂肘外彎，幫起駱家人來呢？難怪倪慧如不明白了。

胡子玉道：「駱大嫂請不要生疑，小弟與家兄想法不同，為了顧全武林朋友的安寧和平，小弟只有大義滅親了。」

倪慧如道：「你這樣做難道不怕令尊傷心麼？」

胡子玉道：「小弟已請准父命，替胡家清理門戶，大嫂如果答應相助小弟，小弟這就回去把家父母接來貴堡，以避辣手仙姬夏玉蟬的加害，尚望大嫂成全。」

倪慧如道：「你們把覃雄怎樣了？」

駱翠翠道：「大嫂儘可以放心，胡三哥制住他重穴，不會礙事了，大嫂，妳就為了大哥，答應了胡三哥吧。」

倪慧如淡淡的道：「這樣說來，我是上了你們的當了。」

駱翠翠緋紅着俏臉道：「對不起，大嫂，小妹雖然說了一點謊，但那完全是為了妳，一片善意啊！」

倪慧如冷冷的道：「是眞的麼？」

駱翠翠生怕倪慧如生悔意，急急的道：「眞的，沒有半句假話，如有半句假話，小妹就……」

倪慧如一笑道：「嫂嫂相信妳的眞心眞意就是，不要發那牙痛咒兒了。」

接着正着臉色道：「翠妹，妳看爹能原諒大嫂的過去麼？」

駱翠翠道：「這一點，大嫂盡可放心，爹的為人妳難道不清楚，他豈是胸襟狹小的人，妳問問大哥就知道，爹只是要大哥回頭，可沒說大哥一句重話。」

倪慧如長嘆了一聲道：「為了妳大哥，大嫂也就認了，胡三爺……」

胡子玉一聽她叫起三爺來，那可當受不起，連忙截口道：「大嫂，妳這聲三爺一叫，可把小弟叫成了外人了。」

駱翠翠忙着接口道：「對，大嫂，我們駱、胡兩家，原是通家之好，他在胡家是老三，我看妳就叫他一聲三弟吧。」

倪慧如爽朗的一點頭道：「好，大嫂托大，就叫你一聲三弟，三弟，你要大嫂做甚麼？說吧！」

胡子玉道：「請問大嫂，能不能完全有效的控制掌握駱家堡內的力量？」

倪慧如沉思了半天，答道：「沒有把握。」

胡子玉道：「加上覃雄呢？」

倪慧如道：「也不行，尤其是本堡四大護法，他們完全受命於辣手仙姬夏玉蟬本人。」

胡子玉道：「除了他們四人呢？」

倪慧如道：「只要能一舉制住他們四人，而不驚動其他人的話，那麼大嫂就可以有相當的把握了。」

胡子玉點頭道：「好，我們這就去找他們。」說着又戴上了覃雄的面具。

倪慧如望了一眼覃雄的面容，微微點頭道：「那四大護法在黑道中成名早，併稱雷、電、風、雲四大神魔。」

胡子玉啊了一聲，道：「小弟知道他們，雷神秦烈拳重如山，以內力見長。電神衞子青出手如電，詭異莫測。風神袁飄，身輕如燕，如影隨形，雲神李彩霞，一身暗器如雲似霧，出手之下永無活口。」

倪慧如道：「還有一點你必需知道，那就是覃雄出身雷神衞子青門下，你假冒覃雄，可要特別小心。」

駱翠翠道：「三哥，我們怎麼樣對付他們？」

胡子玉道：「那時候由我一人對付就是。」

倪慧如道：「你一人對付得了麼？」

胡子玉道：「這就要靠一半運氣了。」靠運氣，其實是客氣的說法，他總不能直接了當的說「能」。

雷、電、風、雲四大神魔被供奉在後院一座獨院內，自成禁地，外人不得擅入。

倪慧如輕移蓮步向前叩動了門環，啓門的人見是倪慧如自是無話可說，將他們迎入屋內。

倪慧如揮手道：「去請他們四位老人家起來，我們有要事相商。」

四大神魔被一一請了出來，清夢被擾，臉上都有點不大高興的神色。

雷神秦烈板着臉孔道：「有甚麼大事？有勞你們四位大駕光臨。」

倪慧如却也眞會作怪，故作緊張地道：「老前輩，大事不好了，我們駱家堡的水有人下了一種慢性毒藥。」

他們四人齊皆一震，臉變顏色的道：「甚麼？有人在我們飲食水裏下了毒，那還得了，找到了下毒的人沒有？」

倪慧如道：「是慢性之毒，甚麼時候被人下毒却不知道，那裡去找下毒的人？」

風神袁飄道：「妳是怎麼樣發現的？」

倪慧如道：「今天傍晚時分，晚輩想吃螃蟹，命人做了一道醉蟹，晚輩在醉蟹之中，發現一張小字條，小紙條上寫明了下毒之事，並且特別告誡，那慢性之毒最忌吃螃蟹，吃了之後，毒性不出三個時辰，必然發作。」

雲神李彩霞說道：「妳吃了那螃蟹沒有？」

倪慧如道：「晚輩不敢冒險，當然是沒有吃那螃蟹。」

風神袁飄道：「妳沒吃那螃蟹，怎知那字條之話是眞的？」

倪慧如道：「晚輩雖然沒有吃螃蟹，但廚下偷嘴的廚師，偷吃了不少，結果不到三個時辰就毒性發作，全身糜爛化成濃血而死啦！」

電神顏色一變，拍着茶几道：「糟了，睡前我們不是吃了不少螃蟹麼？」

雲神李彩霞心裡打鼓，但故作鎮定的道：「此話未必可信，我們不是都沒有中毒的現象麼？」

倪慧如道：「等到發現中毒的時候，可就來不及了啦！」

雷神秦烈語聲生硬的道：「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大家快運功查一查要緊。」說着便閉目運起功來。

茲事體大，誰也不敢大意，都運起功來。

倪慧如原是一時嬉戲之作，想不到他們各人居然認眞起來，信以為眞，緊張的運起功來。忍不住「噗嗤」一聲笑了起來，向胡子玉悄悄地道：「三弟，有心栽花花不發，無心插柳柳成蔭。看來我們有了一個奇好的機會。」

詎料胡子玉却放聲大笑道：「開開玩笑可以，四位老前輩功力渾厚，可偷不得機啊！」

雷神雙目一睜，喝道：「你是甚麼人？」

胡子玉剛才是用他自己的語調說話的，因此，被雷神聽出來了，胡子玉慢慢的除去面具，道：「晚輩胡子玉見過四位老前輩。」站起身來，又抱拳行了一禮。

電神衞子青臉色一變道：「你假冒雄兒，你們把雄兒怎麼了？」覃雄是他的徒弟，他首先想起了覃雄的安危，而且也發現了他的來意不善。

胡子玉道：「前輩放心，他很好，毫髮無傷。」

雷神秦烈大喝一聲，道：「你們來此何為？」

倪慧如笑道：「來看看四位前輩不可以嗎？」

雲神李彩霞冷叱一聲，道：「丫頭大膽！說話如此無禮。」

倪慧如道：「老前輩，你這話就不對了，晚輩再不成材，大小也是駱家堡的女主人，以晚輩女主人的身份，在自己駱家堡範圍之內，說句這樣的話應該不為過吧，老前輩難道忘了『强賓不壓主』這句話麼？」

胡子玉望望伶牙利齒的倪慧如不覺微微一笑，忖道：「這位駱大嫂好在是眞心誠意的愛上了駱大哥，否則，這又是一位難纏的脚色人物了。」

雷神秦烈大喝一聲道：「丫頭，你的意思可是要我們離開你們的駱家堡？」

倪慧如帶着笑臉道：「老前輩可千萬不要誤會，如果四位老前輩在此覺得晚輩供奉欠週，堅欲離開駱家堡，晚輩却也不敢挽留。」

倪慧如有倪慧如的想法，她雖然吃胡子玉的苦頭，知道胡子玉確有驚人的藝業，不過，她還不相信胡子玉有力敵四大神魔的能力，因此逞起口舌之能來想把他們氣走，這也省了一番勝算不大的搏鬥。

同時，倪慧如還有進一步的想法，因此她平日對四大神魔敬若神明，奉如父母，從來不敢稍有逆拂，這時忽然態度大變，也許會在他們四大神魔之中造成某種錯誤的判斷，誤以為這是辣手仙姬的授意，而不得不有所顧忌。

倪慧如的判斷一點不錯，四大神魔被她一陣的頂撞之後，反而由大怒變為小怒，由小怒變為不怒而發楞。

顯然，他們的想法正如倪慧如的預計差不多，他們對辣手仙姬是有多少顧忌。

他們四人對望了一眼，風神袁飄說話了：「妳眞要我們走？」

倪慧如道：「晚輩不敢這樣說。」

雷神秦烈道：「這丫頭天大的膽子也不敢如此無理，必是夏家丫頭有些授意，咱們划不着和這丫頭計較，走就走吧！」

電神衞子青道：「咱們這一走，覃雄怎麼辦？」

雷神秦烈道：「咱們找夏丫頭去，怕她不把覃雄交出來。」

雲神李彩霞挑眉冷笑道：「丫頭，記着，這可是你要我們走的。」

倪慧如聳聳肩道：「老前輩這樣說，晚輩也是無可奈何的事。」

「且慢，在下沒有說要你們走。」大好的事情，胡子玉忽然橫裏打岔，唱起倪慧如的反調來。

倪慧如氣得柳眉一豎，跺着蓮足道：「三弟，你……」

胡子玉笑口道：「大嫂有所不知，小弟與四位前輩有舊，也許四位前輩會留下來，幫助我們一臂之力，豈不更好。」

電神衞子青喝道：「胡說，誰與你有舊，你是甚麼東西？」

胡子玉欠身道：「晚輩胡子玉，如果四位老前輩不健忘的話，當還記得二十年前洞庭君山的老朋友。」

雲神李彩霞神色一變，截口道：「你是三絕先生的甚麼人？」

胡子玉道：「家師要晚輩向四位問好，並請四位前輩勿忘老友之言。」

電神衞子青張目道：「老大，胡少俠是三絕先生的傳人，這却如何是好？」

風神袁飄道：「仔細想想，我們實在有點划不着。」

雲神李彩霞道：「三絕先生的話言猶在耳，豈可忘記，再則……」

雷神秦烈揮了一下手，打斷了雲神李彩霞的話，轉向胡子玉道：「老友忠言，愚兄弟不敢忘也，少俠有何見教，請當面言明。」

要知，二十年前，四大神魔與三絕先生相遇於洞庭君山，四大神魔那時氣焰正盛，更不服三絕先生享譽武林的威名，故意尋釁，却被三絕先生在十招之內打得落花流水，他們這才知道三絕先生名無倖至，佩服不已。

三絕先生以力服人，又復和顏相對與他們共聚了三日，在那三日中，指點了他們修為上的疑點，用精神感召之力，消除了他們不少戾氣，最後才留言而別。

自此之後，四大神魔確也收斂了不少，為人處世也知道有所抉擇，不一味任性妄為。

因此，四大神魔對三絕先生是打從心底敬佩，當然，也有着一分畏忌。

胡子玉先說明了自己的身世，然後欠身道：「晚輩有請四位前輩助晚輩一臂之力。」

雷神秦烈面有難色，猶豫地道：「這個……祇怕不大方便，老朽們可是夏丫頭請來的，這時反轉過來……」

一言未了，雲神李彩霞可就有話說了：「老大，你想過了沒有，胡少俠可是胡莊主的親兄弟，胡少俠都可以大義滅親，我們為甚麼不可以反過來相助胡少俠一臂之力，你看，倪家丫頭，就比我們有膽識得多了。」

倪慧如盈盈一笑，向着雲神李彩霞欠身一禮道：「老前輩，晚輩剛才是故意逗逗你們的，晚輩不敢眞的向老前輩無禮，請老前輩原諒一二。」

雲神李彩霞一笑道：「好厲害的丫頭，又來說嘴了。」

胡子玉向駱翠翠一使眼色道：「翠妹，去把覃大哥請來。」暗又傳言告訴了她解穴的方法。

電神衞子青微微一笑，道：「老大，咱們不能一錯再錯。」

雷神秦烈哈哈一笑道：「你們都會說，難道我老大就不會想，好，咱們就留下來，住在駱家堡了，倪丫頭，吃了你們的，喝了你們的，可不許心痛啊！」

大家一笑，一團和氣中，駱翠翠也把覃雄帶了過來。

覃雄了解情況之下，更是無話可說，聽憑倪慧如的意思，隨着倪慧如一同出去處理其他問題去了。

胡子玉向四大神魔抱拳道：「多謝四位前輩，鼎力相助，晚輩這就前往將家父母接來駱家堡，托庇於四位前輩，就此告退了。」轉身退了出去。

駱翠翠大叫一聲道：「三哥，小妹陪你一同回去。」隨後追了出去。

妙計脱困　鏟除禍首

事情進展得出乎意料之外的順利。胡子玉與駱翠翠離開駱家堡時，不過三更過後四更不到。

胡子玉心想：祇要把兩位老人家接到駱家堡，便甚麼顧忌也沒有了。

胡子玉與駱翠翠想到趁心遂意之處，身形步伐都輕快了起來，不知不覺之間，就到了胡子玉父母居住的屋外。

屋內一片漆黑，想必他們好夢正甜，睡意已濃。

胡子玉伸手向門環上叩上，同時出聲呼叫道：「請大叔，開門來……」

不對，胡子玉忽然感覺到落在門環上的手指碰上了一枚尖針，刺得一陣劇痛，縮回手來，當然，口中的話也就中止了。

胡子玉當然也知道，痲煩的事情也在等着他了，胡子玉晃身急退。

駱翠翠大驚道：「三哥，有甚麼不對？」

胡子玉道：「我中了暗算，快退！」

駱翠翠隨着胡子玉飛身退後了十幾丈，遠看屋內還是一片漆黑，也沒有因為胡子玉的呼叫而驚動了屋內人。

要說胡子玉的呼聲驚不動屋內之人是不可能的，除非屋內已經沒有人，否則不會沒有反應的。

胡子玉楞了一下，苦笑道：「我也許反應太快了，屋內可能沒有人。」

駱翠翠的心祇記掛着胡子玉所中的暗算，其他一概不加理會，祇急急的問道：「三哥，你那裏中了暗算？還不快看看。」

胡子玉舉起叩門的手掌道：「手，手指上被利刺刺了一下，妳看。」

可不是中指與食指上還插着二根寸多長的鋼針，但針色雪亮不似有毒的樣子。

駱翠翠長長吁了一口氣，道：「還好，這不是毒針……屋內好像沒有人，再回去看看吧！」

胡子玉取出手指上的鋼針，沉思着道：「別急，我們先藏身起來，看看變化。」

駱翠翠輕聲笑道：「三哥，你的膽子那裏去了，怎麼畏縮了起來？」

胡子玉一嘆道：「翠妹，妳有所不知，我大嫂就是以家父母的安全威脅過我，因此我很是顧忌。」

駱翠翠道：「你的父母不就是她的父母，難道她還能眞把兩位老人家怎樣不成？」

胡子玉道：「她的心腸毒辣，甚麼事做不出來，尤其是當着父母之面，她使出溫柔這一招，我實在不好應付，所以祇有退避三舍，另謀良圖。」

駱翠翠思忖一下，點頭道：「你說的也是。」

胡子玉道：「我急着把兩位老人家接出來，就是有慮於此，想不到我那大嫂眞厲害，居然着着先鞭。」

駱翠翠念頭一轉，道：「你看，這樣久了，屋內還沒有動靜，是不是伯父母已眞的被接走了。走，我們去看看。」話聲未了，人已先掠了出去。

胡子玉欲待制止已是來不及了，他心中戒心未除，雖然是跟了上去，可還留了段距離。

駱翠翠到得門前，她可不敢再叩門環，祇是揚聲呼道：「褚大叔，請開門！」

屋內燈光突然一亮，大門也隨之一閃而開，駱翠翠一驚，身後傳來一聲冷喝道：「進去！」接着一股奇强的無比勁力推得她身不由己的衝進屋內。

屋內胡氏老夫婦，赫然在座，他們身旁正站着辣手仙姬夏玉嬋。

辣手仙姬夏玉蟬笑盈盈的道：「唉喲！原來是大妹子妳呀！快進來，老人家等着你們啦，老三呢？他躲到那裏？」

駱翠翠沒敢回頭張望，但却從辣手仙姬夏玉嬋話中，已知這胡子玉機警過人，沒有被她發現，暗暗吁了口氣，道：「妳說三哥呀，小妹不知道。」

辣手仙姬夏玉嬋道：「小妹，妳別當面胡扯吧，你們不是剛才一道來的麼？怎說不知道呢？」

辣手仙姬夏玉嬋一臉笑容，就是不扯破臉，駱翠翠連說句重話的機會也沒有，那一句謊話更是圓不過來了，祇有低聲道：「他跑了。」

辣手仙姬夏玉嬋雙眉一顰，向胡老夫人撒嬌地道：「娘，妳看老三好沒道理，把自己的父母當作仇人一般的看待啦，不行，媳婦要去找他回來……」人也隨着話聲射出屋外去了。

屋內好像沒有甚麼異樣，屋內所有的人也沒有外人，都是經常見到的熟人，駱翠翠說道：「伯父母，三哥他……」

胡老太爺冷哼一聲，截住了她的話，道：「別提那畜生，一回來就搗鬼，眞氣死老夫了。」

駱翠翠聽得一震，不免迷惑了起來，不知如何是好，幸好瞥眼間見到了胡老太爺正向她拋過一道眼色，這才恍然大悟，老太爺是言不由衷，有所顧忌也。

駱翠翠暗暗一凜，立時改口道：「是的，姪女也覺得三哥神神秘秘，說起話來又吞吞吐吐，也不知他有些甚麼心事。」

老夫人一嘆接口道：「老三這孩子也實在變了，聽說他師父就是一個古裏古怪的人，這孩子和他師父長年相處，一定是受了他的影響，也變得古裏古怪了，翠翠，以後妳要好好的開導他，使他改正過來，過正常人的生活才是。」

駱翠翠暗暗皺着眉頭，苦笑着唯唯喏喏。

辣手仙姬夏玉嬋原是張好了天羅地網等胡子玉前來投入，想不到胡子玉又機警又賊滑，居然又被他逃了出去，她這一氣非同小可。當下一聲令下：「搜！」差不多把全島都翻了過來，就是不見胡子玉的踪影，胡子玉就是像一股青烟似的在空氣中消失了。

辣手仙姬夏玉嬋這次暗中帶來了不少人手。在嚴搜不到胡子玉的情形之下，她却腦子一轉，暗中作了計較，忖道：「這小子一定還藏在島上，祇要他藏身島上，遲早都非現身不可，我且詐他一詐再說。」

於是，她藉故發了一陣脾氣，帶着一部份人離開了這小島。

大家折騰了一夜，不得結果，也就回房就寢了。

駱翠翠經常來探視胡老夫婦二人，因此也有一間爲她常備的臥室，當她進入臥室，關上房門時，忽然發現床沿上坐着一人，而那人居然是小乙哥，一個沒有討老婆的大男人。

駱翠翠臉色一寒，就要發脾氣了，小乙哥却是一笑道：「翠妹，別緊張，我是子玉。」

聲音竟是胡子玉的聲音，駱翠翠知道胡子玉之能，當時吁了一口氣，輕聲道：「你原來變成了小乙哥，怪不得他們找不到你。」

胡子玉嘆息了一聲，道：「我那大嫂眞難鬥得很，她已料定我沒有離開這裏，另外派人把小島嚴密的困住了。現在，我既是不能出面，又不能離開，好不令人擔心。」

駱翠翠道：「那就和她耗着吧，有甚麼可擔心的，她總有鬆懈的時候。」

胡子玉道：「我不是擔心這裏的事，最擔心的是你們駱家堡，如果被她發現了駱家堡已生異心，我們又照顧不到，祇怕令兄撑不住。」

駱翠翠心中大急，緊張地問道：「這却如何是好？」

胡子玉道：「我看妳大嫂很是能幹，我們祇有寄望於她了。」

駱翠翠搖頭道：「她不可靠，她原是她的人，隨時都可以反倒回去。」

胡子玉笑笑道：「妳大嫂的爲人是有點野心，因其有野心，所以也不甘心受我大嫂控制，現在有了這個機會，她不會放過的，所以，她現在是不會出問題。」

駱翠翠道：「我還是不放心她……有了，我有一個想法，不知可不可行？」

胡子玉問道：「甚麼想法？快說出來聽聽。」

駱翠翠道：「你有着奇絕天下的化裝術，爲甚麼不裝扮成我的樣子回到駱家堡去支援他們？我想，我要回去，是不會遭到攔阻的。」

胡子玉道：「翠妹，不否認，借用妳的身份是可以離開此地，不過如此一來，要再來迎接家父母脫離他們的掌握就非常困難了，祇要

家父母在他們的手中一天，對我的行動總是縛手縛脚的，我的勝算就大打折扣了。」

駱翠翠目光閃動着道：「莫非你已經有了接出父母的辦法？」

胡子玉點頭道：「辦法是有一個，祇是不知道行不行得通？」

駱翠翠大喜道：「甚麼辦法？說來聽聽。」

胡子玉連指帶劃的向駱翠翠說了一陣，說得駱翠翠眉開眼笑，連聲道：「妙！妙！妙！」

胡子玉眞的就像一陣輕烟，就這樣在太湖地區失了行踪。胡子玉不是一個隨便放手的人，這一事辣手仙姬夏玉嬋知道得非常清楚，因此，胡子玉的突然消失，對辣手仙姬夏玉嬋帶來了心頭上的重壓，無法解開的死結，使她這位一向以心黑手辣的仙姬大有寢食難安之感。

可是任她使盡了全力，就是找不到胡子玉的影子，眞無奈他何。

辣手仙姬夏玉嬋也知道這是一場暴風雨即將來臨前的寧靜，因此，她也不敢多生事端，把全副精神注視在這即將來臨的考驗。

所以，辣手仙姬夏玉嬋縱然發現了駱家堡有不少可疑的地方，她也不動聲色的隱忍下來，她不但隱忍下來，而且，對倪慧如的態度更是熟絡。

辣手仙姬夏玉嬋實在是一個非常厲害的女人，她的對策實在非常高明。

可惜，她這次的對手是胡子玉。

這天忽然有人在小島水濱發現了一具浮屍，浮屍右手肌肉全落，右手的骨頭上也滿佈黑斑，頭大如斗，已糜爛，這是一具先中毒，然後溺死水中的屍體。

小島上的人數一個不少，這具屍體從何而來？

有人心中一動，想道：「這莫非就是三少爺胡子玉的屍體？」

這種想法，當然有可能，不錯，他正有這種想法。

辣手仙姬夏玉嬋在這小島上派駐了三十六個高手，領隊的三目狻猊于百昌，不但功力高，而且有幾分頭腦，是一個智勇雙全的高手。

他不認識胡子玉，於是他把小乙哥暗暗找來，辨認這具屍體。

小乙哥一眼便指那屍體道：「他……他就是三少爺……不好了，三少爺死了！」接着，轉頭就跑，向屋內老莊主老夫人報信去了。

三目狻猊于百昌心中一喜，也忙派人把這消息報告辣手仙姬夏玉嬋。

這件意外的發現給老莊主及老夫人帶來了無盡的悲痛，老夫人首先哭得病倒了。

辣手仙姬當然也趕了來，胡子昂也來了，甚至被夏玉嬋安排不讓胡子玉見面的姊姊胡子芳也回來了。

辣手仙姬夏玉嬋用了很多方法辨認胡子玉的屍體的眞僞，所得的結論，都指證那具屍體就是胡子玉。

辣手仙姬夏玉嬋滿腹疑團，却又推不翻衆口一詞的認定，就這樣，她還是不相信這具屍體就是胡子玉。

儘管辣手仙姬夏玉嬋不相信胡子玉這樣輕易的死去，但其他的人想法可就不是這樣了。

胡老夫人病倒了後，接着老莊主也病倒了，同時，守駐在這裡的三十六個高手，他們口中對辣手仙姬夏玉嬋的說話唯命是從，心中那份警覺之念却是日益鬆懈，這種情形看在辣手仙姬夏玉嬋眼中，大爲頭痛。

這時候，駱二小姐翠翠忽然心灰意冷的要回駱家堡去，辣手仙姬正感心煩，一點頭就放走了駱翠翠。

駱翠翠回駱家莊之後不久，駱家堡的內奸便有消息傳來，駱翠翠爲胡子玉之死，對辣手仙姬大爲不滿，說她心腸毒辣，把胡子玉逼死。

接着，第二天，駱家堡便正式來了一份通牒，說明從此與她胡家斷切往來，各自爲政，不再相應。

這份通諜一到，可眞把辣手仙姬夏玉嬋的鼻子都氣歪了，當下一拍案子道：「二丫頭的心懷怨恨情有可諒，倪慧如如此胡來，就太沒有道理，哼！我饒不得妳，子昂，我們這就去給駱家一個厲害看看。」

胡子昂雖然野心掩去了他爲人子女的孝心，但到底不是一個全無心肝的兒子，當下一皺眉頭道：「爹和娘病得這樣重，玉嬋，我們就暫時忍下這口氣吧。」

辣手仙姬冷笑一聲道：「子昂，這不是忍不忍的問題，而是要打就打他們一個措手不及，時日一久，他們有了準備，我們自己的損失就大了。」

胡子昂點點頭道：「妳的話說得是，可是爹娘的病叫人如何放得心下，同時，這裏的人手……」

辣手仙姬皺了一皺眉頭道：「這裏的確是浪費了我們不少人手，那倪慧如也一定是看中了這一點，才膽敢和我們公然作對，哼！我就不讓她趁心如意，我們要打，就全力以赴，一鼓把他們駱家堡殲滅，這裡的人手一起去。」

胡子昂道：「妳不是懷疑老三不是眞死了？這裡人手一撤，豈不又是破綻。」

辣手仙姬一笑道：「我們不會把兩位老人家一同接回莊中去

麼？」

胡子昂微微一皺眉道：「只怕兩位老人家不肯一同回去……」

辣手仙姬夏玉嬋說道：「這就看你的了。」

胡子昂搖搖頭道：「我不成，我若一開口，一定便碰釘子，還是妳說好，娘最疼妳，妳的點子又多，只要娘點點頭，爹就不成問題了。」

辣手仙姬被胡子昂捧得一笑道：「你看，你多沒用。」笑着走進了老夫人房中。

老夫人那能抵擋得住辣手仙姬夏玉嬋的甜言蜜語，滿心高興的點了頭。

辣手仙姬夏玉嬋走出房外揮揮手道：「這裡的事情就交給你了，我先回去準備一下，今晚就下手，你安頓好老人家之後，馬上就帶着這裡三十六人來接應。」

辣手仙姬夏玉嬋走了。

其實這時差不多已是下午申牌時分，待到接人的舟船來到，差不多已是夜幕，初起的時分了。

兩位老人家用一艘畫舫，胡子昂另外帶了四個人保護這艘畫舫，他自己也陪在兩位老人家身側。

二妹子胡子芳替胡子昂送上一杯香茗，含着淚水悲悲切切的輕聲道：「三弟這次回來，小妹是見上一眼的機會都沒有，心中好不難過，大哥，三弟這樣死了，你就一點不在意麼？」

胡子昂長嘆了一聲，道：「芳妹，我當然難過，三弟就是這樣的倔強，我也是祇見到他一面，以後他就避着我，不再和我見面，我和他一次深談的機會也沒有，他……他……也太過份了。」

胡子芳輕輕的一揚秀眉道：「三弟這就不對了，唉……」端起香茗喝了一口。

胡子昂也端起了自己面前的香茗喝了一口，喝完香茗之後，他覺得有點倦意便閉目休息起來。

在胡子昂的感覺上這只是片刻時光，可是他心中却起了警念，心中一震，睜開眼來，眼前景物依然，父母親都安然無恙，二妹胡子芳也還在閉目休息，胡子昂這才緩緩的吁了一口氣，放下一片憂心。

一片人聲傳來，船已經靠岸了。

辣手仙姬夏玉嬋很細心週到，早已命人備好了舒適的輕車，輕車另有保護之人，安置好二老之後，輕車自有護車之人護送回莊，胡子昂便照着辣手仙姬夏玉嬋帶來之口訊，領着三十六高手直奔駱家堡。

胡子昂趕到駱家堡，辣手仙姬夏玉嬋還沒有向駱家堡動手，夫妻見面之後，胡子昂問道：「駱家堡內情形如何？」

辣手仙姬夏玉嬋皺了一皺眉頭道：「據密報，駱家堡就那幾個人，連幫手都沒有一個，這倒難以令人揣測了。」

胡子昂道：「玉嬋，妳就是這樣多心，就算他們有甚麼詭計，也不足和我們的力量抗衡，管他的，殺進去再說。」

辣手仙姬夏玉嬋沉思有頃，一咬銀牙，點頭道：「好，就這樣辦！」

辣手仙姬與胡子昂帶領一干手下，到得駱家堡外，辣手仙姬正要下令攻堡時，只見駱家堡堡門一開，倪慧如領着四大神魔走了出來。

辣手仙姬一揮手，帶着江漢六孤獨迎了上去。

倪慧如臉上沒有驚懼之色，裝着笑臉道：「大姊，小妹恭迎妳入莊來啦。」

胡子昂一怔，望了辣手仙姬夏玉嬋一眼，辣手仙姬冷笑了一聲，挺胸向莊內走去。

倪慧如像往常一樣，退了半步，陪伴在辣手仙姬身邊，俏聲道：「大姊，妳要小心，胡老三恨死妳了。」

辣手仙姬夏玉嬋心中正捉摸着該如何懲治倪慧如之際，倪慧如忽然說出這番話來，不由心中一動，暗忖道：「難道這丫頭不是眞的叛我？」步子一緩，只聽得倪慧如又輕輕的道：「這本來是一件小事情，無需大姊親來，小妹想了一想，還是由大姊親自來處理的好，大姊，不生小妹的氣吧？」

有那麼個意思，只是倪慧如的話說得不大明白，很是費解，辣手仙姬一皺眉頭，正要問明白時，只聽得倪慧如又道：「小妹不便多說，大姊小心謹愼就是，到時候小妹自會知會妳的。」

倪慧如忽然又大聲道：「胡夫人請貴賓席就座！」

辣手仙姬夏玉嬋一斂心神，星目望去，只見廣場上東西兩邊都擺設了一列座位，西面座位上已經坐了七八個人，留下東面座位相待。

辣手仙姬夏玉嬋一皺眉頭，只見倪慧如又一欠身，道：「胡夫人請就坐，小妹失陪了。」說着轉身向西面座位上走去。

辣手仙姬夏玉嬋原打算一來就攻入駱家堡，見人就殺，見物就毀，那知道自己的殺手還沒有使出來，倪慧如却迎來說了一番令人費解的話，說得她心中一片迷惑，再看場中的設施，居然是按江湖規矩擺設了座位，分明是要和她按照江湖規矩行事。

這一着，當然出乎辣手仙姬夏玉嬋意料之外。

辣手仙姬夏玉嬋野心奇大，她

就慣常用江湖規矩作爲工具以達到自己目的。

這時，對方擺出了這種陣式，辣手仙姬夏玉嬋的心再黑，手再辣，可也就不得不乖乖的向東南座位上走去。

何況，倪慧如還有着那一番意味深遠的話在她耳中喋喋不休。

辣手仙姬夏玉嬋向東面座位上一坐，這時只聽大喝一聲，廣場四週亮起了數十支火把，把整個廣場照得如同白天。

辣手仙姬夏玉嬋這才注目凝神向對面座位上望去。

辣手仙姬目光所及，心中不由得怔了一怔，想道：「奇怪，駱老兒的傷勢是誰給醫好了？」

還好，對面座位上除了駱老兒與駱翠翠就是倪慧如和四大神魔，並沒有甚麼出奇的人物和搶眼的人物。

座上也不見那叫人頭痛的胡老三胡子玉。

辣手仙姬夏玉嬋忖道：「這丫頭在搞甚麼鬼？」一念未了，祇見堡外如飛一般掠進一人，直趨駱老堡主座前一抱爲禮道：「老伯，小侄遲到了。」

辣手仙姬夏玉嬋一見那人，差不多把鼻子都氣歪了，同時也若有所悟的恨聲道：「死丫頭，看我不抽妳的筋，剝妳的皮，我就不是辣手仙姬了。」

敢情那人不是別人，正是胡子昂的胞弟胡老三胡子玉。

胡子玉居然被駱老堡主請着坐上首位，分明是和自己這方對上了。

這時，胡子昂也看清了胡子玉，驚訝地道：「老三沒有死？」

辣手仙姬夏玉嬋冷笑一聲，道：「他等會就要死了。」

胡子昂輕嘆了一聲，道：「老三年輕不懂事，我們多花點時間，一定能說動他，何必要他的命。」

辣手仙姬夏玉嬋咬牙切齒道：「別做你的春秋大夢了，你還想說動他，他可要你的命啦。」

胡子昂搖首道：「三弟不會是這種人。」

辣手仙姬夏玉嬋冷笑道：「不是這種人，你等着看吧。你看，他可找你來了。」

胡子昂抬頭望去，顯然見胡子玉起座走向前來，向自己一欠身道：「小弟見過大哥大嫂。」

辣手仙姬夏玉嬋先自冷笑一聲道：「不敢當。」

胡子昂搖一搖頭嘆道：「三弟，你怎麼站在駱家堡一邊，難道你不要大哥了？」

胡子玉恭聲道：「小弟不敢不要大哥，也不是站在駱家堡一邊。」

辣手仙姬格格一笑截口道：「三弟，既然不是不要大哥，也不是站在駱家堡這一邊，那是大嫂錯怪你了，大嫂向你陪禮了。快來，這裡坐下。」移步而出，伸手便來拉胡子玉。

胡子玉可識得這位大嫂的厲害，不敢領她的情，斜着退了一步，一面口中道：「小弟還有說話，請大嫂容稟。」

胡子玉揚聲中，辣手仙姬夏玉嬋伸出的手，可並沒停止動作，一連使了三種手法，直向胡子玉手臂抓去。

她這種動作在外人眼中看去，完全是一片誠意要拉胡子玉入座。

其實，她指掌之間却注足了眞元內力，祇要被她手指沾上，胡子玉不筋斷骨裂，也會皮開肉綻，受制於她。

胡子玉暗中發笑，一連讓過她三種手法，當她使出第三種手法時，胡子玉不由心中生氣，左手一抬，衣袖一甩而上，從辣手仙姬夏玉嬋手腕之上一揮而過。

軟軟的衣袖揮得辣手仙姬夏玉嬋勁力一洩，頓時垂了下來。

胡子玉這一掃，掃得極有分寸，洩了辣手仙姬的勁力，却沒有帶給辣手仙姬夏玉嬋的任何痛苦。

在外人眼中，也祇是他們叔嫂之間的禮讓，並不是在動手過招，而辣手仙姬夏玉嬋却已吃了啞巴虧了，有苦說不出，氣得柳眉一豎，冷笑一聲道：「不識抬擧的東西，你小心着。」一扭腰回到座上去。

胡子昂看得清楚，皺了一皺眉峯，道：「老三，你有甚麼話，你就說吧！」

胡子玉道：「大哥，我們兄弟實在應該好好的談一談，今天請大哥看在小弟面上，把人手帶回去。」

辣手仙姬夏玉嬋剛才吃了啞巴虧，氣得打斷了胡子玉的話聲道：「子昂，你這兄弟滿肚子鬼，別中了他緩兵之計，今天不犁庭掃穴駱家堡，誓不罷手。」

胡子昂道：「兄弟，你可以不幫大哥的忙，但你也不該阻礙大哥的事，幫着外人來和大哥作對。」

胡子玉接口說道：「大哥，駱伯伯不是外人，他是我們父親的老朋友，大哥，你忘了，你和駱大哥還是最好的朋友呢。」

胡子昂說道：「駱大哥是我們的朋友，你這句話不錯，我們現在也還是好朋友呀！」

胡子玉道：「那大哥就放過他們吧！」

胡子昂一笑道：「大哥並沒有說要和他們爲難呀！」

胡子玉怔一怔說道：「那……那大哥此來……」

胡子昂道：「兄弟，你初次回來，不知道他們的情形，最近他們結交了不少不三不四的朋友，從中挑撥是非，因此影响了我們兩家的交情，大哥此來，是要清除那些挑撥是非的惡徒，三弟你放心，我們不會爲難駱伯伯和駱大哥的，你且站過一邊去，讓大哥和駱建章說話。」

胡子玉一笑道：「原來大哥是要找那從中搗亂之人。」

胡子昂點頭說道：「正是。」

胡子玉說道：「這個人小弟早就知道了。」

胡子昂道：「那可好，快快告訴愚兄吧。」

胡子玉歉然道：「對不起，大哥，那正是小弟我。」

「是你。」胡子昂當然早就知道是這位小弟，但他總以爲這位兄弟絕不會在大庭廣衆之中，點頭承認，所以才故意一路追問下去，誰知這位兄弟，竟甘冒以弟欺兄之大不韙，一口承認了下來，倒眞使胡子昂有點啼笑皆非之感。

瞥眼間，祇見堡外走進一行人來，胡子昂可就找着了墊脚之人，當時哈哈大笑道：「老三，你不要當傻人，替人背黑鍋了吧，你看，那挑撥離間之人，不是自己露臉了嗎？」

胡子玉一見那羣來人，不由眉頭一皺，向那羣人迎了上去。

原來那羣人，是以三月夫人爲首的莫莉花、邢半刀、徐大娘、季氏兄弟等二十多人。

莫莉花暗中幫了胡子玉好幾次忙，胡子玉料想她就在附近，却沒有想到三月夫人也親自來了。

胡子玉實在不願意三月夫人在這時候插手進來，因此迎了上去，詎料這時辣手仙姬夏玉嬋一見到莫莉花眼睛先是紅了，一揮手之下，江漢六孤獨已先胡子玉擋住了三月夫人等。

同時，胡子昂更大喝一聲道：「老三，回來，沒有你的事。」

胡子玉却不答理胡子昂的呼叫，身形加快一晃，又在江漢六孤獨與三月夫人尚未動手之前，橫在他們的中間，向三月夫人一禮道：「老前輩、莫姐姐請先入座奉茶。」

三月夫人莫秋色道：「胡老三，這不關你的事，你站到一邊去。」

胡子玉回頭向莫莉花使了一個眼色，道：「老前輩，請原諒，這時晚輩正……」

這時，胡子昂也晃身而到，道：「老三，沒你的事，讓過一邊去吧。」

胡子玉要接話時，却被三月夫人莫秋色揮手止住，她自己却衝着胡子昂冷笑一聲，道：「你就是胡子昂這畜生。」

胡子昂勃然大怒，大喝道：「大膽老婦……」

胡子玉輕叫了一聲，道：「大哥，不得無禮，難道不認識莫老前輩了？」

說來，胡子昂眞與這位岳母娘倒沒有見過面，祇因胡子昂與莫莉花做夫妻時，三月夫人莫秋色怕影响愛女的婚姻生活，一直隱瞞身份，也沒有來看過他們，是以胡子昂並未見過這位岳母。

胡子昂聞言之下，心中倒是一震，再不好意思惡言相向，不管怎麼樣，她到底曾是自己的岳母，自己倒是不能先落人話柄，被人編排不是，當下便改容含笑，一抱拳道：「原來是莫老前輩，恕晚輩失敬失敬！」

胡子玉抓着這個時機，向三月夫人欠身道：「老前輩請！」

莫莉花因有胡子玉的暗示在先，也在一旁道：「娘，强賓不壓主，我們先到那邊坐下再說吧！」

同時，駱翠翠也搶身走了過來，拉住莫莉花的手道：「胡大嫂，小妹上次失禮，因不知就是大嫂，至今耿耿於懷，請……」

一語未了，辣手仙姬夏玉嬋已是發出一聲厲喝道：「大家都給我站住。」人也霍地從座位上站了起來。

同時，人影閃動，辣手仙姬夏玉嬋已命令自己的人把胡子玉與駱老莊主之間分隔開來。

胡子昂也機警之至，身形一晃，退回辣手仙姬夏玉嬋身邊。

目前的情況是駱家堡方面一分而二，老堡主駱維屛、少堡主駱建章、倪慧如和四大神魔等人爲一處，胡子玉與駱翠翠却併在三月夫人莫秋色等人一處。

圍住了胡子玉等人的有江漢六孤獨等一流高手，而圍住駱老堡主等人的有布衣鐵劍廖仁山、三湘奇士許雲和等人。

辣手仙姬夏玉嬋這一分配，主要的實力，都用在胡子玉等人的身上，至於圍住駱老堡主的力量，似乎正是牽制作用。

辣手仙姬夏玉嬋這個女人確實不簡單，調動人手居然中規中矩，深諳用兵之道。

胡子玉看在眼中，心中也不免對這位辣手仙姬夏玉嬋也暗暗心驚。

這種情形，很可能走向一場混戰，但混戰的結果，首先遭殃的就是駱家堡，同時，也必招致雙方極大的傷亡。

這種結果，實非胡子玉的心願。

胡子玉忖時度勢，覺得要避免

混戰的發生，祇有獨戰江漢六孤獨，吸引住大家的注意力，方能倖免。

胡子玉心中打定了主意，肩頭一斜，已把一雙萬字梅花奪取到手中，大喝一聲道：「江漢六孤獨，你們可敢當着大家面與晚輩再次一决雌雄？」

江漢六孤獨沒有答腔，却把目光轉向辣手仙姬夏玉嬋身上掠去。

胡子玉可說是江漢六孤獨的手下敗將，這時向江漢六孤獨叫陣，可說是不識時務極了，辣手仙姬夏玉嬋最顧忌的就是胡子玉，胡子玉要自速其死，倒正合了她的心意，當下一點頭道：「老三，話可是你說的，你眞要想獨鬥江漢六孤獨六位老前輩。」

胡子玉道：「上次較技，小弟敗得有點不心服，這次一定要打敗他們，以雪前耻。」

辣手仙姬夏玉嬋道：「你可知道，上次他們已經手下留情哩，這次可就不會再留情了。」

胡子玉冷笑一聲，道：「誰要他們留情來着，哼！我的眞功夫還沒有使出來哩！」看來正是年輕人不服輸賭氣的樣子，也祇有這種樣子才能令人上當。

辣手仙姬夏玉嬋嘆息一聲道：「老三，這叫飛蛾撲火，何必呢？」

胡子玉道：「未必。」

辣手仙姬夏玉嬋忽然一笑道：「老三，你的心意大嫂明白得很，你是想在死裏求生，避免混戰是不是？」

怪不得人道辣手仙姬夏玉嬋可怕，她眞可怕，把胡子玉的心意看得明明白白。

胡子玉心神一震，駭然暗叫道：「不好！叫她看穿了心意，這却如何是好？」

胡子玉正感心驚之際，辣手仙姬夏玉嬋嫣然一笑道：「就讓你獨鬥江漢六孤獨，你也不會有機會的，明知其不可爲，你又何必白費力氣啦，老三，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祇要你點點頭，站在你大哥一邊，不就天下太平，甚麼事情都沒有了麼？」

同時，三月夫人莫秋色也在胡子玉身後輕輕嘆了一聲道：「胡老三，你若爲了你莫姐姐和你大哥反目，那就大可不必了。」

胡子玉道：「這不關大嫂的事。」

三月夫人莫秋色道：「那你們兩兄弟更不該反目了，你可知道江漢六孤獨六人合擊，天下無敵……」

胡子玉道：「如果晚輩幸得不敗呢？」

三月夫人道：「威震八方，一戰功成，但……」

胡子玉一挺胸膛道：「如此說來，更値得一戰了。」大步走近江漢六孤獨，又一抱拳道：「請六位指教。」

辣手仙姬夏玉嬋做出一副悲天憫人無可奈何的神情嘆道：「大嫂苦口婆心，好話說盡，已是仁至義盡，老三，你既然堅决要向江漢六孤獨前輩挑戰，那麼大嫂也祇有成全你了。六位前輩請看在晚輩份上，手下留情一二啊！」

翁不倒冷冷一笑道：「夫人請放心，常言有道，打狗看主人，老夫等知道分寸的，胡少俠，現在你可以出手了，你愛向誰出手，請就向誰出手。」

胡子玉道：「晚輩聽說六位前輩正式交鋒作戰，有一個人人皆知的規矩，不知那規矩還在不在？」

說眞的，眞要單打獨鬥，江漢六孤獨之中，沒有一個人拚得過胡子玉，關於這一點，胡子玉明白，江漢六孤獨更明白，胡子玉這時提起這規矩來，可說是自找的麻煩，自速其死了。

眞是這樣的嗎？想來胡子玉不會笨到這樣吧。

常常山接口道：「當然還在。」

胡子玉道：「請老前輩把那規矩提醒在場的羣雄一聲。」

胡子玉不過二十來歲，能有多大一點年紀，憑他們六個人，要說六人齊上的話，實在有點臉紅和難以啓齒，可是他也知道胡子玉的厲害，不說這句話，不但壞了自己規矩，同時也是自找倒霉。

常常山咬了一咬鋼牙，生硬的道：「老夫六人對敵，向來是六人同上，你千軍萬馬也是一齊同上，你單人獨騎我們也是六人齊上，胡少俠，你可要小心了。」

胡子玉點點頭道：「好，那麼，就請六位前輩一同上前出手吧。」

吳姥姥搖搖頭道：「我們六個對敵雖然向來是齊上齊下，但另外還有一個規矩就是從不先行出手，還是你先出手吧。」

胡子玉欠身道：「那麼六位前輩小心了，晚輩有僭了。」

胡子玉此話一出，大家全神貫注，打起精神來看這一場好戰，可是等了半天，未見胡子玉出手。

胡子昂暗暗一皺眉頭道：「看來老三是膽怯了。」

辣手仙姬夏玉嬋道：「你那老三詭計多端，祇怕別有用心，我們要小心了。」

好厲害的女人，胡子玉遲遲不出手，確實別有用心，他面對如此六大高手，他不用點心機，又如何能夠得勝。

江漢六孤獨全神貫注之下，就

等於在身前佈起一道銅牆，要突破這銅牆又豈是容易之事。

胡子玉注視江漢六孤獨，眼睛一瞬也不瞬。

丁松喬等得不耐煩了，大喝一聲道：「小子，你是動手不動手？」

胡子玉還是不理睬，不言不動。

常常山叫道：「小子，你要是不敢出手，你就磕頭求饒吧。」

胡子玉還是不答理。

翁不倒哈哈大笑道：「小子，你……你……」

他說不出話來了，因為他的咽喉已被胡子玉一射而到的奇快身手開了一道口子，咽喉上冒出一道血泡，身子便向後倒去。

大家一驚，祇見胡子玉的身子已是快如風車，在江漢六孤獨之間一陣飛旋……

辣手仙姬夏玉嬋驚叫道：「天風斬……」

胡子玉使的正是「天風斬」！

「天風斬」本為三絕先生三絕之一，其威力如同劍道中的「御劍術」，三絕先生費了三十年時光，在五十歲練成了「天風斬」。

想不到胡子玉這點小小年紀，也練成了「天風斬」，眞是做夢也想不到的意外。

沒有人想得到在胡子玉身具「天風斬」功力，江漢六孤獨更是想不到，大家一楞之下，他們就那樣把自己一條生命楞掉了，祇覺喉頭一涼，呼吸停頓，人也失去了生命。

胡子玉身不着地，一口氣殺死江漢六孤獨，可是驚天動地的大事，當時祇震得全場之人目定口呆，大氣都不敢喘了出來了。

當胡子玉身子一停時，忽然，腳下一陣踉蹌，幾乎穩不住身，接着，張口吐出一口鮮血。

駱翠翠跑上去扶住了胡子玉大驚道：「三哥，你怎麼樣了？」

胡子玉道：「沒關係，我祇是强施『天風斬』，受了微傷，快點住我的『章門穴』、『精促』、『靈台』三穴，千萬不能叫人看出破綻來。」

駱翠翠震道：「這三處穴道是不能同時點的。」

胡子玉肅然道：「我自有主張，快下手，我要一倒下去，誰也別想在辣手仙姬夏玉嬋手下求生，快下手！」

駱翠翠當然識得厲害，祇好含淚，暗中點了胡子玉三處穴道。

胡子玉長長的吸了一口氣，雙目一瞪，又是神采奕奕了，舉步向辣手仙姬夏玉嬋走去。

胡子玉力斬江漢六孤獨，這股震懾驚撼之力，壓迫得大家半天說不出話來，也使大家的神智失去了靈明。

駱翠翠在胡子玉身上做了手腳，居然沒有一個人看出來。

胡子玉這一向辣手仙姬夏玉嬋走去，大家不由驚叫一聲，替辣手仙姬夏玉嬋捏了一把冷汗。

胡子昂更是臉色蒼白，打着顫聲道：「三弟，你待怎的？」

祇有辣手仙姬夏玉嬋鎮定如常，盈盈一笑道：「老三，大嫂對你眞是看走眼了，想不到你居然練成了『天風斬』，可喜可賀，大嫂也是少不得你的襄助了。」

伸手難打笑臉人，胡子玉雖然恨極了這位大嫂，却是硬不下心來立下殺手，嘆了一口長氣道：「常言道，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大嫂，現在是妳改過自新的時候了。」

辣手仙姬夏玉嬋哈哈一笑道：「老三，你這是勸大嫂替你們胡家生孩子洗碗筷了？呸！別做你的春秋大夢了，哼！你別高興得太早，勝敗之數還未知哩，你看，那是甚麼？」接着張口發出一聲輕嘯。

輕嘯過後，堡外傳來了一陣馬蹄車聲，一隊人擁着一輛車走了進來。

輕車停在辣手仙姬夏玉嬋的身邊，辣手仙姬夏玉嬋吩咐挑起車簾。

車內赫然臥着胡老莊主夫婦二人，胡子玉的二姊胡子芳便坐在二老身邊。

他們三人不但都在車內，而且每人脖子上還被架上了一把冷森森的鋼刀，祇要有一點風吹草動，他們三個人的頭就會落地。

辣手仙姬夏玉嬋格格一笑道：「老三，你看清楚了沒有，鋼刀一旋，你就是天下罪人了。」

胡子昂臉色大變，吃吃地道：「玉嬋，妳怎麼事先不告訴我？」

辣手仙姬夏玉嬋道：「事先告訴你，你豈不成了七大不孝的孽子，這樣一切罪過都由小妹替你承擔豈不更好。」

胡子昂大叫一聲道：「玉嬋，妳不能這樣做，快把二老放了。」

辣手仙姬夏玉嬋柳眉一挑，冷然說道：「老三都不在乎，你急甚麼？眞是沒出息。」

胡子玉冷冷的道：「一錯不能再錯，大嫂，小弟勸妳還是把二位老人家放了的好。」

辣手仙姬夏玉嬋發出二聲冷森森的冷笑道：「你的天風斬厲害，但威脅不到我，你有膽量就試試你的天風斬，看看是兩位老人家的人頭先落地還是我的人頭先落地？」

胡子玉雙目一垂，威風盡失的叫了一聲：「大哥……」

胡子昂被胡子玉這一聲「大哥」叫得全身皆戰，冷汗直下，向辣手仙姬夏玉嬋哀求道：「玉嬋，妳也不想想，兩位老人家也是妳爹娘啊，妳就放了他們吧！」

辣手仙姬夏玉嬋冷笑道：「胡子昂，你可要弄清楚，我跟着你叫他們一聲爹娘，是給你面子，你要再不知進退，囉囉嚇嚇叫人心煩，莫怪我反臉不認人，連你也一起宰了。」

胡子昂一楞，勃然大怒喝道：「妳反了！」

辣手仙姬夏玉嬋嘿嘿地連聲道：「你說錯了，反了的是你，你忘了我們當初是怎麼樣約定的。」

胡子昂嘆了一聲道：「可是，妳現在要傷害兩位老人家呀！」

辣手仙姬夏玉嬋一笑道：「我的對象又不是你，你又何必把責任推在我肩上，兩位老人家眞有甚麼不幸，該怪的是你們老三，因為是老三逼我下手的，你懂了沒有？」

胡子昂舉目向胡子玉望去，胡子玉一別頭，沒有理會他。

胡子昂大急叫道：「玉嬋，妳絕對不能這樣做，妳要這樣做，妳就先把我殺了吧。」說着聲淚俱下，便向輕車撲去。

辣手仙姬夏玉嬋大喝一聲，道：「子昂，你瘋了麼？」右手急揮中屈指連彈，「颼」「颼」「颼」！一連發出三道毫芒，盡皆沒入胡子昂的體內，胡子昂向前撲了三步，身子一戰，倒在地上。

辣手仙姬夏玉嬋恨恨的駡了一聲：「沒出息的東西！」又出手點了胡子昂幾處穴道。

胡子玉冷眼旁觀，辣手仙姬夏玉嬋雖然用暗器傷了大哥，却還是替大哥制了穴道，不讓傷勢擴大，她心腸狠毒，對大哥倒是還有點情份。

辣手仙姬夏玉嬋回首向胡子玉道：「老三，大嫂可是說得到做得到的人，希望你不要逼大嫂走極端。」

胡子玉搖頭一嘆，道：「大嫂，逼人的是妳啊！」

辣手仙姬夏玉嬋冷笑一聲道：「就算是我逼你又如何？老三，你答不答應跟着大嫂走，快作決定，大嫂可沒有耐心和你磨菇。」

胡子玉搖了搖頭，答道：「我不能答應妳。」

辣手仙姬夏玉嬋柳眉倒豎，大喝一聲道：「你眞的不答應？」

胡子玉道：「不答應。」

辣手仙姬夏玉嬋道：「好，咱們就賭一賭，看我狠不狠得下心來，叫你終身抱憾，現在我從一數到十，數到十你若再不答應，老頭子的人頭第一個先落地。」

胡子玉不再答話，他好狠的心腸。

辣手仙姬夏玉嬋氣得眞要吐血，一咬銀牙，數道：「一……」

胡子玉還是一副滿不在乎的樣子。

辣手仙姬暗駡了一聲「該死的東西」接着加快地數道：「二……三……　四……　五……　六……七……」

胡子玉終於說話道：「且慢！」

辣手仙姬夏玉嬋冷笑一聲道：「我就不相信，你會看着你老子的人頭落地。」

接着，伸手懷中，取出一粒藥丸，投給胡子玉，道：「把這粒藥丸服下去，你就可以陪着老人家走了。」

胡子玉冷視那藥丸，故意問道：「這是甚麼藥？」

辣手仙姬夏玉嬋道：「毒藥，你這個人反反覆覆，最是難以相信，給你服點毒藥，你就不會調皮了。」

胡子玉回答道：「我這不是找死，我不服。」

辣手仙姬夏玉嬋道：「只要你乖乖的聽話，你絕不會死，我會每十天給你一粒暫時解毒的藥丸，使你身中之毒不會發作。」

胡子玉道：「有期限沒有。」

辣手仙姬夏玉嬋道：「有。」

「一年？半年？」

辣手仙姬夏玉嬋道：「也許是一個月，也許是三個月，也許是三年。」

「此話怎講？」

辣手仙姬夏玉嬋道：「我有一個目標，甚麼時候達到這個目標，就甚麼時候把你們所中的毒完全解除。」

胡子玉哈哈一笑道：「妳倒想得好美。」

辣手仙姬夏玉嬋道：「你當然是心裏不服不願，可是你別無選擇，你將就着吧，將來大嫂一定不會虧待你的。」

就在此時，外面忽然傳來了一陣高吭的笛聲。

胡子玉微一笑道：「大嫂，小弟有一個脾氣，不知妳知不知道？」

辣手仙姬夏玉嬋問道：「甚麼脾氣？」

胡子玉道：「軟硬不吃的脾氣。」

辣手仙姬夏玉嬋大怒道：「胡子玉，你眞是……」

胡子玉笑笑道：「大嫂，且別駡人，妳看，又有妳想不到的人來了。」

笛聲由遠而近，由近而進入堡門。

又是一輛輕車，車前走着兩個人，車上坐着二個人，車後跟着八個人。

車前走着的兩個人是胡子芳和

她的丈夫萬世榮，吹笛子的是萬世榮。

車上座着的兩個人，赫然竟是胡老莊主和胡老夫人！

辣手仙姬夏玉嬋花容變色，駭然道：「你……你……」甚麼話在這時候都不足以宣洩她心頭的急怒，因此，說了一個「你」字，就氣得再說不出話來了。

胡子玉一搖頭，不再答理辣手仙姬夏玉嬋，他向兩老迎了上去。

胡子玉迎着兩老夫婦走向駱家堡方面席位上就座了，同時，三月夫人等人也都坐在一處。

這時，駱家堡方面聲威大振，也沒有人敢攔阻他們了。

辣手仙姬夏玉嬋計劃落空，有如高樓失足，驚愕之下，失了方寸，竟不知如何是好。

待得胡老夫婦與三月夫人等三人坐好，辣手仙姬夏玉嬋才恢復了冷靜。

胡子玉與江漢六孤獨一戰，江漢六孤獨命喪黃泉，胡子玉聲威大振，辣手仙姬夏玉嬋方面的人已是人人膽戰心驚，誰也不敢和他爲敵了。

同時，江漢六孤獨一死，使辣手仙姬夏玉嬋的實力打了一個大大的折扣。

因此，在此消彼長情形下，辣手仙姬夏玉嬋已經沒有左右駱家堡的力量了。

辣手仙姬夏玉嬋暗中捉摸了一陣，狠狠的一咬銀牙，叫道：「胡老三，你給我過來。」

胡子玉走過去，笑着道：「夏姑娘，妳還有甚麼花樣？」

辣手仙姬夏玉嬋一怔道：「你叫我夏姑娘？」

胡子玉道：「夏姑娘，妳心黑手辣，無情無義，家父已不再認妳這個媳婦了，對不起，在下只能稱妳一聲夏姑娘了。」

辣手仙姬夏玉嬋冷笑一聲道：「誰稀罕當你們胡家的媳婦，哼！我們走！」

戰不能勝，自然只有走之一途了，辣手仙姬夏玉嬋一揮手，做了一個撤退的手勢，同時，伸手拉起胡子昂放在那輛在放着假胡老莊主夫婦的車上便欲離去。

胡子玉橫身攔住那輛輕車，道：「留下我大哥。」

辣手仙姬夏玉嬋發起狠來，狂怒道：「胡子玉，你欺人太甚，我和你拚了。」頭一埋，身子如箭而出，直撲胡子玉。

看起來，這是女人撒賴的打法，不管胡子玉如何厲害，她到底是胡子玉的大嫂，胡子玉難道眞的能舉手劈了她不成。

只要胡子玉心中稍存顧忌，她就立施殺手，「無常追命」打胡子玉一個措手不及。

動手之間，獲勝的本領除了本身的武功高强之外，心智的運用更是反敗爲勝的要素。

辣手仙姬夏玉嬋鋌而走險，驟然出手，詎料胡子玉的反應竟然全落入辣手仙姬夏玉嬋計算中。

胡子玉神態一愕，辣手仙姬夏玉嬋雙手一翻，手中白光一閃，兩柄雪亮亮的短劍直向胡子玉的兩臂刺去。

胡子玉這時好像完全換了一個人，身形閃動之間簡直失去了速度，那能閃得開辣手仙姬夏玉嬋的雙劍……

只見血光一冒，辣手仙姬夏玉嬋的雙劍已經刺進了胡子玉肩頭。

場中的變化大出人意料之外了，一陣驚叫之聲激揚了起來。

駱翠翠更是心膽俱寒，帶着厲叫之聲向辣手仙姬夏玉嬋撲去：「夏玉嬋，我和妳拚了。」

辣手仙姬夏玉嬋可眞狠心，雙劍得手，口中發出一陣得意之極的狂笑：「胡子玉，你現在可知老娘的厲害了。」她也眞狠心，左脚一抬，便向胡子玉心口踢去。

這時，駱翠翠離着辣手仙姬夏玉嬋還差一丈多遠的距離，遠水那能救得了近火，看來胡子玉難逃蓮足碎心之厄了。

突地，有人急喝一聲道：「惡婦，妳太心毒了，容妳不得了。」

一道金光掠空而到，「噗嗤」一聲，從辣手仙姬夏玉嬋左腰入右腰出。把辣手仙姬夏玉嬋刺了一個對穿，辣手仙姬夏玉嬋也眞狠，居然沒有立時倒地，但胡子玉却逃過她蓮足碎心。

辣手仙姬夏玉嬋把手一回，拔出胡子玉肩上雙劍，咬牙切齒道：「我活不了，你也別想活。」反身向胡子昂撲去。

這時，又有一條人影閃了過來，那是胡子玉原來的大嫂莫莉花，她是在大家混亂之際，奔去營救胡子昂，正好趕上辣手仙姬夏玉嬋的雙劍向胡子昂刺去。

莫莉花援手不及，衹有大叫一聲：「妳不可傷我丈夫。」猛然向胡子昂身上撲去。

辣手仙姬夏玉嬋身受重傷，勢子一發之下，便無能控制，雙劍一落，便刺入了莫莉花的背部。

辣手仙姬夏玉嬋原是不治之傷，臨死還起兇心，刺人之後，人已力氣用盡了。一口氣接不上來，便倒在莫莉花身上。

這時，最先奔到車前的，就是胡子芳的夫婿萬世榮，原來那飛天一劍，把辣手仙姬夏玉嬋刺倒，救了胡子玉一命的就是他。

敢情萬世榮不但不是一個手無縛鷄之力的文弱書生，而且，還是一位身懷絕技的武林高手。

萬世榮這時神情不變，雙目烱烱有光，一手拉開辣手仙姬夏玉嬋，再一檢視莫莉花的傷勢，不由歡呼一聲道：「大嫂的傷勢沒有性命之憂，祇是昏迷了而已。」

三月夫人原已趕到了附近，聞言抱住了莫莉花欣幸不已。

胡子玉雖然沒有挨上辣手仙姬夏玉嬋碎心蓮足，可是人已昏死了過去。

萬世榮一按胡子玉腕脈，不由臉色大變，半天說不出話來。

駱翠翠一震道：「二姐夫，三哥怎麼了？」

萬世榮長嘆了一聲，道：「他的武功全廢了。」

駱翠翠道：「怎麼可能呢？」

萬世榮道：「他的功力火候不足，妄用『天風斬』，又被妳强行用制穴之術把他殘存的眞元內力都激發了起來，那還不功力盡廢。」

駱翠翠悲呼一聲道：「我……我照他的吩咐做呀！」

萬世榮長嘆一聲，道：「這當然不能怪妳，這是老三捨已爲人的仁心，唉，這也怪我，我要早讓老三知道我有武功，老三也就不會有孤掌難鳴之難了。」

忽然，胡子玉睜開雙眼道：「二姐夫，其實你並沒有瞞過小弟，否則我也不會以二老相托了。」

駱翠翠大喜道：「三哥，你沒有甚麼事麼？」

胡子玉笑笑道：「姐夫說得不錯，我的武功全廢了，不過，我能修復回來的，翠翠，實在對不起妳。」

駱翠翠頭一垂，羞澀澀的道：「三哥，祇要能修復，不管多少時間，我都會等你的。」

「孩子，你怎麼樣了？」胡老夫婦走過來了。

其實，大家都走過來了，把胡子玉圍在中央，而辣手仙姬夏玉嬋帶來的那些人，早已偷偷的溜走了。

胡子玉裝着笑臉道：「孩兒沒有甚麼事，但請老人家答應孩兒一個請求。」

胡老莊主嘆息了一聲道：「甚麼事？你說吧！」

胡子玉道：「莫姐姐是一個好大嫂，好大嫂不能沒有大哥，請你老人家看在莫姐姐捨死忘生的份上，饒了大哥吧！」

老莊主含着眼淚，點了一點頭。

胡子玉這時又向萬世榮道：「姐夫，麻煩你送小弟去找小弟的師父。」

駱翠翠急道：「三哥，小妹也陪你一同去。」

（全文完）

新派詭異短篇故事／金 戈・文　可 飛・圖

無影幻魔

追殺兇手

烈日當空。

每個人都在流汗，並非是因爲天氣酷熱，而是因爲心情。

有多個人聚在一起，竟然一些聲音都沒有，一擧手一投足都是極盡小心，盡可能不發出聲音，以免發生任何影響。

他們已失敗過很多次，亦明白到任何疏忽都足以導致失敗。

這一次的結果是怎麼樣，他們不知道，雖然絲毫的信心也沒有，但是他們仍然像以往的許多次一樣，全心全意的去部署一切，等候敵人的出現。

敵人甚麼時候出現，他們不知道，祇知道若是不能夠在敵人出現的時候立即阻攔，最低限度又會喪失一條人命。

而敵人出現的時候，他們不能夠醒覺攔阻，結果也是一樣。

那個敵人是甚麼樣子，他們到現在仍然是一個謎，所以他們到現在爲止祇有等待。

他們隨時都準備拚命，悲哀的是，他們想拚命，卻找不到拚命的對象。

敵人不但來無踪去無影，且還能製造幻覺，將他們帶入幻境。

他們甚致連敵人的身份也不知道。

錯換魔血

「無影幻魔」祇是他們在無可奈何之下給敵人的一個稱呼。

經過許多次以後，他們唯一能夠抓得穩的祇是無影幻魔出現的目的和目標。

所以他們集中在高歌的莊院中已經等候了三天。

這個時候若是有人踏進這座莊院，一定會嚇一大跳，這麼多人聚在一起的地方竟然有如死城一樣，實在是一件難以想像的事情。

一隻飛鳥烈日下飛過，落在飛簷上，顯然並沒有發現臥在旁邊瓦面上的漢子。

那個漢子屏息靜氣，仰臥在瓦面上，一動也不動，完全像是一個死人一樣，可是那隻飛鳥才落下，他的手便伸出來，閃電也似的一伸，一把抓住那隻飛鳥。

那隻飛鳥稍爲掙扎了一下便停止，鮮血從鳥口中湧了出來，生命已同時喪失。

那個漢子這才將手鬆開，將鳥屍抛進瓦面縫隙中，剎那間他已經能夠確定那祇是一隻飛鳥，可是他仍然將之扼殺。

他並非是一個心腸殘忍的人，祇是他明白這種環境下，任何的聲

響都會引起大家的錯覺，令大家不安，也會讓無影幻魔有機可乘。

在瓦面上還臥着兩個另外的漢子，目光已不由一齊向這邊望來，雖然沒有開聲發問，眼神已表露無遺，看見那隻鳥屍給抛進瓦面縫隙中，齊都鬆了一口氣，隨即又收攝心神。

莊院的一面牆壁下靠坐着兩個漢子，一樣是屏息靜氣，眼觀四面耳聽八方，所以那條壁虎才游竄上牆壁，他們立即發覺了。

右面那個立即將掌壓在牆壁上，將那條壁虎壓死了，再貼着牆壁將那條壁虎摔到地面上。

左面那個也想出手，可是發覺右面那個已出手便終止了這個念頭。

他們的動作非常之迅速，反應都非常敏捷，每一個人都是這一帶有數的高手，有邪也有正，其中彼此之間甚至有宿怨，可是爲了對付無影幻魔，他們暫都將私人的恩怨抛開。

他們對付無影幻魔的怨恨已很難有其他事能夠取代。

* * *

高歌完全明白那些江湖人的心意，他雖然還未成爲受害人，心情與他們却同樣的沉重。

他雖然不知道自己的妻子，杜依依是否也成爲無影幻魔選擇的對象，卻知道有關無影幻魔種種的傳說，所以知道杜依依在這幾天就會將孩子生下來，亦不由得緊張起來。

杜鐵心也就是爲了這個原因帶着琳琳趕到高歌家中，他祇有依依、琳琳兩個女兒，即使還有更多，也不會有甚麼分別，又有那一個爲人父母不關心自己的兒女？

他也是第一次帶着這麼沉重的心情到這裏來，對高歌他一向都非常信任的，不全是因爲高歌的武功，還因爲是高歌的爲人。

高歌俠膽仁心，一柄快劍威震江湖，一向被譽爲年輕一輩劍客中最有前途的一個，難得的是待人處事，都無不恰到好處，予人非常好感。

也所以他並沒有樹立多少仇敵，這也是杜鐵心最放心的一點，人在江湖，仇敵太多，無疑就要在刀鋒上打滾。

杜鐵心的到來，高歌固然放心，那些江湖朋友也一樣。

「神手」杜鐵心一身武功出神入化，乃是江湖上十大高手之一。

* * *

杜依依這時候已將近臨盆，第一次生孩子對任何一個女人來說，都不會是一件舒服的事情，她的心情很緊張，却完全沒有顧慮無影幻魔的出現，祇因爲腹中的孩子將要出世。

興奮中帶着恐懼，將爲人父母的心情不難明白，她實在希望高歌能夠留在她身邊。

現在留在她身邊的，却祇有一個接生婆子和兩個丫鬟。

汗珠從她的額上不住的淌下，她已經感覺肚裏的孩子在掙扎，一陣陣的痛楚使她不由將雙手抓住被單。

接生婆在依依身邊轉來轉去，貼身在依依隆起的肚子上細聽了一會，本來已經有些奇怪的臉容更顯得怪異。

在她身後的一個丫環忍不住問：「怎樣了？」

「差不多的了！」接生婆一下抬起頭來，手忙脚亂的先到房門那邊，將房門打開。

高歌幾乎在同時出現在她面前，立刻嚇了她一跳，她的膽子顯然並不大。

「是男還是女的？」高歌隨即問。

接生婆抬手拍拍心胸：「還在肚子裏，你問我，我問那一個？」一頓又接口道：「春香，水燒好了沒有？」

「燒好了……」春香應着捧着木盆向這邊走來。

接生婆的目光隨即回到了高歌臉上：「高大爺，用不着這樣緊張，最重要的是母子平安，男的女的還不是一樣？」

她做了這許多年的接生婆子，當然已看透，所以有這種話。

春香這時候已經走過來，接生婆連忙讓開，高歌不由探頭進去，門也在這時候關上了。

高歌很自然的將頭縮回，後面琳琳已經上前來，道：「這個接生婆說得很有道理。」

高歌點點頭，神色更凝重，杜鐵心一隻手隨即拍在他左肩上：「有許多江湖朋友在四週保護，不會出事的。」

「應該不會的。」高歌有這份信心。

杜鐵心隨即一聲輕嘆：「孩子出世原是一件喜事，可是出現了這個無影幻魔……」

琳琳脫口問：「那個無影幻魔已經攫去了九十八個胎嬰，可是事實？」

「江湖上是這樣傳說，他要煉製百嬰魔血。」杜鐵心臉上露出了厭惡的神色：「這看來顯然是事實。」

「那就是加上姊姊的一個，還差一個。」琳琳才十七歲，人情世故都不太懂，但這話說出口，亦知道不妥當。

「胡說八道。」杜鐵心隨即輕喝了一聲。

語聲甫落，他突然有所發現，眉毛一揚，身形接展，掠到一面窗戶旁邊。

高歌差不多同時也掠到窗戶的另一邊，琳琳居然也不慢，却沒有甚麼發現，祇是一種理所當然的反應，但掠到窗戶前面，她亦聽到了羽翼拍擊的聲音，不由抬頭望去。

三隻雀鳥也似的東西以不同的角度正向這邊飛了過來。

杜鐵心目光及處，身形穿窗掠出，半空中長袖飛捲，將一隻雀鳥束住。

那隻雀鳥在衣袖中繼續撲動，杜鐵心當機立斷，一掌將衣袖削斷，接着將斷袖送出高牆外。

斷袖飛越高牆，爆出了一團色彩繽紛而怪異的烟霧。

與之同時，高歌出鞘的長劍亦迎住了另一團雀鳥也似的東西，劍未到，一股劍氣已先將之束起來，隨着劍一抖，那隻雀鳥給抖飛起高牆之外，爆開了一團烟霧。

高歌身形隨即倒翻，正好趕及最後一隻飛進來的雀鳥，這時候，琳琳的劍刺進了那隻雀鳥的的身子。

「不好……」高歌目光及至，一聲驚呼，便要將琳琳的劍挑飛。

那隻雀鳥被劍穿過，發出一下非常奇怪的聲響，雙翼便停止了拍動，赫然是一隻木鳥，雕刻得栩栩如生，一看便看出是一隻烏鴉。

琳琳目光雖然沒有高歌、杜鐵心的銳利，劍刺過這隻木烏鴉的時候亦已看得清楚，才感覺一陣詫異，高歌的劍便到了。

這一劍還未挑上琳琳的劍，那隻木烏鴉便張嘴發出一聲慘厲的尖叫聲，明明是木雕刻的，刹那間竟變成了一隻眞的烏鴉，傷口處一股鮮血噴出，噴向高歌的臉上。

高歌很自然的將頭偏開。眼前刹那間還是出現了一片血紅色。

那若是血，應該很快就消散，可是，那股鮮血竟彷彿將整個天空都染成了血紅色。

高歌不由一聲驚叫，他的劍還是將琳琳的劍挑飛半空中。

穿在劍上的烏鴉同時在劍鋒上脫出，突然又飛舞了起來，而且迅速變大，羽翼展開，覆蓋整片血紅色的天空。

高歌知道這是幻覺，也知道那隻木烏鴉噴出來的不是鮮血，祇是那種會令人產生幻覺的烟霧，他已經迅速將呼吸閉住，却不知道，是來不及，還是那種烟霧無孔不入，幻覺還是隨即出現眼前。

他第一個念頭就是要撲進這廳堂，衝入房門，保護依依，可是轉瞬間，整個身體竟然像飄浮在血紅色的天空中，脚下沒有土地，又覺得那裏還有房屋的存在。

這祇是幻覺！

高歌心中很清楚，可是眼前所見的就是幻覺，連方向都已迷失了。

「依依！」他放聲大叫，却有一種感覺，耳中聽到的盡是淒厲的鴉啼聲，自己的大聲叫喚完全被鴉啼聲掩蓋，連自己也聽不到。

然後他看見杜鐵心、杜琳琳，還有數十個江湖朋友，都在血紅色的天空中翻滾，在那隻奇大無比的烏鴉羽翼拍擊下掙扎。

鴉啼聲越來越淒厲，迴音激盪，震耳欲聾，高歌心懸依依，簡直心碎滴血，可是連方向都分辨不清，那又能夠做些甚麼呢。

他撕心裂肺地大叫、掙扎，一個身子在奇大的鴉嘴下翻過，衝前。

刹那，他的感覺像是衝入了一個無底的深淵中。

＊　＊　＊

驚呼聲從旁傳來，依依聽得很清楚，不由忘記了痛楚，身子方待要坐起來，眼前便出現了一片血紅色，一個戴着烏雅面具的人在一片血紅色中出現，迅速的向依依迫近。

這人便是無影幻魔。

他披着一襲編織成鳥羽也似的披風，身形移動的同時披風大展，整個人看來就像是一頭羽翼怒展的烏鴉。

兩個丫鬟原是給驚呆在當場，看見無影幻魔迫近，不由得脫口驚呼，無影幻魔鳥爪也似的一雙手隨即落在她們身上，左右一分，那兩個丫頭，立時飛摔出去，血流滿面當場喪命。

無影幻魔的左爪緊接着落向依依的臉龐，他是戴着一雙鳥爪的手套，却完全是精鋼打造，可以開碑裂石，那兩個丫頭又如何經受得住？

杜依依的一身武功，看見無影幻魔迫近，在床上一滾而起，却仍然快不過無影幻魔的那一抓，身子立時掉回床上，無影幻魔的另一隻爪同時落在她隆起的肚子上。

杜依依一聲慘叫。

門窗在慘叫聲中裂碎，高歌、杜鐵心一齊衝入，目光及處，正好看見無影幻魔從依依肚中抓出血淋淋的胎嬰，放進一個皮囊中去。

高歌、杜鐵心目眥，狂吼撲到，在他眼前中，無影幻魔這時彷佛浸在血海中波動了起來。

眼看他要消失在血海中，高歌一劍已刺到，正劈在鳥頭面具上。

一聲異响，鳥頭迎劍分開兩邊，鮮血激射，慘叫聲响起來同時，那一片血紅色亦消失，一切刹那間回復本來面貌。

高歌、杜鐵心心神同時一清，看清楚置身在房間中，也看清楚倒在地上的一個頭被劈開兩邊的並不是無影幻魔，乃是那個接生婆子。

他們也很清楚的看見杜依依穿腸破肚，浴血横屍在床上。

然後聽到了窗戶拍擊聲音，回頭望去，祇見窗戶仍在搖動。

「無影幻魔——」高歌撕心裂肺地狂吼，衝向那片窗戶，衝出了窗外院子，接着又衝進血紅色的幻境中。

接着衝出來的杜鐵心也不例外。

無影幻魔立在高牆上，正好回頭，發出一陣淒厲的鴉啼聲。

高歌、杜鐵心還有數十個江湖好漢，鴉啼聲中一個個的離弦箭矢也似的射出，直射向高牆上的無影幻魔。

這之前無影幻魔先後已劫殺了九十八個胎嬰，受害者都已齊集在這莊院中，每一個人都已準備拚命，身形展開，極盡所能。

無影幻魔却就在這時候幻化成一隻大烏鴉，發出淒厲的鴉啼聲，衝天飛起來，飛進血紅色的天空中。

「這祇是幻覺，大家追！」杜鐵心狂叫着，身形更快。

＊　＊　＊

大烏鴉飛越莊院，迅速地消失在血紅色的天空中，高歌、杜鐵心他們追越高牆，却隨即追進一片沙漠內。

在他們的記憶中，那本來是一片草地，現在却變成了黃沙萬里。

回頭再望，連莊院也消失了，繼續追出來的人就像幽靈一樣，一個個突然在沙漠中浮現。

「怎麼會變成這樣子的？」琳琳幾乎要哭出來。

「是幻覺！」高歌大叫。

「這祇是幻覺。」杜鐵心也很明白，却不能夠將吸入的迷烟逼出體外，將幻覺消除。

他們根本追不下去，一個個仰首呆望着當空的烈日，灼目的陽光令他們根本不能夠迫視，那種酷熱的感覺更爲强烈。

烏雲突然從四方八面湧來，將那一片血紅色迫散，連烈日也掩蓋。

一道電光劃破陰暗的天空，霹靂聲中，暴雨突然落下了。

是眞雨，萬里黃沙在雨中冲刷乾淨，草地、莊院終於出現在衆人眼前。

高歌雙手承接着雨水，呆子也似的喃喃道：「是眞的，是眞的。」

在他周圍的江湖朋友不少都做着同樣的動作，杜鐵心看在眼內，由心寒出來。

高歌隨即將承接到的雨水潑在臉上，哈哈的大笑起來，笑得那麼悲憤。

杜鐵心伸手按着高歌的肩膀，歎息道：「冷靜一些，這些朋友的遭遇也是這樣，大家心情的確難過，跟你並沒有分別。」

一個江湖朋友也就在這時候仆倒地上，以拳擊地，嘶聲大叫：「一追便追進幻境，叫我們怎樣追，這個仇怎麼報？」

高歌這時候已經冷靜了下來，揮手大叫道：「我們還有一次機會，無影幻魔要找一百個胎嬰，加上我這個祇是第九十九個。」

語聲甫落，又是霹靂之聲，一道電光照耀長空，也照亮了衆人才升起一絲希望的臉龐上。

＊　＊　＊

到處都是鐘乳石，燈光照耀下色彩繽紛眩目，人在洞中要看清這個洞有多大實在不容易。

洞當中一塊一塊闢出來的平地，被刻雕成一個奇大的八卦圖案。

一個石鼎正放在八卦圖案當中的大太極上，冒着烟，翻騰在石鼎裏面的是滿滿的血水，還有一個個胎兒。

任何人看見一個這樣的石鼎，都難免有噁心的感覺，無影幻魔則例外。

他仍然戴着那個烏鴉頭面具，但從烏鴉嘴傳出來的笑聲，已不難發現他看見這個石鼎的喜悅興奮。

這鼎內的百嬰魔血已經接近成功，加上手上這個，就祇差一個嬰胎。

他雙手捧着那個取自依依腹中的胎嬰，脚踏八卦，嘟喃着向石鼎接近。

那種嘟喃聲有如咒語，他雙脚或前或後，或左或右，終於按步踏遍了那整個八卦，來到石鼎前，雙手將那嬰胎放進石鼎內。

一股奇腥的血霧即時從鼎內冒了出來。

無影幻魔並沒有躲避，霧中一陣狂笑，一陣鐵鍊曳地聲就在這時候傳來。

「燕南飛！」無影幻魔倏然回頭。

一個手脚都被鐵鍊鎖上，相貌英俊的青年曳着鐵鍊在鐘乳石中走出，向無影幻魔走來，一臉悲痛之色。

「爹！」他的語音在顫抖，已目睹接近百次這種景象，他的感覺仍沒有痳木。

無影幻魔一面大笑，一面將烏鴉頭面具取下，迎向燕南飛，他一頭白髮，滿面皺紋，却是臉白無鬚，那臉龐白得非常怪異，就像是抹上一層白堊。

他的相貌跟燕南飛簡直是一個模子印出來的，若不是年紀有異，

祇怕一點分別也沒有。所以要先看一個，再看另一個，甚至以為這一個是另一個易容化裝的。

也所以無影幻魔對燕南飛這個兒子視之如珠如寶，寄望甚大。

「還差一個，百嬰魔血便可大功告成，你便可成為絕世高手。」無影幻魔說得眉飛色舞。

「爹！我求你別再做這種傷天害理的事。」燕南飛毫無歡容，接近哀求地說。

「這種事若是天理難容，上天早已阻止我做下去，已經不知如何來懲罰我了。」無影幻魔又大笑道：「魔血練好了，我便拿來將你身上的血完全換掉。」

「我不會答應你的。」燕南飛叫了起來。

「如何由得你。」無影幻魔身形一動，一下子來到了燕南飛面前，手一探一招，燕南飛便被他的內力捲飛上半空，無影幻魔雙手隨即左右交替。

燕南飛不由翻騰在半空中，一時倒飛了出去，一時被凌空抓了回來，額上不覺汗出淋漓，臉色也越來越蒼白，那相貌與無影幻魔也就更相似了，到無影幻魔將他放回地上，他已經癱軟在那裏，不住的在喘氣。

「看你，這樣子虛弱，如何配做無影幻魔的繼承人？」無影幻魔語聲沉下來。

「我……我……」燕南飛喘息着，下面的話尚未接上，身子離地又倒飛了開去。

「換過了魔血，你便會強壯得多，也會懂事得多。」無影幻魔說着又飛掠上前將燕南飛的身子接下：「你就算不能夠青出於藍，最低限度也要像我這麼樣的威武才成。」

語音一落，手一推，燕南飛的身子落在身後的石床上，不住的喘息，連話也說不出來了。

無影幻魔沒有再理會他，轉身接呼道：「烏鴉……」

「奴才在這裡。」一個一身黑衣的瘦矮小老頭兒應聲從鐘乳石後走出，雙手捧着一個卷軸。

「下一個對象你替我調查清楚了？」無影幻魔目光落在卷軸上。

「這就是成家莊的詳細地圖……」烏鴉恭恭敬敬的道。

無影幻魔把手一招，地圖便從烏鴉手上飛了出來，凌空展開，平貼在鐘乳石牆壁之上面。

烏鴉接着說道：「這個成崑外號鐵漢，內外功都非常好，有人說他簡直就是鐵打的。」

「是麼？」無影幻魔冷笑。

「他的妻子是『北箭南金』中南金的四女兒，家傳金刀絕技，據說已經有七八成火候。」

「很好——」無影幻魔又是一聲冷笑：「有這樣的父母，嬰孩一定非常強壯。「

烏鴉沒有作聲，眼中顯出一絲無可奈何的神色。

成崑一身十三太保橫練，向來是天不怕地不怕，他對妻子金四娘也向來非常放心，深信她絕對可以保護自己，所以人在江湖，兩三個月難得留在家中。

金四娘也是一個豪放的女人，以為男兒志在四方，非獨不予阻攔，而且加以鼓勵，興趣來時更隨夫躍馬江湖，一直到她懷孕為止。

成崑深愛這位妻子，也隨即留在家中，等待孩子出世，絕無疑問他是個好丈夫。

無影幻魔的傳說，他當然知道，但仍然自信有能力保護自己的妻子，可是看見高歌杜鐵心找到來，這份自信心還是不由得崩潰了。

他當然全力合作，整個成家莊即時進入戒備狀態，在高歌杜鐵心的仔細安排下，當然是固若金湯，吸取高家莊的失敗教訓，高歌杜鐵心重新部署一切。

絕無疑問，他們都是聰明人，雖然大家都認為無懈可擊，但都不敢稍為大意。

這已是他們最後一擊的機會了。

＊　＊　＊

無影幻魔也明白成家莊中必然滿佈陷阱，成崑以及來幫他的人一定悉力以赴，但他却並不在乎。

由始到現在，無影幻魔每一次都成功地把對付他的人帶入幻境，然後從容地去做他要做的事。

只有成功，沒有失敗，任何人都難免有些驕傲。

無影幻魔畢竟也是一個人。

這一次他選擇夜間，成家莊跟高家莊不同，成家莊座落在熱鬧的市鎮，在日間行事沒有夜間的方便。

＊　＊　＊

夜深人靜。

一輪明月高掛天空，淒冷的月光照滿長街，走在長街上的却只有一隻野狗，一路上不住的嗅索着，在找尋有沒有可以果腹的東西。

來到了成家莊附近，那隻野狗突然發覺了甚麼似的突然停下，張牙舞爪，咆哮聲還未叫出來，身子便已凌空飛起，撞在牆壁上，一口鮮血吐出便喪命。

莊內並沒有人發現甚麼事情，守衛戒備在莊內的江湖好漢，全都在傾耳細聽。凝神靜氣，小心的戒備着。

高歌、杜鐵心早已綜合各人的意見，肯定無影幻魔除非不出現，否則必然在夜間。

也所以在日間他們都盡量爭取休息，現在都是在最佳的狀態中。

這並非第一天，雖然枯躁，他們並沒有放棄的打算，事情發展到現在，他們都已經習慣了等待。

＊　＊　＊

廳堂內兩個江湖朋友逡巡在燈光下，一句話也沒有說，一直到左面那個江湖朋友，發現右面的那個人的影子旁邊出現了另一個影子。

第一個反應就是往右面望去。

除了那個江湖朋友，他也沒有看見其他人，那個江湖朋友也發現了，脫口問道：「甚麼事？」

「怎麼你會有兩個影子？」

與之同時右面的那個再往牆壁上望去。牆壁上只有一個影子。

「那裏有這種事？」

「是我眼花？」左面那個隨即笑了笑。

「只要不是無影幻魔弄出來的幻變便成了。」右面那個這句話剛說出口，還是不由自由的向四周望一眼。

這一眼並無發現，然後他們都鬆了一口氣，心情也放鬆了下來。

＊　＊　＊

房間內除了一個接生婆子和兩個丫鬟之外，便只有金四娘，她身上蓋着被子，圓大的肚子隔着被子隆起來，不住的在起伏。

第一個發現牆上多了一個影子的是那個接生婆子，然後兩個丫鬟都看見了。

那個影子緩緩的伸延，終於完完整整的出現在牆壁上，也隨之變成立體。

——一個頭戴烏鴉頭面具的人。

——無影幻魔！

兩個丫鬟不由臉色大變，驚呼聲未出口，無影幻魔已閃電般掠上前來。

她們也沒有上前阻擋，刹那她們由心中生出一種難以言喻的倦意，在她們的眼中，無影幻魔掠前的速度更是匪夷所思。

來到床前，無影幻魔一雙鳥爪立即抓下，左爪一揮將被子拋開，右爪緊接着往那個隆起的大肚子插落，這一抓，應該輕而易舉將那個大肚子抓破，可是一抓下去，無影幻魔便發覺不對路，那完全不是抓在肚子上的感覺。

他的反應當然是敏銳迅速，立即縮手抽身。臥在床上的金四娘已雙手抓住了他的右爪，一個身子立即被牽拉起來，髮髻也立時脫落，赫然是一個男人。

大肚子裏載着的火藥也在這時候爆炸，霹靂有聲，無影幻魔與那個男人在火光閃射中飛摔開來，那個男人身子血肉模糊，慘叫着倒斃在地上，臨終的刹那間眼瞳中閃射的却是興奮喜悅的光芒。

無影幻魔也是一身鮮血淋漓，衣衫破碎，火藥中藏鐵碎片，他的內功雖然好，到底也是血肉之軀。

兩個丫鬟在霹靂聲中回復自我，往腰間一抹，各自抽出一口軟劍，左右向無影幻魔刺去。

接生婆子雙手出現了兩把短刀，從另一方向撲前，雙刀砍向無影幻魔的要害。

無影幻魔雙爪一拍，將軟劍拍開，接着一翻雙爪，抓進兩個丫鬟的咽喉，隨即將那兩個丫鬟的身子抓進來，擋在身前，也正好擋住接生婆子插來的兩柄短刀。

接生婆子收刀不及，短刀刺於兩個丫環的體內，無影幻魔雙爪立即一探，抓住了接生婆子雙手的手腕，一下子便將之抓碎。

這個接生婆子當然也不是普遍的接生婆子，慘叫聲中身子突騰了起來，雙腳踢向無影幻魔的要害。

他雙腳還未踢到，無影幻魔已經鬆手，將她疾擲了出去，飛撞在牆壁上。

喊殺聲緊接着自房門窗戶上傳來，無影幻魔怒極狂叫，一身子翻滾半空，飛撞在窗戶上。

窗戶「嘩啦」一聲碎裂，無影幻全魔身上下冒着迷烟，像頭怪鳥也似的，狂舞在半空中。

幾個江湖武林高手撲上前去，在他們的眼中，無影幻魔已經幻變成一隻奇大凶猛的怪鳥，却並不感覺害怕，呼喝着衝殺前去。

無影幻魔雙爪一陣撕抓，迎着他的，無不被抓得摔開去。

杜鐵心、高歌、成崑就在這個時候從不同的方向掠來，成崑一揚手，一枚鐵膽脫手飛出，飛擊向無影幻魔。

無影幻魔雙翼一展，鐵膽從腳下飛過，他同時雙翼拍動，飛過高牆，飛出莊外。

衆人眼中所見的只是一隻怪鳥，既然是一隻怪鳥，無論怎麼樣飛也不值得奇怪的，但想到這隻怪鳥乃是由一個人變出來，無論如何都會令人感到恐懼。

驚呼聲四起。

他們已不是第一次進入這種幻覺，但還是不免有這種反應。

狗吠聲也就在這時候响起來。

數十頭種類不同的大狗在放鬆開口罩之後，狂吠着向高牆那邊追出。

牽着那些大狗的江湖朋友同時放開了腳步，來到了高牆下，立即紛紛跟着那些大狗飛拔起來，翻越高牆，追出莊院外。

他們隨即追進一片沙漠，這當然是幻覺，那些狗却沒有被幻覺迷惑，嗅索着無影幻魔滴在地上的鮮血疾追向前去。

那些江湖朋友也就跟着狗追前，他們絕對信任狗的嗅覺，接受高歌、杜鐵心的建議，決定利用狗來追蹤，他們已經決定將最後的希望寄托在狗隻的嗅覺上。

事實上，他們除此之外亦沒有更好的辦法。

*　*　*

無影幻魔耳聽狗吠聲，知道是甚麼一回事，但他却不知道那種迷烟會對狗產生甚麼影響，是否能使狗也產生與人類同樣的幻覺，同時，他亦沒有辦法阻止傷口的鮮血繼續滴下。

他的身形已全力展開，還是決定先將狗羣遠遠拋下，再作打算。

以他的輕功，在正常的情形下，這絕不是一件難事，即使高歌、杜鐵心也未必能夠追得及，但他負傷實在不輕，身手難免受影響。

一路追來，狗吠聲不絕於耳，無影幻魔的信心終於崩潰了。

*　*　*

三個時辰過去，無影幻魔終於回到他居住的魔宮門前。

入口是一個山洞，門也是石造的。

深山嚴谷，跑到這裏來的人可以說是絕無僅有，要找到這個山洞更加困難，何況還要弄開一扇那麼堅固巧妙的石門。

無影幻魔毫無疑問是一個很小心的人，對這座魔宮的堅固程度他一向很放心，可是現在他的一顆心却已經不由自主的高懸起來。

狗吠聲聽來雖然很遙遠，但來到門前仍然聽到狗吠聲，高歌、杜鐵心等人也不會怎樣遠的了，也絕無疑問一定能夠找到這座魔宮門前。

路上他已經幾次改變了方向，企圖擺脫高歌及杜鐵心等人的追蹤，可是始終聽到狗吠聲。

他的體力血氣同時不停的消耗，最後祇有回到魔宮。

無論有甚麼後果，還是要了却心願。

石門一打開，他立即閃身而入，隨即將石門關上，身子一轉，抵着石門喘息了好一會，才移步前行。

那不過片刻時間，石門那邊已經傳來了狗吠爬抓聲，緊接着就是兵器砍在石門上的聲響。

「烏鴉……」無影幻魔狂叫着。

烏鴉那個瘦矮的小老頭兒急急從鐘乳石叢中走出，應聲道：「在這裏……」接問一句：「出了甚麼事？」

「立即給我準備一切換血工具。」無影幻魔一面吩咐，一面走向八卦當中的石鼎。

烏鴉囁嚅着道：「可是，還差一個才……」

無影幻魔怒喝道：「叫你怎麼做你就怎麼做，快去！」

烏鴉愴惶舉步，無影幻魔脚步一提，已踏在八卦上。

這一次，三遍走下來，當中的太極便開始旋轉，有如一個漩渦也似，當中的石鼎亦隨着轉動，緩緩的隨着漩渦往地底下沉去。

無影幻魔隨即離開那個八卦，跟蹌着移步到那邊石床前面，迫視着燕南飛。

這時燕南飛亦已從床上坐起來，看見無影幻魔一身血污，嚇了一跳，驚問道：「爹，到底……」

無影幻魔劈胸一把將他抓了起來道：「我早已說過，那些所謂俠客一樣是陰險狡猾，好不到那裏去，你看他們這樣暗算我……」

語音一落，他霍地將披風抖開，祇見胸膛衣衫破碎，肌膚迸裂，部份甚至露出了白骨。

燕南飛嘆了一口氣，方待說甚麼，無影幻魔已厲聲大叫道：「這個仇你一定要記在心。」

「爹……」

「沒有時間找到一百個胎兒煉製百嬰魔血了。」無影幻魔嘆了一口氣：「但已經有九十九個，功效相信不會差到那裏去。」

「爹的意思是……」

「現在就要將你的血換掉。」無影幻魔手一緊，將燕南飛拉近，鐵爪連揮，將鎖着燕南飛的鐵鍊拉斷了。

燕南飛掙扎要逃開去，才一掙脫又被無影幻魔抓了回來，無影幻魔一擲將他擲向那個在旋轉的太極漩渦。

他人還在半空，石鼎已經消失不見，原來是太極的地方出現了一個大圓洞。

無影幻魔看着燕南飛扎手扎脚的掉進了那個大圓洞內，才轉望那邊的石門。

一陣陣「轟轟」的聲響正由石門那邊傳來。

無影幻魔聽在耳內，鳥頭面具中的目光更惡毒，脚步移動，走向圓洞那邊。

燕南飛這時候正在圓洞內飛旋，他雙手亂抓，驚呼失聲，在他眼前是一片紅色的光芒。

他雙手亂抓，終於抓到圓洞的邊緣，身子順勢一盪，落在一條石槽上，頭下脚向上，便要順着石槽滑下，他雙手用力抓，還是抓穩了石槽兩側。

在他的眼前，還是一片血紅色的光芒，看清楚，正是那個盛着魔血的石鼎。

一陣難以言喻的噁心湧上心頭，他忍着沒有嘔吐，再往下看去，石鼎下一張鳥形的怪椅子，周

圍連接着無數光亮的管子，另一端赫然是相連着石鼎的底部。

那張鳥形椅子放在石室的正中，旁邊大大小小的齒輪，掛着那些鐵鍊子。

烏鴉正在抓着那些鐵鍊子拉動，齒輪發出一陣陣的軋軋聲響，他聽到了撞門的響聲，偶然抬頭往圓洞上望去，却沒有看見藏身石槽中的燕南飛。

*　*　*

石門終於被撞開了，數十個江湖朋友抓着一截纏滿了樹藤的奇粗樹幹衝進來。

這許多人同心協力，莫說是石門，就是鐵造的門也一樣抵擋不住。

看見站在圓洞旁邊戴着鳥頭面具的無影幻魔，衆人不由發出了一聲歡呼，不約而同將樹幹放下，抽出兵刃，殺奔前去。

無影幻魔一聲獰笑，身形一動，往圓洞跳了下去，與此同時，高歌連人帶劍離弦箭矢似的凌空射過，射進了那圓洞內，杜鐵心也沒有慢上半步，人劍緊接着射到。

無影幻魔身形落下，圓洞底端的兩塊太極形的鐵板便左右合上，合成一個完整的太極。

在兩塊鐵板合上之前，高歌却已經連人帶劍飛射進去，杜鐵心也就慢了這半分，但仍然將劍刺進兩塊鐵板當中。

「叮」的一聲劍也被夾在鐵板當中，血光從縫隙中透上來，照亮了杜鐵心的臉。

其餘江湖朋友相繼落下，揮動兵刃，在鐵板上撞擊，叮噹聲不絕。

杜鐵心立即大叫：「快去將那條樹幹搬來。」

在他身邊的江湖朋友應聲倒拔回去，在圓洞周圍的也紛紛奔向石門那邊。

那截樹幹非常之粗大，要從鐘乳石當中撞開一條通道才能夠搬進來，衆人雖然心急，但也無可奈何。

*　*　*

高歌身形一衝而下，正好迎着圓洞下那張鳥形的椅子，他自然而然的身子一翻。

那張鳥形椅子雖然怪異，到底祇是一張椅子，並沒有給他危險的感覺，到發覺那張鳥形椅子隨着他的身形轉動，發覺不妙的時候，身子已不由自主的坐進椅中去，四肢同時落在四條凹槽內，凹槽的蓋子隨即合上，將他的四肢套鎖在當中。

椅子同時旋轉了起來，相連着鐵鍊子的齒輪，亦軋軋的急轉。

高歌要掙扎，這才發覺椅子與凹槽內有不少管子伸了出來，赫然全部封向他身上穴道的位置。

剎那間，他身上的穴道簡直就像給完全封上，全身氣力竟然用不出來。

到椅子停下，正好轉向無影幻魔面前，無影幻魔目光及處，一怔道：「是你……」

「無影幻魔……」高歌嘶聲大叫。

「怎麼會是你？」無影幻魔張目四望，連聲大呼道：「南飛，南飛！」

高歌從他身邊飛越的時候，他正因爲傷口的劇痛不自覺閉上眼睛，感覺也變得遲鈍，所以根本沒有注意，給鎖在椅子上的不是燕南飛而是高歌，實在大出他意料之中。

燕南飛仍然藏在石槽之內，看着那沸騰在石鼎中的魔血，滿頭大汗淋漓，他當然不敢應，唯恐被無影幻魔發現，將他的血以魔血換轉。

無影幻魔一呼再呼，聽不到燕南飛的回應，又急又怒，身子一轉再轉，不由一陣昏眩的感覺，他雙手抓着一條鍊子，將身形穩定了下來，氣喘吁吁道：「烏鴉……」

烏鴉從齒輪叢中轉了出來：「奴才在……」

「燕南飛在那兒？」

「奴才不知道？」

無影幻魔一掌將烏鴉打翻地上，厲喝道：「我將他扔了下來，你竟然不知道。」

烏鴉囁嚅道：「奴才眞……」

「還不快去把他找來？」無影幻魔急躁地舉脚踢去。

烏鴉連滾帶爬的走開，無影幻魔喘了一口氣，回望高歌，突然叫了一聲：「來不及了！」

鐘乳石被撞碎的聲響不絕於耳，越來越接近，圓洞的鐵板在樹幹的撞擊下，絕無疑問也會很快被撞開了。

高歌也是這樣想，大笑說：「無影幻魔，這一次你能夠逃到那兒去？」

無影幻魔狠狠的瞪着高歌，欲言又止。

「你做了這樣多的傷天害理的事，這一次還不是惡貫滿盈？」高歌仰頭大笑。

無影幻魔手一探，鐵爪抓着高歌的頭顱。

「你祇管下手。」高歌臉無懼色。

「不怕死啊！」無影幻魔怪笑道。

「怕死的根本不會到這裏來。」高歌很自然的挺起胸膛道。

「你可知道坐着的這張椅子是用來做甚麼的。」無影幻魔的眼神變得很怪異。

「就是能夠將我的身子撕開千百塊，我也不會向你求饒乞命。」

無影幻魔搖頭：「這張椅子特別造來替我兒子換血用的。」

「換血？」高歌一怔。

「我那個兒子並非無心練武，由於本身內功不佳，始終練不好，心也不夠惡毒，要他承繼父業，唯一的辦法就是將他體內的血以嬰魔血換轉。」無影幻魔歎息着道：「只差一個就湊夠百嬰之數了，不過，這也不要緊，九十九個也應該足夠了。」

語聲甫落，烏鴉便從那邊探過頭來，囁嚅着道：「少主人不知道跑到那兒去了。」

無影幻魔咆哮着，一聲道：「沒用的東西，滾……」

烏鴉慌忙的將頭縮回去，高歌放聲大笑：「我還以爲眞的沒有天理，你的兒子不在這裡，魔血煉好了又有甚麼用，難道能夠將你救出去？」

無影幻魔抓着高歌的頭顱的手立時一再用力，高歌一張臉便變了顏色，肌膚也扭曲起來。

「我們的人很快便會衝進來，」高歌含糊着仍然在笑：「到時候……」

「不錯，我的兒子不在這裡，可是你在這裡！」無影幻魔突然鬆了手。

「我在這裏？」高歌一怔。

無影幻魔冷笑截道：「我索性就將魔血注進你的體內，將你變成一個邪惡的魔人。」

「你以爲我會答應了？」高歌大笑道。

「由不得你。」無影幻魔手一揮椅子又轉動起來，霍地倒轉。

高歌頭下脚上，眼中的無影幻魔，看來更奇怪，話尚未出口，無影幻魔已然將那些發亮的管子一條條經由椅子上的圓洞插進高歌的穴道內。

石鼎內的魔血隨即由管子湧進，高歌觸目驚心，一口眞氣勉强運轉，將要注進體內的魔血迫出體外。

無影幻魔看在眼中大笑，左手一探抵在高歌胸膛上，只一壓，高歌的內力眞氣便消散了，魔血也隨即注進去。

那張椅子上的圓洞原就是全部對着高歌全身的穴道，從圓洞插進去的管子未插進去已將他的穴道封上，一插進去，正好將他身上的穴道完全洞開，無影幻魔就是那麼一壓，他的眞氣內力也非散不可的了。

在他體內的鮮血與之同時由另一組插進他體內的管子流了出來。

眼看着他的臉色由紅轉白，再又由白轉紅，他連聲呼叫。

無影幻魔隨又喝了一聲：「烏鴉，劍……」

等在一角的烏鴉慌忙將一柄劍送上來，顯早已得到授命，所以並沒有滾出來。

那柄劍的劍柄雕鑄成一隻烏鴉，眼睛的部份貫穿，無影幻魔拔劍在手，目光穿過烏鴉，落在高歌的眼睛上。

劍出鞘的刹那間，高歌的目光不由落在劍身上，隨即順着劍光投射向烏鴉。

那柄劍的劍鋒也是有異一般，並非全部閃亮發光，閃亮發光的部份有如箭簇一樣投射向烏鴉眼，目光落在劍鋒上，很自然的被吸引上去。

高歌的目光與無影幻魔的目光，經由烏鴉眼才接觸，無影幻魔頭戴着烏頭面具便裂開爆碎，那柄鴉劍亦同時爆碎。

高歌終於看到了無影幻魔在面具後的臉龐，這是他最後的視覺觀感。

他脫口大叫，神態由震怒急轉變成有如白痴般。

無影幻魔仍然盯着他，一字一頓的道：「你就是無影幻魔……」

高歌在無影幻魔怪異的語聲中神態又再變，轉變成邪惡，他體內的血液繼續不斷排出，染紅了一大片地面。

無影幻魔的緊接着大呼：「殺盡江湖所有的高手！」

* * *

透過鐵板中間的縫隙，杜鐵心將無影幻魔與高歌的接觸變化看在眼內，也聽得很清楚，難免爲之魄動心驚，却是有心無力。

那些江湖朋友終於將樹幹送到圓洞旁邊，杜鐵心連忙讓開。

各人隨即抓着那截樹幹用力往鐵板上撞去，杜鐵心等則在旁觀看，只待鐵板給撞開，立即撲下，追擊無影幻魔。

樹幹撞擊在鐵板上，發出巨響，迴聲震蕩，震耳欲聾，甚至給人一種天崩地裂的感覺。

無影幻魔也有這種感覺，砂石塵土不住洒落在他頭上身上，他沒有理會，只顧望着高歌。

石鼎中的魔血這時已經放盡！高歌體內的血已完全被魔血換掉，不用無影幻魔動手，插在他穴道上的管子竟然一條條被迫出來，傷口與之同時復合。

他的眼蓋此時如重鉛似的不由自主地垂了下來。

無影幻魔看在眼內，鬆了一口氣，鐵板就在這時候被撞脫，迎頭掉下來。

他全身一縮讓開，一口鮮血噴出，由於他以鴉劍施展幻術，消耗內力那麼多，也要一段時間才能夠

補充，人才能夠回復正常，現在他重傷之後，又趕了這許多路，再施展幻術簡直就是拿自己的性命開玩笑。

他却是沒有選擇的餘地。

樹幹緊接落下，撞擊在地上，整塊地面也爲之震動。杜鐵心等相繼沿着樹幹掉下去，隨即撲向無影幻魔。

無影幻魔雙爪狂舞，一面狂吼：「殺光他們，殺光他們！」

杜鐵心等一聽，都以爲無影幻魔還有甚麼得力助手，這地方還有甚麼埋伏，可是目光及處，並無任何發現。

他們都沒有留意高歌的反應。

高歌在無影幻魔的狂叫聲中，緩緩的搖搖頭，然後又緩緩的點點頭。

杜琳琳也躍下，來到高歌的身邊，很自然的伸手抓着高歌的肩膀搖動起來。

高歌突然抬起頭來，張開眼睛，眼神說不出的怪異，佈滿血紅色的血絲，驟眼看來，眼珠子簡直就像飄浮在血海中的一個黑太陽。

杜琳琳看着，不由機伶伶打了一個寒噤，轉望那邊，無影幻魔抓傷了幾個江湖朋友，身上亦挨了幾下子，更閃不開杜鐵心的那一劍。

杜鐵心看準了，他揮劍，從無影幻魔雙爪當中穿過，一直刺進無影幻魔的心窩內。

無影幻魔雙爪欲救不及，欲舉起手要抓破杜鐵心的頭顱，但左右都有兵刃擋住，十數把兵刃緊接着圍攻過來，所有兵刃都刺進他的體內，無一落空。

他慘叫一聲，浴血倒在地上，倒在鎖着高歌那張鳥形怪椅子前，手一探，抓住椅脚上。

「格登」的一聲，高歌身上所有的束縛，完全鬆開，無影幻魔挺身而起，嘶聲狂叫：「我是不會死的……」

十數把兵刃隨即落在他身上，狂刺狂劈，杜鐵心看着忍不住大聲叫道：「夠了……」

各人應聲停下手來，無影幻魔已經氣絕，身子爛泥般的倒下，倒在血泊中。

燕南飛看在眼中，他想撲下去搶救，人在石槽中，一時間却脫不出來，要叫，杜鐵心已先叫了。

看着無影幻魔的屍體，各人都有一種如釋重負的感覺，也就在這時候，一個怪異的聲音傳來：「殺光他們……殺光他們……」

各人循聲望去，只見高歌從鳥形椅子上站起來，雙手一振，有如大鳥展翅，在他旁邊的杜琳琳竟然被震飛丈外，險些撞在那截樹幹上。

高歌身形接展，猛喝一聲叫道：「烏鴉……」

烏鴉聞聲在一角閃出，雙手捧着一柄劍。

「劍……」高歌接喝一聲，將劍拔了出來，霍地轉身，劍指衆人。

在他身前不遠的一個手握長劍的漢子不由奇怪的叫了一聲：「高兄……」

杜鐵心即時喝叫道：「小心……」

他看見高歌的眼睛殺機畢露，語聲出口同時，身形亦掠前去阻止。

雖然發覺在先，那個漢子的反應也非常之敏銳，仍然閃不開高歌的一劍。

那柄劍刹那間竟變成了血紅色的閃電刺進那個漢子的咽喉，劍一刺進便抽出，也閃電般四面八方疾擊出去，在他周圍的江湖朋友無一倖免，十多個人片刻間倒在高歌劍下。

高歌的劍非常之快，而且劍光與目光彷彿有一種難以言喻的魔力，在瞥見劍與目光的刹那間，令人爲之心猿意馬，突然想起了許多的無謂事，忘記了處境凶險，也自然忘記了抵擋。

雖然只是刹那間，對高歌來說經已足夠了，他的內力也因爲體內注入了魔血而激增，內力深厚的江湖朋友雖然不受他的目光、劍光影響，却也接受不住他的强勁內力，還是倒在他的劍下。

其餘的江湖朋友看在眼內，無不震驚，目光不約而同落在杜鐵心臉上。

杜鐵心亦被高歌的行動驚呆了。這時候一下子醒覺，咬牙切齒的一聲道：「殺了他……」

杜琳琳第一個嚷出來道：「爹，他……」

「他體內流的已經是魔血，正如無影幻魔所說，他經已變成了一個魔人……」

「難道這無藥可救？」

「現在沒有，唯有以殺止殺！」

杜鐵心一聲長嘯，身子凌空撲出。

高歌攻勢已經展開，追殺那些江湖朋友，沒有人能夠抵擋，也沒有人能夠阻止，連杜鐵心也不能夠。

慘叫聲此起彼落，那些江湖朋友一個接一個的倒下，杜鐵心一直追在高歌身後，却是盡了全力也追不及。

高歌順勢殺盡了進入地下密室的江湖朋友，身子一轉，目光落在杜鐵心臉上。

圓洞外邊還有許多江湖朋友，但看見這種情形，難免都是有些恐懼，却到底是江湖人，一股熱血湧上心頭，便呼叫着要躍下去。

杜鐵心即時喝止：「別下來作

無謂的犧牲，退出去！」

大家都明白他的心意，一想也是道理，停止躍下的行動。

高歌目光向圓洞那邊一轉，又回到杜鐵心臉上，發出一聲接近野獸的咆哮。

杜鐵心深吸一口氣，內力都凝聚在劍上，準備全力一擊。

旁邊的琳琳這時候顯然經已死心，劍亦指着高歌，一聲喝叱，撲上前去。

杜鐵心一把拉不住，身形急上。

高歌目光與劍光同時落在杜琳琳的劍上，一劍將琳琳的劍劈斷了，琳琳身子亦被震倒地上，高歌劍勢一轉，緊接劈下。

他眞的已被無影幻魔迷了心竅，這一劍劈下，毫不留情，琳琳若是閃避不及，必然喪命劍下。

琳琳也果然避開不及，杜鐵心的劍幸而在這時趕到，擋下了高歌的一劍。

劍未斷，杜鐵心仍然被震退了一步，脚一挑，將琳琳送到一角。

高歌這一劍果然還有變化，迫退杜鐵心，緊接着斬杜琳琳，一斬又被杜鐵心破壞，怒氣立時都發洩在杜鐵心身上，連連斬劈。

琳琳一下子不能跳起身，亦連忙用斷劍擋去，父女兩人全力抵抗，仍然被高歌迫得連連後退。

高歌每一劍劈出都是雷霆萬鈞之勢，一劍快過一劍，接連七劍都砍不着杜鐵心父女二人，咆哮聲中，人凌空騰起，再一劍劈出。

杜鐵心、琳琳父女二人已退到燕南飛藏身的那條石槽前面，看見來勢凌厲，硬接不得，杜鐵心忙將琳琳推到一邊，翻身亦向那邊撲到。

高歌的劍毫髮之差斬至，霹靂一聲，那條石槽被他一劍劈斷，燕南飛亦被震得從石槽中倒栽下來。

高歌目光及處，立時一呆，燕南飛的相貌與無影幻魔既然是那麼相似，他既然被無影幻魔幻惑，變成了無影幻魔的替身，看見一個與無影幻魔那麼相似的人，自難免奇怪。

無影幻魔最後給他的感覺，是驚懼多於一切，刹那間，一陣驚懼的感覺立時湧上他的心頭。

「你到底是那一個？」高歌脫口叫了出來。

燕南飛從地上翻身躍起，看着高歌。

「你到底是那一個？」高歌迷惑地搖頭。

燕南飛心裏明白，一面倒退，一面向杜鐵心、琳琳二人揮手：「快離開這裡。」

杜鐵心這時候亦明白了幾分，一把抓住琳琳的肩膀，急急後退，燕南飛亦隨着倒退開去。

高歌不由自主的追上前，呆望燕南飛，一面叫道：「告訴我你是甚麼人，我又是甚麼人？」

燕南飛沒有回答，祇是後退，他們的後面是牆壁，杜鐵心發覺要改變方向的時候，背部已抵住牆壁上。

他正要拉着琳琳一旁繞開，高歌臉上已露出苦惱的神色，看樣子已有所行動。

接觸高歌妖異的目光，杜鐵心、琳琳慨歎之餘，亦難免為之心寒。

燕南飛即時脚快一步，退到他們身旁，伸手往牆壁一按，一扇暗門便在牆壁上出現，他連忙伸手推杜鐵心、琳琳進去。

杜鐵心不假思索，他雖然不認識燕南飛，卻不知怎的，完全信任這個年輕人。

高歌苦惱的神色更强烈，燕南飛不等他再有甚麼反應，反身一轉，亦溜了進去。

暗門緊接關上，高歌目送燕南飛消失，一手伸出，抵在暗門上苦思着不住的搖首。

「烏鴉！」他突然叫了出來。

烏鴉急急一旁走出，高歌連忙問：「那個小伙子是甚麼人？」

不等烏鴉回答，他又問道：「我又是甚麼人？」

「不知道。」烏鴉回答的是第二個問題，他負責去搜索那些胎兒有關的資料，高歌是第九十九個受害者，相距那麼近，他又怎麼會不知道，祇是他就是說出來，高歌也不會相信。

在他眼前的高歌已變成無影幻魔的化身，已完全失去自我，這已是不能夠改變的事實。

高歌也沒有再追問下去，却反問自己：「我現在又應該做些甚麼？」

語聲甫落，他的神態又變得猙獰，語聲亦變得兇兇狠狠的，突然大叫起來：「殺光他們！」

「殺光江湖上所有的高手！」這一句，語聲竟與無影幻魔的聲音一樣。

烏鴉聽着不由得機伶伶打了一個冷顫。

＊　＊　＊

暗門後是一條狹窄的甬道，盡頭處是一片荒野。

走在荒野上，杜鐵心的心情更蒼涼，他終於停了下來，回望跟在琳琳身後的燕南飛，忍不住問：「你眞的是無影幻魔的兒子？」

燕南飛一怔，嘆息道：「這是不可能改變的事實。」

杜鐵心突然揮手，一把抓住燕南飛的右腕，燕南飛閃避不開，露出痛苦之色。

杜鐵心由脈搏已探出燕南飛的內力深淺，奇怪的搖頭說道：「虎父無犬子，你的內功怎麼會這樣不濟？」

燕南飛苦笑道：「我根本不想練武。」

「練武强身，是一件好事。」

「我既為無影幻魔的兒子，練武又怎可能是在强身，武功不好我便不會害人。」

「你爹爹却是要你繼承他的一切，所以練成那種魔血，要使你脫胎換骨，非獨武功突飛猛進，性格也隨着變得兇殘。」杜鐵心嘟喃着：「他在魔室裡所說的都是事實嗎？」

燕南飛點點頭。

杜鐵心歎了一口氣：「看來那些魔血的確非常有效，的確能使一個好人變成魔人。」

杜琳琳叫了出來：「這是說……」

「高歌的武功本領已經很不錯，現在一身魔血，內力倍增，當然更加厲害。」杜鐵心憂形於色：「能夠制服他的人相信不會多。」

燕南飛沉吟道：「爹施展的移魂大法，改變了他的心態，要他殺盡江湖上所有的高手。」

「我聽得很清楚。」杜鐵心苦笑：「眼看又是一場江湖的大浩劫了。」

「難道沒有解救的辦法？」琳琳擔心的問。

杜鐵心沉吟着，目光轉向燕南飛，琳琳目光一轉，接問燕南飛道：「你應該知道的。」

燕南飛沉思道：「爹曾跟我說過，要解救幻術，除非找到一種更厲害的方法，令他的心神再度受制刺激，却又不能夠過份，否則不難會變成白痴。」

杜鐵心微喟：「變成白痴也總好過胡亂去殺人。」

杜琳琳又看看燕南飛：「你爹爹也不知打的是甚麼主意，我看他的腦袋也很有問題，想的總是這樣邪惡的技倆。」

杜鐵心輕喝一聲道：「琳琳，別亂說話。」

「我說的都是事實。」琳琳回頭看了一眼：「好好的一個人給他弄成這個樣子。」

杜鐵心截口道：「現在不是說這種話的時候。」

燕南飛歎了一口氣道：「前輩……」

杜鐵心揮手截住道：「你心地怎麼樣，難道我還看不出來，祇是事情現在到這個地步……」

「前輩，有用得着晚輩的地方請你吩咐好了。」

「你若是有意為你爹爹贖罪，就得幫忙我們如何令高歌回復正常。」

琳琳接一句道：「這件事你不管也得管的了。」

燕南飛無言的點點頭，杜鐵心又歎息了一聲：「當務之急，却是要想辦法如何通知所有朋友小心防範，如無把握，避之則吉。」

這話說來容易，做起來却是絕不簡單。

＊　＊　＊

荒野，水邊。

路天行仗劍而立，祇等高歌到來，他已經接到了杜鐵心的通知，之前也聽說過有關高歌的傳說，他接到了高歌的戰書，還是依約如時到來。

他不是不怕死，祇是有信心絕不會倒在高歌劍下，闖蕩江湖十多年，能夠擊倒他的人現在還沒有出現，有時候他甚至有一種求敗的衝動。

戰敗未必要死亡，但他却是早已打好了主意，寧願戰死也不會屈辱求存。

急風中傳來馬蹄聲，路天行轉身望去，便看見高歌飛騎奔來，一身黑衣，騎的亦是一匹快黑馬。

等他停下，路天行才大聲呼問：「來的可是高歌？」

「站在那兒的可是路天行？」高歌反問，語聲妖異，令人聽來極不舒服。

「正是！」

路天行拔劍出鞘。

「好漢子！」高歌大笑：「我喜歡鬥志激昂的人。」

「拔劍！」路天行暴喝。

高歌翻身下馬時，劍隨即出鞘，也一聲暴喝，那匹黑馬也就在暴喝聲中疾奔了出去。

他的馬奔出的同時，他的劍也在手上劃起了一道耀目的光芒。

路天行看見這劍光心頭便已一凜，他也是用劍的高手，當然知道沒有相當的內功造詣，絕對不能夠將內力迫到劍上，令劍發出這種光芒來。

他的劍還是立即迎上去，一心在試高歌劍上的威力，他絕對有信心接下這一劍，却是不知道，就是因為這一份信心，祇一劍便將他送入絕路，墮進萬劫不復之境。

兩劍交擊，他一個身子便在霹靂交擊聲中倒飛了出去，高歌劍上內力的强勁，實在大出他意料之中，幸好他用的不是一般的劍，否則劍經已被劈斷了。

現在他並不好過，凌空未落，高歌的劍已追擊過來，一劍比一劍强勁。

他的內力已經比不上高歌了，人凌空未落，一個身子不由自主在半空中翻滾，幸而他反應敏捷，能夠及時收劍將高歌的劍截下。

將高歌的劍截下同時，他的身形亦準備落下，但極盡落下的變化，身子還是被高歌劍上的內力托起來，翻滾在半空，在他這是從來未有過的事，心情的恐懼已不是甚麼所能形容的了。

人在半空中，他竟有一種墮進地獄的感覺，也是很突然的，他發覺高歌的身子竟然隨着他拔起來，凌空一劍刺向他的要害。

這一驚非同小可，他的劍雖然迅速，毫髮之差，還是被高歌的劍刺進體內。

一股强勁的內力隨即湧進去，將他的身體震飛丈外，飛墮在進水裏。

人還在半空中，他的心脈已然被湧進去的內力震碎，立即喪命，劍亦隨即脫手，飛插進水裏激盪起一股水花。

高歌冷冷的看了一眼，半空中一聲輕嘯，停在數十丈外的黑馬迅速奔來，他翻身上馬，去遠了。

一隻鴿子也在這時候從不遠處的雜木林子裏飛了出去，飛越長空。

烏鴉却是從相反的方向走了出來，目送高歌一騎消失，才移步進水裏，拔出了插在水底中的那柄長劍，然後仰天一聲嘆息，也沒有留下來，捧着那柄長劍緩步的離開。

* * *

飛鴿傳書無疑是傳遞消息最快的一種方法，路天行的死訊，由飛鴿迅速送到杜家莊，送到杜鐵心手上。

這是杜鐵心是意料中事，心情已接近痲木。

魔宮一戰，生存下來的江湖朋友，都聚在他的莊院內，隨時都可以全力出擊。

到現在他們仍然沒有這種行動，祇因爲他們連一分把握也沒有。

杜鐵心沒有任何表情變化。

他們也沒有追問，在他們的心目中，知道路天行應戰的消息後，已知道沒有他幾天可生存，雖然路天行在江湖上名氣也很大。

燕南飛、杜琳琳都在大堂內，琳琳仍然是那麼衝動。

也祇有琳琳才會這樣問：「路天行又死了！你怎麼辦？」

杜鐵心看着她，又轉到燕南飛臉上。

他的目光再轉到大堂內的江湖朋友，一聲乾咳：「這已是第七十九個江湖上的高手被殺，他的內力越來越强勁，路天行可以說完全沒有還擊的餘地。」

一個大漢脫口問：「以路天行的武功，也是這樣不堪一擊？」

杜鐵心目光一落，道：「這其實並不值得奇怪，這之前比路天行更高强的三位朋友也不是都倒在他劍下？」

另一個江湖朋友道：「看情形，他眞的是要殺盡江湖上的高手。」

杜鐵心點頭無語。

「他是你老人家的女婿……」

「我現在祇知道他是無影幻魔的化身。」杜鐵心目光冷冷的一轉：「可惜到現在我還沒有想到一個好辦法將他擊倒。」

琳琳突然接口道：「他回去了自己的莊院，我們……」

「這也是我們唯一的希望。」杜鐵心截道：「現在他仍然回家去，無疑就是表示他仍然有一點記憶，也是說，仍然有一點天性。」

「那又怎麼樣？」另一個江湖朋友問：「你老人家莫非已經想到了甚麼好辦法？」

大家的目光不期然都落在杜鐵心的臉上，他們都發現杜鐵心的眼瞳突然發出了光輝。

「將他抓起來，想辦法如何誘發恢復他的本性。」杜鐵心沉着聲：「到現在，我們也無需再理會甚麼江湖規矩的了。」

一個江湖朋友頷首道：「那比正面去殺他應該簡單得多。」

杜鐵心接着說道：「祇要能夠將他抓起來，一切便迎刃而解，若是他不能夠恢復本性……」

琳琳聽到這裏不由上前一步，欲言又止。

杜鐵心向她一揮手，接道：「若不能的話，祇有將他殺了，以絕後患。」

一個江湖朋友嘆息道：「他到底是我們的朋友，也原是一個俠義道，這一次祇是身不由己。」

另一個接道：「你老人家放心，大家都是很明白事理的人。」

「我也知道大家爲難。」

杜鐵心突然伸手一拍燕南飛的肩膊道：「老弟，看你的了。」

「我？」燕南飛吃了一驚：「我武功……」

「祇有你可以幫助我們。」杜鐵心盯着燕南飛道：「那天在魔宮密室，高歌看見你出現，立時變成傻瓜那樣子，這件事你大概還沒有忘掉？」

「我跟他素未謀面呀？」

「可是，你們父子相貌這麼接近，看見你，我想他以爲看見了你爹了。」

燕南飛沒有作聲，杜鐵心嘆了一口氣說：「他見了你爹爹無影幻魔，他記憶中祇怕沒有甚麼人的印象了。」

* * *

事實，高歌的確是這樣，回到莊院中，想來想去都想不到甚麼，立即將烏鴉叫來。

烏鴉知道是怎麼回事，但高歌叫他，他還是要出現。

高歌在他的心目中，是他的新主人。

他是一個很講原則的人，雖然那種原則與一般的截然迥異。

高歌看見他沉吟着，終於問道：「怎麼我一些記性也沒有？甚麼事也想不起來？」

烏鴉很冷靜的應道：「奴才不知道。」

高歌很自然的再問道：「烏鴉，我到底是你的甚麼人？」

「不就是主人嗎？」

「那你呢？又是我的甚麼人？」

「不就是奴才嗎？」

「那個……那個……」高歌的目光逐漸變得迷惘了。

在他的腦海中，刹那間出現了一個頭戴烏頭面具的無影幻魔，然後那個烏頭突然破碎，露出了無影幻魔的本來面目。

所有的記憶都像是浮盪在水波中，是那麼的不穩定，使他努力的思索。

他最後忍不住的大叫了起來，整座大堂立時也爲之震動。

烏鴉却是若無其事，祇是冷靜的待立在一旁。

高歌雙手捧着腦袋，近乎呻吟的道：「那個人到底是誰？」

烏鴉淡然道：「你說不出是那個人，奴才怎知道那個是誰？」

高歌好像明白又好像不明白，迷迷惘惘地坐了下來，接着又問：「我到底要做甚麼？」

烏鴉方未回答。

高歌突然又站了起來，狂笑大叫道：「殺光江湖上所有的高手。」

烏鴉看着嘆了一口氣道：「奴才方要進來告訴主人一件事。」

「說……」

高歌簡直就是無影幻魔的化身。

他的語氣動作完全變了另一個人。

「一羣江湖高手要主人到莊外樹林決一死戰。」

「一羣？」高歌又狂笑起來：「他們不要命了。」

「絕無疑問。」烏鴉緩緩道：「他們就是闖入魔宮的那一羣。」

高歌眼神更是邪惡：「他們要我甚麼時候去？」

「現在……」

高歌大喝道：「拿劍來……」

眼神非獨邪惡，而且殺機畢露。

* * *

杜鐵心、燕南飛等早已來到了那個樹林，也早已安排妥當。

高歌才一現身，他們便四方八面，一個個現身出來，將高歌困在當中。

高歌目光一轉，毫無懼色，隨即放聲大笑起來。

「高歌……」一個大漢厲聲大喝。

高歌一怔，反問道：「高歌是甚麼意思？」

那個大漢不由怔住。

另一個大漢立即道：「這個白癡，你跟他廢話甚麼？」

高歌也不理會他們說甚麼，接問：「你們還有膽量來找我？」

杜鐵心冷然截口道：「既然你一定來找我們，乾脆就在這裏解決算了。」

高歌大笑道：「好，省得我一個個去找。」

杜鐵心霍地一揮手：「跟這種人用不着說甚麼江湖規矩，大家一齊上。」

「好，一齊上……」高歌放聲狂笑：「我要殺光你們！」

各人兵刃紛紛出鞘，團團包圍着高歌，迎上前去。

高歌一甩披風，環顧四周，脚步展開，很自然的往北面迎去。

站在北面的那羣江湖朋友隨即倒退，高歌大笑轉身，回向南面。

杜鐵心正在南面，看見高歌向這邊追來，與身邊的江湖朋友亦倒退。

高歌緊追，一面大笑道：「你這個老頭兒最是痲煩，今天無論如何我也要取你性命。」

杜鐵心笑應道：「你過來取好了。」接着把手一招。

高歌手中劍一引，身形立即向那邊飛射過去，杜鐵心與之同時倒退，身邊的江湖朋友亦左右閃避了開去。

燕南飛，琳琳這時候亦已蓄勢以待，他們就在那邊的一株高樹上，藏身在濃密的枝葉中，燕南飛的身上縛着繩子，那條繩子的一端，則抓在琳琳的手中。

琳琳很緊張，一方面因爲整個計劃最重要的一環就握在她手中，另一方面則是因爲燕南飛的性命也就在她手上。

燕南飛反而很鎮定：「看準了，妳便將我推下去。」

琳琳一咬嘴唇，手按着燕南飛肩膀，終於一推，燕南飛與之同時高呼一聲道：「高歌……」

高歌又是一怔，衝前的身子停了下來，也就是刹那間，燕南飛在他面前倒吊下來。

「是你！」高歌的眼睛很敏銳，一眼瞥見，整個人呆住，劍停在半空，劍尖距離燕南飛已不到一尺。

燕南飛已感到了劍上的寒氣，不由的打了一個冷戰，眼睛却仍然盯着高歌。

「你到底是甚麼人？」高歌追問，眼前的燕南飛刹那間在他眼中

已化成頭戴鳥頭的無影幻魔。

許多幻覺隨即出現，他隨着有一陣天旋地轉的感覺，彷彿又坐上了那張鳥形的椅子上，身不由己地隨着椅子不住旋轉。

無數張繩網也就在這時候向他撒下，在杜鐵心指揮之下，那些拋出繩網的江湖朋友緊接着轉動，繩網外再加上繩子，穩穩的將高歌綑縛了起來。

高歌手中的劍欲破網而出，隨即被杜鐵心奪去，他狂叫掙扎，却已經無能爲力了。

「將他送進去……」杜鐵心跟着指揮眾人將高歌扛回莊院中。

燕南飛這個時候亦被琳琳放回地上，他一躍而起。

琳琳亦躍落他的面前，興奮的大叫：「我們成功了。」

燕南飛吁了一口氣，接問杜鐵心道：「我是不是可以離開了？」

杜鐵心目光一轉，沉吟着道：「你還是暫時的留下來，也許我們還有需要你幫忙的地方。」

琳琳接道：「你難道不想知道有甚麼結果？」

燕南飛心頭一動，道：「我當然想知道。」

杜鐵心也看在眼內：「你其實並不放心？」

燕南飛微喟道：「老父的幻術不容易破解。」

杜鐵心點頭道：「我們也只是盡量努力，若是不能夠令他恢復正常記憶，最後還是要將他殺掉。」

燕南飛沒有作聲。

＊　＊　＊

送進莊院大堂，眾人即將高歌縛在一條柱子上，隨來的三個大夫不敢怠慢，立即上前去，以金針插進高歌臉部的十數處穴道。

高歌終於昏迷過去，那些江湖朋友團團的包圍着，你一言，我一語，亂成一堆。

杜鐵心再揮手，等大家都靜了下來，才道：「三位大夫以金針過穴，若是不能夠令他恢復記憶，只好將他交給大家，任由處置。」

一個大漢應道：「有你老人家吩咐，就這樣好了。」

其他人並無異議，目光都集中向那三個大夫，那三個大夫不敢怠慢，隨即替高歌脫下衣衫。

一診斷，三個大夫終於有了答案，稍作商議，年紀最大，資格最老的一個才道：「他只是經脈閉塞，金針過穴通經脈，再輔以藥物，很快就會痊癒的了。」

杜鐵心一聲：「有勞三位！」

那三個大夫都是周圍數百里最負盛名的老手，將他們都請到這裡來，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杜鐵心也實在費煞心思。

高手也到底是高手，那三個大夫迅速將高歌身上的穴道以硃砂點出來，但仍然反覆檢驗無誤，才取來金針插了下去。

也不用杜鐵心吩咐，那些江湖朋友已一個個悄然走出去，唯恐騷擾那三個大夫落針施藥，燕南飛是最後離開的一個，一臉疑惑之色。

出了院子，杜鐵心才回頭，目注燕南飛：「你好像沒有多大的信心。」

燕南飛回頭看了一眼：「我只覺得那三位老人家都不是武林中人，對內功，都不會太了解。」

杜鐵心歎息道：「這是一個問題，但精通武功與醫術的江湖朋友可沒有人。」

燕南飛沉吟道：「其實應該不會有太大分別的。」

杜鐵心接口道：「萬一眞的不能破解，我們只有選擇最後的一個辦法。」

燕南飛道：「這裏其實已沒有我的事。」

琳琳插口問道：「你意思是要離開這裏？」

燕南飛點點頭，琳琳接問道：「那你要到甚麼地方去？」

「我也不知道，但肯定絕不會在江湖上行走。」燕南飛感慨道：「我只想做一個普通人，過平靜的生活。」

琳琳垂下頭：「這也好。」

燕南飛接着道：「只是高歌方面，大家……」

下面的話還未接上，一聲慘叫突然由大堂那邊傳來。

杜鐵心臉色一變，失聲道：「不好……」身形急展，向那邊掠去。

琳琳、燕南飛很自然的亦奔向那邊。

＊　＊　＊

杜鐵心找來的三個大夫，絕無疑問是老手好手，認穴無誤，下針準確，只可惜高歌體內流的是魔血，穴道受針的刺激，亦有異於常人，到他們發覺的時候，已經來不及補救了。

那枚插進高歌太陽穴的金針才插入，高歌便清醒過來，眼睛霍地張開，竟然是血紅色的。

插針的那個大夫目光與高歌接觸，立時怔住，其餘兩個發現他有些異樣，順着他的目光向高歌望去，終亦與高歌的目光接觸，反應亦是一樣。

然後他們動手去解縛着高歌的繩子，動作雖然緩慢，却是肯定拚盡全力。

繩子給完全解開，他們的雙手盡皆迸裂，却一些痛楚感覺也沒有，一臉痴呆的表情，躬着腰身，像三條忠心的狗似的侍候在高歌身邊。

幾個江湖朋友就在這個時候從裏面走了出來，看見這種情形，知道出事，一怔之下立即拔劍向這邊殺奔過來。

三個大夫一齊張開手上前攔阻，那幾個江湖朋友正不知如何是好，高歌已凌空翻身的撲下，反手拔出身上插着的金針，向那些江湖朋友的眼睛插去。

兩個江湖朋友首當其衝，慘叫聲中，掩目倒下。

金針上貫注內力，一針即可致命，高歌隨即奪劍在手，一陣飛劈，進來的江湖朋友無一倖免。

那三個大夫一臉痴呆的表情，無動於衷，甚至看見高歌的劍向他們劈來也不反抗。

他們也帶着痴呆的笑容倒下。

杜鐵心撲進大堂時，目光及處，亦不由一怔，大批江湖朋友亦四方八面湧來。

「殺之！」杜鐵心沉痛的一聲，人劍當先搶前，殺向高歌。

那些江湖朋友亦紛紛撲上，每一個都好像瘋狂了也似的大聲呼叫，殺聲震天。

高歌亦一聲大喝，一股內力把插在身上的金針完全迫了出來，激射向四方八面湧上來的江湖朋友，身子往上拔起，「嘩啦」聲中，穿破承塵，撞碎瓦面，疾竄了出去。

杜鐵心身形同時拔起，亦穿破承塵，撞碎瓦面掠出，緊追在高歌身後。

高歌在瓦面上一滾而過，身形往院子落下，尚未站穩，一聲嬌叱便傳了過來道：「高歌……」

是琳琳，叱喝着一劍刺到，高歌目光及處，不由自主的一呆。

琳琳的樣子與他的妻子依依相似，剎那間在他眼中所見的不是琳琳，乃是依依。

三個大夫給他施了金針度穴，雖然不能夠令他完全回復記憶，却多少將他的記憶勾起來。

他還是一探手，便將琳琳的劍拍開，接着將琳琳一把抓住：「妳是那一個？」

琳琳身手雖然不錯，還是閃避不開，掙扎着應了一聲：「要你的命。」

高歌笑了笑，道：「怎麼妳這樣兇？」

琳琳方待回話，杜鐵心已凌空落下，厲喝道：「把我的女兒放下來。」

燕南飛那邊亦已奔到，接着大叫道：「放下她……」

高歌對杜鐵心的厲喝毫不動容，聽到燕南飛的聲音，臉色不由變了一下，回首一看，脫口一聲：「又是你……」

燕南飛在他的眼中，一時頭戴鳥頭面具，一時面貌在破碎的面具碎片中顯得迷濛——正是無影幻魔最後給他的印象。

他想不起那個戴着鳥頭面具的是甚麼人，只是對無影幻魔有份難以言喻的恐懼，這種感覺來自深心處，甚至令他連一戰的勇氣也沒有。

燕南飛一面放步迫向高歌，一面再叫道：「將她放下！」

高歌只是大叫：「你不要走近來。」

燕南飛繼續迫近，高歌一退再退，突然大叫一聲，挾着琳琳翻身躍上牆頭，往外掠去。

杜鐵心、燕南飛連忙追上前去，杜鐵心輕而易舉，一躍上了牆頭，燕南飛盡全力亦躍了上去，再躍下牆外空地。

高歌已不知所踪，杜鐵心目光一轉，揮手道：「你往那邊追……」語聲一落，他的身形便向另一個方向躍出，追進一個雜木林子內。

跟着追出來的江湖朋友看見杜鐵心追向那個方向，不由自主亦向那個方向追去，他們當然都相信杜鐵心的判斷，沒有人理會燕南飛。

燕南飛看着，怔了一會，終於放步向杜鐵心要他追去的方向追去。

他也知道杜鐵心不能夠肯定，否則早已着他一齊追前去，祇是既然那邊已有那麼多人追去了，自己也就追向這一邊碰碰運氣。

對琳琳他有一份特殊的好感，不希望琳琳受到任何的傷害。

不錯他是站於杜鐵心這邊，由於他是無影幻魔的兒子，大家對他都有一份抗拒的心態，不想與他走在一起，杜鐵心是例外的一個，還有便是琳琳了。

他並不介意大家對他的態度，但對他的友善，還是有一份感激。

琳琳的善良，令他有一份要保護她，不讓她受到傷害的衝動。

＊　＊　＊

高歌果然是向燕南飛所走的方向走，走了三里路，進入另一個雜木林子，看後面沒有人追來，他終於停下腳步，目光又落在琳琳臉上，掩着琳琳嘴巴的手不肯放開。

「放開手……」琳琳掙扎着大叫。

高歌應聲放開手，琳琳着地躍起，雙臂隨又被他抓住了，完全沒有閃避餘地。

「妳是……」高歌迫視杜琳琳，突然又想起自己的妻子依依。

依依到底是他的甚麼人，他却想不起來，所以他的話沒有接上，祇是呆呆的望着琳琳。

杜琳琳想避開他的目光，却怎也避不開，他突然想起與依依相愛相親的日子。

（未完・一）

江湖踩雲生故事／霍去病•文　可飛•圖

九手抓鬼

上文提要：沈形雲假裝不懂賭天九牌，還讓芍藥教他認牌。沈形雲想贏石大丹的銀子，其目的只不過是教訓他的無情無義……石大丹走後，歐陽太斗、周大年、龍升天、司徒文正四個大豪客開始賭，加上沈形雲與賭場裏的「五手遮天」伍曼天共是六家賭天九牌，結果大贏家是「不會賭」的沈形雲，他希望在賭枱上發現是誰有用不完的財富……



大丹銀元輸不盡　竊聽對話知因由

卻又聽得龍升天道：「別管沈公子是否精於此道，如今賭局已散，交情不能完蛋，龍某人心直口快的問你沈公子一句話，還望實言相告！」

沈形雲看看在座各位，他甚至也看看坐在各個主子一邊的幾個保鏢人，淡淡的道：「那看你龍堡主要問在下的是甚麼事了！」

龍升天笑笑道：「老實說，咱們的賭局結束了，便是你沈公子承認在牌上做了假耍了老千，咱們未當場抓到，當然不會事後再找你講甚麼道理，對不對？」

他還向司徒文正幾人點着頭，幾個人臉無表情！

沈形雲一笑，他心中想着，這是叫我上當呀，我祇一表明自己動過手腳，他們必羣起而攻之，這種事祇有豬才會幹！

沈形雲當然不會幹豬的事！

他哈哈笑道：「看你龍堡主說的甚麼話，幾乎把沈某人捧成賭仙了，老實一句話，我的運氣好嘛！」

他此言一出，不祇龍升天一人哼，別的幾人也從鼻孔中哼了一聲！

當然，這表示打死他們也不相信沈形雲的話。

那司徒文正雙目轉而盯住芍藥，這一回引起了沈形雲的注意了。

沈形雲發覺芍藥全身不自在，好像芍藥很在意這司徒文正的舉動。

沈形雲是幹甚麼的？他敢於單槍匹馬闖中原，自有他過人之處！

沈形雲裝做不在意的對芍藥道：「我以爲今夜的好運完全是有妳的關係，令我大有斬獲，來，我要拿出一半贏來的銀子，在各位當家面前分送給妳！」

這個宣佈便是芍藥也怔住了！

芍藥的第一個反應便是看向司徒文正，沈形雲心中已明白了一半。

他取過布袋，當衆就分起來。

「呶，妳一張，我一張，妳又一張，我又一張……」

他把所有銀票分了一半，然後一把抓起來，重重的塞在芍藥的手中，笑道：「這是妳應該得的！」

沈形雲不但看向司徒文正，他也看向錢通神，因爲芍藥是在爲錢通神工作呀！

至少此刻沈形雲還以爲芍藥是替錢通神而工作。

沈形雲也似對錢通神示威，原是合作的，是你主動瞧不起人而拆伙的，這些銀子原應是你的，我却送了芍藥，你後悔吧，窩心吧！

芍藥原是要退還沈形雲的，幾萬兩銀票她不敢收下，她也無法消受，但當她的目光遇上司徒文正的時候，她收下了，而且一把塞入衣袋中。

沈形雲的心中好不自在！

沈形雲也決心要在他們之間把事情弄明白！

＊　＊　＊

賭局結束喝過酒，錢通神把另外的客房整理得清清爽爽又暖洋洋，他這是要招待幾人歇下了。

便在這時，沈形雲對錢通神道：「錢老闆，今夜玩得盡興，我也十分疲倦，我不想有任何人打擾，好好的睡他個大頭覺！」

錢通神道：「那芍藥姑娘呢？你捨得她……」

一笑，沈形雲道：「我的芍藥姑娘很體貼，她明白我的精神不濟，她今夜不會折騰我的！」

他對芍藥一個巧笑，俏皮的又道：「芍藥呀，妳說我的話對不對？」

芍藥又看看司徒文正，立刻點頭道：「對，對，對極了，今夜你獨眠！」

沈形雲已站起來，他對幾位木然的霸主點點頭，撩起袍襟便走出大客房的門。

他人到門外還一聲叫：「嚄呀，好冷唷！」

他回轉他住的房間去了，走得眞是了無牽掛！

芍藥也楞住了，她見司徒文正閉緊了嘴巴，她把頭低下去了。

有個伙計走過來：「各客房都備好了，各位請吧！」

於是，這座偏院的幾間大廂房中分別住了這幾位大輸家，每個人的臉上似乎是中了邪一般無奈何！

大輸家總是不愉快的！

東大街寶和錢莊的歐陽太斗坐在床邊烤着火，他向那坐在火盆邊的鏢客齊長風道：「長風！」

「東翁！」

「你看出那小子是怎麼動的手腳嗎？」

「不會，但這小子必動了手腳！」

「可是，咱們變成了肉眼凡胎，就是看不見呀！」

齊長風忽得自袋中摸出一把尖刀，道：「東翁，你瞧，這刀柄上濕轆轆的，我就是急的想找出那小子玩詐，我立刻對他出刀，可是……」

「可是你我均未發現！」

「是的，咱們不能亂動粗！」

半晌，歐陽太斗道：「錢通神那老小子也輸得慘，娘的，他找了個不會賭牌九的吃定咱們！」

齊長風道：「東翁呀，連那賭坊坐大枱子的伍曼天老郎中也瞧不出來，咱們祇有認了！」

歐陽太斗嘆口氣，道：「是呀，不認又怎樣，伍曼天乃『五手遮天』大賭精，他也認栽呀！」

他怎知五隻手比之九隻手差了一大截，沈形雲乃是江南第一奇人，「九手抓鬼踩雲生」豈是泛泛！

＊　＊　＊

右邊廂住的是老鳳翔銀號的大東家周大年，他有鏢客毛玉陪着他，半夜三更外面冷，他就在這兒暫住下了。

周大年拳頭猛砸手掌心，忿忿的道：「往日賭牌九，咱們也沒甚麼大輸贏，娘的皮，南方這小子眞精明，他必有一套，只是咱們不知道！」

那毛玉道：「東家，你有沒有心找這小子麻煩？」

「怎麼找？」

「只要東家一句話，事情由我來進行！」

周大年道：「我的意思是，咱們寧可在賭桌上找到他的缺點，到那時殺起來別人無話可說。」

毛玉道：「東家還打算再同那小子賭？」

周大年道：「我有這個意思！」

毛玉忿忿的道：「叫這小子多活幾日了！」

＊　＊　＊

最右邊的客廂中，新鄉來的龍家堡堡主龍升天對他的大掌鞭龍剛道：「龍剛呀！」

「堡主！」

「今天咱們不是遇上高人，就是遇上天底下最高明的大老千了！」

「屬下以爲這小子就是大老千！」

「可是咱們經過多少賭場，你怎麼看不出他是如何動手腳呀？」

龍剛道：「屬下把眼睛睜得大，他奶奶的，怎麼就是看不出可疑來，眞他娘的！」

龍堡主道：「阿剛呀，我想把這小子邀請到咱們龍家堡，咱們當面向他請教，你看好不好？」

龍剛道：「這種賭技，那小子絕對不會洩露，以屬下的意思，咱們……」

龍升天道：「怎麼樣？說下去呀！」

龍剛道：「重新再幹，約期仍在此地幹！」

龍升天道：「找不到他的破綻也是枉然呀！」

龍剛道：「會的，常言道得好，夜路走多必遇鬼，這小子不是神！」

龍升天嘿嘿笑了。

是的，一次輸了兩萬多兩銀子，任何人也心痛，自然也心不甘。

＊　＊　＊

對面一間客房中，「中原一條

龍」司徒長江的寶貝大兒子司徒文正把牙齒咬得咯咯响。

一邊的大護法「八卦刀」皮不邪在煽風點火似的道：「大少爺，做了這小子！」

司徒文正道：「那得有個好理由！」

「理由太好製造了！」

司徒文正道：「不，我要在賭桌上掀他的底，也在賭桌上做了他。」

他頓了一下，又道：「把她們三人叫進來！」

皮不邪走出外沒多久，便把芍藥、牡丹、秋菊三人找進客室中來了。

三女進到門，一字排開站得正，誰也不開口。

司徒文正冷冷道：「賭坊中妳三人守着，可曾發現甚麼豪賭的人物上門來？」

他這是問三女眞正的任務，爲甚麼如此？便錢老闆也不太清楚。

芍藥道：「回上大少爺，咱們未發現有豪賭的人上門，只有這……」

「姓沈的！」

「是的，大少爺！」

司徒文正冷冷的道：「姓沈的好像對妳不錯嘛！」

他此言一出，芍藥立刻自袋中把銀票取出來，一張也不敢少的送上去了。

司徒文正一把接過來，他照單全收的塞入袋中了。

芍藥道：「大少爺，沈公子他是南邊來的，這人似乎很嫩！」

「嫩？」

「是呀！」

「怎麼說？」

芍藥吃的一笑，回頭看看秋菊與牡丹二女，才低聲的道：「咱們天雷幫的武功，我只用上一點點，姓沈的就把我當成處女身了，嘻……他對婢子直叫抱歉呢，嘻……」

「哈……妳變成處女了，哈……妳眞會騙人！」

便在這時候，有一個人影力拔衝天而起，騰空五丈才扭身旋下來，當人們的眼睛才看清楚，雪影中這人已消失在一問客房中了！

是的，沈形雲摸進房中火大了。

一個人稱奇人的高手，竟然被一個女子耍了，這個人可丟大了。

只不過沈形雲在聽了芍藥的話以後，仔細一想便也坦然了，因爲，他並不馬上回江南，他的任務尚未理出頭緒來。

當然，他也有的是機會在芍藥的身上找回來，想整人，沈形雲有的是手段！

* * *

此刻，在那剛剛收場的賭桌邊，錢通神與他的坐枱老大伍曼天二人對坐着。

兩個人見三個伙計把桌面也收拾乾淨回去了。

伍曼天撫摸着兩副天九牌，道：「怎麼會呢？這小子是用的甚麼手段呀？」

錢通神道：「老伍，仔細想，我一定要你想出來，否則咱們別睡了。」

伍曼天道：「老板，我正在想吶！」

沈形雲的手段不是技巧，那是功夫，一個人的功夫到了出神入化之境，那是一般人再難拆穿的！

錢通神開賭坊十五年了，他這還是頭一回碰上這樣的高手。

當然，錢通神此刻想通了一件事，那便是他雖然心中深深後悔未與沈形雲合伙，平白損失幾萬兩銀子，但他明白這些銀子燙手，少贏可以，一人通吃，那是很危險的事，單只天雷幫的大少就難侍候。

想通了這一點，錢通神反而對沈形雲產生幸災樂禍之心，他等着看沈形雲挨刀了！

* * *

忽然，伍曼天把六張天九牌迎着燈光仔細看起來。

伍曼天的口中也發出「噫」聲來了。

錢通神急忙道：「怎麼，看出甚麼來了？」

伍曼天道：「這小子，眞玄呀！」

伍曼天把猴王一對，天牌一對，還有地牌一對托在手上冷冷笑，道：「難怪，難怪呀！」

「快說，怎麼了？」

伍曼天道：「尚不敢確定，我需要水銀。」

「甚麼水銀？」

「藥舖中就有得賣！」

錢通神道：「快叫伙計們去買呀！」

伍曼天把個伙計找來，他對伙計交代之後，那伙計匆匆的走了。

錢通神道：「你究竟瞧出甚麼破綻來了？」

六張牌擱在手掌上，伍曼天迎着燈光指着牌：「老板，你仔細瞧這六張牌上面是不是不平整？」

錢通神急忙接在手掌中，仔細的迎着燈光看，但他看了一陣搖搖頭，道：「看不出有甚麼不對勁的呀！」

伍曼天道：「這就是姓沈的高明之處！」

他指着一對猴王牌，道：「紅杉木塗老漆製的天九牌，堅硬自不必說，想在這上面動手脚，這小子的功夫就嚇死人！」

錢通神道：「那天在前院賭場

上，芍藥向我報告，前面來了個年輕厲害的，把石大丹那小子整慘，當時我一看，便知這姓沈的不簡單！」

伍曼天道：「這種指掌之力可以賽過鐵夾子！」

二人正說着，伙計推門進來了！

「可不容易，我叫了半天的門呀！」

「快取個平底大盤子過來！」

伙計不敢多問，跑去找來個大茶盤，道：「伍爺，你瞧這盤子怎麼樣？」

伍曼天接過盤子只一瞧，立刻點點頭道：「你出去吧，這兒用不到你了！」

那錢通神看着伍曼天把二十六張別的天九牌平整的放在盤子中央，然後他把一小瓶水銀傾倒在天九牌的背面上，只見他微微一動間，那水銀紛紛滾落在盤底。

錢通神道：「沒異樣呀！」

伍曼天道：「這二十六張當然無異狀，但這六張牌就不一樣了！」

他說着，又把盤中的水銀收入瓶中，再把猴王天地六張牌平整的放在盤中，然後慢慢的、輕悄悄的把水銀傾在六張牌的背面。

這姓伍的只稍稍動了一下盤子，只見牌背上的水銀滾動中忽然靜止在上面，仔細的看上去，六張牌的背上各停了一些水銀在上面。

要知水銀不但滾動得快，而且也容易分散開來，姓伍的就是根據這一原理而做。

姓伍的也冷笑了。

錢通神驚道：「上面留有水銀！」

「是的，老板，而且留在不同位置上！」

錢通神仔細看，伍曼天已指着那些微的水銀，又道：「而且只有三個地方！」

「爲甚麼只有三個地方？」

伍曼天冷笑道：「吆，牌背上正中間的有兩張牌，它們必是一對，而一角的也是一對，正前邊的又是一對！」

「眞的？」

「不信老板自己瞧！」

錢通神取出正中間背上有水銀的兩張牌，他翻過來，不由一聲驚呼：「天爺，是猴王呀！」

「猴王一對最大了！」

錢通神再取出一對正前方有水銀的牌，他楞然了，因爲那正是一對大天！

當然，另兩張便是地牌了！

沈形雲在牌上是動了手脚，當他自稱不會賭牌九的時候，他便在兩副天九牌上動了手脚。

要知沈形雲號稱「九手抓鬼」，一個人有九隻手而且抓鬼，這人的手上功夫何其了得。

沈形雲的指力超乎「大力金剛指」之上，但隨便按一下，那天九牌只有他才會認得出來。

但此刻却被大家樂賭坊中的坐枱第一高手伍曼天費了一番功夫找出破綻來了。

當然，這是沈形雲想不到的事。

錢通神重重的哼了一聲，道：「太可惡了，耍老千耍到咱們頭上來了！」

他一怒而起，道：「找他去！」

伍曼天急忙用手一攔，道：「老板，慢來！」

「怎麼了，咱們去拆穿他的手段！」

一笑，伍曼天道：「不，他是不會承認的，他反而會說是咱們事後製造痲煩，老板，要當場抓到才算是，事後追悔爲時晚呀！」

錢通神幾乎氣結。

他重重的道：「操他娘的，我叫他吃住最好的，他反而耍了我呀，個王八小子的！」

伍曼天道：「老板，咱們設計一下，咱們要叫他把贏的銀子加倍的吐出來。」

錢通神道：「對，非叫他吐出來不可！」

* * *

又是那處土坡下，也見桂竹泛青色，只不過竹上落了雪才看見竹子有顏色。

那個人的臉上看不出甚麼顏色，那人以手捂臉的在喃喃細語。

「他是個高手，我知道的，可是我得有銀子呀，要不然我也沒辦法再在賭坊中混下去了。」

「少同這人再賭，你應該同他打交道，摸清這人底細，你賭不過這人的！」

「你叫我同他打交道？」

「不錯，莫忘了咱們的目的是甚麼！」

「可是我口袋中……」

「去，取了銀子你快走，好像各路人馬來的不少，你要特別注意了。」

於是，這人匆匆的起身就走，果然，他又奔到不遠處的一塊巨石邊，拾了兩錠銀子便匆匆的走了。

這人不是別人，石大丹是也。

石大丹又似上一回一樣，在此出現，然後就有銀子取在手中，只不過石大丹的心中並不快樂。

* * *

尹士奇也不快樂。

尹士奇乃老鏢師桂浩然的大徒弟，他忽然出家當和尚了，而且就在大相國寺出家。

有人以爲他比石大丹好一些，雖然他也被人稱爲膽小鬼，無骨

氣，但他逆來順受。

只不過就在第九天裡，他被大相國寺住持智空大師派出寺去爲人唸法超渡。

這是和尚出差，而尹士奇被分派去桂竹園爲老鏢師一家慘遭殺害而唸經。

尹士奇能不去嗎？他非去不可！

二十四個和尚由慧空大師率領着前往，這也是由天雷幫幫主辦的法事。

天雷幫大總管杜懷仁全力爲桂家把這場喪事辦好。

此刻，尹士奇與一班和尚走來了。

桂竹園對尹士奇是不陌生的，他自投入桂浩然門下，迄今也有十年了，這裡的每一個地方他都熟悉，當然，他更熟悉那哭聲。

內廳中傳來的哭聲正是桂小玉，今天是頭祭，風俗上家人是要痛哭一場的。

從前面走來一個怒漢，他走地有聲的自大門外走進來，當他發現廳上唸經的和尚時候，他不由忿怒的走近其中一個和尚。

這怒漢不是別人，乃「伏牛虎」丁杰是也。

丁杰與桂浩然的交情甚厚，幾乎是好哥兒倆，只不過丁杰却發現躺在棺材中的不是桂浩然，這事他未對任何人說。

但桂家已死了二十七口人之多，丁杰這幾日就是在外明查暗訪，他訪也是白訪，因爲他甚麼也未查出來！

* * *

此刻，丁杰走到那和尚面前了！

「你……」

「貧僧悟性！」

「悟你個頭呀，你明明是桂浩然的徒弟尹士奇！」

「昨日種種譬如昨日死！」

丁杰叱道：「放屁，假如你昨日借人一百兩銀子，你也說譬如今日死，不還賬了？」

一怔，悟性道：「丁大俠，當一個人無法拯救他的恩人時候，這人除了死之外也祇有遁入空門了！」

丁杰怒道：「你爲何不選擇死？」

「螻蟻尚且貪生吶，丁大俠！」

「這麼說你是怕死了？」

「阿彌陀佛！」

「他娘的，你沒話好說了，是不是？弄上一句阿彌陀佛搪塞呀！」

他手指頭戳在尹士奇的面門上，又叱道：「你怎麼變得這般無出息了，想當年你投入桂浩然門下時候，他還以有你這麼好的徒弟爲榮呀，你個王八蛋，原來說的是表面功夫呀，操！」

「阿彌陀佛！」

「少唸了，似你這樣無情無義的小人，你不配唸甚麼阿彌陀佛，你是一條狗！」

尹士奇把頭低下去了，而且似乎落下淚來！

於是，桂小玉摀臉過來了！

桂小玉也看到了尹士奇，但她不多言，他對丁杰道：「丁大叔，進來吧！」

她幾乎用拖的才把丁杰拖進內廳中。

* * *

桂小玉伸頭看外面，立刻急急的道：「丁大叔，可有甚麼消息？」

丁杰道：「祇見各路人馬往開封走，但不知是不是爲了妳家的喪事而來！」

桂小玉道：「我爹在世有許多江湖朋友？」

丁杰道：「不，應該說是你家的喪事，我確定妳爹並未死！」

桂小玉道：「如果眞如丁大叔之言，我爹尚在人間，眞是老天有眼了！」

丁杰忽的問桂小玉，道：「你爹是不是走了一趟江南？這件事多久？」

桂小玉道：「那是三個月之前的事，當時我爹去時匆匆，回來之後才不過幾天就出事了！」

丁杰道：「有人傳言……」

「傳言？說甚麼？」

丁杰道：「南京有個沈百萬，沈百萬有個聚寶盆，傳言失竊了！」

他忽的臉皮一緊，又道：「傳言這聚寶盆到了中原，小姪女呀，妳以爲會不會是與這件事有關連？」

他不等桂小玉回答，又強調一句，道：「妳可要對大叔我實言相告呀！」

桂小玉道：「這怎麼會呢？姪女眞的不知道呀！」

丁杰道：「我以爲妳爹必隱藏起來了，祇不過我們不知他藏在甚麼地方！」

桂小玉道：「爲甚麼我爹也不告訴我呀，他怎知她的女兒有多麼的傷心，多麼的無助呀！」

丁杰也看出這桂小玉不會說謊，他安慰的道：「妳放心，我再出去打探，總會找出疑點來的！」

桂小玉道：「全仗丁大叔了！」

丁杰又匆匆的走了！

當他又走近尹士奇身前時候，那尹士奇正垂首誦經，口中喃喃……

他才出家十來天呀，他會唸甚麼經？

別管他唸甚麼經，總是在爲死人超渡，至少也把活的人唬得一楞一楞的！

丁杰往尹士奇面前「哦呸」一聲，沉聲道：「狗日的東西，眞狠心！」

尹士奇並不搭理丁杰，他仍然唸唸有詞，而丁杰已大步往門外走了！

* * *

沈彤雲睡得好極了，他這一睡睡到第二天過午還躺在床上不起來！

芍藥來了，她已來了三次，也許是五次，但當她發現沈彤雲睡得很香，她又退出去了！

她現在又退出房門了，祇不過這一回沈彤雲是故意裝睡不起。

沈彤雲的心中在琢磨，如何整治這芍藥了！

昨夜裏當他聽到見到芍藥和另外二女對那司徒文正說的話以後，他幾乎想出手殺了她！

但沈彤雲明白，芍藥三女也是受制於天雷幫的女子。

一個受制於人的人，這個人就是可憐蟲！

沈彤雲是不屑於殺一個可憐人的，更何況他從不對女人動粗！

沈彤雲再也想不到大家樂賭坊中也有天雷幫的人潛在這裏。

芍藥、牡丹、秋菊會是天雷幫的人？那麼，錢通神又是甚麼樣的人物？

沈彤雲心中思忖，最低限度錢通神與天雷幫是有勾結的，錢通神必定知道芍藥三女的身份！

沈彤雲不打算就此離去，因爲他的任務尚未有任何跡象，他怎麼能就此離去？

於是他要按既定的方向去追找他欲找的目標了。

芍藥又推門進來了，這一回沈彤雲却把雙臂一舉，深深的打個呵欠！

芍藥見沈彤雲醒來，立刻奔上去笑道：「你可醒過來了，你睡了幾個時辰了！」

沈彤雲一笑而起，道：「好睡，好睡，甚麼時辰了？」

芍藥道：「過午一個時辰了，快起來我侍候你吃點喝點，你呀，祇有兩頓飯湊一頓吃了！」

沈彤雲道：「那就有勞妳了！」

他忽的捉住芍藥一手，笑道：「倒是冷落妳幾個時辰了，哈……」

芍藥也笑道：「你……是不是……」

她看看大床，又道：「白天……」

沈彤雲笑道：「白天有問題嗎？」

芍藥笑道：「白天……祇是官人尚未吃東西，就……我怕你……」

沈彤雲道：「我沒問題，如果妳不願意，那就……」

芍藥一聽，忽的抱緊了沈彤雲，她也囈語似的聽不清她口中說些甚麼！

「轟」的一聲房門關上了！

「轟」的一聲有人摔落大床上，發出「哦」的一聲叫……這聲音是芍藥。

於是，房中的男女二人沒聲音了，如果仔細聽當然有聲音，那是急促的鼻息聲，聽的人以爲房中有人生大病，大大的氣喘呢！

房中人當然無人氣喘病，二人的精神大極了！

沈彤雲與芍藥二人在房中幹甚麼？當然是沒看見不可以亂說的，祇不過這房門關了一個時辰多還未開！

那芍藥原是吃足甜頭的，但到後來她幾乎是奄奄一息的難開口出氣了！

沈彤雲再也沒有對她憐香惜玉了！

忽的，沈彤雲拉開房門大步而去，他抛下大床上的芍藥不多言，這是甚麼光景呀，酷似嫖客出妓院，一去不想床上人兒了！

芍藥懶懶的，疲倦得雙目也張不開，她從未見過這麼厲害的人物，她看着沈彤雲走出去，就是無力叫喊他。

她以爲沈彤雲這是同情她，才自己走出去吃飯吶！

沈彤雲當然要吃飯，他不打算同芍藥一起吃，他甚至對她有着厭惡感！

他在床上對芍藥動了手脚，他鼓足了功力，以金槍不倒之術加上採陰手段把芍藥弄了個鬼門關前晃了一陣又回來……差一點要了芍藥的命！

要知沈彤雲乃江南第一奇人，他的手段多的是，當他發覺芍藥非處女，芍藥又是天雷幫的人，且又玩弄了他的感情之後，他不客氣了！

沈彤雲不在乎送了芍藥多少銀子，他在乎幾萬兩銀子被司徒文正那小子又取回去！

沈彤雲下了個決定，早晚他要整慘司徒文正！

沈彤雲走得不愉快，他憤怒極了！

* * *

沈彤雲走到前院中，嚄，祇見一個人正雙手抱胸金剛也似的站在大門口吶！

沈彤雲祇一看就冷笑了，因爲這人不是別人，他是石大丹呀！

姓石的滿腹火藥無法發洩，對於別人冷眼看他也不去理會，但當他看到沈彤雲的時候，他冷笑了！

石大丹走過來，高大的身子一橫，道：「還以爲你躲起來了吶！」

沈彤雲道：「躲？我躲甚麼？我怕誰呀！」

石大丹道：「那好，咱們再幹！」

「幹？你想此刻？」

「不錯！」

「我才剛剛起來，我還未祭我的五臟廟呀！」

「我等你！」

一笑，沈彤雲道：「我去個地方吃東西，你如果有興趣，咱們去一起吃！」

石大丹道：「爲了盯牢你，我跟你去！」

忽的，沈彤雲自懷中取出五粒骰子，他托在掌心上，笑道：「人生何處不能賭，骰子在手隨時賭！」

他笑笑，又道：「等我吃飽了，喝足了，咱們找個僻靜地方，你說怎麼賭我奉陪！」

石大丹心中笑，他臉上也笑。

石大丹的這種笑才叫發自內心的笑。

「哈……正合我意，哈……」

沈彤雲道：「走，你跟我走吧！」

他當先走出賭坊的門，後面緊跟石大丹，這二人一路走出開封東城門，漸漸的，石大丹露出不安來了！

他爲甚麼不安？當然是有原因的了！

* * *

沈彤雲今天要石大丹出洋相，那麼最好的方法便是把這楞小子帶往桂竹園！

沈彤雲知道這石大丹是桂浩然的徒弟，自從桂竹園出了事，這小子六親不認的同桂竹園劃清界限了！

「喂，你不是要吃飯嗎？你往何處去吃呀？」

沈彤雲遙指一片翠竹林，風雪不大却刮着西北風，他輕聲的道：「桂竹園呀！」

石大丹道：「那兒死了不少人，他們正在辦喪事，你去喝的甚麼酒？」

沈彤雲道：「桂老爺子曾下過江南，與我有過一面之緣，我趕來憑吊他老人家，我送上奠儀，他們必會請我喝酒，是不是？」

石大丹道：「那種酒有甚麼好喝的，換個地方吧！」

沈彤雲道：「大概是你不想去吧？」

石大丹大言不慚的道：「我與桂家劃清界限了，他是他，我是我，風馬牛不相干！」

一笑，沈彤雲道：「聽說你曾是桂老鏢頭的徒弟？」

「那是過去的事了！」

「怎麼說？」

「我不想細說！」

「爲甚麼？」

「他人已死，說些與他們不利的話我石某人就不厚道了，是不是？」

沈彤雲道：「你自稱厚道人？」

石大丹道：「我也不是壞人吶！」

沈彤雲沉聲叱道：「你比壞人還可惡！」

他似乎要教訓石大丹了！

石大丹雙目一厲，道：「你敢汚辱老子？」

沈彤雲道：「你這欺師叛親的傢伙，如果你在桂老鏢頭在世的時候同老鏢頭劃清界限，那是你的骨氣，任何人也無話可說，你却在老鏢頭一家遭難的時候，拍屁股而去，你還是人嗎？」

石大丹吼道：「那是老子的事，關你何干？」

沈彤雲道：「你忘了一日爲師終生爲父的古訓了？」

石大丹道：「你怎知桂浩然在世的時候他是怎麼的對待我們二人呀！」

他似乎十分痛苦的咬咬牙，又道：「初入門，咱們不當人，白天奉茶水，夜來洗尿壺，吃剩穿破沒人管，打罵可不間斷，學了幾手功夫，唉……」

沈彤雲雙目冷芒一現，道：「怎樣？」

石大丹道：「咱們學的不精啊！」

沈彤雲嘿然一聲，道：「你這是狗屁一堆，我見你使出氣功指，那已是高手之列的人物，你却裝蒜了！」

他指指桂竹園，又道：「你聽，桂竹園傳來誦經聲，你至少應去叩個頭！」

石大丹道：「我不去！」

沈彤雲道：「你也不想一想，朱仙鎮外的天雷幫幫主還派人爲桂老鏢師辦喪事吶，你怎可一邊躲起來，你還不如去死！」

石大丹咬牙，道：「你休欺人太甚！」

沈彤雲道：「你想同我過招？」

石大丹冷笑連聲，道：「固所願也！」

沈彤雲道：「好，我站在這裏讓你十拳，我絕不還手，如何？」

石大丹一驚，道：「十拳之內你不出手？」

沈彤雲道：「再加你十拳，二十拳內我不傷你！」

石大丹一聽火了！

他舉着兩個大拳頭，吼道：「你……你把我石大丹當成無用之人呀！」

沈彤雲道：「你比個無用之人還無用，乾脆，再加十拳，三十拳內我不還手！」

石大丹發怒了，他厲吼：「你娘的老皮，你是甚麼神呀？狂妄如此，你看拳！」

他舉拳直搗沈彤雲氣海，拳風颯颯！

沈彤雲的身子並未閃躲，但他的面前虛虛實實的出現一個奇景。

那是人的大巴掌，也不知有多少隻手掌在他的身前閃飄不已。

再看石大丹，他出拳如搗蒜一般，一路拳頭砸得急，却是每次拳難及敵人的身子就滑不溜丟的滑失了。

從第二十一拳開始，沈彤雲便開始數數了。

「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九……你可要小心了。」

果然，打紅了眼的石大丹發了狠勁，祇見他在最後一拳甫出，他和身直撲，大叫着：「我跟你拚了。」

沈彤雲冷冷一哂，道：「你眞如他們之言，是不配同他們賭。」

隨之辟辟啪啪之聲起處，石大丹至少挨了七個大嘴巴。

「哦！唷！」

石大丹手掩嘴巴撞到矮樹上了。

石大丹被沈彤雲以「九手抓鬼」手法打了九個嘴巴子，幾乎沒昏倒在地。

沈彤雲冷沉的道：「這幾巴掌算我替桂浩然打你的，你生受吧！」

石大丹把頭猛抬起，他忿怒的吼道：「你算甚麼東西，用得着你來教訓老子？」

沈彤雲道：「我突然覺得你已不配在桂浩然靈前出現，你算甚麼？祇不過酷愛這個……」

他又把骰子在手上晃着，接道：「賭，是嗎？你又想賭，是嗎？」

石大丹雙目一亮，道：「你來嗎？」

沈彤雲嘿嘿一笑，道：「現在吧，我現在有時間同你賭，你下注。」

石大丹幾乎忘了臉皮還在痛，他微微笑着，道：「好，我們賭。」

他自懷中摸出兩錠銀子來，道：「我想通了一件事。」

「甚麼事你想通了？」

「你玩詐的手法比我高明。」

「我玩詐，你也一樣。」

石大丹道：「所以我想了個方法，咱們各憑運氣，如果我再輸，認了。」

一笑，沈彤雲道：「你出甚麼主意？」

石大丹道：「咱們三粒骰子往高空拋，落地以後比大小，你怎麼說？」

沈彤雲道：「很新鮮，祇不過這樣的賭法是笨蛋。」

石大丹道：「爲甚麼說笨蛋？這才公正呀！」

沈彤雲道：「要公平又何必下賭坊？要知最公平的事情就是不賭，不賭你永遠也不會輸。」

他見石大丹有點迷惘似的，便冷冷又道：「世上最公平的是一分勞力一分收穫，如果這人下賭坊，那就是想謀取他人的錢財，如是都到賭坊，便看各人的本事。」

他似是說到可笑之處，一聲哈哈，又道：「單憑運氣，最好別下賭坊，因爲下賭坊之人，那就是八仙過海各顯神通，那兒絕不能靠運氣，靠本事，就好像人在江湖爭長短，誰不想踩在人頭上呀，賭坊也一樣，有本事你盡管使出來，沒有甚麼運氣不運氣。」

石大丹一怔，道：「你這叫甚麼道理？」

沈彤雲道：「這是眞理，比道理還高一級。」

石大丹把手上的兩錠銀子相互碰得噹噹響，沈彤雲道：「又是同樣的兩錠大元寶，喂，你好像有用不完的這種銀元寶呀！」

石大丹道：「別問這些，你祇要知道這是元寶就行了，我問你，咱們怎麼賭？」

沈彤雲道：「爲了叫你滿意，更爲了符合你以爲的公平原則，咱們往空拋骰子，而且一粒一粒的拋，然後接在手中猛一亮，亮出的點數誰大誰贏，你看如何？」

石大丹點頭，道：「也算新點子，也公平。」

沈彤雲把三粒骰子交在石大丹手上，道：「我出的點子，由你先拋吧！」

石大丹也不客氣，他把銀子揣入袋中，道：「姓沈的，是輸是贏先不論，有句話先說明。」

沈彤雲道：「我在聽。」

石大丹道：「咱們賭過以後，你走你的陽關道，我過我的獨木橋，朝屁股猛一蹬，你東我西，桂竹園我是絕對不會去的。」

沈彤雲突然道：「桂姑娘長得美，你也不想？」

石大丹搖搖頭道：「她好比天上的白天鵝，我自比地上的癩蛤蟆，我根本不想。」

沈彤雲道：「我以爲她想着你呀！」

「那是你以爲，朋友，咱們別打岔，來吧！」

他先拋一隻骰子在空中，另一手立刻接住，然後手掌一亮，是個二點在上方。

石大丹再拋第二個骰子再接

住，手一亮却是個一點紅，他的臉色變了。

他心中最不願意見的點子，也在他第三抛中出現了，那是個三點。

石大丹三粒骰子抛了個么二三，他怔住了。

沈形雲笑笑，道：「可憐呀，你這銀子就快變成我的了，哈！」

石大丹道：「難道你不會同樣擲出么二三嗎？」

沈形雲道：「我沒你那麼無情義，財神爺是不會對一個好心之人不利的。」

「你是好人？」

「至少眼前我比你高尚多了。」

「你抛吧，少在嘴巴上逞能。」

沈形雲抖手抛起一粒骰子，他也接在掌中，第一個點子就是個紅四點。

他一笑，再抛第二粒，嚄，接在手中祇一瞧，五個點在上面。

這時候石大丹瞪眼了。

沈形雲道：「我先問問你，你這一把賭多少呀！」

石大丹道：「一兩。」

「一兩？」

「我祇下賭注一兩。」

他這是半耍賴，因爲在抛骰子以前未講定下注多少，他總不能一把下上一百兩銀子呀。

於是，沈形雲笑了。

沈形雲也不抛第三粒骰子了，他對石大丹道：「姓石的，咱們重新來過，如何？」

石大丹道：「你要我重新抛？」

「不錯，祇不過先講定，你下多少呀？」

石大丹道：「五十兩。」

沈形雲道：「我接了，你先抛吧！」

石大丹接過三粒骰子，而且這一回他很有運氣，先是抛出一個六點來，接着他又抛出個五點來，然後他笑着大叫：「四個點。」

當他接到手中時候，果然是個四……四五六，這是大點子，石大丹哈哈笑，他也忘了嘴巴還在腫痛。

沈形雲道：「這一回你眞的運氣來了。」

石大丹道：「輪到你了，哈！」

沈形雲看看手上的三粒骰子，他喃喃的道：「我想壓過四五六，那祇有三人同行了。」

甚麼叫「三人同行」？三個骰子一個樣就是三人同行。

於是，他擲出第一粒骰子，祇見落在掌中猛一亮，是個大紅么。

笑笑，沈形雲道：「這第二粒骰子如果不是紅么一點，當然你是贏了。」

石大丹道：「我以爲我贏定了，哈！」

沈形雲道：「你的意思是我輸定了？」

石大丹道：「不錯，世上絕沒那麼巧，你能連出三個紅么呀！」

沈形雲道：「那是對一般人而言，但如果對一個奇能之人而言，沒有不可能的事。」

「你自以爲是奇能之士？」

「不是我以爲，知道我的人說的，我不會自己吹噓自己是奇能之士。」

他抬頭看向半天空，雙目中射出十分銳利的眸芒，右手抬起來，一粒骰子他至少抛起三丈那麼高下。

那粒骰子在半空中翻動得並不快，下墜却是快速的。

一邊的石大丹看得清，這沈形雲在骰子快落地面時候才猛的伸手握在他的掌中了。

石大丹急忙走近看，沈形雲手掌攤開來，嚄，果然又是紅么一個點。

石大丹的雙目睜大了：「你……」

一笑，沈形雲道：「我幸運，果然是紅么一個點。」

伸托起最後一粒骰子又道：「但眞正的幸運却要看這粒骰子了，哈！」

石大丹雙目凶焰一現，他心中在想：你抛吧，這一回我來個暗中出招，咱們文武雙鬥。

賭是文鬥，下賭坊目的想弄銀子，沒有人明知要輸而且輸得慘而跑進賭坊，祇不過絕大多數的人變成了喪家之犬似的夾尾巴走出來。

出手過招當然是武鬥，石大丹就準備暗中使壞了。

* * *

石大丹很注意沈形雲的一舉一動，尤其是沈形雲的一對特別閃亮的眼珠子。

沈形雲的一雙大眼睛很迷人，但當他運功使力的時候，那是很嚇人的。

他此刻又是眸芒凌厲的看向天空，口中低聲道：「且看這隻骰子了。」

未聞聲音，一粒骰子這一回抛得更高，足有四丈餘，就在骰子往下落的時候，從一邊，那石大丹悶聲不響的雙掌連連往空中的骰子擊去。

石大丹也非泛泛之輩，他使出劈空掌，他是一心要那骰子在空中滾動得快速以影响沈形雲看到骰子本身的點數來。

石大丹認定沈形雲是看準了骰子點數才接的。

掌風呼呼中，沈形雲發覺空中骰子在翻滾，但他祇裝做未發覺。

他仍然注視着空中的骰子，但却出左手，祇見他揮動左掌虛空

劈，立刻間，空中有聲音傳來。

空中的聲音不是劈啪聲，而是呼呼響。

石大丹的掌風宛似拍向風洞口，再也無法往前推，而半空中的骰子隨之往地面落下來。

沈形雲在骰子距離地面還不到半尺的距離，他才疾疾的抄入手掌中了。

閃身而站在一丈外，沈形雲淡淡的道：「你很精明，但你對付的是我，所以你來瞧我掌中。」

石大丹當然要瞧，他低頭，沈形雲開掌，嗨，又是一個紅么一點紅。

沈形雲哈哈笑了。

石大丹也怔住了。

「你明明在玩詐！」

「有人却甘願上當。」

「你說我上你的當？哼！」

沈形雲道：「你也可以似我一般的抛呀，你能嗎？」

石大丹取出一錠銀子，忿然的道：「這一錠銀子是你的了。」

沈形雲接在手中，道：「我貪財。」

他揣入懷中又笑道：「還要賭嗎？」

「賭！」

「仍然擲骰子？」

「不錯。」

「那你又輸定了。」

石大丹嘿嘿一笑，他指着一塊大石，道：「咱們在石上擲骰子，不用手去接，且看骰子的點數誰的大。」

沈形雲一笑，道：「太好了，這樣最公平，咱們各憑運氣，各憑本事，行，來吧！」

石大丹接過三粒骰子，他還在口唇邊吹了一口氣。

好賭的人稱那是一口仙氣吹過，可以擲出心中想要的點子，而且十有九合意。

石大丹一口氣吹過，他取過一粒骰子往石頭上擲，就聽「叮」的一聲響，那粒骰子在石面上彈了幾下滾落在地面上，顯出個六點來。

石大丹口中呼叫了：「四五六啦！」

「叮」，又是一粒骰子擲在石頭上，那骰子又是彈落地面上，是個五點。

石大丹樂了，他也忘了敵人是誰，更忘了他已經輸了五十兩銀子，他樂透了。

石大丹擲出第三粒骰子的時候，他叫的聲音更大，似大雷：「四個點呀！」

嚄，還眞給他叫出個四點來了，石大丹樂得拍巴掌，嘴巴張得可以塞個大拳頭。

沈形雲走過去，他笑對石大丹道：「恭喜你了，石老兄，你的運氣不錯呀！」

石大丹胸一挺，道：「該你擲了。」

沈形雲道：「可惜呀，太可惜了。」

石大丹一怔，道：「可惜甚麼？」

沈形雲道：「可惜你這麼好的運氣却偏偏遇上了我，你如果在大家樂賭坊中賭，你今天必大贏。」

石大丹道：「這一把我就贏你。」

沈形雲道：「有勇有謀是英雄，有勇無謀是狗熊，你就不是英雄。」

石大丹怒道：「你罵我是狗熊？」

「這話是你說的，我祇不過以爲你不是英雄。」

石大丹怒道：「廢話少來，賭吧！」

沈形雲道：「好，你看我擲了。」

祇見他深吸一口大氣，臉上一片肅穆的取過手中一粒骰子。

沈形雲好像很嚴肅的忽然沉喝一聲，祇見他連着三擲，三粒骰子已出手。

就聽「叮叮叮」三聲响，嚄呀，三粒骰子已緊緊的鑲在那塊石頭上了。

玄呀，仔細看過去，正是三個紅么露出來，這光景石大丹幾乎變成啞巴了。

老半天，石大丹吸一口大氣，道：「娘的，這怎麼可能呀！」

沈形雲淡淡的道：「這怎麼不可能，事實就在你的面前呀！」

「你是神？」

「我是人！」

「你這是甚麼手段？」

「我這是贏銀子的手段！」他手一伸又道：「拿來吧，你的另外五十兩銀子是我的了！」

木然的，石大丹取出另外五十兩銀子，他也木然的把銀子送到沈形雲手中。

「我……服了你！」

「你不賭了吧？」

石大丹雙目一厲，道：「賭！」他吐字十分堅定，宛似不死不休的樣子！

沈形雲道：「好呀，你有賭本嗎？」

石大丹摸摸口袋，半天道：「我……我已阮囊羞澀，一紋不名了！」

不料沈形雲一笑，道：「好，江湖上那裏不是交朋友的，我交你這個朋友了！」

他取出贏來的兩錠銀子，毫不猶豫的交在石大丹手中，道：「借你……」

「你借我？」

（未完・五）

新派俠義倫理故事／西門丁・文　可飛・圖

香車夫人

上文提要：風小月決定到朱府去探究竟，果然發現了香車夫人從病樹幹走出來，與之相見的竟然是少林寺方丈一休禪師，但衆人百思莫解香車夫人爲何要追殺風小月……風小月與四姝被老蒼頭藏在他居室的地道，探索後發現了地下迷宮，也發現被坑陷在裏面的三個外族人……老蒼頭說出賣身朱府爲奴的原因，也說出發現兩個出口……

驚天秘密大發現　香車夫人乃壯男

老梁道：「老朽至今方找到兩個出口，但照此處之規模看，最少應有四五個出口。我懷疑此處應還有機關設施，但老朽每次出入均是十分平安，實讓人詫異，因害怕行藏暴露，一般老朽都選下大雨天或府內有喜慶的日子才下來，儘管如此，也走過三四十次了，不過對迷宮還不能瞭如指掌。」

風小月忽然推開一扇門，指着石室內的三具骷髏道：「你看清楚，也許迷宮內的機關，已被那斷破壞掉了！」

老梁十分驚詫：「你怎會找到這個地方？老朽走過多次，都不知道有這座石室！嗯，不知道三個人是甚麼身份？」

如花道：「大哥猜測他們便是地下迷宮的設計者，朱家怕他們洩漏秘密，故此將他們困死，他們不甘心被困，故臨死之前，將機關破壞掉！」

老梁點點頭，又問：「不知衆人還發現甚麼東西？」

「有，且隨咱們來！」風小月在前面帶路。

片刻間，又來至那間豪華臥室，蕙質道：「床下面有個地窖，裡面有許多骷髏骨，大哥懷疑他們是開鑿迷宮的工人，事後被秘密處死！」

老梁未待她說畢，便縱身躍下，風小月也隨他躍下去。

他舉着火摺子，陪老梁檢視那一堆骨頭，可惜皮肉均已腐掉，老梁根本無法憑此找到答案：其弟是否死在此處！他長嘆一聲：「咱們上去！不過，此座迷宮如此龐大，所用工人絕對不止此數，應該還有其他埋屍的地方。」

「那些工人之屍體有可能被殺後，埋葬在山上，死在此處的也許是守衞地下迷宮的衞兵護院！」

老梁頷首贊同，兩人上回臥室，他便帶頭轉進另一條甬道。「此處的出口是在城中的一口大井裡，出口十分隱蔽！」

「那口井在何處？」

「在一戶人家家裡的大院，老朽只上到井口看了一幾眼，便又下來，故此不太清楚。」說着話，老梁又彎進另一條岔道。

如花忍不住問道：「大叔，此處地道幾乎一模一樣，你憑甚麼認路？」

老梁笑笑。「老朽天生會認路，只要走過一遍，即使幾年後再來，也包保不會走錯。」

蘭心即問：「大叔，你那位紅粉知己呢？她不知道你在此？」

老梁長嘆一聲：「爲了報家仇，那還顧得上她，算是老朽對不起她了……別提了！」

過了一陣，老梁駐足道：「到

了！」衆人這才發現來到盡頭，甬道十分狹窄，壁上安了二十來個鐵環，他道：「老朽先上去！」他捷如猿猴，攀着鐵環爬上去，風小月緊跟其後。

尚未至盡頭，便見老梁雙手在壁上摸了片刻，接着移開一塊石頭，那壁上居然有條凹槽，石頭橫推正好架在槽上，一股冷風立即吹了進來，令人精神一振。

風小月問道：「外面是井壁麼？小可先出去！」身子一縱，已自老梁身旁竄上洞口，伸頭向上看了幾眼，外面一片漆黑，甚麼也看不到，他閃身而出，四肢撐住井壁，慢慢爬上去。到了井口，探頭觀望一下，竟是在一座庭院內，不見有人，便輕輕躍出去。

風小月閃在暗處觀察，發覺這戶人家規模不大不小，此時已是三更，但一扇窗子竟仍有燈光透出來，他心頭詫異，便輕輕走過去。

未至窗戶已聞室內有人罵道：「爲父以武馳名遠近，此份成就，就靠當年吃苦勤練，你不思進取，單憑父蔭能維持幾年？」

另一個低聲道：「孩兒曉得。」

「今番爲父回來，問過家人，都說你一天到晚去青樓胡混，你曉得甚麼？從今日起，你每天得給我練三個時辰，一年之後方准你出去，否則爲父必打斷你的腿！」

「爹……這……懲罰太苛了吧？」

「放肆！爲父怎會懲罰你，只是希望你早日成材！學好武功天下都走得，一無所成，你又能做出甚麼大事來？」

風小月越聽越心驚，蓋那位父親的聲音像極了岳震天！朱府的出口竟在岳震天家裡，兩者之間有何關係？爲何岳震天口口聲聲說對朱府的人事不了解？是欲蓋彌彰？

那天晚上自己無意中跟岳震天打了一架，他是由古井的地道進入朱府麼？他是有意要暗殺自己麼？這幾個念頭在他腦海裡一閃而過。

風小月懷着忐忑之心，不敢多逗留，連忙由井口走回地道。

老梁見他神色有異，連忙問道：「恩公有何發現？」

風小月吸了一口氣方道：「上面是『岳陽鐵漢』岳震天的家，他正在教訓兒子！」

如花四姝發出驚嘆聲，似玉喃喃地道：「如此看來，岳震天跟朱府一定有不尋常之關係！咱們也可由他那裡下手，說不定能查出眞相！」

風小月沉吟不語，老梁道：「你們還是讓恩公好好想一想。」

似玉忽然問道：「大叔，你一定不是姓梁，事到如今，還有必要對咱們隱瞞麼？」

老梁乾咳一聲，略一沉吟，方道：「姑娘聰明，老朽複姓歐陽，單名一個宏字，舍弟名亮。」

似玉又問：「大叔是那個門派的弟子？」

歐陽宏笑笑。「師門並不顯赫，是青州的一位老拳師，不過老朽斷斷續續跟了三四位師傅學武，但卻不是名師，因此成就十分有限，讓姑娘見笑了！」

「不敢。」似玉再問：「令弟也學過武？」

「他比起老朽就更差了，只由老朽教過他幾年，志在强身健體而已，而他從未在武林中走動過。」

歐陽宏忽道：「承蒙諸位厚愛，以後最好不要再稱以大叔，老朽還不服老哩！」言畢哈哈大笑。

如花插腔問道：「晚輩斗膽問一句，大叔今年貴庚？」

「五十有四。」

四姝均有點不信，風小月笑道：「他易了容，只把自己化老了一點，背略駝是在後背墊了棉花！」

歐陽宏歉然道：「並非老朽欲欺騙諸位，實是……」

風小月揮手止住他。「大叔不用解釋，咱們都知道！至於岳震天跟朱府有何關係，如今理不出頭緒來，以後再說，第二個出口還望大叔帶路！」

「好，請跟老朽來。」歐陽宏在前面帶路，轉轉折折，所走之路，竟是風小月五人未曾走過者，這次走的路，比上次更遠。

「到了，就在上面！」歐陽宏向上一指。

如花急問：「上面是甚麼地方？」

「朱府的內院，朱英雄一家大小都住在那裡！」

風小月心頭一跳。「既然如此，你爲何不由此上去，制住朱英雄，問他令弟是生是死，豈不清楚？」

歐陽宏失笑道：「他也不一定知道，老爺朱世傑是猝然而死的，照老朽推測，很多事他都來不及交代，而朱英雄對家裡的事亦不是完全了解！」

風小月忽然對朱英雄大感興趣，忙問：「大叔一定經常在暗中觀察，朱英雄平時在家裡做些甚麼？」

「他很懶，可以說是不肖子孫，不思長進，只喜歡睡覺，偶爾去後園練練武。不過他的武功跟老朽一樣，都是莊稼把式，很不高明，他喜歡喝酒，但量不大，喜歡侍女陪伴，但不荒淫，他兒子跟他一樣也不是出息的人物！」

「朱世傑又如何？」

「朱英雄是狗熊，但朱世傑可眞是豪傑，胸懷大志，精明能幹，

而且武功深不可測!」

風小月皺皺眉頭,「這等人物,為何在武林中寂寂無聞?他是患了甚麼病猝死的?」

「無人知道他是怎樣死的……」

他話未說畢,如花已截口問道:「難道朱英雄沒有對親友公佈?」

「據我所知,朱府似乎沒有甚麼親戚,當時只說他是病死的,不過據老朽了解,他應該是練功而引致身亡的!」

風小月心頭一跳,再問:「他練的是甚麼武功?」

「邪功,肯定是邪功!他練功需要女人赤裸相陪,而且還煉丹,因此若非吃那些出了問題的丹致死,便是走火入魔!」

「你又怎會知道這麼詳細?」

「老朽總共見過他練過三次內功,在密室內,全身赤裸,與女子對掌,身上頭上冒出白烟。」

風小月笑笑,「看來大叔說自己的武功是莊稼把式,太過謙虛了,你三次進入密室,他都沒能發覺,單憑這份功力,已可在武林中闖出响噹噹的名頭了!」

歐陽宏道:「老朽先帶你們去密室看看!」他轉身又轉進另一條甬道。

似玉道:「且慢,晚輩記得你說過,你是在不久前才發現這條地道的,而朱世傑死了好些年……」

歐陽宏笑道:「姑娘不要認真,老朽尚記得,這句話是昨晚說的,當時的情勢能讓老朽詳說麼?不過話說回來,朱世傑在生時,老朽也還沒找到這條秘道,上面另有秘道通往練功密室,老朽也是在無意中發現的!」

風小月忙打圓場,道:「不要多問,先到練功密室看看再說。」

「老朽也只去看過一次,其實那密室也沒有甚麼特別,只不過比一般的稍大,而且多了一個煉丹爐罷了!」歐陽宏駐足向上一指,道:「就在上面,為防萬一,請大家不要說話!」

風小月問道:「打開出口就是密室麼?」

「還有一條甬道,頗為隱蔽,老朽如今便將出口打開,請肅靜!」歐陽宏輕輕躍起,四肢抵住兩旁的洞壁,矯若猿猴地爬上去,單看他這幾下,已知其武功底子十分好。

只見他爬至洞頂,雙手向上輕輕一托,立即露出一個洞口來,他雙手一橫,將石頭放在旁邊,然後慢慢爬上去。風小月低聲道:「愚兄先上去,若無危險再來招呼你們!」

上面一片漆黑,但一轉個彎,便有微光,只見歐陽宏正向他招手,風小月走過去,只見他以食指加之於唇,示意他噤聲,原來他伏在一個小孔上偷窺。

洞壁上有六七個高高低低的小通氣孔,微光便是由小孔透出來的。風小月忙找了個小孔,向內偷窺。一望之下,不由嚇了一跳,原來裡面坐着一位胖子,全身赤裸,渾身上下都是膩肉,可不正是朱英雄?

誰說朱英雄懶?誰說他一天到晚在睡覺?原來他晚上在密室練功,白天才睡覺,他白天故意打了幾趟不高明的拳法,教人以為他武功低微!原來他是深藏不露的高人!看來不但歐陽宏被他騙了,連自己也看走眼了!

就在此刻,忽見朱英雄的胯下發生變化,竟然一柱擎天,這是常練武者所罕見者,蓋練內功必須凝神靜氣,清心寡慾,怎會出現這種現象,難怪歐陽宏認為朱家練的是邪功!

風小月怕如花她們等得不耐煩,連忙跑回去,把情況告知她們,蘭心道:「他赤身露體練功,大姐,咱們不去看了!」

似玉道:「大哥,練那種邪功有甚麼好看?咱們還是早點離開這危險之地,待你養好傷再來吧!」

「二妹說得有理,待愚兄上去把歐陽宏拉回來!」風小月言畢又重回甬道。不料,歐陽宏一見到他便又向他招手,並示意他再偷窺。風小月忍不住好奇心起,也湊到通氣孔偷窺。

不知何時,密室裡已多了一個女子,同樣赤身裸體,那女子看來二十多歲,體態豐腴,面貌却是一般。此刻抵出雙掌,與朱英雄的相觸,身子開始冒烟,而朱英雄胯下更是怒蛙亂跳,果然是邪功。

那女子嬌軀微微顫動,媚眼如絲,與朱英雄緊閉雙眼,相映成趣。驀地見朱英雄將那女子抱起,那女子雙腿盤在他腰上,朱英雄站起,臀部輕輕聳動,女的即嬌喘起來,俄頃又發出呼叫。

風小月見他倆醜態百出,正想招呼歐陽宏回去,猛見對面一幅布帘掀動,又走出兩個女人來,為首那位也是二十出頭,赤身露體,背後那位長裙曳地,臉上掛着薄紗,赫然是香車夫人!

原來香車夫人尚在朱府內,而且也是躲在此處與朱英雄練功,她是朱英雄的夫人?還是少林方丈的情婦?這剎那間,風小月不由糊塗了,他下決心再偷窺一陣。

祇見那女子臉上春意盎然,忽然轉身替香車夫人寬衣解帶,香車夫人將她的手撥開。「騷蹄子你急甚麼?先練功!」那女子乖乖坐在地上,香車夫人雙掌在她身上拍打一番,俄頃,便見她神色安穩下

來,似乎全不受朱英雄之影响。香車夫人這才盤膝坐在她對面,閉眼運功。

風小月心頭奇怪,忖道:「為何朱英雄和那兩個女子都要脫衣,她却不用?難道她練的功不一樣?」

不一會,便見香車夫人身上冒起白烟,而且越冒越多,接着便見她倆四隻手掌互抵,風小月不由再忖道:「這種功難道兩女也可同練?」回頭望一望歐陽宏,但見他也是一臉狐疑之色。

又一會,與香車夫人練功的女子輕輕睜開雙眼,媚眼含春,嬌媚之極,看得風小月心頭怦怦亂跳,暗道:「這種邪功怎地這般厲害?」

忽然一陣香氣襲來,回頭一望,原來四姝等不到他倆下去,生恐發生意外,便派如花上來打聽,恰好風小月旁邊便有一個小洞,她依樣劃瓢,也湊眼望過去,祇看了幾眼便暗啐幾口。忽然腰上一緊,原來風小月伸出手臂摟住她的小蠻腰:「這些人眞是無恥,難怪大哥也把持不住。」便離開小孔,轉頭望着風小月。

祇見他滿臉通紅,那隻怪手越來越不規矩,歐陽宏走過來,低聲道:「走吧!」

「不,再看一陣!」風小月眼睛離不開小孔,如花祇好再偷窺,但見香車夫人幾乎被白烟籠罩住,身上那襲衣服漲得如同風帆。與此同時,朱英雄已結束了戰鬥,倒在地上直喘氣。

香車夫人冷冷地罵道:「眞沒出息,你又洩了,這功不是白練了麼?」話音一落,但聞「蓬」地一聲响,她身上衣服已漲碎,接着便見她抱起那女子。那女子嚶嚀一聲,如一條大白蛇般緊緊纏住她。

就在此刻,風小月和如花同時發現,那香車夫人居然是道地的大男人,不由發出一道驚呼。

驚叫聲在地道裡,格外响亮,密室內的兩對狗男女都吃了一驚。香車夫人急喝道:「誰?」他雖然驚駭,但仍然緊緊地摟住那女子,兩具軀體貼得嚴絲合縫。

如花急拉風小月的手道:「咱們快跑!」

風小月也是心頭震驚,尤其香車夫人竟然是男人,更大出意外,他剛轉身欲跑,忽又回身湊眼自小孔望進去,但見密室內之情景幾乎未變,祇見朱英雄和其對手狼狽地穿衣服,他心頭雪亮,忽道:「咱們進去!」

如花急道:「危險……」

她話剛出口,風小月已一陣風般標前:「此時不趁機抓住他們,更待何時!」

歐陽宏立即明白他為何臨時改變主意,忙道:「待老朽來帶路。」他輕身功夫不錯,幾個起伏,已越過風小月,在一堵洞壁上撫摸一陣,軋軋聲响後,倏地現出門洞來,此刻風小月反而先他進入密室,如花恐他有失,亦不顧危險,尾隨而入。

風小月去勢如離弦之矢,幾個起落,已撲至「香車夫人」跟前,祇聽他喝聲:「朱英雄!」

朱英雄立即橫在其身前,「香車夫人」抱着那女子雙脚跳動,向布帘處跳去。

風小月厲嘯一聲:「擋我者死!」挾風一掌向朱英雄胸膛按去,朱英雄眼神微露懼色,但仍抬掌相迎,但聞「蓬」地一聲,罡風四濺,風小月身子一晃,終於退了一步,祇覺肩上傷口隱隱作痛,但朱英雄却蹬蹬蹬地退了三步,一掌便已分出高低,不過,朱英雄一退又進。

可是風小月比他更快,側身自旁射出,同時橫蹬一腿,不料朱英雄身材雖然肥胖,但動作却十分靈活,右手一沉,掌緣如刀,反切風小月之足踝。

風小月輕嘯一聲,一扭腰,右腿去勢方向略改,攻踢對方小腹,朱英雄左手一沉,及時將風小月那一腿架住,但擋不住其力道,又蹬退了一步。

與此同時,歐陽宏已奔至,道:「恩公,把他讓給老朽。」

朱英雄虎吼一聲:「吃內扒外的東西!」

歐陽宏冷笑一聲:「老夫正要跟你算賬哩!」他首先展開攻勢,朱英雄見招破招,穩若泰山。

那婆娘主動迎向如花:「賤人,你也別閒着!」

如花大怒:「無恥的東西,你才是賤人,女人的臉都讓你丟光了。」

「你懂得甚麼,夏蟲不可語冰,姑奶奶也懶得與你說道理。」想不到那婆娘打起架來,居然不要命,攻勢如波濤般一浪接一浪,可惜如花技高一籌,很快便反守為攻,祇打得她手忙脚亂。

風小月已趁此際,兩個起落,射進布帘之內,原來布帘後面又有一個山洞,看其佈置便知是一間臥室,看來「香車夫人」是住在此處練武。

此刻,「香車夫人」抱着那女子跳上炕,臀部不斷聳動,懷中女子發出如泣如訴的叫聲。風小月見此地已無出口,心頭大定,忍不住問道:「閣下明明是男人,為何要扮女人?又自稱夫人?」

「誰有這等興趣,誰都可以學我,包括閣下。」

風小月聲音一沉,問道:「休

說廢話，快報上名來。」

「憑你風小月還不配問大爺的姓名。」

他話未說畢，風小月已躍起，凌空發掌，向他攻去，「香車夫人」在炕上跳躍閃避，未能招架及反擊，看來他在交媾中，不能中止，這門功夫果然十分邪門。

風小月恐炕上有機關，不敢沾足其上，凌空一個盤旋，正欲自另一方向攻擊，突聞「香車夫人」懷中那女子尖呼一聲，炕上陷下，兩人直向下墜去。

風小月暗呼不妙，凌空發掌，不料刹那之間，炕上已恢復原狀，掌風擊在炕上，餘風四濺，激得風小月衣衫呼呼作响。

風小月足尖在炕上一點，倒飛六尺落地。他吸了一口氣，慢慢走前，祇見炕上嚴絲密縫，看不出有任何異狀，他輕嘆一聲，回身走出臥室。

抬頭一望，歐陽宏不是朱英雄對手，不斷後退，他忙跨步上前。不料頭上一張巨網向歐陽宏罩下，他大驚之餘，脫口呼道：「小心！」幸好歐陽宏反應快，及時閃開，但朱英雄早已藉此時機倒飛到洞壁前，伸手在壁上一按，自暗門溜掉了。

而跟如花惡鬥的那個婆娘，突然狂噴鮮血而亡，如花嘆息道：「咱們快離開此地吧！」

歐陽宏却一反常態，鬥志昂揚地道：「他們倉皇而退，咱們正該窮追猛打，以達目的。」

如花反問：「你想達到甚麼目的？」

歐陽宏略一沉吟，方道：「第一查清楚朱家建此地下迷宮的目的，第二查清楚『香車夫人』男扮女裝之原因及他的眞實身份，第三老朽還想知道舍弟到底是生是死。」

「第一二點我不知道，但最後一點，姑奶奶可以告訴你，令弟一定已歿了，否則怎會十幾年都不來找你。」

風小月忽然輕嘆一聲：「若按此推測，此座地下迷宮建成至今祇有十多年。」

歐陽宏搖頭：「我看不止此數，十多年前舍弟來此可能祇是做擴建或修改工程，不要多說，咱們快查一下。」他話未說畢，已標至洞壁前，伸手在壁上撫摸。風小月也跑過來，如花急得直跺足。

與此同時，似玉她們三個因等得太久，恐生變化，亦自下面爬了上來：「大姐，怎地還不走？」

「刷」地一聲，壁上打開一個門來，風小月舉着火摺子一照，祇見門後有一道深及五丈，寬逾四丈的深坑，歐陽宏祇能望坑興嘆。

如花冷笑道：「朱英雄若這般容易被你逮住，他還稱得上英雄。」

風小月一看要找到朱英雄及「香車夫人」實不容易，且敵在暗，我在明，在此時間越長，危險越高，祇好道：「咱們先出去再說吧！」

＊　＊　＊

地道裡十分黑暗，風小月更覺得自己一切全在黑暗中摸索，香車夫人爲何要男扮女裝？他跟少林方丈一休禪師有何關係？跟朱家又有甚麼關係？而朱家地道出口居然在岳震天家的古井裡，他們之間又有何關係？

如此看來，岳震天表面上看來是個鐵漢，光明磊落，但實際上可能完全是兩回事，則他以前說的話便不能作準了。

他隱隱覺得朱家、「香車夫人」之間必有大圖謀，其計劃必定驚天動地，如此說來青城派死一個弟子，江湖上死一兩個大俠，與此相比，根本微不足道，他忽然全身燠熱，覺得自己有責任揭發這個陰謀，自身之生死反成次要了。

＊　＊　＊

新春剛過，春寒料峭，天上飄着雪花，氣溫依然十分寒冷，雲飄一改平日之裝束，穿一件名貴之裘衣，乘着一輛馬車上路。

馬車伕還道他是位財主，沿途十分小心服侍。雲飄擺架子，一定要馬車也上船，因此在江邊等了一整天，到次日早上，當地的小幫會頭目替他找了一艘大船，載他過江。地頭蛇狠狠地敲了他一筆，但雲飄更絕，付得十分乾脆，然後迅速施展妙手空空，把那頭目身上之錢財全摸走，不但沒有損失，還撈了一筆路費。

馬車駛進一座小鎮，這座小鎮距離襄陽城一百里路，毫不起眼，但雲飄對此處一切均十分熟悉，而且十分親切。他九歲便開始在此處學藝：妙手空空，在此處足足躭了六年。

這座小鎮養育了他，也教育了他，他有今日之成就，還要多謝他。車伕有點怪異地道：「老爺，你說要在此處過夜？」

「不是過夜，大爺是來找位親戚的，是他提携我，否則我不會有今天。」雲飄向他連拋兩大錠銀子，「你可以回去了。」言畢揚長而去。

車伕轉車之間，已見到很多街童向雲飄奔去。雲飄邊走邊把外衣解下，穿這種衣服，實在不舒服。「石頭子，近日鎮上有沒有事？」

石頭子在那羣街童中，年紀較大，祇見他苦着臉道：「雲叔叔，你帶來的人被人劫走了。」

雲飄大吃一驚，抓住他的手急問：「甚麼時候？」

「是在新春初一那天晚上，忽然來了很多人，他們，他們……」石頭子說到此處，忽然忍不住哭了起來。

雲飄喝道：「大丈夫流血不流淚，你哭甚麼？柳金和劉四他們呢？」

石頭子哭得更傷心：「爹和柳叔叔……還有周叔叔、盧叔叔都被他們殺死了。」

雲飄倏地怪嘯一聲，邊跑邊把衣服撕碎，奔向倉庫。他一腳將大門踢開，裡面沒有糧食，更沒有人，但地上仍有血跡，他一屁股坐在地上，去年臘月，風小月逮住了武當派的懷竹道長，他把懷竹囚在此處，以爲十分秘密，不料竟落得這個地步。

正在沉思間，忽聞石頭子怯生生地道：「雲叔叔，娘叫我來請你到我們家裏吃頓飯！」

嚴格說起來，劉四可是因他而死的，他站了起來，拉着石頭子的手道：「走，我是一定要去拜訪你娘的！」

石頭子的家就在倉庫附近。劉四一死，祇剩下寡婦孤兒，上面還有一位婆婆，生活當然十分拮据，雲飄對她有太多的歉意。駱氏一見到雲飄，未曾說話便先流淚了，「雲大哥，咱們終於把你盼來了！」

「嫂子，對不起，是我連累了你們！」雲飄不知怎樣安慰她，祇好從懷內掏出幾錠銀子來。「這點銀子先讓你們解決燃眉之急。嫂子，你能否把當日的情况告訴我？」

駱氏拭淚道：「生活雖然困難，但短期內還不至於無米下炊，祇是四哥他死得太慘了，你一定要替他報仇！」

「這點小弟義不容辭，你告訴我是誰殺了四哥！」

「不知道……」駱氏幽幽地道：「那天晚上倉庫外面忽然來了許多穿黑衣服的大漢，臉上都蒙着黑布……也不知道他們是從那裏鑽出來的……四哥和周五哥、柳二哥他們阻攔不住……一個個都被殺死了……倉庫被打開，人也被劫走了……」說至此，她已泣不成聲。

雲飄耐着性子問：「那批人可有留下甚麼線索？」駱氏搖搖頭。

雲飄長身道：「石頭子，你帶我去你爹墳上上炷香！」他拉着石頭子便走。

駱氏忽然道：「雲大哥，你抽空去周五嫂那裏看看。」

雲飄應了一聲，頭也不回地走了。他知道周世昌生前跟劉四最要好。駱氏這樣說一定有道理，可是他此刻內心充滿了內疚，非要去墳上叩幾個頭，心情無法回復。

鎮後小山上一溜聳着五六座新墳，雲飄一一上香，供上祭品，此刻他再也忍不住放聲哭了起來，反把石頭子嚇了一跳。

這一哭足足有小半個時辰才收淚，雲飄在每座墳前叩了三個頭，又發下毒誓，一定要替他們報仇。此時天已向晚，宿鳥在頭上盤旋，發出刺耳的叫聲，更添幾分凄厲。石頭子有點害怕，低聲道：「雲伯伯，咱們回去吧！」

「好，他日報了仇，我再來！」雲飄拉着石頭子下山，胸中怒火熊熊燃燒。

回到鎮上，雲飄到「快刀老七」那裏買了一大包鹵肉、醬牛肉叫石頭子帶回家去，他又切了一包再買一瓶酒，然後到周家去。

周世昌父母早歿，他女人祇給他生了兩個女兒，那女人十分潑辣，鎮上的人都喚她「辣西施」，雲飄反而十分欣賞她！有見識，有膽量，不隨俗。

剛敲門，門便開了，開門的正是「辣西施」施英蓮。「我聽人說你來了，也料到你會來，飯已燒好了，進來吧！」

待雲飄一進來，她後脚一蹬，大門便「砰」地一聲關上，她不在乎，雲飄反而覺得有點忐忑，生恐人言可畏。

「你買了甚麼菜來？家裏祇有幾隻雞蛋，全煎好了！」

雲飄把鹵肉、鹵豬耳、醬牛肉擱在桌上，施英蓮用碟子盛着，呼女兒起來吃飯，她又拿了一隻酒杯，倒起酒來。「自從五哥去後，今天第一次喝酒，我早料到第一次喝酒，一定是你來的時候。」

雲飄唯唯喏喏。「家裏有困難麼？」

施英蓮一邊替他佈菜，邊反問：「你說呢？過年的時候，孩子連肉都吃不上！」

雲飄心頭一酸，眼淚幾乎奪眶而出。他連忙舉杯而盡，掩飾窘態。「不要空腹喝酒，我知道你今日心情不好，容易醉。」她說着便低頭吃飯，吃得很急。雲飄也默默地吃着。

兩個女孩一個大概六七歲，另一個祇有三四歲，也吃得津津有味，看來這些日子都吃不飽，雲飄更加難以下咽，祇默默地喝着酒。半晌方問：「五嫂，你知道我來找你的原因麼？」

「當然知道！」

「說來聽聽。」

「一是你內疚要來看看咱母女；二是想報仇，來問實情。」

「不錯，你知道些甚麼全告訴我，我雲飄若不將這批狗賊殺掉，誓不爲人！」

施英蓮喝了一口酒道：「大哥有氣概！不過他們人多，你單槍匹馬，奈得他們何？」

雲飄腦海裏立即浮上風小月的影子來，斷然道：「他們有人，我也有朋友，這個你不用擔心，快把實情告訴我！」

施英蓮忽然瞪着他，半晌方道：「小妹怎能不擔心？萬一你有甚麼長短，咱們母女日後如何過日子？」

這話好像弦外有音，雲飄心頭一震，吶吶地說不出話來，半晌方道：「你們母女的生活費，我自然會先安排好！而且……而且我的朋友武功高超，遠在我之上，再凶惡的狗賊也不是他對手！」

「你有把握就好，你且坐坐！」施英蓮長身，忽然挾了一隻荷包蛋放在他碗裏。「你不吃東西，祇顧喝酒，便叫人擔心！」言畢入房，雲飄怔怔地望着她的背影，忽然覺得這女人，英氣之中還帶着幾分嫵媚，潑辣中又有幾絲溫柔。

半晌，施英蓮出房，手上多了一條斷鍊。那是一條金項鍊。他惘然地望着她，她道：「這是五哥死時，緊緊抓在手中的。」

「兇手中有女人！」

「我也是這樣想的！」施英蓮又喝了一口酒方道：「當他們斷殺時，我偷偷摸出去看，我知道就算我出去，也祇是多添一具寃鬼而已，何況家裏還有兩個女兒，因此一直匿在牆角偷窺。他們一共來了十三四個。爲首的那個身材很高，他本來是先奔向劉四哥的，五哥從旁殺上去，結果他們都不是對手，柳二哥他們對手較弱還能抵擋幾下，但他們人多，不過十多招便被殺死了……」

雲飄截口問：「金鍊是從誰身上搶來的？」

「就是爲首那一個！五哥抓到這斷鍊子，他左手便被長劍斬斷，飛到老遠去了，那斷找不到也就算了，大概這條鍊不值錢吧！」

「你還看到甚麼？」

「那些人有的祇蒙着臉，有的連頭也用布包紮着，霍老九的大刀曾經將一個漢子的包頭連頭髮砍下來，當他們把人劫走後，小妹便跑出去呼人來救，可惜他們沒有一個生還……不過我在頭髮裏找到一根牙簪。」

「那人也是個婆娘？」

「不，小妹懷疑他是個道人！」

雲飄深深吸了一口氣，拿着金鍊在燈下細看，忽然他發現鍊子背後刻着一行小字，若非細心，幾乎看不到：佛法無道助宏願！

雲飄脫口呼道：「一休禪師和『香車夫人』！好啊，少林、武當同流合汚，居然幹下這等傷天害理的事！」

施英蓮吃了一驚，問道：「這是少林、武當幹的麼？哎唷，這仇可報不得了！」

「少林、武當又如何？別人不敢碰，我雲飄偏要跟他們鬥一鬥！」他抓起酒瓶，骨嘟嘟地連盡三大口。「五嫂，你跟孩子的生活費不用擔心！」他自懷內摸出一錠銀子拋下，又取出一張銀票來，那是一張四海通的一百兩銀票。「這些錢，應夠你們生活幾年了，我會再來看你們！」言畢抓起金鍊欲走。

施英蓮一把將他拉住。「大哥，你去那裏？」

雲飄微微一怔，道：「我，我去找朋友去少林報仇……」他又舉起酒瓶喝了幾口，撥開施英蓮的手，跌跌撞撞地走出去，不料被門檻一勾，跌了個狗吃屎，連酒瓶也摔破了，人已醉倒。

施英蓮費盡九牛二虎之力，才將他拖了進去。「酒，快去買酒……」

＊　＊　＊

雲飄醒來時，祇覺得頭痛欲裂，可是當他發現身邊躺着一位赤裸的女人時，就像一頭受傷的野獸般彈了起來。

女人被他驚醒，含情脈脈地道：「你作甚麼？天還未亮。」

「你……你是施……五嫂？」雲飄像患了口吃病般。

施英蓮伸手在他額上摸了一記。「你又沒發燒，怎地連我的聲音也認不出來！」

「你，你怎會跟我……跟我……」

「不是我跟你，是你硬把我拉上來的。」施英蓮霍地坐了起來。「我不用你負責，但事情總得分個是非！」她把被子揚開。「我點燈讓你看清楚，我身上還有你的穢物！」

雲飄一把抓住她。「你，你輕聲一點……」

「你如今害怕了？昨夜爲何這麼野蠻？」她聲音忽然一變。「你不必擔心，我說過不用你負責，小妹是感你大恩……何況昨夜你喝醉了……不過萬一懷了你的孩子，你可得養他……」

「但，但你是五嫂，我……」雲飄忽然覺得被窩裏比冰窖還冷。

「哼，叫我五嫂是你給老周的面子，其實你年紀比他還大。他如今已經死了，你還怕甚麼？」

「別人閒言閒語，這個……」

施英蓮冷哼一聲：「想不到你是堂堂的男子漢，居然還不如咱兩截穿衣的婆娘，我都不怕，你怕甚麼？我丈夫已死，你又沒有妻子，睡在一塊，犯了誰？」

雲飄冷靜下來之後，也覺得事

情並非自己想像的嚴重，半晌方道：「別人還以爲我設計搶兄弟的老婆，祇怕其他兄弟的孤寡有話說。」

「你不說，我不說，誰知道？」

「但我昨夜在這裏……一步沒有出去，人家會不知道？」

「哼，那你要我怎樣？跑去對人說，你不是有意的，祇因喝醉了酒才强姦五嫂？」

雲飄似乎下決心，道：「也罷，咱們成親吧，堂堂正正成親，別人便無話可說。」

「看來你可不是眞心實意的，小妹不會嫁給你的，如果你眞的合心，以後再說吧！不過我施英蓮再次聲明，昨夜的事，我絕不會怪你……你就當作我報答你的恩德吧！」

「我對你有甚麼恩德？若非我，老周也不會……你們也不會成爲孤兒寡婦！」

「你一向都對鎭上的兄弟十分關照，老周未死之前，你也不時周濟他，何況發生這種事，既不是你之原意，也是他們命短，怪得了誰？」

「總是我不好，做出那種禽獸不如的事。」

施英蓮忽然伸手掩住他的嘴。「你是個正常的男人，又喝醉了酒，摔倒在門外，是我拖你進來的，也不能怪你，老實說，若是我施英蓮不願意的，除非你打死我，否則也不會得手！睡吧！」她一把將他拉進被窩，身子貼了過去。

雲飄祇覺軟玉溫香抱滿懷，但身子却不由自主地發起抖來。她却好像毫無所覺，將頭貼在他胸膛上，半邊身子壓在他身上，像隻小綿羊般睡着了。

他覺得這個女人實在不可思議，她需要的是一位堅强的男人，她怎會做自己的終生伴侶麼？想着想着，他又想到那條斷鍊。

「香車夫人」是一休的情婦？一休身爲少林方丈，武林泰山北斗，居然不守清規……想起來讓人沮喪，莫怪武林一片烏烟瘴氣……

如果一休此人有問題，則峨嵋長眉也有問題，再其次武當派及崆峒等派奸猾之輩更多，風小月想保命就不能單靠找到一休了解眞相(因爲一休本身已有問題)，但如何方可使風小月及自己不被混一幫暗殺。

想到此，雲飄再無半絲綺念，他輕輕撥開施英蓮的身子，下床穿好衣服，走出大門。天剛濛濛亮，晨風寒冷，却令他頭腦更加清醒。

來劫走懷竹、盧公鼎及胡柴的，必是混一幫所爲，混一幫由九大門派組成，憑自己跟風小月，能跟他們作對麼？他後悔剛才對施英蓮誇下海口。

忽然他又想到一個問題：昨夜施英蓮眞的願意麼？她難道眞的愛上自己？想着想着，他又糊塗了。

「大哥，先洗把臉吧。」他一回頭，便見到她笑口吟吟正向自己招手，他雙脚不由自主又向大門走過去。

＊　＊　＊

三天之後，雲飄獨自騎馬上路，去時跟來時的心情完全不同，還多了幾分難捨，對他來說，這三日三夜是甜蜜的，他跟風小月不一樣，很少去花街柳巷，施英蓮教他進入神仙境界。可是，他還有任務未完成，只好答應她年底之前一定回來，便毅然上路。

＊　＊　＊

一個月之後，雲飄再回岳陽，此刻，已是早春二月，天氣始回暖，他先到郊外找「淮安七梟」的老巢找他們，空屋無人，不過，他還是在灶膛裡找到一張紙條：大哥，請到後山一聚。知名不具。

小村背後有一座山，雲飄懷着忐忑之心催騎慢行，到了山下果見有人向他招手，招手的是位村婦，再仔細一瞧，可不正是蘭心。

「雲大哥，你終於回來！咱們都擔心你出事了！」

雲飄笑嘻嘻地道：「你大哥運氣不錯，死不了，小月呢？他傷勢如何？」

「近日已經完全好了，正在家裡練功！小妹帶你去！」蘭心一蹦一跳地走前帶路。

風小月等人離開朱府之後，便在此處賃了一間農舍繼續養傷，歐陽宏發誓要跟着他，風小月只好答應，事實上有他在旁料理生活，風小月省事多了，更能全心全意練功。

雲飄尚未走到門口，風小月自己聞聲自內迎出來。「大哥，想死小弟了！咱們一直擔心你會出事！」

「托賴托賴，沿途風平浪靜，你們也好吧？老弟，你的傷痊癒了吧？」

風小月拉着他的手進內，如花等人都趨前問好，似玉道：「一定好的，你們看雲大哥，臉色好，一副春風得意的模樣，一定有好消息！」

「好消息倒沒有，愚兄探到消息，少林寺最近的確有盛會，是五年一度的考技大會，所有弟子都得回山，讓方丈、羅漢堂、傳功堂等住持審核五年來，武技之進展！」

風小月皺眉道：「如此說來，那禿驢果然是少林寺一休禪師了，這……眞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未完・六)

上文提要：天絕箭射中的是黑風婆的替身，黑風婆謝過南振岳之後，委托南振岳帶龍學文去江湖上歷練……二人渡過烏江，在樹林聽到有人呻吟，臨死之際托南振岳轉告龍門幫幫主，但只說了三字：身邊有……二人剛戴上面具，遇到瑤山二毒……龍學文建議南振岳易名龍振南，他叫龍振文，謊稱兄弟投到龍門幫……

新派武俠中篇故事／東方玉・文　可飛・圖

古桃源傳奇

勇過三關任香主　識穿壇主曾闖谷

小艇上祇有兩個水手，一划一扳，速度極快，眨眼之間，就駛出老遠，不過半個時辰，便已抵達對岸。

捨舟登陸，岸上已有兩個壯漢等候，瞧到兩人，立即迎上前來，含笑道：「兩位尊客，請到賓館休息。」說着就躬身肅客。

南振岳、龍學文眼看龍門幫接待週到，心中也暗暗驚奇，說了聲：「有勞」，便隨着走去。

約莫走了里許光景，前面一片桃柳之間，矗立着一座高大賓館，剛到門口，兩個壯漢方自辭去，立有一名知賓人員出來接待，把兩人引到客廳落坐。

行家眼裡，自然看得出南、龍兩人武功不弱，尤其是文人打扮，知道越是這等神情，越非庸手，當下問明兩人來歷，祇說了聲：「貴客寬坐。」

便自起身朝裡走去。

不多一會，祇見從廳後轉出一個身穿青緞長袍，滿臉紅光的五旬老者，雙手抱拳呵呵笑道：「老朽高鴻飛，忝主迎賓事宜，兩位龍老弟大駕光臨，有失迎迓，還望多多擔待。」

南振岳、龍學文聽說來的是職司迎賓的總管，慌忙站起身子，南振岳趕緊抱拳答禮，惶恐的道：「總管這般說法，在下兄弟如何當得起？」

高鴻飛人稱笑面金剛，原是個老江湖了，聞言暗自一怔，心想：「原來祇是兩個初出道的雛兒。」

但當他目光瞧到南振岳腰間懸着的巨闕劍上，心頭又驀地吃一驚，他職司迎賓總管，自然是識貨之人，試想行走江湖，若非身懷絕技，焉敢佩帶這等名劍？

他心頭暗暗一驚，但臉上卻絲毫不露，口中也呵呵笑個不絕，連連擺手道：「兩位遠來是客，快快請坐，哈哈，老朽聽說兩位是武當高弟，不知尊師是誰？」

龍學文道：「先父在日，忝屬武當門下，在下兄弟，祇是先父所授。」

高鴻飛眼看兩人精華內蘊，心中雖沒深信，臉上卻依然笑容可掬，頻頻頷首，抬目道：「兩位老弟光臨敝幫，不知有何見教？」

龍學文道：「自從先父去世，在下兄弟，除了略諳武功，就百無一用，江湖上又素無熟人，久仰貴幫盛名，在下兄弟商量之下，特來拜謁幫主，謀個出路。」

南振岳瞧着龍兄弟應對得宜，心中暗暗佩服。

高鴻飛滿堆笑容，道：「歡迎，歡迎，兩位老弟家學淵源，一望就知不是庸流，祇是……」

他口中沉吟了一下，才抬頭說

道：「祇是敝幫承蒙江湖朋友瞧得起，聞名而來的日必數起，因此敝幫主訂了兩項決定……」

南振岳微笑道：「請總管多多指教。」

高鴻飛道：「第一項是江湖各大門派，出師高足，持有師友介函，祇須經過敝幫中央壇主面試，就可按來人武功，分派職司。

「至於第二項……哈哈，兩位不可多心，那是自行投效本幫，既無熟人推介，祇好憑武功考核，如能通過敝幫設置的三重關口，即可重用。」

南振岳朗朗笑道：「貴幫既有規定，在下兄弟自當一試。」

高鴻飛瞧他這一朗笑，目光之中隱現異采，心頭微微一震，暗想：此人分明身懷絕頂內功，但江湖經驗似嫌不足。

一時不覺起了憐才之念，一面呵呵大笑道：「龍老弟壯語，老朽至感欽佩，祇是敝幫雖然設下三重關口，來人如能順利通過，當然最好，其實也祇是幫主量才錄用之意，祇須闖過一關，即可錄用，每闖一關，不過多晋升一級，因此有許多人闖過一二兩關，就放棄了第三關了。」

龍學文心頭一動，問道：「聽總管說來，這第三關定是十分兇險的了？」

高鴻飛笑了笑道：「兩位到時自知，老朽未便多言，祇是最好能量力而行，不可勉强。」

龍學文道：「多謝總管指點。」

南振岳拱手道：「貴幫三重關口，不知設在何處，總管能否派人指引？」

高鴻飛道：「此刻時間不早，兩位老弟遠來，鞍馬勞頓，不如在此休息一晚，明日早晨，老朽自當派人陪去。」

兩人連連稱謝，高鴻飛已抱拳站起，吩咐知賓，領兩人到客房休息。

龍學文等知賓走後，輕笑道：「大哥，聽高總管口氣，明日這三重關口，必是奇險無比，看來是存心要試試我們。」

南振岳笑道：「難道憑賢弟的身手，還怕闖不過去？」

龍學文搖頭道：「據小弟推想，龍門幫既以三道關隘，爲錄用人才的標準，雖然脫不出機關，陷阱，再憑藉天險人工設置而成，但絕非尋常，咱們倒也不可掉以輕心才好。」

南振岳這一路上早已發覺龍兄弟爲人機智，江湖經驗又勝過自己甚多，聞言連連點頭道：「兄弟說得極是，這點我倒沒有想到。」

龍學文聽到大哥稱讚，心頭喜不自勝，一面笑道：「大哥又在給小弟戴高帽子了！」

正說之間，那知賓已送來酒菜，這一頓自然十分豐盛，兩人吃過晚餐，又談了一會，各自回房安寢。

次日早起盥洗早飯之後，昨晚那知賓已在門外躬身說道：「兩位貴客，此刻是否就要前去闖關？」

龍學文忙道：「不錯，有勞兄台引路。」

知賓連說「不敢」，就領着兩人走出賓館，朝一條山徑上走去。

這條路，似在君山側面，山光如黛，林木蕭森，白石清泉，潺潺有聲，風景甚是清麗！

走了約有半里光景，已經盤到一處峯腰之上。

山徑盡頭，是一方高約數丈的石壁，壁間有兩扇石門，緊緊閉着，門上橫額，鐫着「第一關」三個大字！

那知賓走到門前，便自住足，躬身道：「兩位貴客，第一關已經到了，貴客必須用『金剛大力』才能推動石門，才能進內，但石門一啓，觸動埋伏，裏面是按照少林鐵指禪法所創的一百單八個眞假人排成的羅漢陣，貴客過去，必來夾攻，每人祇有一招，能夠擋過就算。

「不過貴客在拆解之時，但請點到爲止，幸勿回手傷人，過了此關，自會有人接待，失陪了。」說到這裏，便自回身朝嶺下如飛而去。

龍學文回頭笑道：「大哥，看來這一關，是從少林寺搬來的了？咱們就當上一會少林弟子吧！」

南振岳愕然道：「龍兄弟此話怎說？」

龍學文目光四下一溜，低聲道：「大哥該叫我兄弟才對，別再帶上姓。」

接着笑道：「大哥難道沒聽說過少林弟子學成之後，必須通過機關，才能准他出師，據說這間屋裏面，全是機關人，所用的拳棍刀劍，樣樣俱全，全是少林派全套武功，一跳進去，拳棍交加，祇要你應付得過去，才能出來，一下失手，不但負傷，還得再練三年，這裏面，就是這套玩意了。

「尤其這兩扇石門，重逾千斤，普通練武之人休想推得開它，『金剛大力』，更是少林外家的上乘功夫，祇怕連少林寺的和尚，會的也不多呢，第一關已是如此，其餘兩關，想必更難了。」

南振岳點頭笑道：「難怪高總管勸我們量力而行，不可勉强，他倒確是一番好意！」

說到這裏，功運雙臂，手掌當胸，緩緩朝石門上推去！

這兩扇石門雖然沉重，但那裏

經得起南振岳的神力，祇聽「砰」然輕震，石門登時大開，舉目瞧去，裏面竟然一片黑暗，暗影之中，果然隱隱綽綽站着不少人影！

南振岳回頭低喝一聲：「兄弟！隨我來！」

雙腳一頓，人已平飛而入，龍學文也不怠慢，跟蹤掠入。

兩人腳尖落地，才知地上原來鋪着一層地板，而且落腳之處，地板似乎微微下沉！

身後石門就砰然闔起，眼前頓覺一黑！

就在這一瞬間，疾風颯然，兩旁已有刀槍劈刺而來！

南振岳目能夜視，自然看得清楚，這座洞窟，約有三十丈深，洞中雖然黝黑，但前面出口，却有日光透入，似是使入洞之人，祇要朝亮光前行，即可出洞。

此時機關發動，劈刺而來的祇是兩個木人，並無出奇之處，看情形，也許越到前面，越發難破。

心念電轉，口中低喝一聲：「兄弟快閉一下眼睛！」

喝聲中身形輕旋，避過刀鋒，同時單臂一擋，盪開金槍，那兩個木人，動作呆板，一招打完，便自退下。

南振岳、龍學文身形閃動，跟着前進，果然越到裏面，陣勢漸漸復雜，攻來的人數，有疏有密，而且有的地方竟是隱伏着許多眞人，夾雜在假人之中，一起攻來！

原來這一百單八個人中，竟有半數是龍門幫的高手，來人從木板上走過，已是極難應付。

木人前面，都裝着機關，所持兵器，均極沉重鋒利，攻出的一招，均是極難應付的解數。

但眞人不同了，他們乘機出擊，却是活動的，雖然也祇攻一招，可是算準了來人步法，就在你堪堪架格閃避木人招法之時攻來。

這眞假相間，配合得異常巧妙，稍一疏忽，便爲所傷。

南振岳、龍學文兩人內功均已達上乘，那會把這些眞假人放在眼裏，祇是知賓方才有點到爲止不可回手之言，是以一路上祇是架格遮攔，縱躍閃避，不好出手。

那些木人祇是死物，劈出的刀槍各有一定位置，原來全仗眞人呼應，南振岳和龍學文早已看出這一形勢，遇到木人，便自躲閃，碰上眞人，也並不還手，祇是把他們手上兵刃，紛紛奪了下來。

兩條人影，一路兔起鶻落，簡直如入無人之境，片刻工夫便已通過，雙雙躍出洞口！

這一躍，登時瞧得兩人大吃一驚！

南振岳、龍學文一路兔起鶻落，闖出龍門幫第一關，兩條人影，朝圓形洞口飛掠出去！

這一躍，登時瞧得兩人大吃一驚！

原來洞外平臺，還不到一丈，出去就是一道數十丈寬的山澗，兩峯對峙，水聲洪洪！

平臺右側，豎立着一方高與人齊的石碑，上面赫然寫着三個黑色大字：

「第二關」。

南振岳舉目瞧去，祇見從平臺起，釘着七根細如筆桿的鐵索，每索相隔丈許，直達對崖，抬頭一瞧，半空中同樣也有七道鐵索，通到對崖，但鐵索却粗如兒臂。

南振岳回頭笑道：「賢弟，這大概是要考我們的輕功了，飛渡絕壑，也不並算是甚麼難題。」

龍學文搖頭道：「不見得會是這麼簡單呢，大哥沒瞧到上面也有七道鐵索嗎？花樣祇怕就在上面！」

話聲未落，祇見從右側崖後迎出一人，陪笑說道：「兩位貴客，通過第一關，可喜可賀！」

龍學文問道：「朋友就是管理這第二關的人了？」

那人道：「第二關這點小玩意，原也極易通過，不值方家一哂，貴客行到中途之時，兩岸崖上，同時放下檑木，七道鐵索中，祇有一條，可以趨避，因爲來勢極速，機會稍縱即逝，貴客必須在這一瞬之間覷定空隙，以極快身法，閃到這條鐵索之上。

「但兩方檑木，也在此時轉變方向，貴客也就要隨機應變，隨着空隙，躍到另一條鐵索之上，這樣連番七次，才能安渡對崖。

「當然，貴客如果擅於『七禽身法』，那就輕易而舉了。」

龍學文橫了南振岳一眼中，心中暗道：「這倒好，第一關，你們安排了少林功夫，第二關上，却要人家施展華山派的武功。」

南振岳等他解說清楚，拱拱手道：「多承朋友指點，兄弟，咱們上去試試吧！」

龍學文答應一聲，兩人正待往上走去！

那人急忙攔道：「貴客且慢！」

龍學文轉臉道：「朋友還有甚麼指點？」

那人陪笑道：「兩位貴客，最好分作兩次通過，因爲空中檑木，來勢極急，中間所留空隙，祇容一人以極快身法，才能擦身而過，兩位……」

龍學文淡淡一笑，道：「朋友好意，在下十分感謝，同時也證明貴幫以武會友之誠意，我們雖然不諳『七禽身法』，但這點索道，自問還能應付，朋友祇管開動纜索，放出檑木來好了。」

那人聽得一怔，心想：「自己原是好意，你們既要送死，那也不關自己的事！」

一面依然陪笑道：「兩位貴客自是身懷絕藝，在下告退。」

說完，便自朝崖後退去。

南振岳、龍學文也自雙雙躍起，飄然落到中間兩根鐵索之上，腳尖點動，凌空朝外走去！

走沒多遠，果然聽到頭頂上起了一陣「洪洪」之聲，舉目瞧去，對崖頂上，正有四團黑影，排空飛來！

那是索道上用粗鍊懸掛着的巨大樹身，每段約有一丈來長，粗得要數人才能合抱！

這四段樹身，排空飛來，勢道極速，幾乎令人看不清那一段巨木，是懸掛在那一條鐵索之上？

正當前面巨木迎面撞來之際，身後崖上，也響起洪洪之聲，三段巨木同時向兩人身後撞到！

南振岳暗暗估計，這每段巨木，少說也在千斤之上，再加凌空急撞，勢道之猛，當眞非同小可，別說被它撞上，祇要稍微擦過，就得立時跌落深澗！

他目光迅速一瞥，立即看出左首第一條吊索上懸着的巨木來勢較緩，這就低喝一聲：「兄弟，快到左首第一條上去！」

喝聲出口，人已閃電落到第一條索上！

龍學文也並不怠慢，身形一閃，跟着飄飛過去！

說時遲，那時快，兩人身子堪堪站定，六段巨木，業已挾着凌厲風聲，交叉而過！

這眞是電光石火般事，兩人身後那段巨木，雖然來勢較緩，但也祇是和其他六段稍遲一步而已，六段巨木才交叉飛出的一瞬之間，這後到的一段，也已急撞而來！

南振岳站在較爲前面，此刻早已腳尖一點，橫閃急撞開去！

龍學文飛來之時，既比南振岳遲了一步，兩人同在一條索上，自然要保持一段距離，因此就站得稍後，這段巨木，從身後撞來，龍學文自然首當其衝。

他眼看南振岳閃開去了，正要跟踪同時，已是不及，那段巨木，挾着雷霆萬鈞之勢，撞到後心！

龍學文尖叫一聲，上身一晃，往外倒去！

南振岳騰身躍到第二條鐵索上的同時，就聽到龍學文驚叫之聲，心頭猛然一凜，急忙瞧去！

龍學文雖然往外倒去，但總算並沒跌下深澗，他腳尖勾住鐵索，頭下腳上，掛在索下！

南振岳一顆心堪堪放落，祇聽龍學文叫道：「大哥我沒事！」

原來那七段懸掛頭頂的巨木，受着絞盤控制，交叉而過，盪出不遠，立即又回過頭來！

方才前四後三，這回是前三後四，飛速撞到！

南振岳聽到龍學文的喝叫，心神一緊，知道他掛在索下，反而安全，一時無暇多想，腳尖輕點，身如電射，從六段急撞而來的巨木夾縫中，急竄而出，落到最右第一條索上！

任他身懷上乘武學，這一下也不禁驚出一身冷汗！

心中暗暗罵道：「龍門幫設計此索之人，當眞心機狠毒已極，試想從左到最右，中間相距，足足七丈，輕功稍差的人，最少也得三兩個起落，那裏還能躲閃得開！」

站定身子，立即轉頭叫道：「兄弟，這索道檑木，當眞厲害，兩人同行，果然不便，你暫時不要起來，等我出去了一段距離，你再上來，就不致有失了。」

龍學文昂着頭笑道：「大哥，你祇管走吧，我這樣很好，不想起來了！」

說話之際，雙腳勾着鐵索，運勁如飛，一個身子，飛也似朝前滑去！

南振岳大笑道：「兄弟，你這一手，當眞安全迅速，用不着再顧慮檑木了！」

身形倏起，同時朝前掠去！

半空中交叉飛撞的巨木，依然夾着洪洪巨響和呼嘯風聲，不住的來回撞擊，但南振岳一條人影，晃如一縷輕烟，隨風飄閃，幾乎快得令人難以看清！

左首第一條鐵索下面，倒掛着的龍學文，絲毫受不到檑木威脅，遠遠望去，好像一隻蜘蛛，沿着蛛絲前進，速度極快！

不到一盞熱茶時光，兩人全已登上對岸！

迎面一座黑壓壓的隧道，石窟上寫着「第三關」三字。

石窟前面，恭立一個灰衣漢子，瞧到兩人，臉露驚詫，迎前幾步，躬身道：「恭喜兩位，順利通過兩關，小的得能恭迓兩位大駕，實在莫大榮幸。」

南振岳見他詞色恭謹，連忙還禮道：「朋友不可客氣，咱們兄弟，也祇是僥倖通過而已！」

他那裏知道龍門幫設下這三重關隘，作爲量人錄用的標準，來人祇要通過兩關，已是幫中候補香主身份，遇缺即可遞補。

如果連闖三關，那就是正式香主了，香主的地位僅在壇主之下，很快就可升爲副壇主，他們這些執事人員，那得不小心巴結。

那漢子眼看南振岳爲人謙和，更加高興，一面陪笑說道：「這第三關上，祇是些刀劍埋伏，當年原

是參照『游龍身法』和峨嵋『蹴花步』而設計的，兩位祇要小心應付，不難通行，小的預祝兩位成功。」

南振岳道：「多謝朋友指點。」

那漢子連說「不敢」。

龍學文笑道：「第一關『羅漢陣』，是仿照了少林秘技，第二關『七禽身法』，又是華山派的絕學，如今這第三關，却參照崑崙『游龍身法』，和峨嵋『蹴花步』，貴幫眞是人才濟濟，三重關口，就搬出九大門派中四派的武學來了！」

說到這裏，不由回頭笑道：「大哥，『游龍身法』和『蹴花步』，都是俯仰伸屈的身法，這第三關想來必然曲折難行的了？」

那漢子眼看龍學文一下就說出兩種身法的來歷，心中暗暗佩服，口中連聲應「是」，躬身告退。

南振岳見那漢子退去，想是發動機關，連忙低聲道：「兄弟，咱們可以進去了。」

說着當先朝門中縱去。

龍學文知道他武功高出自己甚多，仍是怕他經歷太差。

方才那漢子即有刀劍埋伏之言，而且又暗中點明「游龍身法」和「蹴花步」，分明這第三關隨時都有危險，必須隨機應變，俯仰伸屈才行，一時恐有誤傷，也立即隨同縱入。

這條隧道甚是狹窄，兩邊石壁又凹凸不平，僅容一人通行。

龍學文跟在南振岳身後，不敢走得太近，萬一前面遇上埋伏，連後退都來不及，因此，和南振岳保持了一丈距離，緩緩前進。

兩人深入到三十丈來遠，就聽到兩邊石壁起了一陣軋軋之聲。

南振岳出身旁門，平日江湖上的事兒聽得多了，一見埋伏已經引發，壁間突然伸出刀劍，寒光閃閃，朝人身上攢刺而來，心頭一驚，立即想到方才那漢子言外之意，分明這條隧道，兩邊石壁，都有刀劍刺出，長短不一，上下不齊。

但中間必然留出一個空隙，來人必須隨機應變，視刀劍來勢，時而側身偏向，時而凹胸吸腹，算好步法，疏密相同，才能不爲所傷。

想到這裡，立即喊了一聲：「大哥小心！」

南振岳走在前面，雖然祇和龍學文隔了一丈距離，但越到裡面，越是稠密，他耳中堪堪聽到「軋」「軋」之聲，眼前寒光突出，兩刀一劍，分由左右刺出。

身法何等靈快，立即足踩子午，身形向右一偏，讓開來勢。

那知當時設計之人，早已算準了來人閃退所在，當他身形一偏之際，「突」「突」兩聲，兩柄長劍，業已接連刺上右肩，後腰。

這一下可把南振岳刺得大吃一驚，差幸自己身上穿着金猱衣，不畏刀劍，不然，武功再好，也已被刺了兩個窟窿。

同時定睛瞧去，祇見這條深邃的隧道之間，兩邊凹凸石壁，寒光密集交叉有如牙齒，伸縮不已，簡直是一條刀劍之衖。

一時不禁暗罵一聲：「好歹毒的埋伏！這般光景，叫人如何過去？」

氣運脊背，猛地用力往後一轉，祇聽「喀」「喀」的兩聲輕響，刺上肩頭和後腰的兩支長劍，登時齊中折斷。

一面回頭叫道：「兄弟，快跟我來！」

轉身之時，腰間巨闕劍業已出鞘，人隨聲發，祇見一條人影帶着一片寒光朝前衝去。

劍光所到之處，立時響起「嗆」「嗆」金鐵輕震之聲，壁上埋伏的刀劍，紛紛被寶劍削斷，洒了一地殘折兵刃。

剩下的半截刀劍，雖然仍在伸縮不已，但全已失去效用。

龍學文要待阻止，已是不及，祇好忙着跟蹤追去。

皺皺眉道：「大哥，你削了他們機關，祇怕有些不妥呢！」

南振岳憤然道：「他們不願人家入夥，儘可多派幾個武功高强的人把守，何需使用上這些利器害人？」

說話之間，業已到達盡頭，縱出石窟，眼前豁然開朗。

那是一片石砌的平臺，底下約有數百級寬闊石級，直達山脚。

就在兩人縱出石窟，在平臺現身的刹那之間，山脚下廣場上，已經劈劈啪啪的燃起一串鞭炮。

平臺兩側，同時有兩個身穿青色勁裝，腰跨單刀的漢子，神色恭謹，急步趨到兩人面前，一齊躬身說道：「屬下參見香主，恭喜兩位，通行三關，榮膺本幫香主之職。」

南振岳收劍入匣，怔得一怔，趕忙抱拳道：「兩位不可多禮。」

龍學文接口道：「在下兄弟，投效貴幫，僥倖通過三關，祇是不知貴幫禮數，還請兩位指點才好。」

兩個勁裝漢子躬着身子，由左邊一個回答道：「稟告香主，本幫值日壇主，接獲兩位通過三關的消息，即刻就會代表幫主，趕來歡迎，兩位請先到攬英館小息。」

南振岳聽得暗暗吃驚，龍門幫傳遞消息好不快速，自己兩人才一通過第三關，他們幫中已經知道了。

龍學文舉目瞧去，祇見廣場下一座石建牌樓底下，已有一行人在

鵠立等候，接着問道：「那牌樓底下站着的又是甚麼人？」

左邊勁裝漢子答道：「那是延英館總管李香主，和延英館的執事人等，在歡迎兩位新香主。」

龍學文心中暗想：龍門幫好大的排場，一面點點頭道：「那麼有勞兩位領路。」

兩個勁裝大漢躬身應「是」，向後疾退三步，迅速向左右兩邊分開，引着兩人，拾級而下。

剛到山脚，那延英館總管李香主業已越衆而出，迎着抱拳笑道：「兄弟李延和，歡迎兩位兄弟參加本幫。」

南振岳也連忙趨上前去，笑道：「李兄太客氣了，在下兄弟，如何敢當？」

說話之間，站在李延和身後的十幾名大漢，同時熱烈鼓掌，表示歡迎。

南振岳、龍學文連忙朝大家抱拳答禮，當下由李延和陪着兩人，穿過廣場，朝一座美侖美奐的延英館走去。

南振岳投效龍門幫，原是爲了查探殺父仇人而來，沒想到闖過他們三重關口，會受到龍門幫如此重視，一時不禁豪氣勃發，大有英雄得志之感。

進入延英館敞廳，李延和請兩人上坐，南振岳、龍學文再三遜謝，才分賓主落座，下人們送上香茗，又捧上一盒精緻茶點。

李延和含笑道：「兩位龍兄，請隨意食用，大家已是自己人了，毋須客氣。」

龍學文心中惦記着大哥仗着利刃毀了三關刀劍之事，乘機試探着道：「在下兄弟，方才進入第三關，中途險遭不測，一時逼於形勢，以致斷了許多埋伏刀劍，此事還望李兄……」

李延和沒待他說完，連連搖手道：「龍兄不必介意，兄弟待會要他們重新裝換，也就是了。」

南振岳道：「李兄主持延英館，通過三關之人，想必每月都有幾批？」

李延和大笑道：「幫主在三年前，設計了這三座關口，原是延攬豪傑，以武會友之意，能夠順利通過兩關的，一共也祇有二十餘人，至於安然通過三關，除了去年一位侯香主之外，祇有賢昆仲兩位……」

話到這裡，館外忽然傳來三聲雲板。

李延和慌忙站起身來，道：「申壇主駕到。」

南振岳、龍學文跟着站起，三人還沒迎出，祇見大門外已有一行人走了進來。

當前一個是身穿青色團花長袍、的高大老者，生得鷲目鷹鼻，頦下留一把白鬍子，目光烱烱，顧盼有威，想來就是申壇主了。

稍後，是個三十多歲身穿藍衫的漢子，腰懸長劍，臉型瘦削，雙眼微微上翻，一副傲氣凌人模樣。

這兩人身後，是八個青色勁裝腰跨單刀的漢子，走近大廳，立即在簷前肅立。

李延和趨前一步，躬身道：「屬下恭迎壇主。」

申壇主微一擺手，道：「李總管請。」

南振岳、龍學文接着躬身說道：「江湖後學龍振南、龍振文拜見壇主。」

兩道銳利目光早已像寒電般朝南振岳、龍學文兩人射來，口中笑道：「兩位龍老弟參加本幫，老夫代表幫主，深表歡迎。」

南振岳聽他話聲後音，略帶陰沉，自己好像在那裡聽過？但自己初來龍門幫，這位申壇主還是第一次見面，自然不會聽到過他的聲音。

龍學文已經接口道：「在下兄弟久仰幫主威名，遠來投奔，怎敢勞動壇主大駕。」

申壇主一手撚着蒼鬚，呵呵一笑，朝藍袍漢子一指，說道：「這是侯香主侯俊彥，是去年通過三關的人，你們三位，多親近親近。」

南振岳、龍學文連忙抱拳作揖，同聲說道：「在下兄弟久仰侯香主英名……」

侯俊彥臉色冷傲，祇是微微拱了拱手，道：「久仰！」

南振岳心中暗暗忖道：「此人好大的架子！」

但就在這一瞬間，陡覺一股暗勁，迎面撞來。

要知南振岳雖無江湖經驗，武功却已得師門眞傳，此時陡然發覺對方借着拱手作揖，暗中出手相試，那肯示弱？

臉上微微一笑，藉雙拳收轉之際，朝下略沉。

這下，使得十分自然，但已把侯俊彥撞來的力道，悉數擋住，連站在他身邊的龍學文也絲毫沒察覺。

但侯香主可不同了，他發出的一股暗勁，好像被一堵無形氣體擋得一擋，突生反震之力，不由自主的身子一震，向後退出半步。

他萬沒想到這一個武當旁支的俗家弟子，內功會有如此精純，心頭不禁又驚又怒，瘦削臉上登時一紅。

這情形，當然瞞不過申壇主，呵呵一笑，道：「兩位龍老弟遠來是客，快請坐下，過了龍門三關，今後就是自己人了。」

說話之間，緩緩在中間一把虎

皮交椅上坐下。

那侯俊彥也大不剌剌的在申壇主右側身邊落座，大家相繼坐下。

申壇主約略問了兩人身世來歷，南振岳一一答了。

廳上擺出酒席，這是由申壇主代表幫主主持的歡宴，海陸雜陳，相當豐富。

席間，申壇主向南、龍兩人頻頻地勸酒，賓主歡洽，祇有侯俊彥面目冷峻，很少說話。

南振岳心中明白，敢情他方才吃了暗虧，和自己不無芥蒂，這是他先惹自己，怨得誰來。

但是上首這一位申壇主的聲音、身形，却愈來愈覺得曾在那裡見過，但怎麼也想不起來。

宴後，申壇主起身道：「兩位龍兄弟就請暫在延英館小住，等見過幫主，自有適當安排。」

南振岳躬身道：「在下兄弟初入江湖，還望壇主多多栽培。」

申壇主拈鬚大笑道：「哈哈，老夫眞是歡迎兩位派到老夫壇裡來。」

說話之時，緩緩朝廳外走去。

侯俊彥也自起座，跟着走出，八名勁裝大漢簇擁而去。

南振岳、龍學文、李延和三人送走申壇主。

龍學文趁機問道：「李兄，這位申壇主是那一壇的壇主？」

李延和毫不猶豫的道：「本幫共有東、南、西、北、中五壇，申壇主是東壇壇主，諱幹臣，江湖上大家以申公豹相稱，本名倒反而沒人知道了。」

他邊說邊走，親自陪着兩人，繞過走廊，進入一道月洞門。

裡面是一排三間精緻賓舍，除了中間一間起居室，兩邊是兩個佈置雅潔的房間，庭前假山流泉，花木扶疏，雅靜得出奇。

李延和住足笑道：「這裡是延英館最幽靜的所在，祇是房子嫌小了些，委屈兩位龍兄，將就點住上幾天。」

南振岳道：「李兄不可客氣，這裡太好了。」

李延和笑了笑道：「兩位如有所需，祇管吩咐，兄弟暫且告退。」

南振岳忙道：「李兄祇管請便。」

李延和走後，南振岳吁了口氣，笑道：「兄弟，咱們也可以憩息了。」

龍學文笑了笑道：「這半天時間，眞把小弟累昏了，沒想到龍門幫還有這麼多的排場。」

南振岳也笑道：「這叫做一登龍門，身價十倍！」

龍學文從桌上斟了杯茶，輕輕呷着，一面說道：「小弟瞧那侯香主一股冰冷冷的模樣，傲氣凌人，要不是初到這裡，强龍不壓地頭蛇，眞恨不得出手教訓教訓他才好。」

南振岳笑道：「兄弟還不知道呢，愚兄早已和他較量過了。」

龍學文放下茶碗，睁大眼睛道：「那是甚麼時候，小弟怎麼一點也不知道？」

南振岳就把當時情形說了出來。

龍學文輕笑道：「難怪小弟總覺得他對我們似有敵意，小弟還當他自負去年獨闖三關，對我們的通過三關，懷着嫉妒呢！」

說到這裡，祇見南振岳忽然一語不發，好像在想着甚麼，心中正感奇怪。

南振岳突然一拍巴掌，道：「是了，準是他！」

「大哥，你說甚麼？」

南振岳站起身子，掩上房門，輕聲道：「我方才見了申壇主，就覺他的聲音，甚是熟悉，好像在那裏聽到過，祇是一時想不起來。」

龍學文睁目道：「你現在想起來了？」

南振岳點頭道：「不錯，無論身形、聲音，都是十分相像！」

龍學文微露緊張的道：「大哥，你說他會是誰？」

南振岳壓低聲音道：「這話說來可長，那晚，九思谷突然侵入四個黑衣人，其中領頭一個，好像就是他……」

龍學文身軀微微一震，道：「這事小弟聽姨媽說過，大哥不會認錯？」

南振岳道：「那晚和我動手的就是他，因他臉上戴着面罩，當然對了面也不會認識，是以我祇覺聲音極熟，祇是想不起來，後來，聽他說話時的大笑，愈覺可疑，直到剛才，才想起來。」

龍學文微微咬着下唇，沉吟道：「那四個人，有三個中了姨母的無形毒掌，就是他一個僥倖不死，姨母原想要他報訊，才沒傷他，不料他竟會是……」

他下面的話當然是「龍門幫的壇主」，但他並沒說出來，語氣一頓，接着低聲說道：「大哥，這麼看來我們可得小心才好。」

* * *

一天過去，第二天早晨，兩人起床不久，祇聽李延和的聲音說道：「兩位龍兄起來了嗎？」

南振岳慌忙迎了出去，拱手道：「李兄早，不知李兄找在下兄弟，可有甚麼見教？」

說話之時，龍學文也自房中出來。

李延和笑道：「方才尉遲壇主派人傳命，幫主召見兩位龍兄，兄

弟此刻就陪兩位前去。」

南振岳聽說公孫幫主召見，既感緊張，又覺興奮，忙道：「如此就請李兄領先。」

三人出了延英館，沿着一條古柏森森的寬大道路，走了約有半里光景，抵達一座高大莊院。

門前一對石獅，足有一人來高，氣派巍峨，兩邊分立八名紫衣勁裝大漢，垂手肅立，狀極威武。

李延和細聲道：「今天值日壇主，是南壇尉遲壇主尉遲烱，外號人稱霹靂掌，因此，今日總壇所有警衛人員，全由南壇弟兄擔任了。」

南振岳、龍學文心中暗想：看來龍門幫的聲勢果然十分浩大，一面却朝李延和連連點頭，表示謝意。

李延和領着兩人，直入二門，才從左側一條通道，穿過一進院落。

三人剛到階前，便可看到在一排花格子長窗裏面，一張書案前，端坐着一個身穿紫緞團花長袍的老人。

祇見他目光一抬，起身笑道：「李總管已陪着兩位龍老弟來了吧，快請進來。」

李延和答應一聲，立即領着南、龍兩人跨進花廳，躬身道：「屬下參見壇主。」

南振岳在這一瞬之間，也已看清這位尉遲壇主，年約六旬，一張同字臉，貌相端正，精神飽滿，除了雙目神光奕奕，看去為人十分和藹。

當下也和龍學文兩人一齊躬身道：「江湖後學龍振南、龍振文拜見壇主。」

尉遲壇主連忙攔住道：「兩位老弟臺不用多禮，哈哈，幫主已在書房等候，老朽立時陪兩位老弟進去，李總管也可以回去了。」

李延和應了聲「是」，便自退出。

尉遲壇主話聲一落，抬目道：「兩位老弟臺請隨老朽來。」

步出花廳，從長廊折入另一進院落。

祇見迎面走出兩個青衣侍婢，躬身道：「婢子叩見壇主。」

尉遲壇主含笑抬手，兩名侍婢垂手起立，趕在前面，分左右掀起湘簾，一面說道：「尉遲壇主到！」

祇聽裏面一個洪鐘聲音道：「有請！」

尉遲壇主早已帶着兩人一腳跨了進去，呵呵笑道：「恭喜幫主，兩位龍老弟，少年英雄，投到本幫，實是本幫之福，老朽領他們叩謁幫主來了。」

南振岳、龍學文跟在尉遲壇主身後，偷眼瞧去，祇見書房正中一張紫壇太師椅上，端坐着一位相貌清奇，臉色紅潤的白髮老人！

他當然就是威震武林的龍門幫主東海龍王公孫敖！

南振岳心頭不禁一怔，瞧他修眉鳳目，鼻正口方，雖然使人有不怒而威之感，但看去一臉正氣，那裏像是領袖江湖的黑道魁首？

這原是一瞬間之事，尉遲壇主話聲方落，東海龍王公孫敖已經含笑站了起來。

尉遲壇主連忙替兩人引見道：「兩位龍老弟，快去見過幫主。」

南振岳、龍學文慌忙趨前幾步，拜了下去，口中同聲說道：「晚輩龍振南、龍振文叩見幫主。」

公孫敖一把把兩人扶住，大笑道：「兩位老弟請起，英雄出少年，果然不錯！兩位參加本幫，老夫至表歡迎。

「哈哈，江湖後浪推前浪，本幫能在江湖上屹立不移，將來就靠你們青年人了。」

說到這裏，連連抬手道：「請坐，請坐，尉遲兄怎麼也和老夫客氣起來了？大家快請坐下。」

尉遲壇主和南振岳、龍學文一起落座之後，東海龍王公孫敖目光瞧着兩人，正要開口！

祇聽遠處遙遙傳來一陣雲板之聲！

（未完・八）

現代奇俠偵探故事／魏力・文　可飛・圖

血戰黑龍黨

喬裝傷者擒獵物　棋差一着被帶走

颶風已至，天色濃黑，平日熱鬧非凡的機場，一反常態，變得十分冷清，班機都被取消了。

但是，在機場的控制室中，氣氛卻十分緊張。

控制室主任對着話筒，幾乎是在大聲疾呼：「你不能降落，你所駕駛的小型飛機，絕不能衝破濃厚的雲層，據我們所得的報告，本市上空的氣流，已因爲颶風的關係，而正處在極不穩定的情形之下，請你轉飛台灣或菲律賓！」

從另一個傳話器中卻傳來一個十分鎮定的聲音：「我必需降落！」「或者，請你準備滅火車和救傷車。」那聲音略爲猶豫了一下：「但是，我必需降落。」

控制室主任轉過頭，他的副手焦急地望着他。

「開亮所有跑道上的燈光，打開一切霧燈，準備救傷車，通知所有工作人員應付一切可能發生的緊急事故！」控制室主任下達一連串命令。

「主任，」副手在接達了命令之後，提出了抗議：「在這樣惡劣的氣候中，你接受他降落的要求？」

「沒有辦法，」控制室主任攤了攤手，道：「他是一個十分重要的人物，我們必需任由他自己行事，他……唉，他硬要降落的結果，九成是機毀人亡。」

副手是一個年輕人，激動地說：「那麼，我們就應該斷然拒絕他降落！」

控制室主任向控制室的門呶了呶嘴，就在這時，兩個人推門而入，走在前面的一個，是五十上下的中年人，頭髮已經花白了，眼中閃耀着聰明果斷的光芒。那是本市的名人——本市警方的總負責人方局長。跟在他後面的是一個神情瀟洒的年輕人。那年輕人的外形，乍一看，有點像花花公子，他是一個冒險家，我們的讀者對他當不致於陌生，他就是在「巧奪死光錶」中被人利用，到最後關頭才醒悟過來的高翔。

副手一見方局長出現，便立即住了口。

「怎麼樣，」方局長來到了控制室主任的面前：「降落有困難麼？」

「你自己看吧！」主任指着窗外。

巨大的雨點，急驟地洒了下來，雖然所有的霧燈全都開亮了，但是能見程度還是極低。

高翔踏前幾步，站到了玻璃窗前，說道：「可以降落的，那須看他的技術如何，駕駛的是甚麼類型的飛機。」

「先生，」控制室主任沉不住氣，諷刺地問：「以你的駕駛技術而言，要甚麼樣飛機，才能在這樣

的天氣安然降落呢？」

「一架舊式的蚊式戰鬥機便可以。」高翔滿不在乎地說着。

「哼，」控制室主任道：「他架的正是一架舊式的蚊式戰鬥機，如今要看他是不是夠技術了。」

在控制室中，另外兩個工作人員正在雷達前緊張地工作着。

「下降了！」他們報告着：「他幾乎是直跌下來的……六千呎……一千呎……他又上升了六百呎，那是氣流的關係，飛機是被氣流湧上去的，他又下降了，八百呎，七百呎，他一路跌下來……四百呎……他在繼續下跌……」

這時，不要那兩個工作人員的報告，所有的人也可以看到那架飛機是怎樣跌下來的了，一架小型的蚊式戰鬥機，突然從雲層中落了下來，像是一塊石頭一樣。方局長和控制室主任閉上了眼睛，不忍再看。

飛機迅速地接近地面，高度連跳傘都不可能了，風雨聲中，救傷車呼嘯而前。

那兩個工作人員也停止了報告，他們甚至不再去注視雷達儀表，祇是注視着那隻飛機，那隻飛機直線下降，等到離地面祇有一百呎高下時，才突然奇蹟似地，向上翹了一翹。

「有希望了。」高翔情不自禁地叫着。

在機頭翹高之後，飛機保持了短時間的平穩，向跑道瀉了下去。

但是，當機輪才一接觸跑道的時候，飛機猛地震了一震，左面的機翼，像是被一柄鋒利無比的利刃切過一樣，齊着機身斷了下來。

機翼一斷，飛機立即失去了平衡，向右側去，右翼在地上一拖，像是泥糊地一樣皺了起來，然後，「轟」地一聲響，起了火，飛機也停了下來。

救傷車也在同時，趕到了飛機旁邊。

救火車噴出了大量白色的泡沫，救護人員衝進機艙去。

高翔和方局長兩人衝出了控制室，冒着大雨，向跑道上奔去，等他們奔到跑道上時，救傷車已經疾馳了過來。

方局長大聲問道：「怎麼樣，人怎麼樣？」

風聲，雨聲，車聲，將方局長的語聲，全都蓋了過去，高翔大聲道：「我跟車前去看看！」他快跑了幾步，縱身便跳。

他的手攀住了救傷車，雙腿一縮，身子便離地而起，懸空掛在車上。

救傷車略慢了一慢，司機絞下了車窗。

高翔右手伸進去，打開了門，身子一轉，已經進了車頭，濕淋淋地坐了下來。

救傷車的速度陡地加快，車尾的紅燈閃耀着，轉瞬之間便不見了。

方局長全身濕透，回到了控制室中。

控制室主任正在團團亂轉，不斷地說道：「恥辱，這是完全和最普通的航空常識違背的。」

「朋友，」方局長在主任的肩頭上拍了拍：「這世上和普通常識相違背的事情太多了，你以爲他喜歡在暴風雨中降落麼？」

「兒戲，簡直是兒戲！」控制室主任仍是在大叫。

方局長脫下了帽子，絞出了水來，轉身便走出了控制室。在跑道上，燃燒的飛機，已不再燃燒了，所謂「飛機」，這時已祇剩下一堆破銅爛鐵了。

這時，與飛機場相隔一個海峽，距離約有兩哩，位於半山區的一幢花園洋房中，氣氛卻和飛機場上的混亂、焦急，完全不同。

那間起居室佈置得很雅緻，傢俬全是古典型的，在一張棕色的高背眞皮沙發上，半躺着一個人，那人穿着一件紫紅色的寢衣，一本雜誌蓋在他的臉上，那是一本裸女雜誌。

在他的背後，站着兩個大漢——那是眞正的大漢，身高都在六呎半上下，拳頭比常人大兩倍，穿在他們身上的西裝，像是隨時可以爆裂一樣。

他們兩人站在高背沙發之後，一動也不動，臉上也是平板板的，絕無任何神情。

在近露台的窗前，另有一個面目陰森中年人，正在一具望遠鏡前張望着。那是一具「200X400」的長程望遠鏡，在望遠鏡前，還裝着紅外線觀察器，可以在夜中視物。

望遠鏡的方向，正對着機場，那中年人從望遠鏡中看到的飛機場跑道上所發生的事，可能比在機場控制室中看到的更清楚，因爲這具望遠鏡上，是有着紅外線觀察器裝置的。

「金星，」那面目陰森的中年人如此稱呼半躺在沙發上的人，「他降落了。」

「他看來還健康麼？」在裸女雜誌之下，傳來了一個懶洋洋的聲音，那便是被稱作「金星」的人所發出來的：「向他招手，歡迎他的來到，土星。」

那面目陰森的中年人對於「土星」這個稱呼，似乎頗有怡然自得之狀，他怪聲地笑了起來，道：「眞要歡迎他的，怕不是我們，而是醫生，或者是殯儀館的化裝師了。」

「金星」突然坐直了身子，他臉上的裸女雜誌幾乎跌了下來，但是他立即伸手一按，又將雜誌按回臉上，人又半躺了下去。

「唔，他出事了麼？」

「是的。」「土星」回答着：「他的飛機完全毀了，但是我看到他被抬上救傷車。」

「那你怎知是他？」「金星」含有責問的口氣，顯然他的地位比「土星」來得高。

「土星」聳了聳肩，道：「你以為會有第二個人麼？他到達的時候，駕駛的飛機，正和我們的情報完全脗合。」

他一面說着，一面用力地敲着身旁的一張書桌，表示他心中的憤懣。

書桌上放着一張放大了的照片，照片上是一個四十七八歲的阿拉伯中年人，和一個九歲上下，美麗的阿拉伯女孩。背景是一幢雅緻的房子。那阿拉伯中年人雖然在笑着，但是他臉上的神情，仍然十分剛毅。

「土星」按動了傳話器的掣，照「金星」的話吩咐了下去，室中又回復了沉靜。過了十五分鐘，傳話器響起了「嗚嗚」聲，當「土星」按掣後，一個聲音傳了出來道：「緊急降落的傷者，送入了市立第三醫院，正在急救中，據說沒有生命危險。」

「金星」懶洋洋地伸了一下腿，仍不將臉上的雜誌取下，道：「報告總部，薩都拉依時來到，但是身受重傷，我們聽候指示。」

他頓了一頓，又道：「送束鮮花去給薩都拉。要好的。」

薩都拉這個名字，在阿拉伯國家之中，是十分响亮的，他是一個大人物，是一個以出產石油著名的阿拉伯國家的內政部長和警察總監。

他曾經代表着阿拉伯國家，在聯合國中，為阿拉伯國家爭利益，他所發表的幾篇演說，被公認為是極其傑出的政治文件。

這樣的一個人物，他的行踪，應該是新聞記者追踪的目標了，再加上他獨自駕機來到了本市，而又機毀人傷，應該更是轟動的大新聞了。

可是事情却剛好相反，在特殊的佈置下，飛機的殘骸立即被清除，機場所有的工作人員都奉令保守秘密。第二天早上，暴風雨已過，所有報紙的頭條新聞，都是有關這場颶風的，沒有一家報紙提及這樣一個重要的人物，正在醫院中求醫。

在市立第三醫院頂樓的一間病房中，病床上躺着一個滿身都是綳帶的傷者，祇有一對眼睛露在外面，那雙眼睛正閉着。

在病床之旁，一個人正在輕輕踱步，那人身上披着一件白色的長衣，看來像個醫務人員，但他却是高翔，他不斷地向床上的傷者看去，臉上露出焦急的神色來，終於，他拉開了門，向外走去，在走廊上，他攔住了一個迎面而來的醫生。

「醫生，已經一夜了，他還在昏迷狀態。」

「他會醒來的。」醫生的答覆很肯定。

「甚麼時候醒來？」

「我們不知道，但是就醫學的觀點來說，他倒是越醒得遲越好。」

高翔嘆了口氣，側身讓醫生走了過去。

這時，一個醫院的雜役（高翔一眼便看出那是警方人員），拿着一束名貴的蘭花走了過來，神色十分緊張，到了高翔的身邊，低聲叫道：「高主任！」

順便介紹一下，高翔在經過了「死光錶」那件事之後，甚得方局長的賞識，棄邪歸正，雖然過的仍是冒險生活，但是身份却不同了，他如今是警方機密工作室主任，地位十分重要。

「那是甚麼玩意兒？」高翔指着那束蘭花。

「一個人送來的。給……」那「雜役」指了指病房的門。

高翔一呆，一伸手，便將那束名貴的蘭花搶了過來。

在那束蘭花上，附着一張卡片，卡片上以打字機打着：「給親愛的薩都拉先生，歡迎你來到，祝你早日康復。金星，土星。」

「那算是甚麼？」高翔抬起頭來。

那雜役茫然地望着他，道：「我不知道。」

高翔將卡片拉了下來，將那束蘭花拋在地上。但是他隨即改變了主意，將蘭花拾了起來，輕輕地走進病房，將花插好。

就在這時，門又被人輕輕推了開來，方局長探頭進來。

「他醒了麼？」

「沒有。」高翔無可奈何地攤着手。「但是有人送花來給他，他叫薩都拉，這聽來像是一個阿拉伯人的名字，是不？」

方局長的臉色變了一變，一伸手，從高翔的手中，搶過了那張卡片。

「他們好厲害啊！」方局長看了卡片之後，發出了這樣的一聲喟嘆。

「方局長，我想，你應該將事情的來龍去脈都告訴我才是了。」

「好的，我應該全告訴你。他們

既然選中了我們這裏來施展他們的神通，我們就不能置之不理，我們要做的事太多了！」

「首先，我想知道『他們』代表的是誰。」

「黑龍黨。」方局長的回答很簡單。

「黑龍黨？這是甚麼組織？」

「我們到露台上去說，別妨碍了傷者。」

高翔推開了露台的門，和方局長一齊走出去，兩人一起沐浴在朝陽之中，在藤椅上坐了下來。

方局長打開了公事包，取出了一隻文件夾，道：「這是黑龍黨的資料，由國際警方供給的。國際警察部隊說他們很抱歉，他們關於黑龍黨，祇有這些資料。」

高翔打開文件夾來。

第一頁上，用打字機打着「黑龍黨」三個字。

下面是：組織成立日期：不明；組織成員：已知首領十人，首號人物，代號「太陽」，其餘九人，以九大行星作代號，地位高低，以接近太陽的行星定奪。

高翔看到這裏，抬起頭來。

方局長苦笑了一下。「這一羣人之中，大概有一個對天文學頗有心得，所以才會想出這樣的一個辦法來。你明白了麼？第一號人物是『太陽』，九大行星中，離太陽最近的是水星，因此第二號人物的代號便是『水星』。」

「我明白了，因此，送蘭花的『金星』，是黑龍黨中的第三號人物，而土星則是……」高翔略頓了一頓，在計算着：「……是第七號人物。」

「不錯，」方局長點了點頭，「也就是說，黑龍黨的第三號人物和第七號人物，已在本市。」

「那是很看得起我們了，你可知道為甚麼？」

「你先將資料看完了再說。」

高翔又繼續去看那資料，接下去，是有關十個領袖人物的簡歷：

第一號：已知代號「太陽」，身份來歷相貌特徵不明。

第二號：已知代號「水星」，身份來歷相貌特徵不明。

第三號：已知代號「金星」，身份來歷相貌特徵不明。

高翔只看了三個，便抬起頭來，道：「難怪國際警方要向你抱歉說他們所得的資料不全了。」

「這是一個真正的兇犯組織，可以說是世界上最危險的犯罪集團，你再看下去。」

他再向下看去：

第四號：已知代號「地球」，是世界上最兇惡的罪犯之一，曾殺人、盜劫、爆炸，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曾協助德國納粹，破壞盟軍的地下組織。化名極多，通常用的名字是艾契曼。紅髮，棕色眼珠，身高五呎九吋，愛爾蘭人，曾有七年監禁記錄，最後一次是在法國犯槍擊內閣部長之罪，判無期徒刑，被送至非洲魔鬼島服刑，三個月後，自該島逃脫。

在文字資料之後，還附有一張這代號「地球」的照片。

從照片中看來，「地球」不失為一個英俊的男子，但是他眼中的神情，即使是從照片看來，也使人覺得，這是一個魔鬼，而不是一個人！那是一種邪惡之極，為了達到目的不惜用任何手段的人！

像這樣一個窮兇極惡的罪犯，在這個「黑龍黨」中，只不過佔第四名，那麼第一、二、三號人物，究竟是甚麼樣人，的確難以想像了。

高翔吸了一口氣，抬起頭來，方局長向他揚了揚手，示意他再看下去。

下面第五號，第六號，也是情形不明。第七號「土星」，出乎意料之外的，原來竟是南美洲一個獨裁國家的情報局長！

當那個國家的獨裁政權被推翻之後，這位情報局長流落在外國，曾經策劃過幾宗十分出色的劫案，這證明這個如今在黑龍黨中，代號「土星」的人，有着十分高强的犯罪手段，他的原名叫里賓度。

第八號，第九號的資料，也是付之闕如。

高翔繼續翻着文件。

黑龍黨在一年之前，曾經盜竊過設在阿拉伯幾間大石油公司的機密文件，究竟這些機密文件被竊之後，有甚麼損失，如今還不知道，因為黑龍黨在竊得了那些極其重要的資料之後，似乎就滿足了。

由於黑龍黨還沒有行動，當然無從估計損失。

黑龍黨還曾以十分出色的手段，將載在七十多卡火車上的輸油管，在一夜之間劫走。據估計，這些輸油管，如果聯接起來的話，可以長達七十餘公里。

那些輸油管是一種新的化學合成劑製造的，是美國一家化學工廠的新產品，準備在阿拉伯油田中鋪設的，但是才一運到阿拉伯，便落入了黑龍黨的手中。

這一大批輸油管需要極大的地方來儲藏，但是國際警察部隊和阿拉伯幾個國家的警方，用盡了方法，都不能找尋到這批失物。據估計，這一大批輸油管，可能隱藏在沙漠中，因為，輸油管被劫的地點，正是在沙漠的附近。

雖然這一大批輸油管的體積龐大，但是比起大沙漠來，却又小得難以尋找了。

資料又指出，在阿拉伯，大約

有兩三族阿拉伯人，是接受黑龍黨指揮的。黑龍黨之所以能在一夜之間，搬走那些輸油管，也正是出動了整族阿拉伯人之故。

資料又指出，這個組織，健全！而且，這個組織的胃口十分大。

因爲承保這批輸油管安全的兩家保險公司，願意出一百萬美金的賞格，來給任何能夠提供這批輸油管下落的個人或團體，但至今爲止，却仍沒有結果。

這表明這個組織之中，沒有人爲了一百萬美金而成爲叛徒。也表明這個組織的首腦，根本沒將一百萬美金放在眼中。

他們劫走了那批輸油管，究竟有甚麼用途呢？資料上說：目的未明。

關於黑龍黨的資料，就是這些了。

高翔闔上了文件夾，說道：「未明，太多的未明，我們對黑龍黨實在知道得太少了！」

「是太少了，但如今我們却要對付它！」

「照資料上看來，他們活動的地方，似乎只限於中東一帶，爲甚麼忽然到我們這裏來了呢？」

「這一點，我還不知道，但是我知道黑龍黨選定了本地，作爲他們和薩都拉先生會面的地點。」

「薩都拉是要人，和黑龍黨有甚麼會面的必要呢？」

方局長搖了搖頭。「這一點，我也想不通，要等薩都拉自己來解釋了。偏偏他急於降落，而身受重傷。直到如今，還昏迷不醒！」

高翔深深地吸了一口氣，道：「照這情形看來，事情極不簡單。」

「是的，」方局長說：「薩都拉在啟程前，曾通過國際警方，和我通過一個長途電話，他的語氣非常焦切，說他有要事，要和黑龍黨方面的人物會面，他並沒有說要我幫忙，只是要我對他的行踪保持極度的秘密，看來，這是黑龍黨方面提出的條件。」

「那樣說來，這個阿拉伯國家的要人，是有甚麼把柄被黑龍黨抓住了？」

「我也這樣想。」方局長在沉思了片刻之後，這樣回答。

他們兩人沉默了片刻，一齊回頭向病房中望去，只見有幾個醫生正圍在薩都拉的旁邊，方局長和高翔連忙回到房中。

「他已經醒了，」一個醫生轉過頭來，「但是仍十分衰弱，不宜和他多說話。」

方局長點了點頭，「請你們都退出去。」

醫生們陸續地退出了病房，床上的薩都拉困難地轉着頭，向方局長和高翔兩人望來。

「兩位是……」他的聲音很微弱。

「我是方，這裏的局長，這位是我的助手高。」

「我有甚麼法子確知你們是呢？方，你有國際警方的特別證件麼？」

國際警方的特別證件，是一種十分機密的證件，不但要在所在國中，任職甚高，而且還要是對國際警方有過卓越貢獻的，才能夠獲得這種證件，這種證件上，有着參加國際警察部隊的國家首長的簽名，那是一種最特殊身份的證明。

「我有。」方局長點了點頭。

高翔轉過頭去。這種證件是一個極度的秘密，除了持有者之外，誰也不知道他的式樣和形狀顏色，高翔自然識趣，不會笨到方局長叫他轉身時才轉身的。

只過了幾秒鐘，便聽得薩都拉以十分急促的語調道：「方，如今我需要你的協助了。」

「不論是甚麼樣的幫助，只要你提出來，我和我的助手，都可以傾力相助。」方局長答應得十分爽快。

「每個人都有一個弱點，而黑龍黨却懂得把握弱點，」薩都拉嘆了一口氣，「我的弱點便是我的小女兒。」

高翔已轉過身來，他不明白地問：「你的女兒，先生？」

薩都拉由於全身紮着繃帶，沒有法子點頭，他只是道：「是，我的妻子早死了，我的女兒是我的第二生命，黑龍黨擄走了她。」

高翔立即問：「她在本地麼？」

薩都拉道：「我相信是，因爲黑龍黨方面說，如若我不準時與他們會面，他們便將她殺死，讓我見到她的屍體，我們預定見面的日子，是在今天正午！」

「你傷了，他們大概會延期的吧。」

「唉，你錯了，黑龍黨的首腦，若是決定了一件事，是從來也不更改的。」

「我代你去和黑龍黨接頭，要他們改期，」高翔義憤塡膺，「請你將和他們接頭的地點、暗號告訴我。」

「我沒有辦法告訴你。」

「難道你不相信我麼？」高翔憤然。

「不，而是我和他們之間，根本沒有約定地點和暗號，他們只是說，只要我到了這裏，不論我的行踪如何秘密，他們都可以知道的。」

黑龍黨並沒有誇口，他們的確已知道了薩都拉的所在。

要不然，「金星」和「土星」也不會派人送那一束蘭花來了！

「那麼，他們可能在今日中午，到這裏來和你會面的。」

「但願如此，我女兒的性命，就可以暫時保全了。」

「薩都拉先生，你知不知道黑龍黨方面要和你會面的目的是甚麼？」方局長問。

「我不知道。」

「如果他們是要脅你做一件事？」

薩都拉閉上了眼睛，道：「我不知道，你別假設任何問題。」

「薩都拉先生，我認爲黑龍黨太猖狂了，他們在中東活動，我管不着，但他們在此地生事，我却不能袖手旁觀。」

薩都拉苦笑着，道：「你準備如何着手呢？你一點線索也找不到。」

「他們不是會派人來和你見面麼？」

「不，我女兒他們手中。」

「你放心，我已有了一個絕對可靠的方法，可以將他們派來的人制服。」

「甚麼方法？」

「由我的助手假扮成你，薩都拉先生！」

方局長的辦法，連高翔也吃了一驚。

「由我來假扮他？我和他相似麼？」

「不需要相似，只需要紮上繃帶就行了。我們捉住前來和你會面的人，他極可能就是『金星』或『土星』，只要循着這條線索追下去，一定可以將你的女兒找回來，而且給黑龍黨以沉重的打擊！」

薩都拉仍不出聲。

「這是萬無一失的，」方局長繼續進行說服工作，「誰會料到一個紮滿了繃帶的傷者突然發難呢？你說是不是？」

薩都拉終於開了口，說：「我同意你的辦法是一個好辦法，我的女兒……唉，讓眞神阿拉去護佑她吧。」

「我將命令警方人員佈置這件事，以防秘密洩漏，現在是九時正，我相信不到十時，我們便可以將一切佈置妥當了。」

薩都拉又閉上了眼睛，疲倦地道：「好。」

他只說了一個字，便不再開口。

高翔還想表示異議，但是方局長斷然地揮了揮手。

高翔不再出聲，因爲他知道，當方局長斷然揮手之際，便表示他的決定是不可改變的了！

十時十六分，高翔的全身上下都被紮上了繃帶，躺在病床上。

他的身材和薩都拉相若，既然連頭臉上都是繃帶，自然分不出誰是誰非。

「我看來像是一具木乃伊。」高翔自嘲地說。

「如果你不夠機警的話，那麼的確可以成爲一具木乃伊！你要見機行事。如果黑龍黨方面來的是兩個人，你不妨打死一個，制服一個！」

「他們將用甚麼方法進來呢？」

「到目前爲止，我還不知道，或許他們會派人來通知薩都拉，說改期會面，也說不定的，你好好躺着，我再去佈置一切。」

「你如何佈置？」高翔對於他目前的處境感到十分不妙，因爲他全身都被繃帶包裹着，那是他從來也未曾經歷過的事。

更令他心中感到惴惴不安的是，他所要對付的對手是如此兇惡的黨徒，所以他非要對方局長佈置的一切，全知道得十分清楚，才能隨機應變。

「我的佈置，自信再妥善也沒有了。」方局長在他的病床床沿坐了下來，「沒有人可以不在我的監視下進入這家醫院，也沒有人可以悄然出去而不被人知道。」

「如果他們要行兇呢？」

「那你更可以放心，在露台中，有兩個幹練的探員埋伏着。」

高翔吃力地轉動頭部，他只能轉過小半寸去，斜着眼，向露台那面看了一眼，露台是對着一座山崖的，山崖上有一條正在建築中的公路，許多機器正在發出軋軋的吵聲。

高翔記得，醫院當局曾對在醫院附近建築這條公路提出過抗議，理由是病人會受到機器聲的吵擾而不得安寧。

高翔只不過是在報紙上看到這段消息的，當時，有人若是和他打賭，說會紮滿繃帶，躺在這家醫院中，只怕十對一的賭注他也敢接受！

但這時，他却的確躺在這家醫院中，受着對面開路機器聲的干擾了。

「唉，」高翔嘆了一口氣，「但願你的計劃靈驗，可以救出薩都拉的小女兒。」

「當然可以的！」方局長十分自信，他退了出去。

高翔放正了他的頭，他恰好對着一隻電鐘，時間是十一時十五分。

「那兩個探員想必已埋伏在露台了吧。」高翔無聊地想着。

他又吃力地斜過眼去，看着露台，在他目力可及的地方，並看不到有人埋伏着，他只看到在對面山崖上，一架長形起重機，正在吊着

一大包器材，慢慢地上升。

「原來工地離醫院的露台如此之近，至多不過四十呎吧，難怪吵聲聽來是如此驚人了。」高翔心中想着，只盼望時間快些過去。

過了好一會，他才轉過頭去，看了看鐘，他以為一定過了十二點了。卻不料祇過了五分鐘，是十一時二十分。時間過得太慢，黑龍黨的人說十二點之前便來和薩都拉會面，會不會是他的狡計呢？

如果是的話，自己這時的緊張，豈不是正中了他們的計謀？

但如果不是狡計的話，那如今已接近十二點了，他們隨時可以來了。

高翔胡思亂想，打發着時間，電鐘的分針移動得特別慢，好幾次，高翔還以為鐘停了。

一直等到十一時五十分，高翔正想大聲叫方局長進來時，突然聽得露台上傳來了「砰」地一聲響。高翔連忙吃力地轉過去看，祇見一個便裝探員身子仆倒在地，另一個探員，吃驚地站了起來。

看他的樣子，像是要向病房中奔來，但是他的身子才一站起，突然向前一跌，卻直跌進了病房中來，那探員的一隻手，搭在高翔的床邊，垂着頭，分明已經死了。

高翔大驚，連忙定睛仔細看去，在那探員的後腦中，刺着一枚直徑約有兩毫米的鋼針，約有三寸長的針尾，露在外面。

那鋼針倒像是南美洲土人用的吹銃中所發出來的武器。

兩個探員都已死了，當然是黑龍黨下的手，黑龍黨的人已經來了，但並不是如方局長所料的那樣化裝成醫院中人，混進醫院來，而是硬攻進來的。

高翔積多年冒險生活之經驗，立即知道事情對自己已極度的不利了，他想坐起來，但是卻不能夠。

他想大叫，但忽然之間，他發覺機器聲更加吵耳，機器聲甚至將他的叫聲也蓋了過去。

高翔勉強轉過頭去，祇見在對面山崖工作的那架長臂起重機，鋼鐵鑄成的長臂，正迅速地向醫院的露台處伸了過來。

在長臂的盡頭處有一隻斗狀的物事，裏面藏着兩個人。

起重機長臂一節一節地伸長着，迅速地，便將那斗狀物伸到了露台上，兩個人疾跳了下來，向病房中衝了進來。

高翔還未曾想出抵抗的法子來，那兩個人已一個搬頭，一個搬腳，將高翔向露台搬去，那兩個人的動作快到了極點，前後不到半分鐘，他們已回到了斗上，而長臂起重機的長臂，也迅速地縮了回去。

高翔被放在那斗狀的物事中，看不到下面的情形，但是他卻聽到了下面有人高聲在叫喚，接着，「砰砰」的槍聲，驚心動魄地響了起來。

高翔閉上了眼睛。

他本來是個絕不信上帝的人，但這時他心中也不禁暗暗地道：「上帝啊，不要使我真的成為一個木乃伊！」

他心中一面更苦笑着，因為他落在黑龍黨人的手中一事，幾乎已成定局了。

黑龍黨人所利用的起重機的長臂，是懸空縮回那山崖上去的，而方局長要追趕的話，繞路前去，最快也要十分鐘的時間。

十分鐘對一個普通人來說，或許不算甚麼，但是對一個窮兇極惡的犯罪集團來說，不知可以做多少事情了。高翔彷彿聽到方局長在高呼：「別放槍！別放槍。」

高翔已經聽不到方局長其他的話了，因為起重機的長臂，已經縮了回去，而且垂了下來，高翔立即被人搬了下來。一輛奶白色的「騰達牌」旅行房車正停在崎嶇不平的路面上，在車旁甚至有一副擔架。

高翔被放在擔架上，被送進了那輛旅行房車，車子立即向前急馳而出。

那時，方局長已經領着幾個幹探，趕出了醫院，他們幾乎是目擊高翔被人從起重機的斗狀物中搬下來，抬進了車中的。

在方局長旁邊的一個探員，持着望遠鏡，將情形看得更清楚。

「高主任閉着眼睛，在聽天由命……」他說。

「混賬，你怎麼知道他是聽天由命？」方局長斥責着。

「高翔已經被塞進了一輛車子中……」那探員繼續說。

方局長一伸手，從那探員的手中搶過望遠鏡來，道：「準備無線電傳令設備！」

立即便有兩個人向醫院的方向飛奔而出，才兩分鐘，這兩個人又提着一隻黑色的箱子奔了回來，拉出了天線，將話筒交給方局長。

「全市巡邏車注意，全市巡邏車注意！」方局長叫了兩聲，他發覺自己的聲音也變得乾澀了！

如果就這樣聽憑黑龍黨人將高翔劫走，那麼本市警方的聲威，將要掃地了。

但方局長卻十分有信心，因為附近的巡邏車十分多，而他在望遠鏡中，又清晰地可以看到那輛車子的車牌，外形和顏色。

他估計，若是沒有甚麼意外的話，十分鐘之內，便可以將這輛車子截住了。

他繼續下着命令：「攔截一輛奶白色的騰達牌旅行房車，車牌

18016號，由建築中的爛頭山地盤，向東馳去，務必要將之攔住，但不可開槍，成功的巡邏車，車上人員，可獲特別嘉獎。」

而那時，那輛奶白色的騰達牌旅行房車，已經馳出了方局長的視野。

他絕想不到，就在那輛車子一轉過了山腳之後，一輛奶白色的，車牌號碼是18016號的旅行房車，已經在世界上消失了。

那輛旅行房車頂和車身的若干部份，鐵殼之內，藏着傳熱的電綫，而在那一部份的乳白色的噴漆，則是特殊配料的一種——經過了加熱便會轉色！

當車子轉過山腳時，那個面目可憎的司機按動了一個掣，藏在車身下的電綫在通電後開始發熱，祇不過一分鐘，車門兩側和車頂的油漆，已經成了一種極其鮮艷奪目的紫色。

那司機向外略望了一下，對於車子顏色的改變表示滿意，他又按動了另一個掣。

那個掣，接連着一個十分簡單的裝置，使得車前車後的兩塊車牌，突然倒轉。18016倒了過來，便是91081了。

於是，方局長命令中的乳白色，車牌18016號的騰達牌房車已經消失不見了，代之而生的是一輛紫白兩色，鮮艷奪目的騰達牌旅行房車，車牌則是「91081」號！

如果方局長的命令祇是要所有的巡邏車截查一輛騰達牌的旅行房車的話，那麼這輛車子也一定逃不出多遠的。

但是方局長的命令卻下得太具體了，因為他在望遠鏡中看得十分清楚。所以即使是急於立功的巡邏者，也絕沒有人去注意一輛和命令中所指出的車子，車牌號碼和顏色都不同的同一型車子。

一輛一輛的巡邏車在那輛車子的旁邊衝過，卻沒有一輛停下來。

方局長在等待着截住那輛車子的報告。

可是從每一輛巡邏車上來的報告，都說沒有見到那樣一輛車子。

時間已過去二十分鐘了！

中午的烈日晒得方局長滿頭大汗，但方局長滿頭大汗可能不光是因為天熱。

一小時過去了！

方局長頹然地在地上坐了下來。

黑龍黨人成功了！他們竟在如此嚴密的監視下劫走了高翔。

當黑龍黨人發現他們劫走的人，並不是阿拉伯要人薩都拉，而是一個警方人員時，高翔的命運，將會怎麼樣呢？

薩都拉的小女兒的命運，又將如何呢？

方局長摸着微禿的頭頂，一點主意也沒有。

在他的一生之中，固然也有過不少次的失敗，但是卻沒有一次是這樣慘的！

探員圍在方局長的周圍，在等候着方局長的命令，但方局長卻久久出不了聲！

* * *

下午三時，在近郊的一所精緻的小洋房前，一輛黑色的汽車停了下來。

車子還未曾停定，一個人已經打開車門，跨出車廂來，那是方局長。

方局長臉上焦急的神色，和那幢小洋房的寧靜，幽雅的氣氛，顯得十分不相稱。

當他頻頻在抹着汗的時候，爬在小洋房牆上，蒼翠碧綠的爬山虎葉子，像是正在恥笑他的匆忙。方局長按門鈴。

從屋中跳蹦着走出一個少女來。

那少女在門口，便看到了站在鐵門外的是甚麼人了。她「哈」地一聲，道：「方局長，是甚麼風兒把你吹到這裏來的。」

「穆小姐在家麼？」方局長喘着氣問。

「我不是穆小姐麼？你可是找我？」那少女是穆秀珍，她頑皮地回答。

「唉，不要開玩笑了。」方局長嘆着氣。

「秀珍，」從屋子的門口傳來了木蘭花的聲音：「不要和方局長開玩笑，看來方局長正滿腹心事呢！你快請他進來。」

穆秀珍吐了吐舌頭，打開了鐵門。

方局長不等穆秀珍帶路，便三步迸着兩步，衝進了客廳。

木蘭花從沙發上站了起來。

方局長直衝到她的面前，道：「穆小姐，這件事非要你幫手不可了！」

木蘭花搖了搖頭。「不，警方的事我如果要幫手的話，還幫得完麼？你還是另請高明吧。」

方局長急得汗珠兒又滾滾而下。「穆小姐，你可還記得高翔這個人？」木蘭花呆了一呆。

她當然記得高翔的，這個高大，英俊，有些自命不凡，的確也有點不平凡的年輕人。在搶奪「死光錶」一役中，他曾是她的敵人，但後來卻又成了相好的朋友。

木蘭花還記得自己在和他分手的時候，芳心之中，帶着一股莫名的悵然之感，這種悵然之感，過了許久，才漸漸地淡了下去。

（未完．一）

彎月刀

江湖鏢客傳奇故事/辛彥五・文
可飛・圖

上文提要：沙成山遇到少林智上和尚，齟齬之間，智上勒令師侄左長庚與熊霸天出手，沙成山好言相勸不聽……沙成山再到沙河找丘蘭兒，可是船艙裏却鑽出兩個毛大漢，告訴他丘蘭兒已被擄上「龍騰山莊」，沙成山要二人帶他去，但姓洪的與姓向的不允便幹上了……沙成山跨馬上「龍騰山莊」，欲伺機救人，不料却與柴松、鐵秀同陷在山洞石室……



妙計營救丘蘭兒　蛛絲馬跡知端倪

「醉仙」柴松瞪了一眼沙成山，道：「好小子，看你那副不在乎的模樣，我就不相信你不怕死。」

一笑，淡淡的搖搖頭，沙成山道：「除非活膩了，那個不怕死？」

他看了「笑彌勒」鐵秀與「醉仙」柴松二人一眼，又道：「我要是二位，乾脆坐下來養養精神！」

沙成山不再開口了，他緩緩的坐在枯草堆上閉起雙目，柴松取過酒袋猛喝一口，對鐵秀道：「這小子眞沉得住氣，佩服！」

三個人無奈的困在山洞地窖裡面。

沙成山打算着如何逃出這山洞，他心中琢磨，此洞甚長，彎曲得令人難辨方向，一定設有不少機關。

要想順利逃出已是不易，更何況丘蘭兒被囚的地方就在那洞腹一邊？

大約過了一個多時辰，附近突然傳來「轟通」一聲，又聞得那人哈哈一笑，道：「各位，對不起了，若是兇手抓不到，祇好由各位陪葬了！」

說話的顯然就是同一人！

這天直到天黑，洞中已聞得三次這種聲音，顯然已被囚了不少江湖道上朋友！

雖然被囚在山洞地窖中，却是酒菜十分豐盛，酒是百年花雕，菜是十全大件，全由上面一個洞中垂下來的！

沙成山根本不用看，誰能穿過頭上蓋的那麼厚鐵板？

柴松喝着酒，看着壁上的長明燈，嘆道：「喝酒吧，一醉解千愁！」

「笑彌勒」鐵秀仍然笑意掛在臉上，道：「酒鬼，你比我們不同，你永遠不會酒醉，我們多喝必醉，醉了就不覺痛苦！」

他拍拍沙成山的肩頭，又道：「老弟台，你說我的話對不對？」

沙成山點點頭，道：「當然對，一個不善喝酒的人一旦醉倒，便甚麼也不知道了！」

「笑彌勒」鐵秀笑哈哈的把一碗酒送到沙成山的面前，道：「那就喝吧，一醉解千愁呀！」

搖搖頭，沙成山道：「在下有個毛病，遇上重要大事，從不喝酒！」

「醉仙」柴松奪過碗來，道：「不喝白不喝，我喝！」

就在這時候，突然上面傳來一聲沉喝，雖然沙成山聽不出喝聲叫些甚麼，但聲音却十分熟悉！

沙成山立刻精神一振，仰首起身大聲叫道：「上面可是『虎躍山莊』伍總管嗎？」

沙成山的話聲甫落，上面已有反應：「是誰在叫伍某？」

立刻便聽得另一人道：「二號地牢裡有個傢伙，一定是他在呼叫你！」

不旋踵間，沙成山便覺得上面有了足音，抬頭看去，祇見鐵板上露出個小孔，一隻眼珠子在孔中轉動不已！

沙成山立刻指着自己鼻尖，叫道：「伍總管不識我沙成山了嗎？」

上面一聲驚呼，道：「好傢伙，怎麼把他也弄進去了？」

另一人立刻問道：「這瘦小子是誰？」

伍大浪重重的道：「他叫沙成山呀！」

那人立刻笑道：「我知道他叫沙成山，來時他們已通過姓名了！我是問你，沙成山何許人哪？」

伍大浪立刻沉聲道：「江湖上有名的大鏢客，也有人叫他『二閻王』，就是他，你怎麼連他也弄下去了？」

那人立刻嘿嘿冷笑道：「大鏢客又怎樣？祇要下得地牢，他就是本事再大也死定了！」

伍大浪立刻猛搖頭，道：「不行，不行，沙成山正在替我家莊主辦事情，這兩天我還在找他，希望他能幫我們找到殺死二公子的兇手，你把他關在地牢，首先我們莊主就不答應！」

要知「龍騰山莊」與「虎躍山莊」原為親家，江厚生的大妹子就是秦百年的老婆，兩家皆屬武林世家，江湖上祇要有人敢找他們一方的麻煩，另一方便不請自來協助。

如今江家的總管張長江聞得伍大浪如此說，便笑笑，道：「伍兄，姓沙的原來正在替秦老爺辦事，這是誤會，我立刻放人！」

他一頓又道：「姓沙的替秦老太爺辦的是甚麼事？難道是要他替老爺子尋寶？」

伍大浪重重的點頭，道：「張兄有所不知，姓沙的一向獨來獨往，老爺子找他祇是圖個乾脆，而且姓沙的頗具辦事能力……」

張長江一笑，道：「好了，這就夠了，我立刻放人！」

祇見他伸手在壁上搬動一隻鐵把手，鐵板立刻露出一個兩尺寬的縫隙。

張長江已命人垂下一根鐵索，伸頭往地牢裡叫道：「沙成山，你抓牢鐵索，我們拉你上來！」

下面，「醉仙」柴松抗議道：「娘的，這不公平，如要找兇手，柴某一樣可以辦得了，怎麼不放我出去？」

沙成山低聲對「醉仙」柴松與「笑彌勒」鐵秀二人道：「忍着，我一定會把二位救離此地！」

「笑彌勒」鐵秀仍然滿臉笑意的道：「原來你就是『二閻王』沙成山，人眞不可貌相，好，這話出自你口，我便放心等着你來救了！」

雙手握緊鐵索，五丈高的深牢，沙成山被拉扯到洞口，張長江尚且舉着油燈問伍大浪，道：「看清楚，他是不是你說的沙成山？」

伸頭引頸，伍大浪已點頭道：「對，對，就是他！」

邊伸手去拉沙成山！

張長江揮手叫人把鐵板口放大，沙成山立刻躍上來，他重重的喘了一口氣。

重重的一抱拳，沙成山對伍大浪道：「伍總管，你怎麼來了？」他回頭向那穿錦袍中年大漢，又問伍大浪：「這位是……」

伍大浪一笑，指着張長江道：「龍騰山莊的總管，自從這裡二公子被人殺害，莊主便命我找你，可是你却不答應辦這件案子，沙大俠，我眞不明白，你既然不答應，為甚麼又跑來？難道你又改變心意不成？」

搖搖頭，沙成山心中暗罵——甚麼武林世家，原來都是欺世盜名之輩，男盜女娼之流，混帳的一羣！

淡淡的，沙成山道：「二位，如果我幸運，說不定一石兩鳥——既把秦莊主的東西找到，又把殺害這裡二公子的兇手抓住，豈不是對你們江秦二莊立了大功？」

哈哈一聲笑，張長江搔着黑又粗的山羊鬍子笑道：「沙大俠何不早說？弄得一場誤會！」

他忽然湊近沙成山又問：「沙大俠是跟踪何人而來？你認識丘蘭兒的丈夫嗎？他是誰？」

淡然的，沙成山搖着頭，道：「二位，丘蘭兒絕非是兇手呀！」

張長江立刻笑笑，道：「我們當然知道她不是兇手，憑她『玫瑰毒刺』丘蘭兒絕非我們二公子對手，但他的丈夫……」

嘿嘿笑着搖搖頭，沙成山道：「丘蘭兒根本沒有結婚，她那裡來的丈夫？她祇是我們這一行中的三流角色！」

當然，伍大浪知道沙成山是指的江湖殺手！

祇聽沙成山又道：「丘蘭兒曾經同『烈狐』胡大年要過我的命，當時我帶着秦莊主的東西往陽城走，他們在半道上截殺我……」

張長江眨着黑豹般的眼睛，道：「原來你們之間還有這麼一段過節，怪不得你進得洞來便走向丘蘭兒！」

沙成山重重的道：「所以我說她根本沒有丈夫！」

伍大浪却又問道：「沙成山，她上回沒替當時尚是我莊上大奶奶的冷若冰把事情辦好，怎麼會沒有死？」

沙成山猛一瞪眼，道：「各有求生本能，她也許走運氣吧！」

張長江伸手一讓，道：「走，我們去問問丘蘭兒，她爲何要說自己有丈夫？」

沙成山往前走着，緩緩的道：「也許她在爲她的那位恩人解危而甘願自己背包袱，二位，江湖上混日子，多少都得憑藉些甚麼。

「二位，這種憑藉雖然因人而異，但却非暴力或財勢，乃是人與人之間因緣際會而產生的情與義。

「丘蘭兒甘願如此，便一定是憑藉着這一點，這光景我見得多了！」

伍大淚與張長江二人一怔！

張長江道：「沙大俠話是有那麼一些道理，丘蘭兒果眞是這樣，我有辦法叫她說出來！」

沙成山站住脚，猛回頭，道：「張大總管，你有甚麼方法？」

哈哈一聲笑，張長江道：「每個人都有三根大骨架，兩條大筋脈，張某以銀針一根，從她的足後跟往上慢慢的扎。

「每次祇扎一下，針由大筋穿過而刺在她的骨頭上，那種聚痛之大成的滋味，我不信她會不說出來！」

沙成山忿怒的瞪着張長江，他雙目似要噴火，張長江一楞，沙成山幾乎一掌拍過去，他重重的道：「眞是混帳！」

張長江以龍騰山莊總管之尊，誰不賣帳，沙成山這一罵，他立刻怒道：「你怎的罵人？」

沙成山重重的戟指張長江叱道：「今日不罵你，他日你頭掉了，還不知道是怎麼死的！」

哈哈一笑，伍大淚道：「沙成山，有話你直說，祇要有道理，我們自然服你！」

沙成山臉上寒寒的道：「伍總管，我可並沒有答應替你辦江二公子被殺之事，我之所以趕來，便是有人發現了死而未死的方寬厚露面了，當然，江二公子的事絕非是方寬厚所爲的。祇因有個厲害人物追下來了，所以我也跟着來了！」

沙成山的話連他自己也不相信，因爲全是假的。

伍大淚半信半疑，但他却明白沙成山早晚會知道自己白忙一場，所以他還是笑問道：「你可知道那個人是誰？」

張長江的豹目冷芒如電，重重的道：「那人今在何處？」

沙成山咧開嘴巴笑道：「不知道！」

張長江忿怒的道：「甚麼意思？」

沙成山坦然的又開始往前走，邊笑道：「有句話我想二位必定聽人說過！」

伍大淚仰起頭來問道：「你說吧，是甚麼話？」

沙成山望了二人一眼，十分正經的道：「放長線，釣大魚！」

張長江立刻明白，冷笑道：「你想要我們把丘蘭兒放走？哼！老實告訴你，我們掌握住丘蘭兒，就不怕那人不找上門來，何用再放甚麼長線，釣的那門子魚？」

沙成山猛然停下來，他忿然的戟指張長江，道：「我如果是江莊主，早就一掌劈了你！」

一楞，張長江怒道：「你要給我把話說清楚……」

沙成山重重的沉聲道：「我問你，此地你一共囚了多少武林中人物？」

張長江搬指頭算算，道：「剛開始，連你一共是七位，你如今不算，三個地方一共囚了六位！」

沙成山咬咬牙，道：「這種餿主意敢情就是你大總管出的吧？」

張長江黑鬍子一翹，道：「也是我們莊主的意思，江湖中竟敢有人殺了我家二公子，找幾個人物陪葬也是應該的！」

沙成山臉色幾已泛青！

伍大淚接道：「沙成山，你是自己人，說給你聽沒關係，就算是找到兇手，這些被囚的人也休想活着走出去了！」

沙成山重重的道：「江厚生甘願與武林各派爲敵？他就不怕引起共憤？」

哈哈一聲笑，張長江道：「我們不承認那些陪葬的人來過龍騰山莊，反倒向他們討公道，他們又能怎樣？」

沙成山心中咒罵——好可惡！眞狠毒！龍騰山莊如此，虎躍山莊也不見得好到那裡去，他們必是一丘之貉，欺世盜名之輩！

於是，沙成山想起自己賺的一兩銀子之事，還以爲自己對秦百年很夠意思了！

淡淡的，沙成山道：「祇怕你們永遠也找不到兇手了！」

張長江雙眉一揚，道：「你既出此言，必有道理，難道你有好的方法？」

沙成山冷淡的道：「算了，這件事我不想管，一石一鳥吧，我還是趕回方家集等着捉拿方寬厚了！」

橫身攔在洞中央，張長江重重抱拳，道：「老實一句話，你替秦莊主辦事也等於替江爺跑腿，沙大俠，且請說出你的計謀，如何？」

搖搖頭，沙成山道：「何必多費唇舌？你們不會聽我的！」

伍大淚哈哈一聲笑，道：「聽不聽在我們，沙大俠且說出來，容我二人琢磨琢磨，要知我們是當局者迷呀！」

沙成山立刻沉聲道：「我走之後，你們立刻放了丘蘭兒！」

張長江猛搖頭，道：「不行，不行，就算找不到兇手，莊主也準備把丘蘭兒與二公子合葬一起，此刻怎好放了她，萬萬使不得！」

指頭幾乎戳在伍大淚臉上，沙成山怒道：「還用我再多說嗎？」

伍大淚立刻攔住張長江，笑問沙成山道：「你說，你當然要說清楚！」

沙成山站着，他仔細的對二人道：「我是在想找出那個從方家集趕來此地的人物，這個人是從沙河趕去方家集的。」

「二公子的死，十九與此人有關，所以我要你們以長線釣大魚，加上欲擒故縱謀略，暫時放掉丘蘭兒。

「祇要丘蘭兒一露臉，相信必能誘那人出面，到時候龍騰山莊暗中跟踪的高手，立刻圍上二人。想想看，丘蘭兒能逃得了嗎？」

他一頓又道：「你們囚了不相關連的武林人物，他們有些人的行踪早已有了交代，試想你們想賴祇怕也賴不掉，沒得倒毀了龍騰山莊的清譽，那將多麼不值得？」

伍大淚拍着手，讚道：「沙大俠的話對，放了丘蘭兒，我們派高手暗中跟下去，再加上沙大俠的協助，絕對萬無一失！」

沙成山立刻解釋道：「我如遇上，當然出手協助，伍總管，我不想破了慣例，一年祇有三筆生意的慣例！」

沒有繞到洞中停放屍體地方，也不知張長江怎麼走的，繞了幾個彎便出了山洞！

沙成山深深吸了一口氣，道：「外面的空氣眞好，二位，我的馬呢？」

張長江立刻問道：「你天黑也要走？不進莊去見見莊主？」

搖搖頭，沙成山道：「沒必要，我對此地沒好感！」

張長江重重的道：「你也不準備幫我們了？」

沙成山看了一邊伍大淚一眼，道：「二位大總管，黑夜有時候令人不喜歡，然而黑夜對某些人而言却相當受到歡迎，我就是這種人。

「如果你們能立刻放走丘蘭兒，也許今夜我就能幫上你們的忙，因爲我有預感，預感有那股血腥味道已在空中盪漾了！」

「咯崩」咬咬牙，張長江道：「沙大俠，你稍等，我立刻命人把你的馬拉來，可是你不能走，等我見過莊主以後再說！」

沙成山點點頭，道：「錯過今夜我就難以幫上忙了！」

伍大淚立刻對張長江道：「快去呀，我在此地陪沙大俠！」

此刻，沙成山心中冷笑，他想的可眞多，也許，也許方家集那面就是一個大騙局，哼！龍騰山莊、虎躍山莊，你們惹上我沙成山，算你們倒楣！

一旁，伍大淚也未開口，他滿臉笑意掛在臉上，甚至心中也在暗笑——沙成山，你這個王八蛋，虎躍山莊會將十萬兩銀子白白送給你花用？娘的，門都沒有。他幾乎笑出聲的又在思忖——如果不是老爺子在利用你小子，今天你就死定了，想要伍大爺救你？做你的黃粱白日大頭夢去吧，兒！

二人站在山洞口各懷鬼胎，想着不同心事，洞口的十二名黑皮軟甲壯漢，一個個金剛怒目、威風凜凜，對於二人的自洞中走出來，誰也不假詞色！

沙成山有意無意的問：「伍總管，你似乎常來鳳凰嶺吧？」

一笑，伍大淚道：「一家人，一年總要來個十次八次的！」

沙成山淡淡的道：「伍總管眞是大忙人，放下『虎躍山莊』的事趕來幫人忙，令人佩服！」

一頓，又道：「秦老爺子丢了寶物，虎躍山莊怎不見動靜？」

伍大淚似乎早已成竹在胸的道：「我們莊主信得過你，當然，虎躍山莊也派出不少兄弟暗中打探。」

「祇要東西露面，沙大俠，你立刻會發現在你四週有多少虎躍山莊的人了！」

沙成山沒有吃驚，反倒哈哈笑了……

遠處燈火輝煌，「龍騰山莊」上那座宛似城堡的高大莊院上面，隱隱有人影晃動，月光濛濛，附近幾處山林似乎隱藏着不少埋伏。

一條蜿蜒山道就在附近一片岩石邊繞過去，那是一條捷徑，顯然與沙成山來時的路截然不同！

半個時辰未到，張長江已同另一黑衣軟甲勁裝大漢走來，那大漢恭謹的把馬韁交在沙成山的手上！

張長江輕拍着沙成山的肩頭，笑道：「眞難令人相信，莊主竟然接納了你的建議，沙大俠，我們莊主的意思，是希望你放棄虎躍山莊的買賣，答應替我們辦這件事，甚麼價碼，我們照付！」

搖搖頭，沙成山道：「我不能爲了銀子砸了自己的招牌，順手幫忙可以，改替你們辦事免談！」

沙成山輕鬆的上得馬背，低頭又道：「二位，我在前面慢慢走，你們祇管放人，哼！丘蘭兒跑不了的！」

張長江也點着頭，道：「告訴你，沙大俠，丘蘭兒可能先回沙河，你順道往那面繞一圈，也許就能兜截住那傢伙了！」

沙成山重重的道：「別把希望

寄託在我身上，你們一定要派出高手後面跟下去，兩下裡小心，就不怕那個王八蛋跑上了天！」

沙成山極不願罵出這三個字，但爲了取信於人，便也硬起頭皮開罵，不少人就喜歡如此罵上這句「王八蛋」，雖然不好聽，却又無傷大雅！

伍大浪笑笑，對沙成山道：「倒是對你的這份執着，我們莊主十分欣賞，希望你很快的找到我們莊主失物，虎躍山莊備酒以待，哈……」

沙成山心中暗罵——這個矮王八，竟然說的話與秦百年的一模樣，百花谷秦百年就是在得意之下說了這麼一句王二麻子的話，操他娘！

乾澀的一笑，沙成山抖着馬韁繩「得」的一聲，黃驃馬似是沒吃草料般的先噴出一陣冷氣，扭着粗腰往山道上走去……

他去的方向當然是沙河！

於是，張長江在暗中揮揮手，祇見附近有人走上前去，張長江祇在那人耳邊說了一句話，便呵呵笑着與伍大浪走向山洞中去了！

現在，沙成山跨在馬上仰臉看看頭頂上的月兒，笑笑，一副懶散的晃蕩着身子，心中却在思忖着些山腹中地牢。

一旦落入裡面，大概祇有死路一條，自己還算幸運，碰上伍大浪這小子，否則眞不知如何脫身！

已經離開鳳凰嶺十里了，沙成山忽然把馬撥向一片林子裡，他並未下馬，却端坐在馬背上一動也不動，他不動，那匹黃驃馬也不動，甚至馬尾巴也不甩一甩，宛似泥塑石刻在那兒一般！

人與馬不動並不表示平靜，沙成山的心中正激動不已，便座下的黃驃馬似乎也等着翻動四蹄絕塵而去的樣子！

於是，後面有了影子在移動，移動在月夜的山道上！

沙成山極目望過去，一時間他尚不敢出聲音，因爲他心中雪亮，能當上「龍騰山莊」的總管，頭腦必不簡單，說不定張長江那位心狠手辣人物來一個將計就計——弄個假的丘蘭兒誘自己上當，也說不定！

月下面的黑影子走得十分急，從她的方向看，不錯，正是往沙河去的！

已經到了樹林邊，沙成山猛古丁一個騰躍，人從三丈餘高的空中直往那團小黑影頭上落去！

小黑影子一聲驚叫，沙成山已扣住她的脖子，沉聲道：「妳是誰？」

小黑影驚愣的望着沙成山，而沙成山的另一隻手已往丘蘭兒的臉上抹擦，他忽然摟住她低聲道：「蘭妹，果然是妳！」

丘蘭兒沒有出聲，雙淚却泉湧而出！

沙成山挫着鋼牙，道：「蘭妹，我們的孩子……」

丘蘭兒把滿臉淚水蹭在沙成山胸前，低泣着：「就是爲了孩子，我沒有一點抵抗，任他們把我押上鳳凰嶺，沙大哥，我祇要有一口氣在，一定要把孩子保護好，因爲……因爲那是我們的孩子……」

沙成山撫摸着丘蘭兒的秀髮，道：「蘭妹，苦了妳了！」

仰起淚臉，丘蘭兒道：「沙大哥，我知道你一定有辦法，自從見你進入山洞以後，就知道你會救我的……」

沙成山一聲苦笑，澀澀的道：「我同妳一樣，也被他們用機關陷入洞中地牢，若非我聽出『虎躍山莊』伍總管的聲音，此生我們怕很難再見到面了！」

丘蘭兒抹去淚痕，道：「他們爲甚麼放我出來？」

笑笑，沙成山道：「我以矇騙法，激將法把他們的策略導入歧途，然後配合『唬』字訣，想不到他們眞的放妳出來了，哈……」

丘蘭兒立刻驚愣的道：「快走，他們一定派出高手跟來了！」

「二閻王」沙成山笑了，他拉過黃驃馬，扶着丘蘭兒上去，低聲道：「蘭妹，我要帶妳去找個人，妳先慢慢往東走，我等着侍候幾個傢伙上路，完了以後我立刻追上來！」

丘蘭兒點點頭，道：「沙大哥，能戰則戰，不能戰就走人，且莫逞强拚命，要爲我們的孩子着想啊！」

沙成山拚命嚥了一口吐沫，道：「走吧，我自有主意，蘭妹放心好了！」

丘蘭兒騎在馬上，不時的回頭望一眼沙成山，直到她繞過大片樹林子……

沙成山木雕似的站在路中央，寒風吹起他的衣襬發出呼呼聲音，大半個樹林子枯葉已掉。

枯枝蕭條，一幅初冬的景象，倒是天上的月兒更清亮，亮得半里外奔馳的三條人影也清晰可見！

沙成山笑了……

當然是冷笑，因爲他發出的笑聲低沉而帶着咬牙聲音，那當然不會是叫人愉悅的笑！

三條黑影俱都是穿着黑皮軟甲勁裝，他們的頭巾上俱都插着一個金色雕龍，說明他們是「龍騰山莊」的人！

三個黑衣大漢追到沙成山身前，俱都一怔，其中一人對正面大漢道：「于副總管，別停下來了，追踪丘蘭兒要緊！」

這人的話令姓于的點了點頭，三個人正待錯身從沙成山身邊而過，不料沙成山嘿嘿笑着張開雙臂，道：「別追丘蘭兒了，你們要找的兇手，就站在你們的面前，沙河岸殺你們二公子的正主兒就是我！」

沙成山的强調自己是兇手，令姓于的三人懷疑，其中一個大漢已反手拔出背上砍刀，沉聲道：「你是誰？」

沙成山臉無表情的道：「丘蘭兒的丈夫呀，你們不信？」

姓于的沉聲道：「讓開，別誤了于大爺辦正事，那可是你在找死！」

姓于的當然不相信沙成山的話，以爲他是在阻延時間，好讓丘蘭兒從容逃走！

沙成山立刻又道：「張長江祇派了你們三個人來？」

這句話立刻引起三人吃驚不已！

姓于的緊皺着雙眉，問：「你怎麼知道的？」

沙成山坦然一笑，道：「因爲我是沙成山！」

姓于的怒叱一聲，道：「少蓋，沙成山明明騎着馬，而你……」

沙成山一聲笑，但臉上却殘酷的直視着三人，道：「馬由我的妻子騎着走了，而我却在此地等着侍候各位上路，三位，我的話夠明白了吧？」

姓于的三人立刻往後退，三把砍刀已橫在三人胸前，這位龍騰山莊的副總管已沉聲罵道：「沙成山，你這個騙死人不償命的王八蛋，連我們莊主也上當了，你眞該死！」

沙成山的雙臂一垂，看上去又是一副病懨懨模樣，但說起話來冲死人，道：「該死的是你們，今日我才發現你們『龍騰山莊』沒好人，現在，就從你們開始吧！」

姓于的忿怒的吼叫道：「我們上，先活劈了這小子，再去追拿丘蘭兒！」

姓于的的話聲甫落，他右邊的大漢已皮笑肉不笑的道：「于副總管且後退，我先上！」

姓于的沉聲橫眉的叫道：「沙成山有人叫他『二閻王』，聞說他心狠手辣，殺人如蔴，這種惡劣的名聲中，他必然不簡單，我們還是併肩子一齊上！」

另一大漢怒聲如雷的道：「于副總管，我們祁連二怪幾曾丟過龍騰山莊的人了？我哥先上就由他先上，錯不了！」

笑笑，沙成山道：「原來是西北道上失踪數年的『祁連二怪』，却原來投靠在龍騰山莊當奴才，嗯，怪不得龍騰山莊如此跋扈！」

于副總管怪叫一聲，道：「沙成山，你狠，我們也不慈悲，一朝卯上幹，他娘的誰又含糊誰！」

祁連二怪中，「黑風刃」丁大山怪聲粗啞的道：「于副總管說得對，姓沙的啃他娘本事再大，不見得就能抗過我哥倆的一陣殺！」

另一怪漢名叫何太冲，右面頰上一塊長着紅毛青痣，大剌剌的凜然道：「沙成山，你不錯是條漢子，我姓何的也不是孬種，且莫以爲你是個響噹噹的人物，我何太冲在道上也榜上有名。

「今夜你先用奸再施詐，哄得爺們團團轉，這口烏氣我們受夠了，別說你是『二閻王』，便眞的閻王老子，何大爺也要踢他七脚，揍他三拳！」

沙成山笑笑，道：「眞是一番豪語，有時間的話，沙某一定把你的這番話刻在你的墓誌銘上以流傳後世！」

何太冲大怒，罵道：「放你娘的屁，且看誰替誰刻墓誌銘吧！」

何太冲的那柄沉重鋒利、寒光激射砍刀高舉過頂，削薄的刀刃豎立成線的對着沙成山，一副力劈華山架式，刀未殺下，已令人肌膚起了一層雞皮疙瘩！

然而，攻擊沙成山的却是「黑風刃」丁大山！

就在「白星子」何太冲高舉砍刀的時候，丁大山的砍刀已斜肩帶背的殺來！

沙成山的身法眞夠快得嚇人，他鬼魅一現的從于副總管身側閃過，口中沉聲道：「于副總管，我沒時間同你們泡蘑菇，你也出手吧！」

還有敵人這樣逗人的，簡直目無餘子，欺人之言，無以爲甚，于副總管本想由「祁連二怪」攔殺沙成山，自己立刻去追丘蘭兒，聞得沙成山此語，心中怒罵——王八蛋，是你自己找死！

三把砍刀發出窒人的「咻」聲，從三個不同的角度，呼轟着無數刃芒照上敵人！

沙成山的身子猝然旋起，人祇騰起一丈，口中狂喝猶似旱天打雷：「寒江月刃！」

是的，又是那種令人有如登上刀山之感的殺招！

一天的星月，比不了沙成山四週的刃芒閃爍明亮，枯枝颯颯聲響，壓不住一陣金鐵撞擊之聲。

空氣中響起裂帛似的刺耳聲裡祇有鮮血在迸濺，而沒有半聲哀號，三條人影——高大的影子在地上扭動，就是沒有喊叫呼號！

當然，若是人的喉管被切斷，這個人又怎麼能叫得出聲音來？

沙成山十分放心，因爲他下刀

的手法他自己最清楚，不用再去查驗，三個人準定活不成了！

淡淡的，沙成山對即將斷氣的三人道：「對不起，我沒時間爲三位刻墓誌銘了！」

於是，沙成山緩緩的走了，他帶着一種厭倦與無奈的心情匆匆的走了！

然而他絕對想不到，于副總管會壓着心頭一口氣，努力的以手蘸着鮮血，在地上寫了個「沙……」

也祇有一個「沙」字，他的人便瞪着大眼睛不動了！

沙成山很快便追上了丘蘭兒，他已經在心中盤算過了，一定要把丘蘭兒帶到一個地方去！

是的，祇有到那兒，丘蘭兒才可能平安無事！

當然，沙成山把他的計劃對丘蘭兒說過之後，丘蘭兒立刻點頭同意！

於是，他們繞道往南而去，方家集的事也祇有暫擱一邊了！

天亮了，鳳凰嶺上的龍騰山莊，總管張長江一早便站在莊門樓下面，他正等着于副總管的回報了！

然而，直到快近午時，尚不見于副總管與「祁連二怪」回轉，這時候他不得不急急的找來伍大浪商量！

就在這時候，山道上出現兩個人——一老一壯，二人走得十分穩健。

如果仔細看，這二人都不簡單，一位是川南龍爪門的掌門白艮，另一位却是東海來的「冷面豹」貝海濤。

這二人都是沙成山的對頭冤家，聞得龍騰山莊二公子被人殺害，便順道折來鳳凰嶺，方便的話，準備與江厚生合作以對付沙成山！

張長江正在等候伍大浪的到來，見白艮二人已到了莊院前，立刻笑容可掬的迎上前去，深深抱拳，道：「來的可是白掌門吧？」

他指着貝海濤又問：「這位是誰？白掌門請介紹一下，如何？」

哈哈一聲笑，「鐵爪」白艮指着「冷面豹」貝海濤，道：「這位東海太極老人門下傳人貝海濤，人稱『冷面豹』的就是我這位老弟台！」

笑笑，貝海濤仍然是傲骨嶙峋的不多說話！

張長江忙伸手一讓，道：「眞對不起，莊主傷子之痛心情不佳，凡是登門的道上朋友，都要先去我家二公子停屍地方指認一下，可有人識得江湖上誰出手盡往要害處切的，一經證實，莊主必定有重賞！」

「鐵爪」白艮心中十分不快，心想：我以龍爪門掌門之尊來到你鳳凰嶺下，江厚生不親自迎接，至少也要先進莊一敍，沒得倒先去看他被人殺死的兒子江少强，眞是豈有此理！

「冷面豹」貝海濤仍然未開口，但見他冷視着張長江滿臉不悅之色，光景對於張長江也是甚無好感！

繞過高大的圍牆，又走過一段山道，深樹後面，斷崖之下便露出個大山洞，仍然是二十四名身穿黑皮軟甲勁裝大漢金剛怒目的守在洞口，見張總管走到，立刻抱刀施禮，十分恭敬，反倒對「鐵爪」白艮與「冷面豹」貝海濤二人不理不睬！

張長江一走入洞中，便忿怒的沉聲道：「我們龍騰山莊在江湖上也算小有名氣，老爺子這幾年又甚少出莊，對於下屬的管束也十分嚴厲！

「想不到有人不長眼睛，竟一舉殺了我們二公子等八人之多，二位試想，誰能嚥下這口氣？」

「冷面豹」貝海濤未開口，仍然臉罩不悅之色！

「鐵爪」白艮重重的道：「是狠毒了些，且容老夫看過之後，或許會知道一二，也說不定！」

山洞很深，進去三丈以後便靠着洞壁上面的長明燈來照明。

「鐵爪」白艮與「冷面豹」貝海濤二個人緊跟着張長江，沒多久便到了洞中寬敞地方，那裡停了八具屍體。

張長江親自掀着覆在屍體上面的被單，雙目却直視着「鐵爪」白艮與「冷面豹」貝海濤二人……

乾瘦的貝海濤雙目如炬，他看了屍體之後未開口，仍然一副冷傲之態！

「鐵爪」白艮就不同了，當他仔細看到江少强脖子上面的刀口之後，立刻驚呼道：「我知道是誰的刀法了！」

張長江全身一震，道：「白門主，你說，這是誰的刀法？」

伸手撫摸着臉上的疤痕——一條從左臉頰到下巴的刀口子，「鐵爪」白艮沉聲道：「張總管，你應該看到白某臉上的刀疤吧？還有……」

張長江已點着頭，道：「是很像一個人下的手，白門主，你說，他是誰？」

這時候「冷面豹」貝海濤開口了

他的語聲就像是鐵球墜地，鏗鏘而又乾脆：「沙成山——『二閻王』沙成山！」

張長江幾乎臉色變得青紫，黑而濃的粗鬍子不由得根根顫抖……

是的，張長江說不出話來了！

捋着白髯，「鐵爪」白艮重重的道：「不錯，正是沙成山出刀的手

法，『銀鍊彎月』！」他似是十分沉痛的道：「二公子怎會惹上姓沙的？」

就在這時候，伍大浪從外面跑進來，他是認得「鐵爪」白艮的，立刻笑着走上前，道：「白門主也趕來了？」

一把揪住伍大浪，張長江叱罵道：「都是你這個『武大郎』，害得我把眞兒放走，臨去還加上個丘蘭兒，你說，我怎麼去向莊主交代？」

伍大浪猛搖着頭，道：「不可能，絕對不可能是沙成山幹的！」

張長江怒道：「出招一樣，刀法雷同，他們都受過姓沙的害，你還說甚麼不可能？我要你負責！」

伍大浪指着張長江的手，道：「張兒，你鬆開手吧？」

「鐵爪」白艮已對伍大浪道：「這件事八九就是沙成山幹的，錯不了！」

伍大浪仍然搖着頭，道：「沙成山正爲我們莊主辦事，兩件寶物在方家集出現，他已經忙得不可開交，怎會遠去兩百里外的沙河？」

他一頓，又道：「更何况他與丘蘭兒之間尚有一段樑子，試想，沙成山會爲丘蘭兒拚命？我實在不敢苟同！」

張長江忿怒的道：「姓沙的騎了一匹快馬，兩百里地他快得很，我是寧可相信是他幹的！」

伍大浪重重的道：「這沒有爭論的必要，且等于副總管與『祁連二怪』回來之後，便會一切明白！」

張長江咬着牙，道：「也祇有如此了！」

「冷面豹」貝海濤突然對「鐵爪」白艮道：「白掌門，我有些不太喜歡此地，如果白掌門要留下來，那麼我先走一步了！」

不等「鐵爪」白艮開口，張長江伸手一攔，道：「請留步，二位既然來到鳳凰嶺，就是我們龍騰山莊的貴賓，那有就此一走的道理？二位這邊請！」

伍大浪立刻往洞口走，笑道：「你去招待二位，我到洞口等人！」

張長江十分恭敬的把「鐵爪」白艮與「冷面豹」貝海濤二人往另一條洞中禮讓着，他笑得令人高興，令人愉快，這時候便是「冷面豹」貝海濤要走，也祇得暫時留下來了！

同樣的，張長江指着一間豪華的洞室，道：「二位且請暫時歇着，我立刻命人送上酒菜，且等莊主走來，大家在此相見！」

「鐵爪」白艮撫髯點着頭，「冷面豹」貝海濤見這室中富麗堂皇，地上鋪着厚氈，果是待客好地方，也就與「鐵爪」白艮二人坐了下來！

張長江打了個招呼——暫時告退，便走出這間洞室，遠處已傳來脚步聲音……

張長江一掌拍在洞壁的暗門，「轟隆」一聲室內陷出個深坑，旋即兩片鐵板又合了起來。

地牢中，「鐵爪」白艮高聲大叫道：「張長江，你這是幹甚麼？快放我們出去！」

「冷面豹」貝海濤已在咒罵，道：「娘的，龍騰山莊果然是個虎狼窩，貝大爺預感着一股子血腥味本就要離去的，可是……」

上面，張長江已冷冷的道：「找幾個江湖成名人物，爲我們二公子陪葬，這原是我們莊主的意思，二位，眞對不起了！」

「鐵爪」白艮狂怒的騰身往上衝，寸厚的鐵板他如何衝得開來！

「冷面豹」貝海濤叫道：「江厚生這個王八蛋，他想得眞絕，竟然找我們爲他死的兒子陪葬，娘的皮，老子到陰司裡搏殺他的鬼兒子去！」

就在這時候，洞外跑來的人已到了張長江面前，那人氣急敗壞的道：「總管，不好了，于副總管他們……」

張長江忿怒的一把揪住來人，吼叫道：「快說，他們怎麼了？」

那漢子喘着氣，道：「死了！」

張長江驚怒的狂吼道：「死在甚麼地方？」

那漢子重重的道：「往沙河去的路上，大約十里多一點吧！」

張長江破口大罵，道：「沙成山啊，你這個小狗操的王八蛋！」

忽然，洞底下傳來「冷面豹」貝海濤的聲音，道：「好，沙成山就是沙成山，果然令貝某心折，哈……哈……幹得好，幹得太好了，哈……」

張長江大怒，在鐵板上跺着脚罵道：「死囚，姓沙的幹得好，你們就更慘了！」

「冷面豹」貝海濤咬着牙，道：「姓張的，你給老子聽清楚了，且莫被我走出此牢，否則，我要血洗你們的鳳凰嶺！」

張長江怒叱道：「作夢，此生你休想再有機會走出來！」

說完正要離去，突聞得「鐵爪」白艮在下面叫道：「張總管，請江莊主前來一見，如何？」

張長江哈哈大笑，道：「莊主不見任何人，白門主，你省省力氣吧！哈……」

「鐵爪」白艮忿怒的叫道：「張長江，你們龍騰山莊膽敢殺害白某人，他日龍爪門必大舉前來，江厚生他想一手遮天，祇怕難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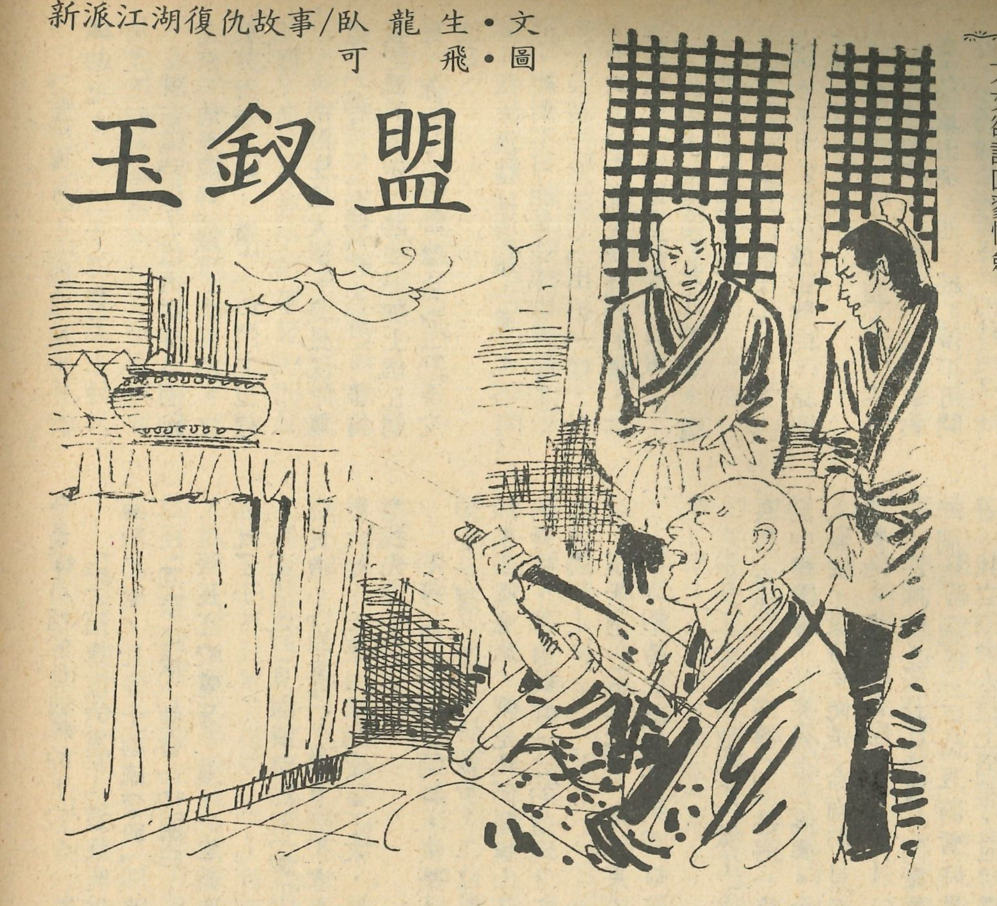
張長江得意的道：「你們將死於無聲無息，天底下再也沒有人知道是我們的手段，哈……」

（未完・十六）

新派江湖復仇故事/臥龍生・文　可飛・圖

玉釵盟

上文提要： 徐元平拍醒了易天行與羣豪之後，與易天行約法三章比武，每勝一招，易天行便得回答他一個問題，徐元平勝二招敗一招，從他口中知道父親是易天行發令，金老二動手……宮裝美婦聽到易天行提及戮情劍與慧空大師時神情激動……徐元平又想起新招式，易天行被斷左臂，此際少林、武當聯袂來到，元通方丈欲討回戮情劍……



揭穿方丈弒師事　終替慧空達遺願

元通大師突然朗聲說道：「少林叛徒，抗拒綠玉拂令，律該處死……」

羣僧齊聲高呼道：「掌門人手下留情，慧因大師乃目下寺中僅存二大高僧之一，掌門人豈可遽而下令處死……」

元通大師厲聲接道：「容或有過激之舉，有本座一身擔待。」一揮綠玉拂杖，疾急直向慧因頭上擊去。徐元平看得心頭大急，但他與慧因之間，相隔有一排身穿紅色袈裟的僧侶，雖有相救之心，但勢非能力所及。

眼看一代高僧就要殞命在綠玉拂杖之下，那閉目養息的易天行突然一睜雙目，兩道神光暴射而出，冷冷喝道：「元通住手！」喝聲中疾快的點出一指，襲向元通大師的前胸要穴。

這一擊迅如雷奔，兩側相護的僧侶心中不願慧因傷在元通的綠玉拂杖之下，出手封擋之勢故意一緩。其實，易天行指出如風，那相護僧侶縱然全速出手，也是封擋不及的。

形勢迫得元通大師不得不向後疾躍而退，他一杖固可把慧因擊斃在玉杖之下，但自身亦難逃過易天行指中要穴之危。

易天行一指逼開了元通大師，兩側相衛元通的兩僧掌勢也一左一右的襲到。

徐元平回顧天齊道長一眼，說道：「道長既無能兩面作保，請把在下的寶劍還來。」

天齊道長怔了一怔，臉色大變，一面把「戮情劍」交還徐元平，一面大聲喝道：「元通道兄，請賞給貧道一個薄面如何？先請停手，有話好說！」

祇聽易天行冷笑一聲，雙腳齊飛，逼退兩僧，說道：「世人均說我易某人心地險惡，野心勃勃，却不知一向被譽爲領導武林，自號正大門派的少林寺，却發生了大逆不道的弒師慘局，而且一演再演……」

元通大師白胖的圓臉早已氣成了豬肝色，厲聲喝道：「易天行，你胡說甚麼？」

易天行縱聲長笑，道：「你心中害怕了麼？大丈夫敢作敢爲，有甚麼好害怕的？」

祇聽砰砰兩掌，慧果和「神丐」又硬接硬打了兩招。

慧果大聲喝道：「好叫化子，你在哪裏偷學了我們少林的武功？」

「神丐」宗濤笑道：「達摩祖師親自敎老叫化的，要我替你們少林寺整理門戶，淸除孽徒。」呼呼二招，盡是少林寺不傳之秘的鎮山絕學。

宗濤和徐元平同陷玄武宮水牢之中，兩人食用水蛇度日，徐元平把「達摩易筋經」中甚多武功口訣轉授宗濤，他內功深厚，已是武林中一流高手，這數月來參研習練，不但得到了甚多少林寺不傳之秘，而且內功方面亦是大有進境。

祇見元通大師連揮綠玉拂杖，催迫羣僧，攻向了易天行。

進入古墓的少林寺僧侶，都是少林寺百中選一的高手，數人聯手羣攻，威力何等强猛！易天行縱未受傷，也是難以抵擋，何況他一臂已廢，所幸少林羣僧，已對元通動了懷疑，不願殺死易天行滅去活口，動手之間，暗自留情，易天行才能勉强支撐不敗。

但動手相拆了數十招後，少林僧人縱然手下留情，易天行亦已漸感不支。

元通大師手揮綠玉拂杖，急向易天行連攻七招，口中並向少林羣僧厲喝道：「五十招內，若不能取易天行性命，立以門規處治！」

少林羣僧知道掌門人已看破自己乃是手下留情，心頭一凜，全力攻上。

易天行本已心支力絀，此刻更是招架乏力，數招之間，他便已險象環生，看樣子毋庸五十招，便要喪生在少林羣僧的拳風掌影之下。

楊文堯、千毒谷谷主等人，背負雙手，作壁上觀，神態雖似頗爲悠閒，心中却不免大感惶亂，誰也猜不出今日之事，如何結局。

那面南海門人亦已悄悄結爲一羣，祇見那青衣老人嘴唇微動，正似以「傳音入密」之術，傳令於門下弟子。

駝矮兩叟、梅娘、王冠中，以及那紅衣缺腿的大漢，神情俱是十分凝重，各自悄然展動身形，佔據了四面扼要之處。

紫衣少女面對着易天行動手之局，似是異常留心這一場搏鬥的勝敗。

就在易天行生死俄頃之際，突聽徐元平輕叱一聲，一掌擊向元通大師的肩頭。

他與易天行力拚數局後，此刻非但全無氣力難支之象，而且內力竟然更是凌厲。

元通大師甩肩擰腰，綠玉拂杖斜斜擊出，反點徐元平的腕脈要穴。

徐元平縱身一躍，竟撇下了他，向另外八個少林僧人一連拍出八掌。

這八掌招式之奇奧，使得旁觀羣豪俱都爲之聳然動容。

少林羣僧武功雖高，却也被這突然凌厲的攻勢，迫得章法大亂。

易天行鬆了一口氣，精神立振，一掌翻飛，奇招迭出，力掃羣僧。

元通大師厲叱一聲：「妄退者死！」

少林羣僧身形一閃，亂隊復整，又自攻上，拳風掌影，將易天行、徐元平兩人圍在中間。

他兩人雖是勢不兩立的深仇大敵，但此刻的情勢却逼得他們聯手對敵起來。在刹那之間，兩人是敵是友，連他們自己也分不清楚了。

在一側的慧果與宗濤，早已動手相搏了百十招。

慧果正宗少林武功的施展，更激發了宗濤的思路，許多他不甚明瞭的達摩武功眞訣，此刻竟能運用自如起來，拳勢變化，有如譎波詭雲，愈戰愈勇。慧果初動手時取得的優勢，已被宗濤連出奇招，擋了回來，維持個不勝不敗之局，看樣子，兩個人已不是百招內能夠分出勝敗。

元通大師似是已下定了決心，非得把徐元平、易天行等殺死不可，憑仗那綠玉拂杖的積威，一味催迫羣僧全力出手猛攻。八個身披紅衣袈裟的僧侶們，已然全都捲入搏鬥的漩渦，連同元通大師九個人合力圍攻徐元平和易天行等兩人。

少林羣僧中，祇有慧因大師一個人尚未出手。

易天行在羣僧全力圍攻之下，逐漸的呈現疲困，他一臂殘廢，單用一掌拒敵，尚未習慣，搏鬥之間，顧此失彼，常露破綻。

徐元平和他聯手拒敵，不得不兼顧他的安危，常常飛腳發掌解他之危，這一來，使他凌厲反擊之勢大爲減弱。

激戰之中，忽聽元通大師高聲喝道：「慧因師伯，你如不肯戴罪立功，本座以掌門身份，再傳綠玉拂令，命你立時自碎天靈要穴，以抵兩抗綠玉拂令之罪。」霍然向後躍退，高舉起綠玉拂杖。

慧因凝目望着那沿傳數十代積威千百年的綠玉拂杖，神情間大爲激動，顯然，這位道行深遠的高僧，在從命與抗命之間，大感費疑，不知何去何從。

徐元平心知慧因的武功，在眼下羣豪中是最强的一人，他如在綠玉拂令迫逼之下出手，這勉可維持的均勢，立時將被他打破。

回顧羣豪，一個個背手而立，神情之間雖然流露出關心這場激烈之戰，但都無出手相助之意，似是極怕開罪了少林一派。

祇聽慧因長嘆一聲，道：「掌門人如允諾回寺之後，立即召開長老大會，老衲就遵命出手，如若掌門人不允此請，老衲就祇有坐以待綠玉拂杖擊頂了。」言下之意，並無自碎天靈要穴之心。

元通大師略一沉吟，道：「好

吧，本座應你之請，回寺之後，立即召開長老大會。」

慧因道：「老衲敬領綠玉拂令。」目光一轉，低聲喝道：「閃開！」兩個身着紅衣袈裟的和尚應聲閃退兩側，慧因欺身上了一步，一掌拍向易天行的後背。

易天行正封拒當面兩僧攻來的掌勢，對身後擊來一掌，顯然已無法兼顧。

徐元平知慧因掌力雄渾，這一掌如被他印上易天行的後背，非得當場殞命不可，急急一個旋身翻了過來，左掌一揚，接下一擊。

雙掌接實，徐元平人被震得向後退了一步，剛剛調息止血的左臂劍傷重又破裂，鮮血急湧而出。

慧因微微一怔，徐元平已借機掣出了「戮情劍」。

元通大師突然衝過來，綠玉拂杖一揮，點向徐元平的背心；徐元平圈臂一撩，寶刃斜斜向杖上斬去。

慧因沉喝一聲，一指點將過去，一縷凌厲的勁道，劃帶起一股尖嘯風聲。

須知那綠玉拂杖，乃少林寺行使權令的象徵，「戮情劍」乃鋒芒絕世的寶刃，這一劍一杖，如若碰在一起，綠玉拂杖勢必爲寶刃所傷不可；此杖如若傷毀在徐元平的手中，那等於砸了少林寺的招牌，勢將引起羣僧拚命之心。慧因心中所想，不便出口，祇好全力攻出一指，迫使徐元平退避開去。

果然，徐元平識得這一指的厲害，匆匆躍避開去。

凌厲指力急劃而過，同時阻擋了羣僧追襲之勢。

元通大師急急喝道：「慧因師叔，請阻擋住徐元平，別再讓他衝了過來。」隨即綠玉拂杖一緊攻向易天行。顯然的，元通大師已存心各個擊破，先殺了易天行，再全力攻向徐元平。

慧因大師應聲一橫身子，攔住了徐元平。

徐元平「戮情劍」平胸而舉，雙目中神光閃動，冷冷的喝道：「大師乃我徐元平最爲敬重之人，在下不願和大師動手。」

慧因道：「對敵相搏，各憑武功取勝，施主儘管全力出手，老衲縱傷劍下，亦無怨言。」

徐元平劍眉聳動，仰天一陣大笑，道：「想不到名震江湖，號稱領袖武林的少林、武當兩大門派，竟然都是不守信義之人，那就無怪江湖中人勾心鬥角，各極陰毒了。」

這幾句話，字字如箭，射入了天齊道長心中，祇見他一翻手腕，拔出背上長劍，用指彈了一彈，厲聲喝道：「元通道兄，如不肯賞給貧道一個薄面，貧道祇有被迫出手了。」

元通大師聽得心頭一震，一面施展「傳音入密」之術，指示羣僧全力出手，務必在十合之內擊斃易天行，自己又收了綠玉拂杖，急急退下，緩步向天齊道長走了過去，說道：「道兄可是對貧僧說話麼？」

天齊道長道：「貧道面允徐元平兩面作保，代道兄討回『戮情劍』之言，道兄想是聽到了。」

元通大師道：「聽雖聽到一些，但却不大清楚，道兄最好能再說一遍。」

他有意拖延時間，殺了易天行，造成既成之局，天齊道長縱然想出手干涉，也是無從下手了；單餘下一個徐元平，稍後再設法對付他。

忽聽徐元平長嘯一聲，臉色肅然的對慧因說道：「大師既不肯爲弟子留步餘地，也該念到師長不白之死，慧空大師終生被囚的蒙冤之苦……」

慧因低喧了一聲佛號，道：「少林寺掌門人的權威，一向至高無上，綠玉拂杖更是沿傳數十代的權令信物，老衲何敢抗命？」

徐元平長嘆一聲，道：「權令之物，竟有這等威勢，在下出道不久，已見它兩度爲害了……」而後聲音突轉嚴厲，道：「情勢迫我出手，大師勿怪。」揮手一劍「魂斷望鄉台」，劍尖閃了幾閃，幻出三朵劍花，指襲向慧因大師。

慧因大袖一拂，掃出一股暗勁，一擋劍勢，右掌急急拍出一招「金剛舒臂」，想封住徐元平的劍勢。

祇聽徐元平冷肅的說道：「老禪師當心了。」劍勢忽然變了一招「金輪九轉」，但見寒光閃動，劍氣漫天，四面八方蜂湧襲到。

這一招乃徐元平新近悟出的劍招，正是「達摩易筋經」三大絕劍之一，他眼看易天行已成招架不住之勢，心中大爲焦急，一時急怒上衝，不自禁用出絕學。

慧因長袖疾揮，飄飄而退。

祇聽兩聲悶哼，已有兩個身披紅衣袈裟的和尚傷在劍下，鮮血透出那紅衣的袈裟，滴在石地之上。

易天行壓力忽減，精神一振，雙腳連環飛擊，踢中一僧。

徐元平劍勢連變，逼迫羣僧，高聲說道：「諸位師父，弟子和各位大師無怨無仇，少林寺在江湖上的聲譽，一向清高，但良田不無莠草，在下祇望把慧空大師被囚之事揭露出來；至於如何懲治惡徒，那是貴派中內部之事，在下也不便多問。」

羣豪既被他精奇的劍招震懾，又想瞭然上兩代變故內情，果然都

停手不動。

徐元平回顧了易天行一眼，道：「老前輩可否把少林寺近兩代恩怨變故說將出來，以昭大信，免得少林門下諸位師父疑心咱們有意挑撥？」

易天行縱聲長笑道：「咱們是敵是友，連我易某人也有些分不清楚了！」

祇聽「砰」的一聲，慧果和「神丐」宗濤又硬打硬接了一招。

宗濤被震得向後退了兩步，慧果大師也向後退了一步。

徐元平大聲喝道：「兩位老前輩暫請住手，待弄清楚了恩怨是非，再打不遲。」

慧果目光一轉，看羣僧盡皆停下了手，也祇好退到一側。

事實上，宗濤的絕招愈打愈奇，慧果早已失去了制勝之心，再打下去，鹿死誰手，甚難判論。

易天行目光環掃了一週後，說道：「少林寺上兩代的恩怨，在下雖非目見，但却敢保證這是千眞萬確的事……」伸手抓起了金老二的屍體，接道：「元通，你仔細看看，可識得此人麼？」

金老二碰壁而死，半個腦袋都已碎裂，血肉模糊，元通藉機搖搖頭道：「不認識。」

易天行笑道：「可惜他早死了一步，沒有活口和你對質，不過在下還保有一樣東西。」探手入懷，取出一座古銅小佛，高高舉在手中，說道：「諸位師兄，可識得這座小佛麼？」

羣僧目光一掠那金色的小佛，立時臉色大變，目光轉動，投注到元通大師的臉上。

祇聽元通大師冷笑道：「金佛雕像，何奇之有？這算是甚麼證信之物……」一揮綠玉拂杖，接道：「本座再傳綠玉拂令……」

徐元平厲聲喝道：「住口，你如自信是清白之人，何以不待易天行把話說完！」

慧因突然一聳慈眉，道：「那座金色佛像，極似咱們少林寺三座金佛之一……」

元通大師似已亂了方寸，厲聲喝道：「是又怎樣？」

慧因微微一怔，道：「掌門人暫請息怒，一座金色佛像，豈能證實掌門方丈有甚麼大逆不道之行？如若易天行有意栽誣，諒他今日難逃性命之危……」

易天行哈哈大笑，道：「如若在下說的是句句眞實呢……」

羣僧面面相覷，默然不語。

易天行揚了揚金色佛像，道：「這座佛像，乃貴寺中掌門方丈，親手送交金老二，由金老二轉交在下保存……」他目注元通，厲聲喝道：「元通，在下之言，對不對？」

元通大師心中有鬼，目睹易天行嚴厲之色，不禁微微一怔，一時間答不上話。

易天行道：「你既然不敢答應，那是默認此事了。你送金老二這座佛像時，曾經許諾他，祇要憑此佛像，不論何等大事，少林寺都替他擔待下來。」

元通大師眼看衆僧已爲易天行言詞所動，心中縱甚惱怒，也是不便發作。況他生性陰沉，略一沉思，已恢復了鎮靜，便冷冷說道：「金老二何許人物？本座是何等身份，豈肯對他有所承諾？」

易天行笑道：「問題就在這裏了！少林寺掌門之人，是何等受人尊仰？但却把隨身攜帶的金佛，送給一個武林中聲名不著之人……」

元通大師冷冷一笑接道：「江湖之上，有誰不知你易天行僞善行惡，極擅機心，一座金佛何以不可僞造……」目光一掠易天行，接道：「舉出一個死無對證之人，編出一套聳人聽聞之事，這辦法眞是高明得很，用心也夠惡毒了。」

易天行一皺眉頭，道：「一個出家之人，機心這等陰沉，無怪你能主謀大局，連弒兩代師長了。」

他的字字句句，都如利劍一般洞穿了元通大師的心。

但陰沉的元通大師，竟然仍能保持鎮靜之容，淡淡一笑，道：「貧僧本該急傳綠玉拂令，立時置你死地，但你編造的聳人聽聞之言，已使人懷疑，本座索性由你說完謊言，弄個水落石出。」

易天行道：「你當眞是沉得住氣……」一面高舉金佛，一面接道：「目下的關鍵，是這金佛是否僞製了，如若貴寺中人，能夠鑑別出這佛像是貴寺的，不知你還有甚麼話說？」

元通大師道：「少林寺三座金色佛像，現存放在『藏經閣』中，那閣中放置了少林寺七十二種絕技眞訣，以及天下武林人物，人人欲得的『達摩易筋經』，本座確信能進入那『藏經閣』之人，絕不至祇竊取一座金佛。」

易天行道：「唉！你這般的能言善辯，處處避重就輕，看來今日不費上一番口舌，實難使你俯首認罪了……」語音一頓，回目望着慧因大師，接道：「大師乃目下少林一派中僅餘的長老之一，想必見過那三座金佛，你先鑑別一下，此物是否爲少林所有？」一抬手，把金佛投擲向慧因大師。

慧因大師接過金佛，仔細瞧了一陣，臉色大變。

元通大師道：「師伯可看出僞造的破綻了麼？」

慧因大師道：「這個，這

個……據老衲鑑識，這金佛似非偽造。」

元通大師道：「有這等事？拿給本座瞧瞧！」

慧因大師略一猶豫，把手中的金佛遞了過去。

元通大師接過金佛，反來覆去的看了一陣，臉色突然一沉，肅然說道：「果非偽造之物。」

眾僧聽他承認，不知是喜是驚，都不禁為之一呆。

易天行冷笑一聲道：「好一個刁滑險詐之人，可惜你今日遇上我易天行了……」

元通大師臉色一整，目光炯炯，環掃了羣僧一眼，道：「『藏經閣』金佛居然失竊，本座何以一直未得稟報？」

羣僧面面相覷，不知如何答覆。

元通大師緩緩收了金佛，冷厲的說道：「易天行，武林傳言，你在各大門派，以及二谷、三堡之中，全都派有臥底之人，既能神不知鬼不覺的竊取了我們少林寺中金佛，想來偷竊之物，定然不少。」

他言語之間，暗含挑撥之意，想把易天行造成眾矢之的。

徐元平長嘆一聲，說道：「易老前輩，你和他這般相辯，不知要辯到幾時？在下之意，易老前輩請把胸中所知，直說出來，不論少林寺諸位師父信與不信，咱們就算盡了心意。」

易天行道：「這也是個辦法……」微微一頓，接道：「諸位師父都知道慧空大師是貴寺中數百年難得的一位奇才，其實他的才華，何祇突出於貴寺，就整個武林而論，也是三百年來不見古人的一位奇才，上天賦他絕世的才華，但却使他被囚一生，含恨而逝……」

忽聽那青衣老叟冷哼一聲……

那宮裝美婦不容那青衣老叟開口，立時接道：「你哼甚麼？難道你還强得過他不成？」

青衣老叟似是不願和宮裝美婦衝突，立時默然不言。

易天行沉吟了一陣，接道：「二十年前的一個仲秋之夜，貴寺中慧字一輩的掌門人，身罹急症而逝，諸位師父想必還未忘記。」

慧因大師道：「不錯，慧生師弟，圓寂距今，剛好二十寒暑，老衲行脚西域，歸來時剛好八月十六，掌門師弟已氣絕半日之久了。」

易天行道：「慧生大師死於元通暗下的奇毒之上，但慧生死前的迴光反照，發覺了元通下毒之事，曾經大罵元通；當時元通還誤認奇毒失效，師父中毒不深，不敢出言反抗，故而跪地求饒，連連告罪，說是身受七師叔指示，才在茶中下毒……」

慧因大師微微一怔，道：「七師叔……」目光投注到慧果臉上，道：「七師弟，可有這件事麼？」

慧果大師臉色一變，突然合掌說道：「師兄恕罪……」而後緩緩閉上雙目，坐了下去。

元通大師一皺眉頭，厲聲喝道：「師叔如無此事，何以不肯出言相辯？」

他一連叱呼數聲，不聞慧果相應之言。

慧因大師長嘆一聲道：「他已暗用小天星重手法，自震內腑而死，氣絕多時了。」

元通大師呆了一呆，緩步向慧果走了過去。

所有人的目光，都投注在元通的臉上，祇見他一步一步的走到了慧果的身側。

慧因大師突然高喧一聲佛號道：「易天行有意誣傷，掌門人萬勿受愚……」這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和尚，忽然回想到少林寺在武林中的清高聲譽，本門的不幸恨事，豈能當着這麼多武林高手之前揭露出來？

祇見元通大師緩緩舉起了綠玉拂杖，道：「慧因師叔……」

慧因大師合掌欠身，急聲應道：「老衲在，掌門人有何吩咐？」

元通大師臉色慘白，肅然說道：「這綠玉拂杖，已在我們少林寺中傳了二十六代，權高令重，高過掌門，本座敬以權杖賜授師叔……」

慧因大師一怔道：「這個老衲如何敢受？」謙辭之間，元通大師已大步走了過來，沉聲大喝道：「師叔接杖！」一揮手，硬把綠玉拂杖投了過去。

這代表少林一派的權威之杖，受着少林僧侶無比的尊重，羣僧一見綠玉拂杖脫手，齊齊合掌驚叫。

慧因大師一聳慈眉，伸手抓住了綠玉拂杖。

祇聽元通嘆道：「易天行說得不錯，本座確然犯了謀弒師長的大罪，那金佛也是我相贈給金老二的，這其間牽扯了上兩代師長間的恩怨，本座已有詳細記述，現在方丈室雲床之一座木箱內，師叔回寺，憑權杖開啟木箱，當可瞭然諸般詳細經過，本座謀得權位，輕以本寺之寶送人，深覺愧對歷代師祖，實無顏再生人世了……」

慧因大師一個箭步竄了上去，道：「掌門人且慢自輕……」

元通大師圓睜雙目，大聲喝道：「快退開去！」舉手一掌，直向慧因大師前胸推去。

慧因大師側身一讓，元通大師已迅快的揮動右手，猛向自己前胸一按。

羣僧同時大喝，伸手欲救。

祇見元通大師右手一拂前胸，立時收回，但他的「璇璣穴」之上，已多了一把直沒及柄的短劍。

羣僧想不到他袖中早已暗藏兵刃，眼看救援不及，祇好向後退去。

祇見元通大師走近石壁，取出懷中金佛擺好，面佛跪了下去，高聲說道：「弟子身犯大逆不道之罪，願在我佛面前懺悔……」右手一揮，拔出前胸短劍，鮮血激射而出。

慧因大師呆了一呆，道：「收了兩人屍體。」

四個身披紅色袈裟的和尚應聲而上，把慧果大師、元通大師兩人屍體負在背上。

慧因大師緩緩把兩道目光移注在徐元平的臉上，嚴肅的說道：「你替我們少林寺洗刷了兩代含冤，但也傷損了少林寺在江湖數百年的清高聲譽，老衲眞不知該視你作敵作友？」

徐元平淡淡一笑，道：「敵友之分，但憑大師心念……」仰起頭，縱聲大笑一陣，道：「兩椿心願已完其一，再能報得父母之仇，死而何憾。」

這時，南海門中人已然分佈於各處要隘，冷眼旁觀着中原羣豪的一舉一動，看樣子，先待中原羣豪自相殘殺之後，再行出手。

易天行逼死了元通大師，心知已到山窮水盡之境，二谷、三堡中人，似是已難再和他聯手，徐元平又心切父母大仇，不顧目下大局，勢必要和自己拚個生死出來不可，眼下唯一逃生之路，就是出其不意衝入少林寺僧來時的甬道，但那甬道却是南海門下武功最强的梅娘把守，橫看豎看，生機已渺，是以，一語不發，暗中運氣調息，盡量使體力恢復，他已看了目下的環境，多一分力量，就多一分生機。

慧因大師忽然長長嘆息了一聲，拱手對天齊道長道：「道兄，本門中連番不幸之事，道兄是親眼所見了……」

天齊道長道：「貧道深以為憾，未能阻止元通道兄……」

慧因大師接道：「老衲萬念俱灰，不願再多管江湖上是非之爭，要先行告辭一步了。」

天齊道長沉吟了良久，道：「老禪師請。」

慧因大師合掌一禮，道：「由道長主謀大局，當可使干戈化作玉帛。」

天齊道長道：「祇怕貧道無此德能……」突然改以「傳音入密」之術，接道：「南海門分扼各處要道，似是已下定了決心要和中原人物一決勝負，老禪師强欲奪路，祇怕要先和南海門下衝突。」

慧因大師環顧了四週一眼，合掌對梅娘說道：「女施主行個方便，讓老衲等一條去路。」

梅娘仰臉望天，恍如未聞，望也不望慧因大師一眼。

忽聽那紅衣缺腿大漢暴聲喝道：「快退回去……」

徐元平轉頭望去，祇見上官婉倩長髮散披，抱着丁玲，直向石室之中走來。

上官嵩大叫一聲倩兒，急急向外奔去。

那紅衣缺腿大漢怒聲喝道：「站住！」鐵拐一掄，橫裏擊來。

上官嵩閃身一讓，避開拐勢，抽出背上長劍，一招「怒龍攪海」，直刺過去。

那紅衣缺腿大漢不避不閃，鐵拐疾向上撩，硬向上官嵩手中的長劍碰去。

上官嵩的這把長劍乃特製的頭號大劍，重達數十斤，可以兼作鐵棍等使用，自是不肯相讓。

劍拐相觸，響起了一聲金鐵暴震。

上官婉倩似是被那金鐵擊鳴的聲音所驚，嬌軀忽然一顫，停下了脚步。

事實上，上官婉倩已到那劍拐交相攻守的邊緣，祇要再往前走上兩步，不為劍傷，亦將為鐵拐擊中。

祇聽那紅衣缺腿大漢大聲喝道：「好傢伙！」運拐如風，連連反擊。

他的招術奇奧，一連數拐，盡是出人意料之學，迫得上官嵩無法還手。

挾風的鐵拐幾度掠着上官婉倩的面前掃過，看得人大為擔心。

形勢迫得上官嵩不得不向後敗退，以便引開對手的拐勢，使愛女脫離了險境。

豈知那紅衣缺腿大漢，一見上官嵩敗退下去，竟然一收拐勢，不肯追趕。

原來南海門中之人雖然各據要隘，但却擺成了一座陣式，各人都有一定的範圍，一旦動起手來，可以相互接應。那紅衣缺腿大漢一見上官嵩退出了自己守衛的範圍，就不再追襲。

徐元平兩道目光一直投注在上官婉倩和丁玲的身上，心中想着二女相待自己的情感，愈想愈覺不是味道，但感胸中熱血沸騰，突然大聲喝道：「易天行……」

這三個字呼叫之聲，甚是宏亮，響徹石室，回音震耳。

易天行微微一怔，道：「甚麼事？」

徐元平道：「在下有一事相詢，不知肯否見告？」

易天行道：「徐世兄請問！」

徐元平道：「丁玲姑娘傷在你的手中，不知你用的甚麼手法？有沒有救？」

易天行道：「隔空點穴手法！有沒有救，那得在下查看一下才能明白。」

徐元平道：「你能多救活一條人命，也可減去你幾分罪孽。」

易天行微微一笑，道：「在下今日縱然連行百善，那也不過是我一生中有限的幾件，難抵我積惡萬一了。」

徐元平道：「你如當眞能救活丁玲，咱們之間的恩怨，當眞是越來越複雜了！」

易天行目光投注在上官婉倩的臉上，緩緩說道：「眼下的情勢，得設法先讓她們進入室中……」

徐元平道：「在下迎接她們進來。」大步走了過去，拱手對那紅衣缺腿大漢說道：「這兩位姑娘，一死一傷，已毫無抗拒之能，大丈夫不傷婦女孺子，有勞大駕高抬貴手，放她們兩位進來。」

那紅衣缺腿大漢雖然生性暴躁，但他乃自鳴英雄人物，聽得徐元平這麼一說，不禁微微一怔，沉吟了一陣，道：「好吧！放她們進來可以，但在下却不能再放她們出去。」

徐元平道：「就此一言爲定，離此之時，在下當護送她們出去。」

紅衣缺腿大漢身子一閃，讓開一條路來。

徐元平急行兩步，抱拳說道：「上官姑娘。」

上官婉倩茫然一笑，不動不言。

徐元平一皺眉頭，忖道：此人有如着了瘋魔，看來絕難和她說得清楚，衆目睽睽之下，勢又不能動手推她……正感爲難之際，上官嵩突然大步衝了過來，低沉的喝道：「倩兒，倩兒，你怎麼了？」拉着上官婉倩一隻手腕，向前行去。

上官婉倩對父親似示不識，淡然一笑，隨着上官嵩向前走去。

鬼王丁高急步衝來，接過上官婉倩懷抱中的女兒。

徐元平道：「老前輩請把令嬡交給易天行瞧瞧，能否有救？」

丁高口中不言，但人却不自主的向易天行走了過去。

易天行雙目神凝，盯注在丁玲的臉上瞧了一陣，摸摸她左腕脈息，說道：「沒有救了……」微微一頓，接道：「不過，丁姑娘之死，絕非在下所害……」

鬼王丁高怒聲說道：「我親眼看到你殺害了我的女兒，還要謊言狡辯！」

易天行道：「丁兄深諳武事，當知隔空打穴手法，不至一舉而傷令嬡之命。」

徐元平道：「既是無救，那也罷了……」

那久未接言的紫衣少女突然插口說道：「她內服劇毒，外受重傷，生機早絕，易天行隔空打穴手法，祇不過促使她早死一步而已；眼下如有藥物先解她內腑之毒，或可有一線生機……」

徐元平雙目一閃，道：「易天行，丁姑娘的劇毒，可是你下的麼？」

易天行道：「不錯，但解毒並非難事，難在解毒之後的療救之法！」

徐元平道：「你先替她解了內腑之毒，再想救她之策。」

祇聽慧因大師高喧一聲佛號，道：「女施主執意不肯讓路，貧僧祇有硬闖了。」

接着，便是一陣兵刃掌風相擊之聲。

徐元平一心關懷着丁玲的傷勢，頭也不回，大聲道：「易天行，我說的話你可曾聽到了麼？」

易天行微微一笑道：「聽得清清楚楚。」

徐元平厲聲道：「丁姑娘內腑之毒，乃是你所下的！外傷亦是你以隔空打穴的手法所傷，你都不能救她，誰能救她？」

易天行道：「姑妄一試，未爲不可，是成是敗，却是難以預料。」

徐元平道：「你祇要眞的盡心一試，我已十分感激了。」

易天行突地笑容一斂，道：「我與你積怨難解，勢難兩立，是以你切切不可感激我，我對你祇有寃仇而無恩情，這一點你可要記清楚了！」

徐元平呆了一呆，突然長長嘆息了一聲，默然不語。

祇見易天行臉色凝重，把住丁玲的脈息。

徐元平雙目凝注着易天行的手勢，也不知四面的戰局，此刻已發展到甚麼局勢。

突聽易天行微喟，長身而起，霍然轉過頭去，目光直視着楊文堯。

楊文堯臉色一變，道：「你看我作甚麼？」

易天行恍然一笑道：「兄弟爲何看你，楊兄難道還不知道嗎？」

楊文堯臉上忽青忽白，內心中彷彿交戰甚劇。

徐元平心中大奇，說道：「你兩人到底在打甚麼啞謎？」

易天行微微一笑道：「沒有甚麼！在下祇是看楊兄一眼而已。」

楊文堯胸膛起伏，忽然大喝一聲，道：「易天行，楊某用不着你討好賣乖，就是說出來又有何妨？」

易天行大笑道：「楊兄如要說出，在下亦不阻攔！」他此刻手臂雖已殘廢，大勢更已將去，但神態之間，仍不失一代梟雄的風姿。

楊文堯神情一怔，祇見上官嵩、徐元平、易天行等所有的目光俱在凝注着自己，忍不住大聲道：「說就說！這丁姑娘早已被我暗中施了手腳，縱然易天行未曾傷她，她也活不長的！」

徐元平劍眉一喝，大喝道：「原來是你！」腳步一頓，向楊文堯衝了過去。

易天行一掌攔住了他，道：「徐兄且慢，常言道解鈴還需繫鈴人，徐兄若要救丁姑娘之命，還得楊兄出手相救才行！」

徐元平驀地停住腳步，目光凜然望向楊文堯，眉宇間滿含殺氣。

楊文堯乾咳一聲，道：「易天行，不用你說，我也要救丁姑娘的！」緩步走向丁玲。要知此刻人人俱對徐元平起了一種畏懼之心，誰也不敢單獨和他動手。

突聽久未言語的紫衣少女，輕叱一聲，道：「且慢！」

楊文堯微微一怔道：「甚麼事？」

紫衣少女冷冷道：「你們誰也不能救她……」

徐元平臉色大變，厲聲道：「爲甚麼？」

紫衣少女道：「你們此刻縱能解除她身中的劇毒，也救不活她的性命！」

徐元平道：「先解她服下之毒，再想辦法。」

紫衣少女冷笑一聲，道：「再想甚麼辦法？你此刻若不先解開她身中之毒，我還可設法保全她美麗的屍身，否則，哼！這一具美人的身子，立刻就要化做腐肉白骨了。」

徐元平呆了半晌，黯然道：「難道眞的已無法可施了麼？」

紫衣少女緩緩道：「辦法自然有的……」

徐元平大聲問道：「甚麼辦法？」

紫衣少女輕嘆一聲，道：「除非有人能將我爹、娘拉到一起，合他們兩位老人家之力，便可救活丁姑娘的性命！」

徐元平望了那青衣老叟和宮裝美婦一眼，道：「此事當眞麼？」

祇聽那紫衣少女長長嘆息一聲，道：「你不用多費心了，我爹、娘如若不肯合作，你縱然能求得到千年靈芝，萬年人參，也是無法救得活她的；須知她此刻生機全失，內臟肌肉都已經失了效能，除了用藥物之外，必得有一種神奇能力，促使她內臟機能恢復，才有復活之望。」

徐元平望了那青衣老叟，又望望那宮裝美婦，兩道眼神注在丁玲的臉上，默然不語。

這一瞬時光中，他內心業已千迴百轉，報仇與救人，他必須作一個抉擇。

祇聽沉重的喘息之聲傳了過來，轉頭望去，祇見慧因大師和梅娘正以上乘內功相搏，一個白髮蕭蕭的老僧，一個年登古稀的老嫗，兩人皺紋堆積的臉上，汗水如雨。

石室中鴉雀無聲，沉默中潛伏着無比的緊張。

徐元平突然重重咳嗽一聲，打破了沉寂，對易天行說道：「世人都說你陰險刻毒，積惡如山，但我却親眼看到你做了幾樁好事，不失英雄氣度……」

易天行微微一笑，接道：「過獎，過獎！」

徐元平緩緩把目光投注那青衣老叟的身上，說道：「老前輩處心積慮，築建這座孤獨之墓，借那『戮情劍』的傳說，編造出一套動人的謊言，造成了中原武林同道間的相互仇殺，實叫人難以明白你用心何在？」

青衣老叟冷然一笑道：「老夫要借這孤獨之墓，一舉盡殲貪名求利之人……」

徐元平厲聲接道：「你建這孤獨之墓引來天下高手，好讓武林道上人人知你之能，難道不是貪名？」

那青衣老叟怒道：「當今之世，從無人敢對老夫這般說話，你的膽子不小！」

徐元平道：「你不過是因爲情場、武功，兩皆敗於慧空大師手中，因此遷怒於整個中原武林，想借這孤獨之墓的創設，一網打盡中原武林的高手，既可揚名於世，傳誦百代，亦可挽回過去敗於慧空手中的顏面……」

青衣老叟臉色大變，道：「是又怎樣？」

徐元平道：「那你的居心，比起易天行更是狠毒百倍了！」

忽聽「蓬」的一聲，慧因大師和梅娘同時摔倒在地上。

原來兩人互以內功相搏，半斤八兩，難分強弱，鬥到同時力盡，各受重傷，不支而倒。

徐元平突然仰臉長嘯一聲，高聲說道：「又一幕害於盛名之爭的慘局……」

祇聽梵音繞耳，羣僧齊齊對慧因拜了下來，口中誦吟不絕，想是唸的經文。慈和的誦吟聲中，隱隱蘊含深沉的傷痛；顯然的，這些少林寺中的高手，內心之中充滿了悲苦。

（未完・六十一）

上文提要：司馬二郎帶着馬老八去雲夢欲謝齊大妹子當年恩，不料冷月嬌也帶着冷咪紅前來，冷咪紅想要帶回兩隻猴子玩，冷月嬌便命令馬老八跟她回去……司馬二郎與冷咪紅比武功全勝，冷月嬌從他的手法上知道他是司馬龍的傳人，二人比武，冷月嬌第一次敗了……齊大妹子告訴司馬二郎的爹是獨孤無名……獨孤二郎帶領手下去攔截販賣美女的車輛……



新派武林傳奇故事／辛棄疾・文　可飛・圖

武林情未了

齊大妹子方免難　知恩圖報下江南

左宗仁道：「提到銀子好辦事，當家的，你開個價吧！」

「十萬兩銀子。」

「十……萬……兩呀！」

「一個鏰子兒也不能少。」

左宗仁道：「你這不是殺人，簡直是在剝人的皮呀！」

「不給銀子也好辦，把兩輛大車留下來。」

左宗仁也火大了：「好小子，我是官你是盜，盜見官要撒腿逃，怎麼的，我送你一頂帽子戴，你他娘的猴兒跳起加官了。」

獨孤二郎道：「最好是手底下見眞章。」

左宗仁忽的大吼一聲：「兄弟們，殺呀！」

他心中明白，自己必然殺不過這小子，那麼，何妨來上一個羣殺。

果然，守護在車前的六十名官兵擧刀殺過來了。

這一邊，荒林中也有了回應，一百多嘍兵們大聲喊：「殺呀！」

祇不過嘍兵們衝到路邊祇叫喊，並不往官兵們殺上去，這是獨孤二郎的交代。

獨孤二郎像一頭凶殘的小花豹一般，飛舞着他的二尺寶刀迎上去了。

衆官兵揮刀砍，獨孤二郎舞起一片光焰來，碎芒濺飛中，那些官兵怎是他對手，早被他另一手打得紛紛往外撞去，隨之就聽哎呀聲傳來，地上倒了三十多人。

獨孤二郎不用刀殺人，他以刀攔刀，另一手就不客氣了，他的掌拳比鐵鎚還厲害。

他巴掌能拍碎石頭，人又怎比石頭硬。

「殺！」左宗仁也出刀了。

獨孤二郎冷冷笑：「你早該出刀了。」

祇見他以佛抄手絕技，反臂抓住了左宗仁的握刀手腕，左宗仁暴出一腿踢一半，全身已無力氣的哎呀一聲叫：「你鬆手，哎呀！」

左宗仁的右腕骨碎了，刀也掉了，獨孤二郎的刀却比劃在左宗仁的脖子上。

「王八蛋，明年今日是你的忌辰。」

「等等。」

「等？陰曹地府去等吧！」

左宗仁道：「兩輛大車是你的了，行不行？」

獨孤二郎收刀了，他也吃吃的笑了。

「就憑你們這些呀，不敵我一馬掃，叫他們放下刀，齊步一二一的走回去，那一個不聽就挨刀。」

左宗仁道：「請問你的大名是……」

「我行不改名坐不改姓，獨孤二郎就是我，記清楚了，我叫獨孤二郎，有辦法，回去再找高手來，祇不過來人要多帶銀子，沒有銀子就死。」

左宗仁大聲叫：「放下刀，咱們回三江衙門了。」

他這麼一聲吼叫，便是兩個趕大車的也跳下了車，奔跑起來了。

「殺，殺！」衆嘍兵們還在大聲喊瘋狂吼叫，獨孤二郎搖搖手：「別叫了，大車押上山。」

於是，霍長山五人過來了。

「哎呀，頭兒呀，這一回弄得眞不少，兩大車姑娘是咱們的了，賣大錢呀！」

獨孤二郎心想：「不能叫姑娘上山崗，到了山上會有麻煩。」

心念間，他對霍長山六人道：「賣甚麼，我是在救人，救她們的人回家去呀。」

李度山道：「强盗沒有慈悲心。」

獨孤二郎道：「誰說的，强盗也是人，人心都是肉做的，慈悲慈悲也不錯。」

他忽然一聲叫：「攔住官兵們。」

霍長山幾人齊出手，率領一百多嘍兵把要逃的官兵們攔住了。

左宗仁痛得掉眼淚，又見被嘍兵攔住，急得大叫：「咱們不要姑娘了，怎麼還要攔我們。」

獨孤二郎道：「姑娘們也可憐，每人送她們幾個銀子當盤纏，這些銀子你們出，是你們黑心把她們弄來的。」

他忽的一聲喊：「嘍囉們，一個一個的搜過身子再放人，銀子搜光別殺人吶。」

獨孤二郎不願殺人，這好像是天性，也是遺傳。

獨孤無名乃頂尖殺手，但一般人物他從不出劍。

現在，官兵們的刀已丟失，手無寸鐵，嘍兵們厲害了，手上砍刀盡在官兵們的面前虛砍，嚇得官兵們縮脖子，伸開雙臂叫搜身。

官兵來了一百二十人，每人腰中不多銀，十兩二十兩還有，全部搜出來了。

這一搜搜出近兩千兩銀子，全是官兵們的出差費。

看着垂頭喪氣走去的官兵，獨孤二郎走到兩輛大車邊，他叫人快把車帘兒打開來。

眞的拴得牢，車帘下方上了鎖，沒有人打得開。

獨孤二郎走上前，一把就把鎖頭扭開來，兩輛大車上，一共十個美姑娘，長的模樣巧又俏、白又嫩，眼睛大大的受了驚嚇在哆嗦。

其中怎麼還有個徐娘半老的中年女人在裡面。

獨孤二郎看得一瞪眼，還有人喜歡老女人呀，他指着中年女人道：「你也是美女呀！」

忽聽一位姑娘哭道：「她是三江府衙派的管理我們的女媒婆，就是她到俺家半花銀子半帶搶的把我們押來的。」

立刻間有了連鎖反應，祇聽又有幾個姑娘的控訴，那中年女人道：「你們要有良心吶，我一路上侍候你們。」

「滾下來！」獨孤二郎叱道：「你他娘的躲在車上當姑娘呀！」

中年女人提了個包袱跳下車：「你別殺我！」

獨孤二郎道：「把包袱放下你走吧！」

中年女人道：「好，好，包袱我送你了。」她雙手托着包袱往獨孤二郎送過去，獨孤二郎伸手接，猛古丁一道銀芒自包袱下方往獨孤二郎的肚子上戳過去，那眞的是要命一刀，祇可惜戳的是獨孤二郎。

獨孤二郎覺出肚皮一緊，他上身不動吸肚皮，肚皮吸得幾乎貼在背脊上。

就這麼一點點距離，已足夠他自救了。

獨孤二郎左手下拍，右拳疾搗，搗在中年女人的臉盤上，「噗」的一聲，搗得中年女人鼻子不見了，鮮血標濺中她拔身三丈高下，可是手中仍然提着她的包袱不鬆手。

獨孤二郎騰起直追，口中大叫：「不放包袱你走不了！」叫着，他祇三個起落，已越過了中年女人攔住去路。

中年女人十七刀一口氣轟上去，獨孤二郎頭不偏身不搖，忽的一把扣緊女人的手，那碎骨之聲響起來，女人也立刻像冬天寒鴉叫的聲音般大聲尖叫，刀也掉了。

「給你喲，小鱉娃兒呀！」

遠處傳來左宗仁的大叫聲：「別殺她呀，我可憐的石豆豆喲！」

獨孤二郎道：「早給不就沒事了？快走吧，你的丈夫在呼叫你了。」

「他不是我丈夫。」

「那他爲甚麼那麼關心你？」

「她是我姘夫，哎唷，疼死我也！」鼻子碎手骨裂，這位石豆豆罪受大了，她奔跑帶跳的好不淒慘。

眼看着官兵們逃遠了，石豆豆也不見了，霍長山幾人奔上前，笑道：「當家的，打開包袱看一看。」

獨孤二郎道：「你打開！」

於是，連受傷的王天笑也圍上來看，霍長山把包袱打開來，嘩，黃澄澄的盡是金首飾，有項鍊、有戒指、有金鐲、有耳環，掂一掂總有個五六斤那麼重，還有一個花名冊是摺子的。

毛六大叫：「發財了！」

尹七笑得拍手叫：「妙吔！」

獨孤二郎道：「都過來，咱們見見十位大姑娘。」

嘍兵們兩邊站，大車停在路中間，獨孤二郎與霍長山七人走過去，姑娘們有的嚇哭了。

獨孤二郎道：「別怕別怕，我送你們每人十兩銀子當盤纏，回家鄉。」

李度山道：「五兩銀子就夠了。」

「十兩。」獨孤二郎道：「馬上給。」

他現在眞正成了山大王，誰敢不聽呀！

於是，每個女人發了十兩銀子，獨孤二郎道：「這大車也送你們了，你們誰會拉大車？」

果然有兩個姑娘跳到車前方，十個姑娘忘了道一聲謝，抖起韁繩轉車頭，打馬疾馳而去！

獨孤二郎看看那包金首飾，他撿了大個的拿了三件，還當衆對大伙道：「人家送的消息，我才決心動手搶，當然要送兩件給人家，你們大伙說，對不對？」

「對！」叫聲眞整齊，沒有一個反對的。

獨孤二郎道：「我這就回轉雲夢去了，叫那個要猴的跟我走！」

霍長山大叫：「馬老八！」

獨孤二郎道：「不叫馬老八，叫另外那一個。」

他笑笑，又道：「跟我在一起，機會要均等，勞逸要平均！」

霍長山又叫：「杜一虎，娘的，杜一虎死到那兒了！」

「哎！」杜一虎奔過來了：「幹甚麼的？」

杜一虎是桐柏山人，一口山區話！

霍長山道：「快帶着你的猴兒跟當家的去雲夢，你小子一路上小心侍候，有甚麼差池，我剝你的皮！」

杜一虎道：「行，行，分過銀子我再走！」

霍長山叱道：「先去，少不了你的一份！」

獨孤二郎道：「把金銀分給大伙，你們每人分兩份！」

霍長山道：「頭兒呀，你自己分多少？」

獨孤二郎道：「我一文不要！」

「萬歲！」所有的嘍兵大聲叫，叫得獨孤二郎有那麼一點飄飄然起來了！

他忽然大聲吼：「聽着，不許在山寨賭錢了，那一個贏銀子，我殺那一個！」

霍長山道：「當家的，兄弟們山上多枯躁呀，消遣一下也無妨！」

獨孤二郎道：「白天給我舞刀槍，夜來早睡覺，崗哨要多派，小心官兵再找來！」

霍長山幾人也點頭，心中眞怕大批官兵來剿他們。

獨孤二郎交代完事，杜一虎也拉了猴子過來了。

「當家的，下山吧，多天未進城了，今天我杜一虎是禿子跟着月亮走，沾了你的光了！」

獨孤二郎冲着兄弟們一抱拳：「再見了！」

「當家的一路平安吶！」又是不約而同一聲吼，吼得獨孤二郎心口熱呼呼。

* * *

獨孤二郎下山崗，表面上看，他是快樂的，但他內心中可眞的苦！

獨孤二郎心中想着他的家，他的爹他的媽，還有個哥哥不知長得甚麼樣？

耍猴的杜一虎跟在獨孤二郎身後面，那眞的是一步一趨貼得近！

「當家的，你的功夫眞神吶！」

獨孤二郎道：「我吃苦的時候你沒見過！」

杜一虎道：「你如今人上人了嘛！」

獨孤二郎道：「我人上人了，可是我的家早已完蛋了，一家人不知生死何處，我苦啊！」

杜一虎怎知這一段，他笑笑道：「頭兒你的本事大，早晚找到自家人，找到以後上山寨，我杜一虎侍候頭兒一家人！」

獨孤二郎苦笑了。

這二人走過武勝關，進入三江界，又奔行一百二十里，才進入雲夢城！

就在北關大街上，獨孤二郎對杜一虎道：「你在街邊拉場子，我去酒館找恩人，我的恩人是老闆娘，等一等你也進去喝酒！」

杜一虎一聽笑了：「當家的，你去吧，我在街邊拉場子逗一逗城中有錢人，哈……」

獨孤二郎轉身走入齊家酒館，伙計小朱與另一伙計迎上前來。

獨孤二郎道：「我的大嬸呢？」

小朱笑笑道：「去洞庭了，已經去三天半了！」

「她去洞庭幹甚麼？」

小朱道：「還不就是做生意！」

獨孤二郎道：「跑那麼遠做生意呀，甚麼時候能回來？」

小朱道：「不知道。」

獨孤二郎道：「有誰保護大嬸前往，聽人說，南邊水上賊多，她是女人！」

小朱一笑，道：「咱們老闆娘也會玩刀！」

獨孤二郎道：「那不行，她終究是個女人！」

小朱道：「少公子，你的意思是……」

「我去迎接她呀，怎麼去法？」

「坐小船去洞庭。」

獨孤二郎轉身就走，走到門口大聲叫：「杜一虎！」

「哎，當家的。」

杜一虎還正在敲銅鑼，一聽當家的叫他，以為要喝酒了，忙奔過來。

「當家的，幹甚麼呀！」

「走，坐船上洞庭湖！」

「去那麼遠呀！」

「嫌遠你回猴兒坡，我一人去！」

「不遠，不遠，跟着當家的，天邊也不遠，走，咱們去洞庭！」

小朱追來了：「少爺呀，喝酒啦！」

獨孤二郎道：「伙計呀，你包些滷味吧，葱油餅包上十幾張，咱們路上餓了吃！」

「行，少爺你等着，小朱去包來。」

獨孤二郎對杜一虎道：「杜一虎，咱們去河邊僱條船，咱們一路下洞庭湖。」

杜一虎笑笑道：「當家的，你是頭兒呀，你說砸着就砸着，我遵行！」

「喂，要猴的，怎麼不來要猴啦！」

有觀衆在呼叫，杜一虎笑應了：「各位散場啦，咱們要趕路南下洞庭湖了！」

他這麼一說，嘩的一下子人們全散了。

小朱果然包了一大包吃的送過來，獨孤二郎道：「多少錢你算算！」

小朱一笑：「別算了，咱們老闆娘不會向你要分文的，就怕你不來。」

獨孤二郎道：「大嬸對我好，我知道，以後我有回報！」

他對杜一虎又道：「走，我們去河邊找船去！」

杜一虎肩上扛了兩隻猴子，提了一包吃的，便哈哈笑着跟上去了。

獨孤二郎這是爲了向齊大妹子報恩呀，他這一回還眞的來對了，因爲……

因爲齊大妹子差一點死掉！

齊大妹子如果死了，眞正傷心的不是丘文山，獨孤二郎才眞的傷心。

三江地面河道多，走路沒有乘船快。

齊大妹子乘的小船更快，因爲放船的伙計她都認識，這中間有兩個還是她組織中的人員。

齊大妹子坐船，當然要坐自己人的船，吃飯睡覺也安心，祇因爲有幾處江面有水賊。

船過漢川入長江，江上一片好風光，齊大妹子船頭看，心中樂，臉上笑，祇差未曾拍巴掌。

齊大妹子幾乎樂歪了，祇因爲她太高興了，普天下何人敢走入君山風月宮伸手要銀子呀！

她齊大妹子就是前往要銀子的人。

齊大妹子幾乎是：「叫化子拾黃金……樂不可支了」！

快船上齊大妹子吃得飽睡得着，三天不到船靠岸，她跳下了船，拍拍衣裳對船上的人笑笑道：「候着，等弄了銀子回來，你們大家都有賞！」

兩個自家人也上岸了，其中一人道：「老闆娘，我二人保駕怎麼樣！」

「保甚麼駕？」

「風月宮是虎豹之地呀，她們殺人很平常！」

「我又不是去打架，我是去賣消息呀！」

「老闆娘，風月宮的女人不正常，一個不小心就會遭殃，她們手段殘忍吶！」

齊大妹子叱道：「你們去了也幫不上忙！」

她回身走得眞輕鬆，擺動柳腰走着走着去遠了。

* * *

現在，該說一說這風月宮是個甚麼樣了！

要說風月宮，先說那位於洞庭東北方的君山，這君山非大山，但當晴空萬里湖上無煙雲的時候，站在君山頂往東看，岳陽樓就在湖東十里處。

風月宮則是坐北朝南的在君山下！

先是一片柳綠翠竹桃花園，一道一道的花牆似波浪，有幾處開了小魚塘，養的可是大錦鯉，每一條都有五六斤重在水中成羣排隊游！

有兩道大圓門，正中央刻的是金字：「風月宮」！

這個地方最妙的是水中看月亮，那月亮祇一出來，湖中就反映，有一處似樓又似亭子的共兩座，人在上面喝着酒，吃着菜，低頭湖面看月舞，妙呀！

這兩座亭台有名字，一曰「風亭」，一曰「月亭」，擺明了是冷風香與冷月嬌二人的名字，但風月宮的人們却認爲這兩座亭台是「姐妹亭」！

有花圃延伸一大片，想直接走到前面幾座大廳上也不容易，因爲花圃有陣圖，走不好走上半天轉不出來。

此刻，齊大妹子來了。

齊大妹子站在一片竹林外，還看着前面的大圓門，她可也尖聲呼叫了。

「喂，有人嗎？」

齊大妹子叫了三聲，忽然身後有回音：「你這女人是幹甚麼的！」

猛回身嚇一跳，怎麼身後站了兩個姑娘自己還不知道，這要是人家舉刀殺，自己老命沒有了。

齊大妹子忙笑笑，道：「我是雲夢來的，有消息送來，也是兩位宮主的交代，一有消息，立刻來了！」

兩個女子彼此一看，齊大妹子忙又道：「二位姑娘，進去一問就明白了！」

一個身穿黃衣的女子道：「等着，我進宮中去稟報，不許亂跑！」

「是，是，我在這兒不亂跑！」

兩個女子去一個，另外一個冷厲的盯着齊大妹子，閉着嘴巴還冷笑。

齊大妹子心想：「風月宮的女人都是一個樣，她們已失去人味了！」

就在這時候，忽見一個十二三歲的女子跳着蹦着過來了，這女子見了齊大妹子，她眨動美眸道：「喂，你是來找人的吧，找誰？」

不料一邊的姑娘道：「咪白，別同不相干的人說話，外面盡是壞人！」

齊大妹子道：「我是好人吶！」

那姑娘叱道：「誰同你說話呀，多口！」

齊大妹子心中着實不舒服，那叫咪白的少女道：「我才不怕壞人，我專門打壞人！」

她走近齊大妹子，叱道：「你是壞人嗎？」

齊大妹子道：「沒有人承認自己是壞人，祇不過我齊大妹子是個大大的好人！」

冷咪白道：「你有甚麼證明你是好人？」

齊大妹子道：「我是來爲風月宮服務來的，我當然也是好人了！」

冷咪白道：「你也給我娘服務呀！」

「你娘是那一位呀！」

「我娘是大宮主呀，你連我娘也不認識！」

「認識，我就是來拜見大宮主的。」

齊大妹子心中直冷笑，面前這個很美的少女，她絕不會是風月宮之冷風香生的，不知在甚麼地方抱人家的女兒，養大了變成她的了！

齊大妹子也想到了冷月嬌，冷月嬌身邊也有個很美的少女，曾在她酒鋪前與獨孤二郎比過武！

眼前這個少女也美，她也必然練了冷風香的武功，這兩個少女不好惹，說話得多多拍馬屁！

心念間，齊大妹子道：「小姐長得眞漂亮！」

「我娘才漂亮。」

齊大妹子怔住了，她如果說冷風香沒有她漂亮，她就會倒楣，她如果同意少女的話，一邊的女子在冷笑。

齊大妹子不知如何的回應，她是機智很高的女人，不開口了，祇是笑笑。

就在這時候，祇見前去報告的姑娘飛一般的過來了，齊大妹子指着來的姑娘，對冷咪白道：「小姐呀，我要去見你娘了！」

「我帶你去。」

回來的姑娘見了冷咪白也施禮，她甚麼話也不說了，這二人跟在齊大妹子身後走，走入了花叢中。

前面冷咪白走得快，還回頭叫：「快走！」

齊大妹子一笑，道：「我快跑了！」

有個姑娘在喝叱：「你少左顧右盼看甚麼！」

齊大妹子不看了，她心中明白，風月宮的規矩很嚴酷，招惹不得的。

她已眞眞實實的踏上了風月宮禁地，稍有不愼，死得必慘！

齊大妹子心中緊張，覺得這兒處處充滿了殺機，如果不是此地外

貌粉飾得花團錦簇，風光明媚，鳥語花香，人們誰不以爲這兒祥和呀，但住在此地的人又是甚麼樣？她們每個人好像外界的人都該死，都欠她們似的，恨之入骨非宰人難消她們心中之恨。

似這樣的地方，憑誰也得處處小心，步步謹愼！

穿過一個花塘，滿塘荷花開得艷，天鵝黑白各六隻，站在池邊一齊看過來，見了生人牠們不逃，冷咪白一來都下水中了！

有一道花徑很直，直到三十丈外的花廳下，那是幾座雕樑畫棟的大廳，北方的牡丹花開了一大片，大廳廊上站了四名持刀女子，那身打扮之俏，好像要舞蹈了！

她們見冷咪白奔來，一齊彎腰施禮。

「我娘人呢？」

「在廳內，小宮主！」

陪來的二女也站在齊大妹子身邊，就聽冷咪白大聲的道：「娘！」

「哈……我的女兒呀，功練完了嗎？」

「練完了，青萍渡水能步不落水了！」

「好，有進步，等到十二步足不沾水，你的輕功已足可以傲視江湖了！」

「女兒聽娘的話，一定會爲娘爭氣！」

「來，坐在娘這兒，叫娘摸摸妳的天地穴，是不是又見擴大了！」

這話聽得廳外齊大妹子吃一驚！

齊大妹子又怕這少女把她忘在一邊，不由得乾乾的「咳」了一聲！

「甚麼人！」花廳上傳來冷叱聲，聲音未落，一團白影如飛疾掠，已到了齊大妹子面前來。

齊大妹子一見是風月宮主冷風香，立刻彎腰施禮，滿臉尊敬的笑道：「雲夢齊大妹子前來給宮主請安了！」

隨後出來的冷咪白笑了：「娘，我忘了，是我把她帶過百花陣的！」

冷風香立刻對冷咪白道：「以後不可把外人直接帶進來！」

她冷厲的看看幾個女子，看得幾個女子低下頭。

「把她的雙目幪起來，跟我來！」

兩個姑娘上去，一根絹帶把齊大妹子的雙目幪起來，另一女子抓緊了齊大妹子，叱道：「小心，過來！」

齊大妹子不反抗，她閉上雙目任人擺佈，直到足足走了三里遠，她被幪的雙目一亮才把眼睜開！

只見這兒是水邊，有一座風涼小亭，那冷風香已坐在亭內的石桌邊了！

冷風香指着石桌另一邊，對齊大妹子道：「你從雲夢來，必有要事，坐下來！」

齊大妹子一笑，道：「冷宮主呀，咱們開酒館的人站慣了！」

「這兒是觀景亭，不是你的酒館，坐！」

齊大妹子再施禮，道：「好，我坐！」

齊大妹子剛坐下，點心茶水送來了，風月宮的人動作快、效率高，八名女婢站亭外，一個個面朝外！

冷月香臉無表情的指指石桌上點心，道：「吃吧，喝一點，你遠道而來沒甚麼招待的！」

齊大妹子道：「風月宮的點心，別說吃，只一看就叫人垂涎，冷宮主，我走時候帶在路上吃，現在先把事情報告你知道！」

「說吧，甚麼……」

笑笑，齊大妹子道：「十分重要，而且也是冷宮主一心想知道的，已有六年之久了吧！」

「那兩個小子？」

「哈……」齊大妹子笑了！

「在那兒？」

「冷宮主，我是有了消息跑斷了腿，熱誠的爲冷宮主在辦這件事，算一算動用人員上百人，數一數時間用去好幾年，這……」

「你要銀子？」

「冷宮主，你大方！」

「多少，你開口！」

「不多了，五千兩！」

冷風香眸芒有凶焰，她冷笑，但還是點點頭，道：「我大概只有把五千兩銀子交在你手上，你才會詳加說出那兩個小子的下落了！」

齊大妹子道：「不是兩個，是一個！」

「一個？他們是孿生兄弟，應是兩個！」

齊大妹子道：「他們是孿生兄弟，但他們並非在一起長大，各有各的遭遇，今能發現一人，已是不容易了！」

冷風香道：「一個你索五千兩？」

齊大妹子道：「若是兩個，我索價一萬兩，冷宮主，我想咱們快找到另一個了！」

冷風香的雙目一亮，道：「好，你繼續出力，我是不會少給的！」

她轉而對身邊的姑娘道：「銀庫取五千兩銀票來！」

那姑娘飛一般的去了！

齊大妹子的心中像有了一根發條一樣轉動起來，至少她自己聽到自己的心跳聲，雖不像小鹿一般撞個不停，可也覺得心快跳出來了！

冷風香道：「現在，你可以說

了吧！」

齊大妹子道：「是，宮主！」她左右看看，又道：「請問，二宮主她人呢？」

冷風香道：「我在問你那小子的事！」

齊大妹子道：「也與二宮主有關！」

冷風香道：「怎麼說？」

齊大妹子道：「二宮主已見過了，而且……」

她不說下去了，銀子尚未到手，她不能說，說了萬一她不認帳，自己怎麼辦？

冷風香道：「既然已見過，你來幹甚麼？」

齊大妹子一笑，道：「可是冷宮主呀，二宮主見過的人多了，她會知道是那一個？」

「那一個？」

笑了，齊大妹子到了這個節骨眼，她是抱定了不見兔子不撒鷹！

齊大妹子只笑不開口，她甚至點心也不吃，茶也不去喝，雖然，冷風香叫她吃點喝點，齊大妹子只是笑！

冷風香恨不得殺了這個可惡的女人。

於是，兩個姑娘奔來了！

有一疊銀票放在一個銀盤子上面，盡是嶄新的一千一張大銀票！

「交給她！」

姑娘把銀票木然的送到齊大妹子面前，道：「你，仔細點點清楚！」

口氣僵硬，充滿敵意！

齊大妹子一笑，一把揣在口袋裡，她這才對冷風香道：「冷宮主呀，那小子叫司馬二郎，他好像已經知道他是獨孤無名的兒子了！」

「甚麼？誰告訴他的？這人該死！」

「該死的人死了！」

冷風香道：「怎麼說？」

齊大妹子道：「這叫二郎的小子，初時他叫石二郎，乃是石二刀帶在身邊的孩子！」

「那是本宮的安排……」

「這件事情後來我們也知道了！」

「你們是怎麼知道的？」

「石二刀丟了孩子，花銀子請我們為他服務呀！」

「你們却未為他把孩子找到！」

「那是因為這孩子被人收為乾兒子了！」

「誰？」

「教這孩子絕世武功的人！」

冷風香厲叫：「我問是誰！」

齊大妹子道：「天南奇叟司馬龍！」

「司馬龍呀，他沒死？」

「死了，當他把一身的武功給了二郎以後，他含笑於九泉之下了！」

她見冷風香臉色慘白，又道：「二郎拜司馬龍為乾爹，司馬龍有了後，石二郎就是石二郎，司馬二郎改姓司馬二郎，司馬二郎又改姓，至少這娃兒知道了他的本姓是獨孤！」

「他修練了司馬老兒的武功？」

「問二宮主便知道！」

「好，我已知道了！」

她把點心推向齊大妹子，又道：「吃吧，吃完了為我去再找另外一個娃兒！」

她忽然又問：「在甚麼地方可以找到司馬二郎？」

齊大妹子道：「我已派人追踪了！」

「需多久？」

「少則十天，多則一月！」

「一月為期，你送來消息！」

她再一次的叫齊大妹子吃點心，喝口茶，齊大妹子心中犯疑，但她精明！

齊大妹子取出個手帕，把石桌上的點心包起來，一臉的饞樣，笑道：「我剛吃飽了來的，這些點心沒吃過，冷宮主，我包到路上吃！」

冷風香笑了：「你都拿去吧！」

齊大妹子揣了銀票，提了點心，施了一禮，轉身跟着兩個姑娘走了！

那冷風香冷笑得怕人！

「吃吧，快吃吧，吃了以後二個時辰管叫你頭痛似鬼捏，非找我不可，到那時候，你們齊家酒館的消息機關，都將為我服務了，哈……」

聽聽，這個女人有多厲害！

齊大妹子往江邊奔，只差半里遠，只見江邊停了一條快船，船上面跳下兩個人！

齊大妹子只一看，心中一緊，怎麼會在此時刻遇上這個女魔頭。

齊大妹子當先把手揮起來，道：「是二宮主嗎？怎麼今天才回來呀！」

迎面來的不是別人，風月宮二宮主冷月嬌與她的女兒冷咪紅回來了。

冷月嬌見是齊大妹子，她那一雙美而含厲的眼神，直盯在齊大妹子的臉上不敢動！

「齊大妹子，你找來風月宮，幹甚麼？」

「有消息了！」齊大妹子一頓，又道：「原以為二宮主已回來了，我齊大妹子緊跟來，可是到了以後二宮主又不在，我就把事情對大宮主報告了！」

「甚麼重要的消息？」

「兩個娃兒找到一個了！」

冷月嬌雙目一亮：「在甚麼地方？」

「在我酒館中，二宮主同那小伙子動手過招，瞧出小子的功夫是天南奇叟司馬龍的功夫，再經過我的追問之下，發覺這司馬二郎就是石二郎，也是獨孤二郎沒有錯！」

冷月嬌道：「你肯定？」

「絕對肯定！」

「他落脚甚麼地方？」

「尚需一月才能踩出他落脚之地！」

「為甚麼要一個月？」

「咱們佈綫，繪圖，跟踪，然後盯梢，一個月內必找到他的落脚之地！」

冷冷一笑，冷月嬌道：「這一趟你又弄了咱們不少的銀子，是嗎？」

「跑腿子難掛齒，哈……」

「為甚麼比武之後你才知道，人又是在你店中出來，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了？」

齊大妹子吃一驚，急忙搖手道：「不，不，如果早知道，二宮主在的時候，我就已經對二宮主說了！」

其實她早就知道了，她之所以說需要一個月，那也是她丈夫包打聽丘文山對她的指示！

冷月嬌咬牙道：「這個小東西，他是怎麼會遇上司馬龍那老東西，好像已盡得老傢伙眞傳了！」

齊大妹子一笑，道：「那又怎樣，他仍然不敢來此君山風月宮！」

冷月嬌道：「我要……」她不說下去了，她看看身邊的女兒，立刻換了話題：「快派人去盯着！」

齊大妹子道：「當然，當然！」

冷月嬌拉了女兒冷咪紅，直往君山風月宮，看得出她是滿臉怒容！

齊大妹子心中想：「這女魔，她要說甚麼，怎麼話到嘴邊又改口了，可惜可惜！」

齊大妹子手上提了一包點心，但她不吃，兩個時辰之後她找到一家茶舖，怪了，她要了茶舖的點心吃，就是不吃她從風月宮帶出來的那包點心！

齊大妹子甚至也不打開來看！

齊大妹子很機警，要不然丘文山不會放心叫她遠來君山風月宮！

齊大妹子也有快船，快船停在上游五十里，為的是怕風月宮的人盯上！

她走出了茶棚，從河邊轉入幾排柳林道，忽的迎面站了兩個女子，三十多歲的女子，仍然美如花一般！

齊大妹子一看，笑了！

「喲，我以為誰呀，原來是風月宮五花瓣兩個姑娘呀，牡丹、玉梅二位姑娘，你們好呀！」

牡丹與玉梅均是冷風香身邊的殺手，極端冷酷的女殺手，冷酷的臉無表情。

那下巴稍尖的牡丹道：「你為甚麼不把宮主送你的點心吃掉，却吃茶棚中吃粗俗的點心！」

齊大妹子心中一緊：「我不捨得吃，我拿回雲夢，叫我灶上的人學着看着做，做更多同樣的。」

玉梅叱道：「風月宮的細點，是不許外人學的，你現在吃掉！」

一怔，齊大妹子道：「我吃過了呀！」

玉梅冷沉的道：「再吃幾塊沒關係！」

齊大妹子發覺形勢不妙，她明白，自己也許可以對付一個五花瓣女子，但兩個就困難了！

牡丹道：「這麼辦，你吃一半就行了！」

齊大妹子道：「天下還有逼人吃東西的，風月宮的人未免也太過霸道了吧！」

牡丹叱道：「如果不是為了叫你打探消息，就憑你這幾句話，你就死定了！」

齊大妹子道：「二位姑娘又何必强人所難？」

玉梅冷冷的道：「不吃你就休想過去！」

遠處岸邊有船，河邊也停有齊大妹子的船，但齊大妹子受困在柳樹下！

齊大妹子道：「二位姑娘，如果我吃，我再等一個時辰，行不行？一個時辰之後我吃一半！」

「你現在就吃！」玉梅已不耐煩的叱道：「撐不死的，快吃！」

齊大妹子冷笑了：「這是趕鴨子上架呀！」

牡丹身子一閃，玉梅出手疾拍，齊大妹子拔身起，她早有備，十二成功力躍起三丈半高下，人已往河岸邊那面狂奔！

然而她奔得快，玉梅與牡丹更快，這二女一邊一個追上來！

玉梅冷笑：「找苦頭吃！」

隨之，牡丹雙手疾抖，兩枚花葉飛鏢出手了。

齊大妹子以手上提的包迎過去，她迎上一枚花葉鏢，但另一枚却打中她的腿彎上！

「哎喲！」

齊大妹子摔在地上了。

那玉梅動作快，出手疾點，齊大妹子立刻尖聲大叫起來：「哎唷！」

叫着，眼淚鼻涕也流出來了，樣子十分痛苦。

牡丹道：「先把銀票收回來。」

齊大妹子地上滾，她叫得更厲害。

齊大妹子的右腿在流血，她心中仍然很明白，這是風月宮的地頭上，她以為今天好像要吃虧，想佔

便宜萬難了。

齊大妹子在地上滾，她壓着口袋不放鬆，口中仍然大聲叫，她明白，這二女是不會取她的命。

她死了，誰爲她們去打探那一郎二郎的消息。

牡丹用力搬動齊大妹子的身子，那玉梅一心要齊大妹子吃點心，她用手去包裹取點心，打算往齊大妹子的口中塞了。

就在這時候，忽的一聲喊：「强盜是女的呀！」

聲音很清脆，帶點娃兒腔，牡丹、玉梅二人抬頭看，見是飛一般的來了一個少年郎。

這年輕人大聲吼：「女强盜，我是强盜頭呀！」

玉梅一見火大了，她迎面衝過去，出掌就打。

她打算一掌斃了這小子，是以出掌有力量。

「叭！」打中了，打中少年郎的手掌上。

「哎喲！」玉梅打人人不痛，她痛得手也腫起來了，眼淚也流出來了。

牡丹飛身再上，那裏來的野小子，敢來風月宮地頭上撒野！

她人未到，一支花葉鏢已出手了，出手打向少年人的面門！

不料少年人一把抓在手，他憤怒的用力握，握毀了那支花葉鏢！

玉梅已喘過氣來了，她拔出尖刀。

牡丹同樣的拔出了尖刀：「殺了他！」

少年人一看也冷笑，再看地上坐起的女人，不由他也火大了。

那把刀忽隱忽現的抖然扎向少年人的心口上，玉梅尚且旋出七腿斜踢向少年人的下三路，她這是一招三式，一心要殺了這少年郎。

兩個風月宮殺手一旦聯手，便是天地雙煞也駭怕，一般江湖殺手更是難以招架！

豈料這少年人見這二女殺法詭異，出手辛辣，立刻間長嘯一聲騰空而升起四丈高下，當六支花葉鏢流星一般直射而上，兩把尖刀緊接削斬而上，二女也騰上半空，剎那間，那少年人扭腰挺肩下壓，他頭下足上出雙手，雙掌交替連着拍，那六支花葉鏢生生被拍得迸射沉落地上，那隨之削來的兩把尖刀也被他左右雙手抓住了握刀之手。

當三團人影撞在一起的同時，忽通一聲三人落下地，便也聽得二女「雪雪」呼痛尖聲叫。

「哎唷！」

兩把尖刀落地了，那玉梅與牡丹二女好像握刀的手腕折了似的，兩女用力的疾甩不已。

少年人憤怒的吼叱：「要我饒了你二人，每人自掌嘴巴十下，快！」

玉梅大怒：「你這小子找死！」

她的左手又打出兩支花葉鏢，牡丹已往側閃，她也打算再戰！

少年人眞的冒火了，一個旋身疾抓，抓牢了兩支花葉鏢，祇見他一聲厲叱：「還你們……」

那鏢並未被少年人抓牢，祇是被他的鐵掌拍中，然而兩支花葉鏢好似受到指揮一般，颯颯兩聲已扎中二女的大腿上。

玉梅與牡丹均是風月宮一流殺手，如今聯手吃了虧，心中既駭異又憤怒。

吃力的以手按住流血的大腿，玉梅尖聲叫：「小子，你留下名來！」

「獨孤二郎。」

「甚麼，你……」

「本少爺要殺盡你們風月宮！」

「快走！」牡丹當先往回逃，那少年，不錯，正是獨孤二郎趕來了！

獨孤二郎及時的趕來了。

獨孤二郎是聽了齊大妹子獨自前來洞庭，他怕齊大妹子一人遇上水賊，基於感恩，他趕來支援齊大妹子，不料齊大妹子眞的差一點自身難保。

獨孤二郎厲聲叫：「叫那風月宮兩個女魔頭準備了，本少爺半個時辰之後殺進去。」

遠處傳來回應：「不來是小狗！」

「哈……」

看着玉梅與牡丹二女去遠，齊大妹子方才開口。

她剛才早應開口了，但她就是不開口。

齊大妹子有智慧，她開口是笨蛋，因爲，以後風月宮找上她，她才可以不承認認識這少年人！

即使剛才獨孤二郎自承是獨孤二郎，以後她可以一口咬定不認識！

齊大妹子現在開口了：「二郎呀，快扶我上船，先逃離這個險地方！」

獨孤二郎奔上前，他有力量，雙手伸出來，抓牢齊大妹子一個肩背，拔腿就跑。

齊大妹子本不重，獨孤二郎有神功。

女人的骨架本就輕，獨孤二郎很快的在齊大妹子指示下上了一條快船上。

齊大妹子中了花葉鏢，本來痛得哎呀叫，如今她不叫了，她嘿嘿的笑。

「開船，盡快回雲夢！」

她用力的按按口袋，五千兩銀子未被搶去，再看看提的一包點心，她冷笑了。

「娘的，老娘肯定，這包點心

有問題！」

獨孤二郎道：「大嬸，我問你，她們爲甚麼要害你，你是送消息的吧？」

齊大妹子當然不會說爲了他的事情，她祇說：「我爲她們送消息，搞不清她們爲甚麼要害我！」

她再看看提的一包點心，又道：「有問題，這包點心有問題，我得去找老毒物！」

她忽然拉住獨孤二郎，道：「獨孤二少爺，我眞的自心眼裏感謝你，你救了我！」

獨孤二郎道：「我就是爲了幫助大嬸才連夜趕來的，眞巧，被我遇上了。」

船上有刀傷藥，這條快船又是齊大妹子的專船，自有人爲齊大妹子包紮傷口。

齊大妹子又吩咐：「你們要快呀，別叫風月宮的船追上來！」

她這麼一吼叫，快船立刻拉滿帆，船尾也把櫓搖起來，另外兩邊還加了四把槳划上了。

快船去勢如箭，水面上一溜煙的不見了。

獨孤二郎在船上哈哈笑，道：「我以爲他們不會追趕我們了！」

齊大妹子道：「你怎麼知道？」

獨孤二郎道：「大嬸呀，我在殺傷那兩個女子之後，我放了狠話，要殺進風月宮的，她們也聽到了，而且也有了回應，我以爲她們正忙着迎接我前去大戰，不會追來的，哈……」

齊大妹子也笑了。

「眞是鬼靈精，獨孤無名當年不會這一套，你爹是直漢，硬漢，不動心機的人物，你怎麼會有這一招！」

她見獨孤二郎哈哈笑，不由點頭道：「我明白了，唔，你先跟那石二刀走江湖，學了不少坑人手段，然後再同那老前輩的天南奇叟司馬龍學了更高招的怪手法，獨孤少爺，你爹也比你差一截！」

獨孤二郎道：「我也以爲我很不錯，可是大嬸呀，有甚麼用喲！」

「怎麼沒用，你打跑了風月宮五花瓣兩人，那是一件十分不容易的事情，你辦到了！」

獨孤二郎道：「那也沒用，我至今還不知道我爹的生死，我娘的下落，我……」他落淚了。

齊大妹子也在心中犯嘀咕！

至少，她已知道余凝霜的下落了，她怎麼辦？是不是此刻告訴這少年人？

她的心中明白，這事必須經過當家的同意才行。

齊大妹子十分躊躇，可也無法解說。

忽聽獨孤二郎仰天大叫：「爹，娘，你們在那兒唷！」

聲大，悲壯，帶着淒涼，一聽起來便令人可憐了！

齊大妹子心中一沉。

獨孤二郎忽對齊大妹子道：「大嬸，如果有人告訴我，我娘在甚麼地方，我爹在甚麼地方，還有我哥在那裏，我就會一輩子當這人的牛馬，爲他服務一生，爲他弄很多銀子財寶，爲他拚命也幹！」

齊大妹子聽得全身一熱。

她在快船上十分激動的道：「獨孤少爺，行，我下了個決心，我這就帶你去找你娘！」

「你……」

「是的，至少我知道你娘在甚麼地方。」

「眞的呀！」好激動，獨孤二郎全身顫抖起來了。

齊大妹子道：「我本來打算告訴你的呀，我是在等到你下次來的時候，我派去的人也回來了，再叫你驚喜的，可是，少爺，你令我感動了。」

「咚咚咚」連三聲大響，獨孤二郎重重的向齊大妹子叩了三個大響頭，齊大妹子便是攔也攔不住了。

「大嬸呀，你是我天底下最大的恩人，我這一輩子也不會忘了你的大恩大德！」

齊大妹子道：「少爺，別這麼說，你能趕來救了我，這種表現就是義氣，我齊大妹子早想通了，你有初一，我就有十五，拚着當家的再罵我笨蛋，我也要帶你去大山裏找到你的娘！」

她看看手上提的一包點心，又道：「我還要找到那毒王，問一問這包點心是不是有毒！」

這時候杜一虎在一邊，道：「當家的，等你找到老夫人，咱們護送上猴兒坡，大伙孝敬她。」

獨孤二郎道：「不行，不行！」

杜一虎道：「怎麼不行呀，我還要猴子給老太太瞧！」

獨孤二郎道：「我娘如果知道我在山上當山大王，她必定不會認我這個兒子了！」

他頓了一下，又道：「我爹是大俠呀，我當大盜，豈不氣死我娘了！」

杜一虎道：「當家的，那可怎麼辦？兄弟們唯你馬首是瞻呀！」

獨孤二郎道：「到了雲夢你回去，告訴霍頭目幾位，就說我辭職不幹了！」

杜一虎道：「霍頭目會殺了我！」

獨孤二郎道：「你如果怕挨刀，那就不用回去了！」

「跟當家的一起我高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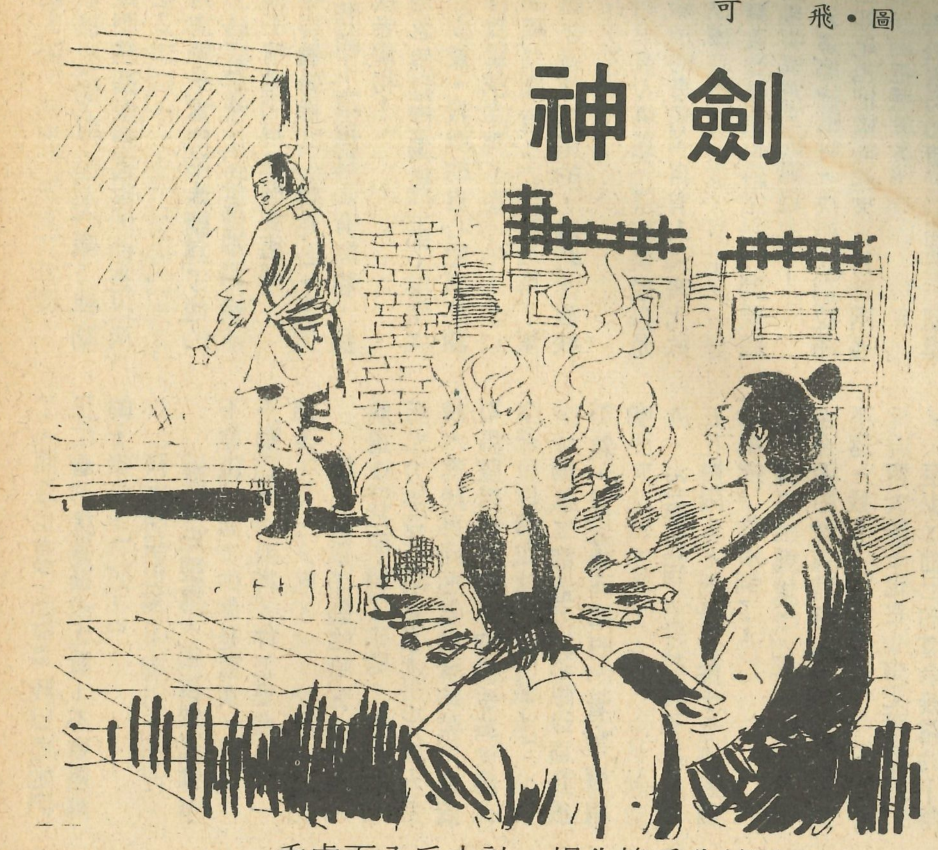
獨孤二郎道：「不，你會耍猴戲，走江湖吧！」

（未完‧十八）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司空羽・文 可飛・圖

神劍

上文提要：李月桂在辛南星與冷雪舫交手時相助，並投懷送抱，她是譚起鳳的婢女，派來刺探辛南星是否眞正愛燕雨絲……譚起鳳追到石綿綿，她要求譚起鳳要毀去燕雨絲的容顏，否則難再續情……辛南星居然送上門請譚起鳳殺了他，否則難阻他對燕雨絲的愛，譚起鳳沒殺他，却落在石綿綿手上被毀了容……「天上人間」又來「大漠雙狐」魯氏兄弟……



乘虛而入反中計　損失慘重失據地

他用刀背在這人喉頭劃了一下。

那知此人還眞有種，道：「事實如此，殺了我還是一樣。」

「不一樣。」李天佐道：「你這就會知道不一樣了。」一下子扯下此人的褲子道：「我要在你身上割一塊肉，而且是不大的一塊肉。」

這漢子臉色一變，道：「這不是英雄本色。」

李天佐道：「我從不把自己當作英雄，我是大夫，我知道這東西焙成灰加香油、半夏、紫蘇等藥材，可作急救偏方之用。」

李天佐邊說邊把匕首在鞋底上磨了幾下，然後再用拇指刮刮刀刄道：「你放心，我爲你割去，你少了一個小零件，却可以挽救別人一命，一旦割下來，祇要宗筋不縮回去，不會無救。」

這人臉色大變，似乎這玩藝比命還重要。

李天佐伸手一抓，就要操刀一割，這人道：「李大俠且慢！」

「怎麼？要說點實在的是不是？」

「這是本幫最高機密，誰洩秘誰就會死！所以兩位還請保密！」

「一定，那可要看你會不會繼續胡扯了！」

「不會的，那地窖中關了一百七十餘人，他們在解毒！」

「解除毒癮？」

「是的，『十不全老人』來此之後，就建議所有有毒癖之人都要解除，這當然是鑑於毒品來源日漸困難，而且容易被人控制，一旦斷了來源，這些有毒癖的人非但變成無用之人，還是累贅。祇不過以前譚幫主反對，他說吸毒之人有一股爆發力，功力倍增之下，往往能在數招之下制敵。近來譚幫主把大權交給『十不全老人』，幫中大事都由他作主，他就下令，所有必須按時食毒之人，必須於三月內徹底解掉，反之即予以處決！」

「處決？」

「是的，他說這些嗜毒之人都是累贅，將來本幫敗亡可能即亡在這些人身上！」

唐耕心道：「『大漠雙狐』來此是假的對不？祇是由於太多人在解毒，防務實力大減之下，怕我們來襲，而唱了一齣空城計？」

這人眼珠一轉，李天佐的刀已放在他那東西的根上，道：「你扯一句謊試試看！」

這人道：「『大漠雙狐』來此是假的，『魚鶯』關林是眞的來了！」

「他住在何處？」

「請解了在下的穴道，由在下帶兩位前去。」

李天佐道：「你想得可好！說，他住在何處？」

「就住在鬥牛坪。」

「譚起鳳好久沒有回來了是不是？」

「是的。」

「爲甚麼？」

「不太清楚，聽說是爲了石綿綿……」

唐耕心又點了他幾個穴道，道：「李兄，這兒的蹊蹺似已被幾位長輩料到，祇是未猜到是由於很多人在解毒，戒備鬆弛，而玩了個花梢唬人，使我們暫時不敢來。」

李天佐道：「沒想到他們弄巧反拙。」

「李兄，我以爲目前我們應該立刻回去報告各位長輩，以我們二人之力，還不可能犁庭掃穴。」

李天佐道：「這個人呢？宰了還是帶走？」

「能帶走是最好了！」

「我來背他！」

「不，我來，你在前警戒，最好不要被任何人看到。」

由於這兒的人手少，也許以爲無人敢來，防備也鬆懈了。二人居然安然混了出來，原因是後面有秘道。

這當然是燕子飛告訴他的秘密，在此幫西南方有個很大的山壁，平滑如鏡，但壁下有一秘道，祇有譚氏夫婦及子女知道。他們是自這秘道出來的。

祇不過此秘道不能進而祇能出，也就是說祇能由內部開啟石門栓出去。

出了「人間天上」之後，就解了此人的大部份穴道，祇點一穴，使他跑不快也不能用武，祇能跟他們趕路。

他們很少入鎭，因爲「人間天上」的眼線很多，偶爾入鎭買些食物，都是宿在山洞或破廟中。

今夜三人在一座破舊小山神廟中避雨。正要生火驅蚊子，忽見廟前來了一人。

這人在院中發現漆黑的殿中有人晃動，掉頭就往外走，李天佐道：「小唐，這人好熟的身段……」

「像誰？」

「有點像辛南星……」

「他？快追追看！」

李天佐追出，在雨中祇見一個淡淡的影子，不久就追丟了，祇好回來，唐耕心道：「八成是他。」

李天佐道：「一個人行爲不檢，一步走錯，弄成這局面之後，就永遠無顏見人了。」

「那人的確是辛南星？」李天佐又道：「怎麼會披頭散髮？」

「一個人自暴自棄就會那樣的。」

辛南星眞正是一失足成千古恨，他窩在此處，白天不敢出動，一直是晝伏夜出，所以小唐和李天佐發現這小山神廟神龕下一堆麥稭上壓了個人形的窩，這就是他近來夜宿之處。

「李兄你看……」小唐指指神龕下。李天佐鑽到下面在草中，找到了一包東西，原來是女人的秀髮。

「小唐，你看，這八成是燕雨絲的頭髮。」

「的確，這人是辛南星，錯不了哩！」

辛南星奔出六七里外，雨停月出，山野中一片清新，他站在小溪邊，四下打量一陣，然後向溪水中打量自己。

看了一會，他怪叫一聲捂住了臉，然後，他抓起一塊大石要往溪中丟，因爲他厭惡這個影子，也可以說這個人。

祇不過，他忽然發現水中有兩個人影。

他先是大吃一驚，繼而掉頭狂奔。

他絕對不能讓她看到這張臉，他早就發過誓。可是她正在到處找他，她也發誓，非找到他不可。

她正是燕雨絲，她已經背棄了丈夫和子女，就希望能和辛南星一起斷守。

她當然並不知道，譚起鳳對辛南星的警告，更不知道他現在已是人不像人，鬼不像鬼了。

祇不過，他要比脚程也不成，她不久就迎面攔住。

辛南星左衝右突，總是脫不了身，捂着臉向她一頭撞去，却被她扣住了脈門。

「南星……這是誰幹的？」

「放我走……放開我！」

「南星，告訴我，是誰？」聲音却是顫抖的。

「還會是誰？」

「譚起鳳？」

「也不能全怪他！」

「他把你弄成這樣子你不怪他？」

「是的，是我對他太過份了……」他說了一切。

他說得不錯，以譚起鳳來說，他的涵養算是不錯了，一次冒充「東海漁隱」到潛龍堡去試他，他等於自死神指縫中溜出。

第二次的警告，辛南星發過誓今生不再見燕雨絲，可是不久，他居然主動去見譚起鳳，說是沒有她生不如死。

自此，譚起鳳眞動了殺機，却又是一石二鳥。

「南星，你爲甚麼去找他不去找我？」

「我祇是以爲，不經他點頭，我們在一起也不會太久。」

「你這步棋就走錯了！我們可以遠走高飛到邊陲去！」

「放我走吧！妳不能和一個妖

怪在一起！」

「不，南星，我絕不嫌你，在我的心目中，你永遠還是那個樣子！」

「妳說謊！我現在還是那個樣子嗎？」

「南星，我永不嫌你，我仍願和你到無人之處去！」

「無人之處？是不是怕別人看到妳和一個醜八怪在一起會丟盡了面子？」

「不……不，南星……不要這樣對待我……」

「放我走吧！就算妳現在可憐我，終有一天妳也會討厭我的。」

「南星，我們相處這麼久，你難道還不瞭解我嗎？」

「我當然瞭解妳，但我相信妳看了我的臉也會打心裏厭惡的！」

「不會的，南星。」

「說謊，那不是美醜不分了？」

「至少，你的臉再醜我也不在乎……」

「我要走了，妳不要再攔我，當我看到妳驚見我的醜陋臉孔時，我受不了，妳也受不了！」

「南星，怎麼樣你才相信？要我爲你跪下嗎？你沒有毀容以前，你也不是美男子呀……」她眞的爲他跪下了。

但是，辛南星走了。她急起疾追，居然未追上，她忽然發覺上了當，八成他藏在溪邊亂石之中。

她追出五六里再折回來，他眞的走了。燕雨絲掩臉而泣，就在這時，她忽然聽到了異聲。放下手一看，一個披頭散髮的女人站在他的面前。

「石綿綿……」心頭一驚，立刻戒備。

石綿綿忽然「格格」笑道：「辛南星的樣子比我好看嗎？」

「石綿綿，你管我的事？」

「我才不管妳的事，我祇是一個觀衆，看妳爲辛南星痛惜，我好想哭！」

「貓哭耗子，妳會爲我們哭？」

「樂極生悲嘛！有時我們大笑也會流眼淚對不？」

「石綿綿，我知道妳不會放過我！」

「暫時我不會動妳。」

「爲甚麼？」

「先讓妳嚐嚐另一種幽腸寸斷的滋味再說！」

燕雨絲掉頭就走，石綿綿道：「妳想不想知道妳的心上人去了那個方向？」

燕雨絲一緩，却不屑問她，不屑問却又很想知道。

石綿綿道：「他去了東北方，而且是涉溪而過的。」

燕雨絲不屑立刻過溪，順溪往北奔出里餘，還是過了溪，最深處也不過到腰那麼深，追出七八里，並未追上。

她眞是心力交瘁，一時悲從中來，坐在石上飲泣。

有家歸不得，有子女不能見，情人生不如死，任何人到此，也會不知所措。

這工夫她身後有人道：「眼淚不必一次流光，妳哭的日子還在後頭呢！」

回頭望去，又是石綿綿站在一丈開外，道：「我現在又不想殺妳了，就讓妳這樣不死不活地也挺不錯嘛！」

燕雨絲道：「妳沒有資格恨我！因爲一切不幸都是由你產生。」

石綿綿道：「妳毀了我的容，我就毀了妳的心，譚起鳳這一手更絕，他毀了妳的希望！」

燕雨絲冷冷地道：「妳的樂觀，我眞服了妳！」

石綿綿道：「這話怎麼說？」

「譚起鳳不大喜歡吃不太新鮮的食物……」

「甚麼意思？」

「比喻說吧！一條魚煎碎了，不好看他就不下筷！」

石綿綿道：「妳呢？對辛南星那條燒焦了的魚有甚麼感想？」

兩人立刻拚了起來，打了百招左右，不分勝敗。

這時忽然有人自山坡下走上來，居然是唐耕心等人。因爲小廟的蚊子太多，無法成眠，而且天也快亮了，不如趕路，竟在此遇上了二人。

小唐道：「如果在下沒有猜錯，一位是石姑娘，一位必是譚夫人，這又何必？」

石綿綿最怕小唐看到她的臉，她希望永遠保持以前的印象，收手向西方疾奔而去。

燕雨絲也無顏見人，也不答話，向東方奔去。

李天佐道：「這是兩個不幸的女人！不知辛南星有未見到燕雨絲？」

唐耕心道：「辛南星這樣子，可能是不想見燕雨絲，或者是受了譚起鳳的威脅。」

「十二地使」的年輕人道：「據說幫主已毀了辛南星的容！」明明是石綿綿，却說是譚起鳳毀了辛南星的容，居心何在？

唐、李二人不由一震，李天佐道：「本來嘛，辛南星是咎由自取，以譚起鳳的身份來說，他的容忍已經夠了。」

＊　＊　＊

唐、李和那「十二地使」中年輕人返回潛龍堡，也見到了一些長輩，唐耕心說了一切經過。

顏君山道：「事前雖未完全料

中，也差不多了，唐兄說過，『人間天上』必然發生了大事！」

江豪道：「小顏，這下子你可神氣了！」

蕭笠道：「在目前，『人間天上』確是最空虛也最脆弱的一刻，我們不可錯過這大好的機會！」

龍潛道：「你是『十二地使』中人，你貴姓？」

「晚輩李桑。」

「現在『人間天上』中的高手，除了『十不全老人』、『魚鷹』關林、跛足的霍全、歸鄉以及談天儀之外，還有些甚麼人？」

李桑道：「再就是尙被禁閉的燕氏兄妹以及燕老大燕子翔了！當然，還有石擎天和金羅漢及三島七把刀。」

江豪道：「就是這些人？」

李桑道：「另外就是『十二天使』『十二地使』及『十二使者』中人，這三十六人之中死了幾個，大約有十人有毒癖正在解毒中。也有很多人雖吸毒但未上癮，吸也好不吸也成！」

江豪道：「哪些人是這樣的？」

李桑道：「像石擎天、金羅漢、燕氏兄妹、歸鄉和霍全，以及殘得十分嚴重的火谷老人等。當然，剛去的『魚鷹』關林，他是不吸毒的。」

唐雲樓道：「李老弟爲『十二地使』中人，在『人間天上』的地位也不算太低了，你以爲『人間天上』的士氣如何？」

李桑道：「以前的士氣很好，上行下效，令出必行。但自幫主迷上石綿綿，以及風聞幫主夫人毀了石綿綿的容之後，幫主就很少回幫，回來也不管事而匆匆離幫。雖然如今幫務已交『十不全老人』全權處理，由於『十不全老人』不善管理，士氣就十分低落了……」

江豪大聲道：「我建議立刻發動奇襲！」

顏君山道：「封你爲『都抬討平賊大將軍』，帶着大堡三十六天罡和七十二地煞，殺將前去！」

大家都笑了起來，班達喇嘛道：「此刻可能是破敵的最佳時機，則不容置疑。」

江豪道：「李桑如果你說謊呢？」

李桑道：「前輩們可以扣押我在此，然後採取行動，如在下有一言不實，即取我項上人頭！」

背後一干長輩密議，李桑之言是否可信，應該不成問題，因爲唐、李二人混進「人間天上」，親眼所見，也親耳所聞地窖中的呻吟及號叫聲。

毒癮已深之人，在解毒時是萬分痛苦的。

衆高手議決之下，決定立刻動手。

這有一個很重要的課題，要去多少人？留守多少？

那些人去？那些人留守？攻固重要，守也不可忽視。

去的人要有份量，留守的人也不能太差。

江豪以爲，對方防守尙且不暇，又怎麼會來攻打潛龍堡？

老成持重如唐、嚴、蕭、龍等人則以爲，也不可輕估對方，在分派人手上費了一番思攷。

結果大家多數同意，龍家原班人馬留守，事半功倍，另外，蕭笠師徒也留下來。

本來龍潛反對，嚴如霜道：「地主守土，自比外人好得多。守比攻也許更重要，甚至我們還要秘密通知少林、武當、華山及崆峒派，及時支援。」

顏君山道：「這主意極好，他們派人支援，也要周密計劃好，何時應該到『人間天上』去？何時該支援潛龍堡這邊守土，一定是要計議妥當。」

唐雲樓道：「顏兄設想周到，凡事豫則立，事先作周全的計劃，萬一有甚麼變故，就不會手忙脚亂。」

這說法大多數人都同意，於是議定其他各支援方法，派專人通知。莫傳芳去少林，冷雪舫去武當，鄺昭去崆峒，夏乾去華山。

這四人回來之後，都留守潛龍堡。

去「人間天上」的人以唐、嚴爲首，另外有班達喇嘛、顏君山、江豪、三位左手名家江雨樓、金天聲和劉挺，龍天香、馬大風、唐耕心、李天佐，以及唐的師妹阮少芬及梅凝春二人。

這兩個姑娘一直未履武林，嚴如霜本想選一個作媳婦，後來發現唐耕心居然有兩個女友，任何一個都不比二女徒差，也就打消此意了。

這些人不能一起走，浩浩蕩蕩，惹人注目，分成三撥，第三天一早就到了「人間天上」附近。

三撥人聚齊，已是這天下午了。好歹等到天黑，才二更左右就進入「人間天上」了。

唐、顏及班達喇嘛等人不由大驚，居然長驅直入，沒有人阻擋，這一次還眞是名副其實的「空城計」了。

班達道：「不妙，咱們果然中計了！」

江豪最難爲情，因爲他一直不以爲「人間天上」還有反擊的力量，此刻不敢出聲了。

唐雲樓道：「我們總要四下看看，不能草草一走了事。」他們大致轉了一圈，証明確是空城計，連

上次解毒的地窖都空無一人了。

就在這時，燕子飛出現了，他一頭大汗地道：「晚輩不希望你們來，可是猜想可能會來，因爲李桑雖不是詐降，正因爲降得十分認眞，有此良機，貴方必來犁庭掃穴，晚輩就暗暗留下等候。」

唐雲樓道：「他們傾巢而出，去了潛龍堡？」

「是的。」

「一百七十餘人解毒，整日號叫也是假的？」

「那也不是假的，給他們毒品，他們又和生龍活虎的一樣。因爲李桑被俘，這面已知你們必來。前輩要儘快趕回潛龍堡！」

嚴如霜道：「譚起鳳有沒有去？」

「可能會去！」

唐雲樓道：「各位，快走！」

班達喇嘛道：「要不是嚴女俠建議另找四大門派支援，且多留些人留守，這後果就不堪設想了。」

燕子飛也跟了來，衆人分兩撥疾行。

顏君山道：「燕子飛，是誰的主意唱空城計去攻打潛龍堡？」

「『十不全老人』，他以爲家父交他重擔，他該幹出點名堂來，甚至幹得比家父還好，就和『魚鷲』關林及談天儀等人密議，決定冒險一試！」

李天佐道：「是我和唐老弟引賊上門的！」

「不是的，李大哥！」燕子飛道：「李桑被俘，不是故意被俘，那時地窖中解毒的人也是眞解毒，而是發現李桑失踪，被俘，可能招出一切，才將計就計，去攻潛龍堡的，任何人來此，都無法避免的。」

脚程快的先走，那是唐氏夫婦，其餘又分成兩撥。

當第二天晚上返回潛龍堡十里以內時，只見那方向一片火光。

「如霜，糟了……」

「但願四大門派中人能及時支援。」

「如果先利用『三島七把刀』在忍術之下發動奇襲，那就極不樂觀了！」

二人進入潛龍堡，不由心頭凜然，偌大的潛龍堡已付之一炬，在十里外看到的火光，也只是餘燼而已。

建堡近四十年，經過悉心經營，潛龍堡不但是銅牆鐵壁，對於屋宇之建築及庭院之設計，也極具匠心。

如今只是一片焦土。

衆人只看到一些屍體，卻沒有見一個對方的人。

找了一會，顏學古找到了龍潛，已受重傷，奄奄一息。江豪找到了蕭笠的屍體，已被大火燒焦了下體。

稍後，唐雲樓也找到了龍不忘的遺體。

年輕一輩的只有龍三在水榭的灰燼中還一息尚存。

其餘的人大多因死後被丟入火中，已難以辨認。

唐雲樓嚴如霜吩咐年輕人利用未燒燬的木料，盡快搭起最簡陋的木屋作爲暫時棲身之所，因爲堡內任何建築全部被縱火焚燬。

對方幹得十分徹底，這等於給白道這邊一個下馬威，也毁掉一個對抗黑道的基地。

死去的人不下一百五十人，其中大約有華山、崆峒、少林、武當及丐幫派來支援者六十人之譜，不知有無倖免逃離現場之人？

龍潛經過急救之後，他說了幾句話，以「十不全老人」爲首，發動奇襲，且一邊縱火，大概是「火神」魯純的火器，沒有留一間完整的屋子。

龍潛十分吃力地說，似乎譚起鳳未來，他是傷在「十不全老人」手下的，他說最狠最毒的是「魚鷲」關林、歸鄉、霍金和石、金等人。

似乎潛龍堡的人加上蕭笠師徒，僅有龍三一人活着。他身上的刀劍傷大約在十五處以上。

四大門派來的都是長老或護法級的人物，無一倖存。

衆人無不落淚，白道的損失太大了。

龍三有兩次想在亡父身邊自絕，唐雲樓語重心長地道：「龍賢姪，這件不幸誰也不必抱怨，潛龍堡的仇恨，就是整個白道武林的仇恨，你非但不能死，還要振作起來，發誓不報此仇，枉爲人子，你如自絕，何顏見你地下的亡父亡母？」

龍三這才憬然道：「晚輩又險些走錯步……」

火已熄，但處處冒烟，正是，戒疏於慮，警傷於察。人生之禍福，眞是難以逆料。

本來四大門派有人來探聽消息，知此大變故之後，驚怒之餘，都邀衆俠到少林、武當之崆峒及華山去，唐、顏等人以爲，少林、武當及崆峒是佛、道兩教派，這些人前往極不方便。

華山地處偏僻，極爲不便，至於丐幫，自司徒勤死後，幾近解散了。將來尚有待夏乾去重建，而夏乾……

顏君山道：「依我看，就以『一瓢山莊』爲據點吧！與其他大門派呼應聯防也比較方便些。」

這建議一出，無人反對。

只有龍三不願離開潛龍堡，經

幾位長輩苦勸才答應了，滅了「人間天上」之後，再重建潛龍堡。

這時衆人才想到連蓮和孩子，發現小唐不見了。

原來他在到處找尋。就算殉難，也要找到屍體。

找遍了裡面又到外面去找，竟找到了菊嫂和孩子，唐耕心大喜道：「菊嫂，連蓮呢？」

菊嫂含淚道：「昨夜起火，亂成一片時，小姐說是『人間天上』的人來了，叫我抱孩子溜出堡外，我要她同行，她說會連累我們，因爲她快要生產了，一定跑不快，我拗不過她，只好先抱着孩子出堡，不知她如何了？」

唐耕心道：「妳是說妳抱孩子出堡時，她還在堡內？」

「是的，會不會也出來了呢？」

菊嫂道：「我抱孩子溜出側門時，還無人把守，那是對方接戰最激烈之時，任何一方面都騰不出人手來看守門戶。以後我們這邊傷亡慘重，對方會不會騰出人手堵住所有的出口，不使潛龍堡的人逃走呢？」

小唐以爲，菊嫂的話不無道理，如果連蓮不能在菊嫂和小唐遲之後盡快逃出潛龍堡，存活的機會就太低了。

唐耕心抱緊了小唐遲，不能不想：小唐遲，你的命就這麼苦嗎？你的生母去了，二娘也去了嗎……

把菊嫂和小唐遲送回潛龍堡，唐耕心再次外出找尋。還有李天佐及三位左手名家。

他們分四路去找，堡中其餘的人也盡快派人去購置棺木，死者以入土爲安。

小唐邊找邊淌淚，近來由於任務多，經常不在家，連蓮是第一胎，未能經常守在她身邊，內心十分抱愧。

此刻三位左手名家出去五六里，此處是潛龍堡四周最荒凉的一面，三人正要回去，忽見林中高高掛起一盞燈。

三人不由一怔，不旋踵這盞燈籠突然熄滅了。

江雨樓道：「二位，這是甚麼來頭？」

金天聲道：「你們看，像不像上次咱們三人被人弄殘那一次……」

劉挺道：「聽說石擎天已斷了一臂，咱們還怕他們嗎？」

「對！」金天聲道：「何況咱們是出來找連姑娘的，不管是甚麼來路，總要進去看看，但被廢一臂的是石擎天之徒裘培元而不是石擎天。」

金天聲低聲道：「二位，千萬要小心，一旦遇上大敵，就立刻和唐少俠取得聯絡。」

三人來到林邊，發現樹枝上果然掛了一盞燈籠，林內有人道：「三位進來吧！」

三人一聽，這不就是金羅漢的口音嗎？此人帶有極濃的江北口音，一聽便知。

三人不由一凜，當初栽在這二人手中，此刻林中如果只有金羅漢一人，三人自是綽綽有餘，要是二人都在，必有一番苦戰。

只不過三人栽了之後，曾在一起苦練很久，到了潛龍堡，也跟一些武林先進學過不少，可以說現在三人的功力比一年前大不相同了。

劉挺道：「林內只有金羅漢和石擎天兩人嗎？」

金羅漢道：「怎麼？就這兩個還不夠你們折騰的？」

三人互視一眼，都認爲三人有把握勝這二人。

江雨樓道：「兩位出來吧！」

「三位不敢進來嗎？」

三人進入林中邊沿。林內不太暗，因有弦月，且林木不密，隱隱可見石、金二人，未見有其他人。

金天聲道：「你們兩個老賊在此鬼鬼祟祟地，是不是以爲潛龍堡燬了，剩下的人也可以像捏軟柿子一樣，愛怎麼捏就怎麼捏？」

石擎天冷冷地道：「差不多！」

「你們在此刺探？」

金羅漢道：「你們三人要是不來潛龍堡，也許可以安度天年……」

劉挺道：「現在我們還以爲能回家養老……」突然暗器出手，他的綽號「左十八」，左手能用十八種暗器。

雖然左手五指第一節被弄斷，苦練之下，仍然恢復了。只不過金、石二人急閃之下，一件暗器也未射中。

於是三人聯手上了。

他們這一年多以來，不斷研究三人合擊二人之術，主要目標即對付這兩人。報了此仇，三人決定歸隱。

劉挺的重點是十八種暗器，所以兵刃是巨匕。

「左半邊」金天聲用劍。江雨樓綽號「左手刀」，自然是用刀了。三人折騰了二十來招發現，七八十招之後，能保持不敗就不錯了，想擊敗或宰了對方，等於作夢。

三人有點後悔，萬一落入這兩賊之手，酷刑逼供，刺探這邊的情況或今後的動向，會不會有人受刑不住？

十招未到，劉挺的暗器已用完，僅使金羅漢的左肩傷了點皮肉，可以說根本不受影響。

不一會金天聲被金羅漢砸了一環，金是用龍虎雙環的，稍後，劉挺腿上也被石擎天劃了一劍。

這是非常絕望的局面，江雨樓立刻邊打邊長嘯，而且是兩長一短。

對方知道他們在和自己人連絡，攻擊更加凌厲，不一會，三人全被制住穴道躺下了。

金、石二人相視而笑，石擎天道：「宰掉兩個，帶走一個逼供，他們可能會有人來的。」

金羅漢道：「宰哪兩個？」

石擎天道：「留下金天聲，其餘二人幹掉！」

石、金二人各提起一脚踩下，背後忽然有人一字字地道：「滾開！」

石、金二人聽出是小唐的口音，他們知道小唐已非同小可，急忙疾退迴身，果然只有小唐一人。

再厲害不過一個人，二人心頭略定，金羅漢道：「小唐，放了單你也未必成吧？」

唐耕心未找到愛妻，心情惡劣已極，道：「有沒有俘虜？」

金羅漢道：「帶走俘虜很累贅！」

「這麼說，活口一個也未留？」

「當然，你們到『人間天上』去，會留活口嗎？」

唐耕心以爲，堡內未找到連蓮的遺體，而他們又未留活口，逃出堡外的可能性很大。因而又昇起了一線希望。

唐耕心道：「你們是一個一個地上還是齊上？」

二人互視一眼，金羅漢道：「小子，你挺會吹！」

「是不是吹一試便知！」

金羅漢很希望聯手，但石擎天比他重視身份。尤其他的女兒以前和小唐有過往還。

石擎天道：「金兄，我先試試看！」

金羅漢道：「石兄，此時此刻，大可不必顧及虛名，任務要緊哪……」

石擎天亮刀道：「唐耕心，出手吧！」

小唐知道，這局面很險，首先應該解了左手三名家的穴道，如對方還有高手出現，就不好調理了。

一開始，小唐以六成功力和較普通的招式招呼，一邊的金羅漢瞇着眼，看了五七招道：「還以爲你有多大的本事，原來不過如此。」

石擎天不輕敵，因爲已知道有些大任務都是小唐帶頭幹的。如到西域去劫毒品等等，沒有兩套，他的長輩們也不會讓他負責。

只不過石擎天試了十七八招，的確無甚麼稀奇。他加緊攻出五七刀，小唐仍無高招出現，石擎天心道：「傳言的確不可盡信……」

輕敵之心一起，出招就不怎麼用心了，這時小唐的劍勢陡變，奇招突出。石擎天一驚，他居然無法破解此招。

這一招是小唐父母各一招由他揉合在一起而成的。

唐雲樓和嚴如霜任何一人的招式都夠精純的了，這兩人的招式合併，再去蕪存菁，自是非同小可了。

石擎天祇有急退，金羅漢心想，怎麼樣？這就是充好漢的結局。

金羅漢往上急衝，而且是小唐的左後側。

小唐先傷了石擎天再對付金羅漢，是來得及的，但他却不此之圖，突然迴身攻向金羅漢。

這實在出乎金羅漢的意料，現在小唐僅用這一招五式中的兩式，就在金羅漢的大腿上刺了一劍。

這是因爲金羅漢前衝之勢太猛，又發現無法破解，收勢不住之故。以金羅漢來說，再差也不會一招被制的。

金天聲等二人都受了傷，穴已解，在一邊觀戰，他們十分慚愧，在他們開始練功時，小唐還未出生，現在雙方的差距太大了。

金羅漢腿上雖未被刺穿，却不能再戰，小唐道：「二位偏勞一下，把他制住帶回去。」

「是！」三人一動手，金羅漢重傷之下，折騰不久就被制住了。

小唐道：「據龍老伯說：屠堡者之中，最狠毒的就是石、金和歸、霍諸人，石擎天，你是跟我們回去還是再見眞章？」

「戰無實力，和也缺乏本錢。」石擎天慘然一笑，道：「小唐，姓石的栽了，却絕不貪戀紅塵。」摸刀就要自絕。

這時忽然有人道：「石大俠，大可不必。」

石擎天似乎聽出了此人的口音，扭頭望去，譚起鳳負手踱了過來，道：「輸給一個年輕人也不算丟人，把刀收起來！」

石擎天道：「有負幫主重託，頓覺人生乏味。」

「荒唐，勝敗乃兵家常事，你們回去吧！」

小唐道：「譚大俠，金羅漢已是在下的俘虜，我要帶他回去。」

「我來了，人就該由我處理。」

小唐道：「祇怕你說了不能算數。」

譚起鳳道：「我知道，你現在已經非同小可了，但譚某不會讓你搪過六十招。」

「一搪過六十招甚至七十招呢？」

「石、金二人都由你帶走。」

「一言爲定！」小唐道：「這次潛龍堡被毀，你是領隊的？」

「不是，是『十不全老人』。」譚

起鳳道：「聽說龍潛、蕭笠及一干部下全死了？」

「你很娛心是不是？」

譚起鳳吁了口氣，道：「娛心談不上，其實我的心情太壞了。」

小唐知道他的心情壞的原因，道：「就以六十招爲限嗎？」

譚起鳳點點頭，二人不用兵刃，表示一種祇求勝敗而無意傷人的意圖。

譚對小唐有某種程度的敬佩，他們差一點共有一個女人。小唐的不二色，使譚起鳳很欣賞他。

他以爲小唐是個很可愛的敵人。

三十招後，小唐絕招盡出，兩人看來高下難分。

五十招後，小唐使出了剛才對付石、金二人的招術，這一種合併精研的招式，一共不超過十招。

在五十招以後用這些怪招，他有信心拖過六十招。

剛開始時，譚起鳳的確也有點手忙脚亂，但他畢竟和石、金二人不同。五招過去就好得多，五十八招時，已能輕鬆接下來。

在六十招上，小唐用的是他最得意而有信心的一招，一掌砸向對方的左肋，似無不中之理。

石、金二人十分緊張，他們似乎對幫主也失去了信心，因爲小唐太厲害了，那知譚起鳳非比等閒，翻腕扣他的脈門。

小唐非收手不可，因爲這一扣可能還有變化。

小唐急退，譚起鳳比他還快，因他是謀定而後動。小唐疾退五步，還未站穩，譚起鳳隨形而至，一脚踩在他的胯骨上，小唐踉蹌地退了七八步。

小唐道：「技不如人，石、金二人可以由你帶走了。」

「很好！」譚起鳳道：「現在我要告訴你一件事。」

「請說！」

「李天佐李大國手已在我的手中了。」

小唐和李天佐已有深厚交情，不由色變道：「你……」

譚起鳳揮揮手道：「別緊張，等我把話說完。」

「就是不久前的事？」

「對！李天佐是武林名醫之一，和火谷老人齊名，但他們二人各有所長。火谷工於內科，李天佐長於外科。」

「你莫非要藉着他的醫術救人？」

「正是。」

「救誰？」

譚起鳳看看石擎天，喟然道：「石綿綿。」

小唐忽然之間十分敬佩這個邪幫幫主了，且因敬佩而同情，聽說石綿綿已被燕雨絲毀了容，且相當嚴重，上次他和連蓮於某夜看到披頭散髮的女鬼，就是石綿綿。

她被毀了容之後，走投無路，想找人傾訴，又不敢面對現實。

小唐道：「果眞是爲了救人，在下不反對，即使你不用强，我也可能勸李兄前去救人的。」

譚起鳳道：「小唐，我在很久之前就交代過本幫高級人手，見到你或你的妻子時，放你們一馬。」

小唐並沒有謝他，因爲潛龍堡剛被屠堡，雖非譚起鳳率領前來，至少都是他的部下，此仇之深，他不報別人也會報。

尤其是龍三，他在渡着孤臣孽子的日子。

「另外，我還要告訴你一件極不幸的事。」

小唐一驚道：「是關於誰的？」

「你的妻子連蓮逃出潛龍堡，沒有人追殺她，但因她是將臨盆，用力奔跑，震動過劇，結果……」

小唐大聲嘶呼，道：「她怎麼樣了，母子皆……」

「不，女嬰存活，大人流血過多，即所謂『血崩』而不治。」

小唐擊着雙手，身子劇顫道：「我唐耕心居然兩個妻子都保不住，我算甚麼？」

衆人都被他這至情至性的表現所感動而淚下。

小唐上前揪住譚起鳳的胸衣，悲聲道：「是不是你殺的？」

譚起鳳任他抓住胸衣，不悅地道：「譚某對你另眼看待，以前就知道子飛和雁兒和你有來往而睜一眼閉一眼。我會嗎？如我會，要收拾你們夫妻二人祇怕早就辦到了。」

唐耕心自然相信，他悲嘶道：「在甚麼地方？」

譚起鳳對石、金二人道：「你們走吧！」立刻領先奔向西方約七八里處，山坡上有一農戶，燈光搖曳，屋中傳出了嬰啼。

每一聲嬰啼，都刺戮着他的心坎，是他尅妻嗎？還是兩個孩子的命都硬？

叫開門扉，居然是燕雁開的門，眼泡有點紅腫，頭不梳，臉大概也未洗吧！小唐一怔，道：「妳怎麼會在這兒？」

燕雁低下頭道：「我是適逢其會，見連姐自堡中狂奔而出，就跟着她助她一臂。」

「妳會助她？」小唐小聲道：「是不是妳殺了她的？」

燕雁受了委屈，淌着淚道：「爹，我就知道，會引起這種誤會的。」

譚起鳳正色道：「連蓮即將生產，在狂奔六七里之下，還用別人害她嗎？你是聰明人，想想就知

道，雁兒雖任性，心地却善良。」

連蓮殭臥在床上，床前供桌上燃着香燭，一對老夫婦述說當時的情況。

他們說，由於這兒距潛龍堡僅七里左右，而且潛龍堡的地勢較高，他們看到火光衝天，就到屋外來觀看。

不久，他們看到由潛龍堡那方向奔來一人。

到了近前，又自側面奔來一人，都是年輕女人，他們夫婦本來以爲這是仇殺，不宜在外看熱鬧，正要回屋，其中一個腹大便便的女人竟尖嘶倒地，昏了過去。

另一少女抱起奔向老人小屋，要求收留，這才知道女郎要生產，尚幸老婦懂些接生的技術，而孩子的頭已探了出來，結果孩子是生了出來，大人流血過多而不治了。

看看這一對老夫婦，不像巧言令色之輩，小唐信了。

「連蓮……」小唐悲呼着昏在床邊。

譚起鳳道：「雁兒，小心處理，也許妳還有機會，祇不過小唐是個性情中人，妳待他要至誠，當然也不可操之過急，妳好自爲之，爹要走了，記住，如果離開唐耕心，就要遠離潛龍堡，一旦被他們其他的人遇上，那可就危險了。」

「是的，爹！」這時小唐已醒來。

「唐耕心，善待我的女兒！」

小唐正是最悲傷、最沮喪之時，他揮揮手，道：「把你的女兒帶走吧！」

譚起鳳一怔，沒有人敢如此對待他，而燕雁也不由委屈至極，她一心爲別人，在此照料孩子，還爲連蓮淨身，換上壽衣，結果如此，她突然在小唐背後立掌如刀。

譚起鳳眼一瞪，道：「剛對妳說的話就忘了？」

燕雁收掌，委屈地跺跺脚，跟着譚起鳳走了。

「爹，我好不甘……」

「雁兒，妳是他也會作此懷疑的。」

「我是好心賺了個驢肝肺。」

「雁兒，妳既然非他不可，就必須有耐心，妳知道，連蓮和顏鳳妮以前在他身上下了多大的工夫？」

「爹，萬一他永遠懷疑我曾傷害過連蓮呢？」

「不會的，稍後，他會詳細詢問那一對老夫婦。」

稍後，小唐背着孩子，抱着連蓮的屍體返回潛龍堡。

衆人見是連蓮的遺體，都楞住，而且立刻傳來一片悲泣聲，唐氏夫婦最疼這獨子，兒子剛剛有個美滿的姻緣，居然有此下場。

「耕心，不要太悲傷。」嚴如霜道：「是在甚麼地方找到的？」

唐耕心放下連蓮的遺體，說了一切。

江豪道：「燕雁這個丫頭可靠嗎？」

「前輩，燕雁不會，晚輩也曾遇見譚起鳳。」

「他？」唐雲樓道：「結果呢？」

劉挺說了一切，江豪大聲道：「小子，你居然和那魔頭拉上了交情。」

金天聲道：「李天佐李大國手被他請了去，說是要爲石綿綿恢復容貌。」

班達喇嘛嘆道：「譚起鳳這年紀，居然動了眞情。」

江豪道：「以前都以爲是中年人動情慾的結果，想不到這老小子啃……」此時此刻，他不便開玩笑。

既然決定去「一瓢山莊」，立刻成行，有些遺體就地掩埋在潛龍堡附近，有極少數的要帶走。

連蓮的遺體就帶到「一瓢山莊」去了。

＊ ＊ ＊

譚起鳳找到了石綿綿，她想跑却又逃不了，譚起鳳道：「綿綿，我爲妳雖已心力交瘁，但我永不會變。」

「起鳳，你又何必？我的樣子連鍾馗也怕。」

「但我不怕。」

「起鳳，我的軀殼是活的，我的人已經死了。」

「妳的人永遠活在我的心中，走吧！」

「到哪裡去？」

「我已請到了李天佐，由他和火谷老人會診，妳的復原是不太難的。」

「起鳳，這怎麼可能？」

「妳要有信心，他們二人一個工於內科，一個工於外科，聯手之下，眞能起死回生，功參造化。」

「起鳳，我不信！」

「信心很重要，走吧！首先妳要信任我。」

他們沒有到「人間天上」去，而是去了一個陌生的小鎮，進入鎮上小街上一幢民房中，這兒祇有三個人，那是火谷老人、李天佐和一個丫頭。

石綿綿很不願別人看她的臉，經譚起鳳勸說之下，勉強讓李天佐及火谷老人二人看過，而且看得很仔細。

事後，李天佐和火谷老人研究治癒的可能性。

火谷老人道：「李老弟，你有幾成把握？」

李天佐道：「大國手你有幾成？」

（未完・卅二）



THE ROYAL GOLD
紫金丹
寧神固神
腦活腎通　事業成功
THE ROYAL GOLD
紫金丹
紫金丹
THE LADY PEARL
碧玉珠
婦女之寶
女人唔補好易老
碧玉珠
The Lady Pearl
峨嵋葯廠榮譽出品　各大葯房有售
總代理：萬德藥行有限公司　地址：香港文咸東街88號地下　電話：543 0503